

第一章

现在，他又坐在他常来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家小小的酒楼，陈设很简朴，风味很浮厚。如同任何一家小镇集上的酒楼相似，若说这里有什么特殊的佳处，便是那份洁净，尤其是在敖楚戈的感觉中，更有股子亲切的慰贴与熟捻的安详感。

离着正午尚有段时间，不是酒楼上座的时刻，所以。这一阵子清静得很。敖楚戈也喜欢这份清静。他有喝早酒的习惯，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

天气有点儿闷燥，春末夏初的季节、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敖楚戈仍坐在他的老位子——一付靠窗的座头，桌上一壶花雕，几碟小菜，他自斟自饮，颇得其乐，偶尔闲眺楼下街市风光，远望镇郊峰峦烟笼，那种韵味，便不出尘也有几分出尘的萧逸了。

一双臂儿粗细，三尺半长黝黑色的纯钢棒子便斜倚桌边。

棒端上大约是把手的位置，中间有着一极难察觉的缝隙，缝隙两侧的握把分别缠绕着五寸宽的麻索，看不出麻索原来是什么的颜色，因为这段用以手握的麻索早被汗渍油污浸染成灰黑的了。而另个斗大的黑布包便放在桌上，布包撑得圆形的，却平扁，里面似乎是装着圈环一类的东西。

在敖楚戈坐着的椅背上，搭着一双齐肘长的黑皮护臂，这双黑皮护臂不须他套上，光看看他那一身枣红衬袍外罩着的至漆黑皮襟褂吧！便也可以想象到他一旦套上这付护臂时，该是如何一种野悍的模样了。

他的年纪大约是三十二、三，也可能有三十四、五岁，古铜色的肌肤，身体结实，满头黑发束起来，用一根黑丝带齐额勒住，显得他的额角更宽阔，鼻准也更挺拔了；他的眼睛微呈细长，眼中神韵柔和而善良，尤其是他的嘴，端正适度，总是露着那么一抹坦诚的，爽朗的亲切的笑容来。

舒舒适适的，他又喝了一口澄黄的酒，轻轻“唔”了一声，砸舌品味，不觉连连点头，再举杯深深地喝了一大口。

这时，一阵楼梯声响，一个店伙计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垂手哈腰、细声细气地道：“敖爷，有人找你老哩……”敖楚戈笑吟吟地道：“是哪一位？”店伙计朝梯口一指，笑得有点邪：“唠，那一位——大姑娘。”

敖楚戈随着店伙计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喝！站在梯口下，只露出上半身的，果然是位美极了的少女，那女孩子看上去约莫是二十出头的年纪，真是芙蓉如面，秋水为神的，非但美，更有股子难以言喻的高贵雍容，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

她站在那儿，艳光逼人，香色无边，别说全站起来，仅只出现那半截身段儿，业已能叫入神授魂与了，好美！

咽了口唾液，敖楚戈喃喃地道：“真是一朵绝美的鲜花，乖乖，天下竟有这样标致姐儿！”

店伙计巴结着道：“可要请这位姑娘过来？敖爷，她可是一进门就打听着你老呢！”

连忙站起，敖楚戈道：“老侯呀！你还等什么？”叫老侯的店伙计一叠声地答应着，走向梯口，胁肩谄笑地道：“大姑娘，呢，那边那位就是你要找的敖爷。请，请移玉挪步吧……”微微点头，少女走了上来，婀娜多姿地

行向敖楚戈桌前，就这几步路，已越发令敖楚戈赞赏有加；瞧瞧，人家那走路的风韵，那样完全自然的款摆，多么优美高雅，体态轻盈得就似柳摇荷摆，迷人透了。

少女的肤色凝白如脂，仿佛吹弹得破。他穿着一袭水绿衣裙，这一衬托，就好似一大团碧翠中间嵌含着一块玲珑剔透的白玉，那等的明莹娇美法，恨不得教人一口吞下肚去才受得。

是谁说的来着？“水是眼波横”。少女的眸子水盈盈，幽怯怯地凝视着敖楚戈，刹时间，敖楚戈觉得喉咙干燥，呼吸急促。

他奇怪；他自己怎么会居然变得有些局促了？柔柔地，脆脆地，少女先开了口：“这位，想是敖楚戈壮士了？”咧嘴一笑——敖楚戈又突然惊觉，这样笑未免带着几分憨气，他尽情做得泰然自若地笑，说道：“不错，我是敖楚戈。”

少女盈盈下拜，细着声道：“李映霞拜见敖壮士……”身子一动，香风隐隐，敖楚戈用力吸了口气，哦！这种淡雅的芬芳，是桂花味渗合着处子肌肤上原本具有的香味。

闪开一步，敖楚戈忙笑着虚扶一下：“请快起来，请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要折我的阳寿么？”李映霞跪在地上，仰起面庞，凄伦地道：“敖壮士，久仰壮士声威，素钦壮士豪义，不揣冒昧，特来叩见，尚乞壮士有以助我，莫以、陌路初识而见弃……”敖楚戈舔舔唇道：“不管有什么事，你先站起来说话，行不？在这公众出入之所，你这么一摆弄，事态不严重的也严重了，请快起来，请快起来……”深深一拜，李映霞站起身来，垂首立于一边，眉锁目哀，好像有着什么很深沉的忧虑一样。

敖楚戈眼角一梢，知道楼上没有其他人，就连店伙计老侯也早知趣地躲开了。于是，他拉了一张椅子，伸伸手道：“来，请坐；什么话坐下再谈。”

李映霞谢了一声，轻轻坐下，却依然含颦带愁，一副悒郁之色。

望着对方，敖楚戈温柔地道：“刚才，你说你叫什么来着？”李映霞低缓地道：“我姓李，叫李映霞。十八子李，映照的映，晚霞的霞。”

点点头，敖楚戈在嘴里念了几遍，笑道：“不错，名字取得有诗意，很美，就和你的人一样的美。”

李映霞脸色微酡地道：“敖壮士过奖了。”

轻咳一声，敖楚戈道：“李姑娘，你來找我，可有什么事？”李映霞羞怯不安地道：“敖壮士……”摆摆手，敖楚戈道：“不用客气，你叫我名字也行，称我姓敖的也没关系；我可不是什么‘壮士’！我十足的是江湖混混一个，而且还是混的邪门外道，你这么正经地抬举我，反叫我汗颜了。”

李映霞妮然道：“敖壮士太谦虚，我怎能如此无礼？”

喝了口酒。敖楚戈道：“好吧；现在告诉我，你找我有何指教？”犹豫了一下，李映霞犹似是极难启齿，终于又鼓起勇气道：“敖壮士，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哦”了一声，敖楚戈道：“说说看，是什么事？只要我能尽得上力，一定会替你效劳就是了。”

李映霞顿时惊喜过望地道：“真的？敖壮士，你真得肯帮助我？”笑笑，敖楚戈道：“你先别兴奋，李姑娘，这也要看是什么事而定。我只是个凡夫俗子，不是大罗金仙，如果你要我替你摘天上的星星，舀尽黄河的流水，我可没有这个本事。”

李映霞又红了脸道：“敖壮士放心，我当然不会要求敖壮士你做这种做不到的事。”

敖楚戈道：“那么，你说吧！”

咬着唇儿沉默了片刻，李映霞似在考虑着该如何措词，她注视着敖楚戈——以她全部的心神透过瞳眸注视着敖楚戈，然后，她幽幽地道：“敖壮士，我想请求你，帮我救出我那陷身虎穴的父亲！”

敖楚戈微微一怔，道：“你的父亲叫什么人掳去了？抑是被关在衙门大牢里？”李映霞低低地道：“是被人掳去了……”敖楚戈道：“也是江湖中人所为么？”李映霞颌首道：“是的，也是江湖中人所为。”

敖楚戈平静地问：“是哪个码头，或是哪个帮派干的？”又咬咬唇，李映霞声如蚊纳：“‘八莫礁’的‘十一邪’……”立时皱起眉头，敖楚戈严肃地道：“‘十一邪’是道上出了名的十一个凶人，个个武功精奇诡异，人人心性古怪暴庆，平时一向独来独往，除了只听一个人的话以外，连六亲也不认。

你老爹谁不好去招惹，偏偏兜上了这十一个凶神！”

李映霞忧伤地道：“不是我爹去招惹他们，敖壮士，是他们率先来找我爹……”敖楚戈道：“你爹与他们结过怨么？”李映霞低下头去，苦涩地道：“这个……我不太清楚……”敖楚戈微微笑道：“如此说来，你爹该也是我们道上的人了？”……十分勉强，李映霞点点头。

敖楚戈又啜了一口酒，道：“你真不晓得你爹与‘十一邪’结过什么仇？”吸了口气，李映霞呐呐地道：“我，我真不晓得……”端详了李映霞一会，敖楚戈微笑道：“令尊的名号尚请见示。”

李映霞苦笑道：“敖壮士，我以为你只要答应帮我的忙就行了，其他的事，是否……是否可以暂缓询问？”敖楚戈温和地道：“李姑娘，你可以不知道令尊为什么会和‘八莫礁’的‘十一邪’结怨，我想，你该不至于连令尊的名号也都遗忘了吧？”李映霞的面庞上涌起一片朱赤，有如白玉上抹染丹霞印痕，她尴尬又嗫嚅地道：“敖壮士，对不起，但，但是我可以付给你一笔酬劳。”

敖楚戈道：“酬劳？”

急忙点头，李映霞道：“是的，很大的一笔酬劳，我相信一定会令你满意……”往椅背上一靠，敖楚戈轻松地道：“大概有多少数目？”李映霞悄声道：“黄金一千两。”

敖楚戈眉梢子一扬，道：“李姑娘，你也在江湖上跑过几天么？”怔了怔，李映霞疑惑地道：“跟着家父见识过一段日子，但，这与我们所谈的事有什么关系？”敖楚戈安详地道：“如果你也在道上混了些时，你就应该知道‘八莫礁十一邪’的难惹难缠，到他们那里去劫牢救人，等于扫他们的颜面，有心与他们架梁，而非常自然的，他们就会倾全力报复，极可能当堂便有流血夺命的场面发生。哪个去救你爹的人，你已预定了是我，因此去拼命的也就是我。而我，这条命虽说贱，但一千两金子却也未免贱得离谱太甚了。”

李映霞急道：“我可以再增加酬金……”眯着眼，敖楚戈道：“有意思了，你打算增加多少？”迟疑了一下，李映霞道：“敖壮士，再增加五百两够不够？”敖楚戈道：“不够！”

李映霞垂下目光，委屈地道：“金钱并不是促成你助人的唯一条件，敖壮士，重要的还是那颗任侠尚义的心。”

敖楚戈道：“说得不错，李姑娘，问题是一——你值不值得我有这颗‘任

侠尚义’的心？”李映霞迷惘地道：“我不懂你的意思，敖壮士。”

拿起筷子夹了块冻牛筋在嘴里咀嚼着，等口中的东西咽下了，敖楚戈才似笑非笑地道：“搏命的事；也是最艰难的事，对不？”李映霞承认：“我知道。”

敖楚戈又道：“我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可是？”点点头，李映霞道：“是的。”

啜了口酒，敖楚戈道：“所以，我为了你的事，若是举手之劳，看在你的一番孝思又加上美艳动人的份上，我可以无条件帮忙。但是。和‘十一邪’结怨，乃是自寻烦恼的开端、一个弄不好，很可能连老命也赔上，这，就不便光凭陌路相逢的一点好感，就冒然允诺了……”李映霞急道：“我出你代价……”摇摇头，敖楚戈道：“生命是无价的。李姑娘，我对这人间世上仍有留恋，好死，总不如赖活着。并没有人掳去我的老爹，我无须如此地看不开。”

李映霞激动地道：“你害怕‘十一邪’？你不敢招惹他们？”露齿一笑，敖楚戈道：“李姑娘，你使用的这种‘激将法’业已相当的古老了。”

李映霞悲切地道：“求你，敖壮士……”敖楚戈道：“我们并无深交，你的价钱出得又低，老实说，我不划算，而我敖楚戈从来不做不划算的事。”

一咬牙，李映霞道：“我出你两千两黄金的代价，敖壮士，想想看，两千两黄金！”

吁了口气，敖楚戈道：“若是请我去收拾一个市井无赖，或是到县衙的破牢救出令尊，二千两黄金尽够了，甚至用不了这许多。但叫我到‘八莫礁十一邪’的老窝里去挖人，这二千两金子只能算是塞牙缝的差不多。”

李映霞痛苦地道：“敖壮士，请同情我，我，我眼前只出得起这些代价。”

敖楚戈淡淡地道：“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李映霞哀伤地道：“敖壮士，你就不可怜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敖楚戈一笑道：“那也要看这个所谓的‘弱女’是否值得可怜？”李映霞咽声道：“敖壮士，我恳求你……”敖楚戈目光远眺着窗外的景色，道：“我是爱莫能助，李姑娘。”

站了起来，李映霞楚楚可怜地道：“敖壮士，请看在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要救回她那相依为命的老父份上，请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的份上，帮帮我这一次。”

敖楚戈平和地道：“天下之大，能人异士甚多，我姓敖的算是哪棵葱？你又何必非来求我不可？李姑娘，请你另找高明，我也可以替你推荐……”李映霞戚然道：“敖壮士，在我来求你之前，我已经奔走过很多次了。不错，武林中足以与‘十一邪’抗衡的高手不是没有。但他们却不肯帮助我。我也求过他们好些人，他们不是推托，敷衍，就是根本不见我。最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敖壮士，如果你也不帮助我，则我便再无可求可期之人……”耸耸肩，敖楚戈道：“只怕我也要令你失望了。”

面颊的肌肉抽掂着，李映霞眩然欲泣地道：“我请求你，敖壮士，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父亲，救救我……”摇摇头，敖楚戈自行举壶斟酒：“实在是心余力拙，抱歉得很。”

刹那间，李映霞的眼圈泛红：“我再次向你下跪了，敖壮士……”深深喝了一大口酒，敖楚戈平静地道：“不必。”

“扑通”一声，李映霞果真跪倒在敖楚戈面前：“敖壮士，我在这人间世

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唯一所有的，就是我的父亲；我父女俩相依为命，互为倚恃，我们彼此间寄托着希望，连系生命，共同为着一个不可期的未来而活下去。敖壮士，你不知道，那才是我父女俩唯一眷恋尘俗的理由，我们都不舍得也不忍弃离对方或改变眼前的环境，我们只求我们父女俩能够永远的这样活下去……但现在，我爹却遭受到他们的迫害，我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也被他们拆散。敖壮士，我父女团圆的指望；便全在你的允诺上了……”敖楚戈皱眉道：“李姑娘，你起来说话，行不？”李映霞呜咽道：“请帮助我，敖壮士，请……”敖楚戈为难地道：“不要这样，李姑娘！”

泪如泉涌，李映霞啜泣着道：“敖壮士，我向你乞求……”女人的泪，最能令英雄气短，敖楚戈忙道：“你先起来，这样不好看。”

李映霞泣道：“只要敖壮士答应帮助我，我向你跪拜终生，也是值得的……”一口干了杯中酒，敖楚戈拖椅起立，来回走了几趟：“李姑娘，你怎么知道凭我一人之力，可以应付得了素以凶恶狠辣见称的‘十一邪’呢？”仍然跪地不起，李映霞泪痕满脸道：“我早打听过，敖壮士，我知道你的本领，更了解你在武林中的份量，只有你‘毒尊’敖楚戈才能与‘十一邪’对抗。请你可怜我，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叹了口气，敖楚戈喃喃地道：“人怕出名猪怕肥，这话敢情一点也不错……”李映霞哀声道：“请你做做好事，敖壮士，请你救救我们这父女俩吧……”敖楚戈道：“其实，我也不过是浪得虚名，并不似江湖传言那样的活灵活现……”李映霞泪水涟涟地道：“请你救救我爹，敖壮士，除了你，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了。”

敖楚戈道：“你看我这憨厚老实的样子，岂是块能担当大任的材料？”李映霞悲切地道：“敖壮士，你是江湖上有名的‘毒尊’，又是挂了招牌是‘一笑见煞’，你表面上的形态，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敖壮士，请你勿再推辞。”

来回距几步，敖楚戈头痛地道：“真叫我伤脑筋，你！”以额碰地，李映霞泣道：“可怜我，敖壮士，除了你之外，我再无可以求救之人了……”敖楚戈蓦地站定，神情凛然地道：“你真要请我帮助你救出你爹？”李映霞抽噎着道：“敖壮士，你知道我是在全心全意地求你。”

敖楚戈定定地注视着她，温和的眼神突然间转变得冷锐无比，有如利刃寒芒，在森森的酷厉气息中，别有一种慑人的寡毒。他的唇角仍然含笑，但是，那种笑却要比任何狰狞残暴的形容更为可怖：李映霞整个人都僵窒住了，她在敖楚戈严峻的目光之下，不由自主地簌簌而颤，全身泛着冰寒，现在，她深刻地了悟到，敖楚戈的外号，为什么叫“毒尊”，也晓得敖楚戈为什么还有另一个称号——“一笑见煞”。

缓缓地，敖楚戈开口道：“要我帮你的忙，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李映霞惊然忐忑地道：“请说……敖壮士，只要是我做得到的，我完全答应你。”

敖楚戈没有一点笑意地笑笑，道：“你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等到我告诉了你那两个条件之后，你再决定答不答应还不迟。”

李映霞紧张地道：“我会尽力使你满意……”敖楚戈平静得有如古井不波地道：“钱财，我不要，你那二千两金子自己留着吧！”

李映霞急切地道：“敖壮士，你的意思是……”敖楚戈摆摆手道：“只要你能依我两个条件，我便替你去拼上一趟，我不要钱。”

李映霞又是迷惑又是惊异地道：“敖壮士，你的两个条件是……”敖楚

戈冷冷地道：“第一，我要你说真话！”

李映霞呐呐地道：“说真话？”

敖楚戈道：“不错，说真话——我去替人家卖命。必须要知道我为了什么？叫我闷着头往葫芦里钻，李姑娘。我却不是这样的楞呆货！”李映霞脸色苍白地道：“我……我已向你解释过其中的因果……”敖楚戈皮笑肉不笑地道：“那不够，你根本没讲实话。

譬如说，你爹为什么与‘十一邪’结的仇？你爹的真名实姓等，连这些极重要的关键，你都隐讳不言，显见欠缺诚意。既然你欠缺诚意，我凭哪一门子，硬要向前凑合？”咬咬牙。李映霞道：“好！我说，我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你……”背着手，敖楚戈又道：“这才是聪明的做法。要知道，对一个有心帮助你的好人闪烁其词，乃是最为暧昧的事。”

李映霞幽幽地道：“你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上下打量了李映霞一阵，正在李映霞‘又羞、又窘、又不解的当儿，敖楚戈已闲闲散散地道：“第二个条件，便是在救出你爹之后，把你的身子给我一夜。”

呆一呆，李映霞惊疑地道：“你，你是说……”敖楚戈安详地道：“我是说，以你陪我一夜为条件，来做为救出你爹的代价。”

猛地楞住了！李映霞在刹那间已明白了敖楚戈的意思。她“霍”的站起，一股无比的愤怒与羞辱感冲击着她，她的脸色是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伸手指着敖楚戈，她的声音是激动而颤抖的：“敖楚戈——你，你竟如此的卑鄙、无耻；下流，我想不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李映霞小巧的鼻翅儿急速翕动，泪水在眼眶里面打液，她抖索索的垂下手；双颊的肌肉抽搐不停，突然，她切齿泣叫。

“你这齷齪的畜牲！”

转过身，双手掩着脸，李映霞一阵风似的奔向梯口而去。

敖楚戈表情木然，但却意态悠闲，他站在那里，不唤不叫，不追不阻，其甚至连脸上的肌肉也不抽动一下，仿佛——他早知道他不必有任何举止，便可以收到预期的结果一般。

果然——

已狂奔至梯口的李映霞，突然又雷击似地僵立住了，她背对着这边，双肩耸动，身子不住颤抖，极力抑压着的啜泣声隐约可闻。

敖楚戈坐回椅中，举壶斟酒。

酒水从紧束的弯嘴中流出，曳在杯里，声音轻脆而俐落。

空气是凝冻的。

一下子，李映霞转过身来，泪痕满面，她像是下定了决心，迅速地冲到敖楚戈身边——好像她如不这么快冲过来，她的决心便会消失掉一样。

静静举杯啜了口酒，敖楚戈凝视着李映霞。

双指扶着桌沿，李映霞的十指关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了白，‘她白皙的额角上凸现出淡青的经络，泪涌如泉，她哽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敖楚戈淡淡地道：“我是逞强斗狠的武士，你是干娇百媚的淑女——自古英雄爱美人，不是么？这无须什么理由，仅仅是人之天性罢了，唯一不同的，是我做得比一般人更直率，更露骨而已。”

李映霞抽噎着道：“我可以再增加你的报酬。”

敖楚戈望着李映霞按在桌沿上那有如半透明象牙似的、白纤纤的十指，语声里带着深沉的感触：“你错了，李姑娘。为人赴死犯难，其所值乃是无

价的，我对于男女之间的爱和情，业已感到了厌倦，索然无味，但我却向往于男女情之所钟——那是美好的，永恒的。我不耐于寻求感情，寻求爱怜，我只喜悦那瞬息的绚烂与绮丽——你明白吗？”拭去泪，李映霞有些怔忡，也有些奇异地颤栗感，她喃喃地道：“如果——我不答应……”点点头，敖楚戈道：“你可以走，并没有人拦阻你。我在这一方面，素不勉强于人，否则，就失之粗俗，毫无境界可言了。”

李映霞痛苦地道：“你能不能再考虑，用别的方式代替？”敖楚戈笑笑道：“这是无以变通的。”

李映霞气得全身发抖：“你这个疯狂、癫悖！”敖楚戈微笑道：“我不强人所难——因为我并非是不劳而获，我一向付出不是以金钱可以衡量的代价来做交换的。”

沉默下来，李映霞神色变幻不定，时而皱眉，时而咬唇，十指的指甲，几乎完全陷入掌心之中。

敖楚戈正在品酒，静待回答。

半晌。

李映霞终于咬着牙，语声进自齿缝：“你这魔鬼！我答应你！”

放下酒杯，敖楚戈静静地道：“不后悔？”李映霞以一种殉道的精神，庄严地道：“不。”

敖楚戈道：“一言为定。”

伸手拉正椅子，敖楚戈的笑容又恢复了春风一样的和煦：“来，李姑娘，请坐。”

重重地坐下去，李映霞冷冷地道：“我和你什么时候启程？”敖楚戈有趣地看着她道：“先别紧张，你忘了你还有我提的第一个条件还没有履行呢？”李映霞深深吸了口气道：“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敖楚戈笑吟吟地道：“我去拔‘十一邪’的虎须，万一不幸送了命，我总应该明白，是为了，是为了什么事，才去送的命吧？做鬼，也不兴做个糊涂鬼呀？”李映霞凝重地道：“敖楚戈，你答应过——我同意了你的两个条件之后，你一定要帮我去‘八莫礁’救出我爹。”

敖楚戈正色地道：“我敖楚戈一言九鼎，决不食言。”

双手扭紧，李映霞以一种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道：“我的父亲……名讳是严良。”

眼睛突瞪，敖楚戈怔住了，随即仰头狂笑起来：“李严良？‘虎头人屠’李严良？哈哈。哈哈，天下‘八大恶棍’之一，声名狼藉，为非作歹，祖师爷：提起李严良。迎风臭出四十里，难怪你先不敢提你爹的名号，真是千呼万唤才‘逼’出来……”李映霞脸蛋铁青，颤声道：“你不要随口污蔑我爹。”

止住笑，敖楚戈拭去眼角笑出的眼渍，一仰头喝尽了杯中酒，大声道：“久闻李严良有个如花似玉烟淑端庄的闺女，人称‘玉纪’，李姑娘，想必就是你了？”李映霞冰寒地道：“是我，但却并不烟淑，更不端庄。”

拱拱手，敖楚戈道：“好说好说，客气客气。”

李映霞冷着脸道：“不必假惺惺，我不须要你来抬举。”

敖楚戈莞尔道：“不怨你的愤感，因为，我多少可以体会出你如今的心情。”

双臂环胸，他接着道：“现在，请告诉我令尊与‘十一邪’结仇的经过。但记住，不要有隐瞒，我要知道实际的情形。”

李映霞轻轻抚理了一下鬓角——不。可否认的，她只这个小动作，也是相当的优美诱人——于是像是豁出去了，她坦率地道：“十一邪’的老三‘独眼邪’保玉，在两个月以前，看中了‘白玉沟’一家妓院的姑娘，那个花名‘春怕’的姑娘，乃是我爹中意的女人，长月包着的；但保玉却仗着他的势力大，后台硬，非要带回‘八莫礁’做小不可。

我爹不答应，动了手，保玉当堂吃了亏，回去邀了帮手，第九天便摸上了我家。他们一涌而上，打伤了我爹，又将我爹强行掳往‘八莫礁’。临行之前，声言只有一个法子换回我爹性命……”敖楚戈道：“什么法子？”咬咬牙，李映霞道：“指定由我去交换我爹。保玉说，要我顶替那‘春怕’的名份。他上次的损失，便应该以我做为补偿……”笑笑，敖楚戈道：“原来是这么一码子混帐事，真叫‘狗咬狗，满嘴毛’了，简直是丢人现眼到了姥姥家。李姑娘，我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李映霞忙道：“什么建议？”

敖楚戈道：“干脆，你什么也别管了，巴掌一拍走个无影无踪，叫他们争风吃醋去。

这些牛鬼蛇神，包括令尊在内，全不是好东西，你可不管，免得沾污了你的清誉，太犯不上。随他们为着这档子窝囊事闹个天翻地覆，你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李映霞气愤地道：“这就是你为我出的‘主意’？”敖楚戈道：“这不很好么？”李映霞粉面如霜地道：“放楚戈，如果我会像你说的这样做，我今天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受你的嘲弄与侮辱了。你知不知道，他们限我三个月之内前去交换我爹，否则。即将我爹的头送来我家。”

敖楚戈笑道：“那么，你不妨等到三个月，你爹的人头一朝送来，买付上好棺材落了上，再破费一冥纸热热，也就够了。

李严良的祸害，早死早超生。”

气得簌簌发抖，李映霞嘴唇泛白地道：“我是来求你帮助我的，敖楚戈，不是来听你随意辱骂我爹的。”

敖楚戈道：“像李严良这样的人，世上多一个如少一个。

你有这样的老子，也该是一种痛苦，何不睁只眼闭只眼，让你替他送了终算了！”李映霞泪水盈眶，嘶哑地道：“不论我爹是好是坏，也不论我爹是善是恶，他纵然有千般的罪，万种的非，他却仍是我父亲，生我养我的亲爸爸。敖楚戈。我不听你的胡说八道。不受你的冷嘲热讽，我只问你，你尊不尊诺言？守不守信用？在我答应了你的两个条件之后！”

叹了口气，敖楚戈道：“你真要救他？”李映霞斩钉截铁地道：“当然！”

敖楚戈无可奈何地道：“你也不想想，值得么？”李映霞坚决地道：“这是我的事！”

用右手中指伸进酒杯里沾了一滴酒放在舌尖上舔了舔，敖楚戈点点头道：“好吧！

我去。”

李映霞急切地道：“就走！”

敖楚戈吁了口气道：“‘八莫礁’远在渤海北边十七里的海面上，你急什么？就算现在走，也不是一朝一夕到得了的，何况，还得准备点应用物品。”

李映霞道“不必了，我全准备好了，干粮、饮水、换洗的衣物等。连船只也早雇妥了，只要你移驾就行啦！”

敖楚戈皱眉道：“船只也雇妥了？”

点点头，李映霞道：“放心，走不了风声。那船家是一位以前跟着我爹跑买卖的老手下，非常可靠，绝不会有问题。”

敖楚戈一笑道：“不要太相信人，哪怕这人是你的儿子。”

‘脸上一红，李映霞道：“你又胡说了。”

敖楚戈站了起来，抹着嘴道：“你等一下，我回客栈去收拾衣物。”，李映霞跟着站起，道：“在我来这酒楼之前，已先到客栈去替你将衣物收拾好了，帐也结过了，就是你那匹黑毛白额的坐骑牵不动它，你回客栈牵马就行了。”

望着李映霞，敖楚戈的眼睛在笑，他若有所思所触地说道：“敢情你是早已料准了我敖某人决逃不过你的‘诱惑’啦！”李映霞又羞又怒地道：“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可恶，更贪婪！”敖楚戈将椅背上的黑皮护臂搭上肩头，顺手抄起桌上的布套与斜倚着的钢棒，他一边往梯口走去，一边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话：“公平交易罢了！”

第二章

往渤海的海口去，从这“泰和镇”出发，约摸要三天三夜的时间，这是指普通脚力而言，若是紧赶一程，三天两夜也就能到了。

敖楚戈与李映霞各乘一骑，奔行甚速，但内行人一看即知，敖楚戈的马儿乃是万中拣一的龙驹之属，比起李映霞那匹寻常马儿来，要好上太多，因此这一路上，敖楚戈等于全在凑合着李映霞的坐骑往前赶，他的马儿根本没有发力奔驰。

李映霞骑在马上，面庞紧绷，双眼直直注视前路，一句话也没有说。

双骑奔了一程，敖楚戈开腔道：“喂！李姑娘，什么事惹得你心头不欢呀？自打镇上出来，你不声不响，似是谁得罪你一样……”李映霞横了敖楚戈一眼，没有出声。

手指头在缰绳上绕了几绕，敖楚戈笑道：“我在想，世上的事，时常总难免有些不合理的混帐搭配……”忍不注放缓了马，李映霞悻悻地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敖楚戈一本正经地道：“譬如说吧：你那老子，在江湖上出了名的坏得透烂——酒、色、财、气加上奸杀掳掠，可以说没有坏事他不会干过，而且黑吃黑，以强凌弱，无信无义，凶恶暴戾到极点，但是，却偏生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这不是匪夷所思么？也不知是他上辈子修了什么德，居然凭白拣了个宝回来：“李映霞大声道：“你不要瞎扯，我是我爹的亲生的。”

哈哈大笑，敖楚戈道：“所以我说这样的搭配太不合理呀！”

李严良这种熊货，怎么该有像你这样天仙似的闺女？”李映霞狠狠瞪了敖楚戈一眼，咬道：“我不和你说了！”一抹去额上的汗渍，敖楚戈道：“别生气，我说这些话乃是有感而发的，并没有取笑你的意思。”

李映霞委屈地道：“除了嘲弄我，你难道没有别的可谈？”抚弄着马儿飞扬的鬃毛，敖楚戈笑道：“有，当然有——譬喻说，我还不知道你会不会武功呢？据我猜测，你该多少懂得一点。但是，只怕精不到那儿去，对不？”

李映霞老老实实地道：“不错。至少比起你来，我所知的这点武艺，是不值一谈的。”

说着，李映霞瞥了膘敖楚戈斜斜背在背后的那只黝黑色的钢棒。

敖楚戈笑道：“我和你一样——凑合着唬人罢了。”

李映霞忽道：“敖楚戈，你后面背的这只钢铁的棒子，可仅是一只钢铁的棒子？”敖楚戈道：“你说呢？”摇摇头，李映霞道：“我认为不会这么单纯。”

眉毛一挑，敖楚戈道：“其实，如若你不曾听人说过。仔细看，也可以发现，这并不只是一根钢铁棒子而已。”

这时，双骑并辔，已奔过一片起伏的荒野地面，前头，靠着几株合抱的大椿树下，正有一片茅顶酒铺，青布酒招，高高挂起，迎风招展。

李映霞接着方才的话题道：“棒子中心，可另有兵刃？”敖楚戈一晒道：“你想看？”点点头。李映霞颇有兴趣地道：“想看。”

朝前——指高挑的酒招，敖楚戈道：“先歇歇马吧，也跑了一下午了，到前面的酒铺子我们打尖，也好润润喉。”

李映霞不放松地道：“但你可要让我见识一下，你那只铁棒子中间的东西。”

敖楚戈道：“迟早你总会见得着的。”

在那片酒铺子的旁边，有一道简陋的栓马栏，这种专做过路客商生意的酒铺子，大多有这样的设备；敖楚戈牵着两匹马朝栏前走，李映霞则独自一个人站在酒铺子的门前等他。

酒铺里，刚好有两个牛高马大的彪形汉子走出来，看光景两位仁兄全喝了个七八成的醉意了，他们勾肩搭背地朝外走，一路跌跌撞撞，脚步舱跟。

李映霞闻到了一股子冲鼻而来的酒味，便不禁厌恶地偏过脸去，同时，也往一边站出了好几步。

两个大块头正朝外嘻嘻哈哈地撞了出来，李映霞这一躲让，反而引起了他俩的注意，于是，两条大汉齐齐站注先是醉眼迷糊地互觑一眼，两个人又同时哈哈大笑，那个满脸疙瘩的大汉，首先抛开了同伴搭肩的手臂，酒气熏人的走了上来。嘻皮笑脸地，淫声哼唱：“老酒一喝心开那里怀……妹呀子……怎的你才来……铺上的……呢！那个被褥你先摆好……”李映霞又退最一步，别过脸去，不理不睬。

摸着脸上大小凸凹的骚疙瘩，一边用力的挤着褐黑色的小疙瘩头，这位满脸疙瘩的汉子，又在那儿口沫四溅的浪哼开了：“我说……那个妹子……呢！你别臊……说着，他的一只毛手便伸了过来，想要摸一摸李映霞的下颌。

猛一迟，李映霞避了开去，粉脸泛音。

另一个酒糟红鼻头的大汉，不禁哄声大笑，乐得又跳又叫。

长着满脸疙瘩的这位往前一扑，怪叫道：“你别躲呀！我的心肝妹儿……”闪身到了路边，李映霞嗔目叱道：“瞎了眼的臭男人，你想干什么？”呵呵大笑，疙瘩汉子厥起那张怪嘴，臭气冲天的往前伸：“来，香一个，香一个……”酒糟鼻子的那位嘿嘿笑道：“骚疙瘩，今天你若能把这娘儿带回林子那边睡一觉，我便输你三两银子。”

长疙瘩的大汉挤眉弄眼地道：“你可当真？你他娘的红鼻子，你可不能瞎风凉，把说话当屁放？”叫红鼻子的大汉一拍胸膛：“要赌么？”长疙瘩的汉子大笑道：“赌！”

老子这就带她回去骑给你看，他娘的。”

一转身，这位长疙瘩大汉眯着眼，摇摇晃晃地冲着李映霞道：“妹子，听见啦吧？我业已和我这位伙计赌上了：来吧，跟我到那边林子头去。呢！不远，走路么？顿饭时光也就到啦！

去陪我睡上一觉……三两银子的赌注，哦，哦，我分你一两就是了……”李映霞气得双目似欲喷火，她尖厉地道：“不要脸的畜牲……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的侮辱一个单身女子，你简直是毫无羞耻，没有人格的坏东西！”

大笑着，疙瘩汉子抹了一把口涎道：“鸟的个羞耻……鸟的个人格……我们俩相好一次去，才是他娘的正经……来吧！”

红鼻子又在狂声怪笑。

李映霞气得浑身颤抖，连话也说不出，她目光急转，这一看，她更加怒不可遏——原来，那边，敖楚戈斜倚柱马栏，笑眯眯地瞅着这边厢，敖楚戈这模样，就像在看一出好戏那般兴致勃勃呢。

猛一跺脚，李映霞尖叫：“姓敖的，你还在做什么壁上观？你就任这两个畜牲欺负我，调戏我！”

微微一笑，敖楚戈道：“你不会教训他们么？”疙瘩汉子色迷迷地道：“是呀！那位老哥开了腔啦！妹子，你就不会教训我们么？你那又白又嫩的小子，触在身上哪块地方，也都是叫入痒到心底，麻进骨髓里的哪……”李映霞厉声道：“你下流！”往前一上步，疙瘩汉子双手摸向李映霞的胸部，一边呵呵笑道：“上流的在这儿。”

身形微弓，李映霞的左足倏弹，风声响处，疙瘩汉子险极的一个倒仰躲了开去。

一侧的红鼻子拍着手大叫道：“好家伙，看不出这妞儿还会两下子呢！骚疙瘩，这就更够劲啦！”

咆哮一声，疙瘩汉子怪吼：“你这臭按子，居然敢暗算你家大爷。”

李映霞蓄势以待，极度鄙夷地道：“简直比狗都龌龊！”

往右一晃，疙瘩汉子却极快的闪到左面扑上，双掌合击，两脚连扫，动作倒是俐落爽快。

李映霞跃起三尺，凌空一个跟斗翻转，抖起一掌，“碰”地一声将那汉子打得往前抢出四、五步。

就在这时。

斜刺里风声疾劲，那红鼻子猛袭向李映霞的背后。李映霞扭腰移闪，那红鼻子又往后倒挫，反手掌，暴劈向李映霞的面颊。

蹲身，仰头，李映霞手腕飞缠，刹时刁住了对方手腕，她奋力扯带，单足旋伸，那红鼻头。已一个狗吃屎的跌出了三尺之外。

后面，疙瘩汉子疯狂了一样冲向李映霞。

冷冷一哼，李映霞跳到一边。疙瘩汉子扑空之下，倏掀衣摆，寒光闪处。一柄鬼头刀已到了手中。

红鼻子也挣扎着从地下爬起来，满脸的灰土染沾着满脸的血污，连面颊上的皮肉也擦掉了一大块，那个模样，好不狼狈滑稽。

疙瘩汉子的醉意，此时也醒了一半有多，他恶狠狠地叱叫道：“红鼻子，今天非宰了这贱人不可，不出这口气，我一辈子也不得安宁。”

一探腰际，“哗啦啦”暴响声中，红鼻子腰里别着的一条三节棍也撒了下来。他咬牙切齿地大吼：“我们先把这臭按子摆平，玩过后便丢到山坑里

去喂野狗。这贱人今天是死定了！”

李映霞冷冷地道：“你们两个畜牲上来试试看。”

怪叫一声，疙瘩汉子挥刀立即劈来，但见冷电闪眩中，红鼻子的三节棍，已长蛇也似的由另一个方向暴响着当头砸下。

李映霞飞快腾跃，同时立即出手反击。

三个人走马灯一样团团麓战，只见人影翻飞疾掠，此进彼退，忽左忽右，倒也相当热闹。

敖楚戈业已从栓马栏那边走进酒铺子里，他也没有理会早已吓得没有人色，浑身哆嗦的酒铺主人，管自取了一筒老酒，搬了张竹椅，坐到门口来，一边喝酒，一边翘着二郎腿观战。

逐渐地，李映霞落了下风。

那两个汉子功夫不弱，尤其那一股子狠劲更属锐不可挡，他们又都执着兵器，时间一长，李映霞便有些招架困难了。

李映霞的兵刃挂在马鞍上。

喝了口酒，敖楚戈笑道：“李姑娘，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在刀光棍影中气喘吁吁地穿走闪挪着，李映霞恼恨地叫道：“你还在看什么光景？”摇晃着腿，敖楚戈好整以暇地道：“放心，你输不了。”

连连躲过三棍一刀，李映霞翻掌斜劈对方，立即又叫着道：“快来呀！你！”

又喝了一口酒，敖楚戈抹去唇角的酒滴，轻描淡写地道：“要我亲自来对付这两个饭桶？他们配么？”三节棍险险擦着李映霞的鼻尖扫过，惊出了她一身冷汗，侧滚中，又险极的让疙瘩汉子的一刀，她不禁气急尖叫：“你痴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敖楚戈笑道：“听着，照我的指示动作。”

李映霞又旋身避开一刀，她急道：“见你的大头鬼！”

敖楚戈清晰短促地道：“往右跃。”

本能地朝右跳出。李映霞才觉侧面的棍风挥过，敖楚戈的声音，又及时地传入耳中：“旋滚三尺，出腿。”

李映霞如言侧滚三尺，双腿飞出之下，就那么准，刚好就赋上疙瘩汉子的背脊梁，将这坏东西一家伙踢了个大马爬。”

“前扑五步，大旋身，双掌侧挥。”

敖楚戈的声音急促连贯，李映霞立时动作，红鼻子楞头楞脑的挥出七棍便完全落了空。他正莫名其妙，李映霞已神鬼莫测来到身侧，双掌候到。

弓背暴退，红鼻子的三节棍，“呼”的往上扬起。

敖楚戈吃吃一笑：“帖地回转出掌。”

李映霞随声进，红鼻子的三节棍凌空打虚，李映霞的右掌，却已斜斜地劈上了他的腰肋，将他打得一个旋转，横摔出去。

香汗淋漓，李映霞却呆呆地站立着发楞，她简直不明白，自己是怎样打赢这场仗的。

敖楚戈舔舔唇道：“过来歇会吧！你胜啦！”

怔怔地望着敖楚戈，现在，李映霞才知道人家为什么在江湖享有如此盛名，威声更是这般喧赫了——武学之道，竟然恁的虚玄，这略略的一点，却胜过比试者多年也悟不透的窍要，而且，更在动作上有着难以置信的奥妙发挥。

敖楚戈眨着眼道：“你在发什么楞呀？”走了过来，李映霞面红如霞，

微喘着，忸怩地道：“谢谢你了……”敖楚戈正想回话，却又伸手将李映霞拦到一边去，原来，刚才摔跌倒地的两位仁兄，业已爬了起来，两个人竟跟踉跄跄地走向这里。

在六、七步外站定，那疙瘩的汉子嘶哑地吼叫道：“你这在阴处算计人的狗种，背后放冷箭不是英雄，有本事就面对面的硬干一常”眯上眼，敖楚戈道：“说的是我么，乖儿？”红鼻子怪喊着，三节棍又举了起来：“我操你的六舅，你还装你娘的那门子蒜？全是你暗里做的手脚，否则，这婊子凭什么能占得了上风？你给老子滚过来领死！”敖楚戈和气地道：“你们两位，还是转个身，迈开腿，拼力逃命去的好！你们要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否则，怕你们就一辈子也跑不动喽！”疙瘩汉子气冲牛斗，灰头土脸地咆哮：“放你娘的屁！我们要活劈了你这王八羔子！”

红鼻子也跟着叱喝——一边搓揉着方才挨了一掌的部位：“给老子滚过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这邪龟孙！”

安坐不动，敖楚戈展颜笑了：“你这生了一个酒糟鼻子的猪头三，你注意了，我现在就干掉你。”

“你”字尚跳跃在空气中，一溜冷电已笔直暴射，红鼻子但觉眼前一亮，连什么光景也没看清，整个人已窒息着倒仰出去，咽喉中血，喷如泉，三节棍脱手抛起了一个老高。

疙瘩汉子在一惊之下才往旁躲，脑侧候凉，他的一只耳朵业已血淋淋的飞上了半天。

敖楚戈仍然端坐椅上，就着竹筒喝酒，他是那么安详、从容，就好象他根本未曾离开过这张椅子一样。

看得较清楚的是站在后面的李映霞，但是，她也仅只是发觉敖楚戈的身子只是向前微微的仰了一下而已，甚至连她也没察觉敖楚戈手上的那溜寒光，是怎么出现的？是怎么隐敛的？疙瘩汉子掩着伤口僵了一僵，却立即见了鬼似地狂号着。

转身飞逃而去，他是跑得那等的快法，倒真的个如敖楚戈方才所警告他们的话——最好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吁了口气，敖楚戈看也不看那逃走的人一眼，悠然地道：“李姑娘，你不妨进去喝口水，净净脸，我们再歇一会就该上路了。今晚投宿三十里外的‘徐家墟’，那里我熟，可以找个合适的地方下榻。”

神态中，敖楚戈就像完全不知道他刚才杀过人般，半点激动或怜惜的表情都没有。

李映霞觉得喉咙发干，她涩涩地道：“敖楚戈……那人怕是死了。”

笑笑，敖楚戈道：“一定死了。我出手之下，可以确定自己创敌的分寸，决不失误。”

方才，我原也未曾打算叫那猪头三活着逍遥的。”

李映霞笑又笑不出来，她呐呐地道：“你出手，好快……”敖楚戈平淡地道：“半辈子功夫练下来，也无非是练的这个‘快’字。李姑娘，生死存亡，往往也就分别在那一发之微的快上，你千万要记住了。”

李映霞道：“我会记得。”

敖楚戈安详地道：“与人对搏，不出手便罢，一旦出手，必须制敌机先，采取主动。”

不干便不干，要是干了，你就得横下心来，一路干到底。”

不觉机伶伶地一颤，李映霞苦笑道：“我，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惯于杀人的材料。”

微微一笑，敖楚戈道：“这样最好。其实杀人取命，亦非乐事，有更佳的消遣法，才是比较愉快的。”

李映霞轻轻地道：“我们走吧。”

敖楚戈问：“你不进去喝口水，擦擦汗了？”摇摇头，李映霞道：“不必了，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站了起来，敖楚戈在竹椅上放了一小块碎银，过去牵过马匹来，与李映霞双双上马，头也不回地奔向前面的道路。

蹄声清脆地敲击着地面，一下一下地传向远处，鞍上，李映霞的形色，有些儿惶惶不安，她不时左顾右望，在探察着什么动静。

敖楚戈懒洋洋地道：“不用看了，他们会来的。”

吃了一惊，李映霞忐忑地问：“你是指……”敖楚戈笑了笑，低沉地道：“刚才吃了亏的那位朋友不会就此甘服的，他一定回去搬请救兵去了。你不记得他说过要带你到什么林子里？他还表示那地方离此不远，走路也只顿饭功夫便可到达。所以，我判断他们就要来了，或在前面，或者就在附近。”

不自觉地放缓了坐骑的奔驰的速度，李映霞有些不安地道：“你肯定——那个登徒子真的一定会找人来向我们报复？”敖楚戈道：“这是毋庸置疑的。”

咬咬下唇，李映霞摇摇头：“真是无妄之灾。”

敖楚戈笑道：“那两个不开眼的小子完全是自找的、在他们受到教训之前，原有很多机会给他们逃生，但他们自己放弃了，奈何？”李映霞轻声道：“我发觉，你对流血残命的事，好像天生成的无动于衷，一点也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得了……”微微一笑，敖楚戈道：“本来就是这样，流血残命又哪算得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李映霞喃喃地道、“冷酷。”

敖楚戈道：“当你经历多见识多了，也就会和我一样的感觉麻木啦。”

李映霞轻轻叹着：“这种事，不是没有见过，而且，说老实话，我也见得不少，但我却一辈子也不会习惯。叫我见人流血毫无感触，这是不可能的。”

敖楚戈道：“你的令尊双手沾血，杀人如麻，他平时没教你怎么去适应这样的环境？”哼了哼，李映霞道：“我爹并不似你形容的那样恶劣！”

敖楚戈哑然失笑：“当然，至少在你的立场上来说是如此。”

抽了腋下的丝巾来揩揩鼻端上的汗珠，李映霞没好气地道：“敖楚戈，怎么每次和你说话，讲着讲着你就讽刺到我爹来了？”敖楚戈道：“这不是讽刺，我说的是实情。”

一瞪眼，李映霞嗅道：“实情？见你的鬼，完全是歪曲事实！”

敖楚戈轻描淡写地道：“你这样替令尊掩饰强辩，固然出自一片笃孝。但你心中却是虚惭得很，可是？因为你自己也明白，令尊的所行所为的确令人不敢恭维……”李映霞气咻咻地道：“姓敖的，请你不要老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绕圈子了，行不行？”感喟地摇摇头，敖楚戈道：“真是江河日下，我……”疑惑地看了敖楚戈一眼，李映霞问道：“什么意思？”敖楚戈道：“本来，你称我为‘敖壮士’，后来又连名带姓地叫我敖楚戈，如今，干脆就吆喝着‘姓敖的’了，在你的心目中，我显然是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没份量了，这不是‘江河日下’又是什么？所以说，我似乎也真不懂得做人……”李映霞不禁粉脸微热，口中却强横地道：“这都是你自己找的——你不该随

意污蔑我爹，更不该……不该提出那样混帐不要脸的臭条件来要胁我，你既不自尊重，我就可以随便叫你！”

敖楚戈笑笑，道：“令尊老人家素行如此，叫我如何为他美言承奉？而你我之间的约定也只是彼此交换的代价而已，蒙你允诺，又何谓‘不自尊重’？”窒了窒，李映霞道：“你是强词夺理！”敖楚戈闲闲跑道：“女人蛮横乱来，都是同样的莫明其妙，硬要将是作非，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水汪汪的凤眼斜睨，李映霞道：“听你口气，像是认得不少女人，而且颇有此项行径啦？”敖楚戈吃吃笑道：“浪迹天涯，这种艳遇有时是难以避免的。”

李映霞倏然道：“不要脸！”

敖楚戈道：“吃醋么？”

李映霞咬着牙道：“我吃你什么醋？”

哈哈一笑，敖楚戈道：“如果吃醋，便是证明你已对我产生情感了。有了情感，我相信，当你履行条件的时候，我们彼此间都能享受到更高的心灵上的升华。”

脸儿倏红，李映霞又羞又窘地道：“你，你，你……你简直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敖楚戈平静地道：“狗嘴本来也不是长象牙的地方——就如同我不堪比拟正人君子是一个道理。但我却承认你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孩子……”李映霞忽道：“敖楚戈，假如——我在你救出我爹之后，不答应履行条件，你会怎么样？”吃吃笑了，敖楚戈道：“这话问在我尚未救出你爹之前，总算很不错，因此我也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你届时毁诺食言，我将会继在‘十一邪’之后再掳禁你爹，但那个时候，便将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体可以交换得了的。你还不明白，如若我要糟塌一个人起来，我的方法是多得不胜枚举的……”暗中吸了口凉气，李映霞道：“但……假使你救不出我爹，或者救出之后你身受重伤又怎么办呢？”敖楚戈顿首道：“问出这两个问题，足证你还稍有头脑。当然，救不出你爹，你自不必履行条件，事实上，那时即使你想履行，也没有对象了。如果救出你爹之后，我却身受重伤了，不能接受你的诚意时，我当然自首放弃，算你白拣了便宜！”

李映霞忍不住笑道：“你的回答这样干脆，倒像是早已胸有成竹！”

敖楚戈道：“我做什么事先有腹案？你以为我都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么？傻丫头！”

李映霞厥厥嘴，道：“我不是傻丫头。”

敖楚戈道：“很好，我比谁都希望你不要傻。”

第三章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策马前行，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一片斜坡的下面，那斜坡之上，正是郁郁葱葱的白杨木林子！李映霞正想说什么，敖楚戈已勒马停住，低声道：“好了，我们就等在这里吧。”

怔了怔，李映霞迷惘地道：“为什么？等谁呀？”敖楚戈平淡地道：“那削去耳朵的仁兄，以及他的朋友们。”

立即紧张起来，李映霞急促地问：“你确定他们会在这里拦截我们？”笑了笑，敖楚戈道：“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仓惶回顾，李映霞惶然道：“在哪儿？怎么我没发现？”右手的大拇指向斜坡上的那片白杨木林子一指，敖楚戈道：“林子里。”

急忙循着方向望过去，李映霞窒着气道：“我完全没发觉什么，那里可是一点可疑的动静也没有——”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不会叫你失望的，我们还是就在这里恭候他们的大驾吧。”

李映霞低促地道：“你没搞错？”

敖楚戈道：“当然。”

习惯地又咬紧唇，半晌，李映霞不安地道：“怎么还不见有动静？”敖楚戈轻轻地道：“他们正在注视我们的动静，李姑娘、耐下心等，大家熬下去，总会有人先按捺不住我想，他们等不了多久的，天色业已不早了……”望着萧萧的林木，李映霞的右手紧紧按在斜挂鞍侧的“青锋剑”上，她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变得沉重起来，鼻翅儿合翕得好急。

敖楚戈冷静的自四周打量着，路的左边，是起伏不平又杂草短树丛生的荒地。坡下的路面较宽，前后的道路却比较窄了一点。他盘算，在这里动手乃是唯一合适的所在……这时——李映霞又焦灼地道：“鬼影也不见一个——敖楚戈，大概你弄错了吧？”敖楚戈温柔地道：“好孩子，你敖哥哥是个容易出错的人么？”李映霞啼笑皆非地道：“亏你尚有心情说这种俏皮话！”

耸耸肩，敖楚戈道：“不要紧张，李姑娘，心一定，则应变力就会自然加强了。”

透了口气，李映霞道：“可惜我不是你，没有你那样深沉的火候……”敖楚戈道：“那么，你就唯我马首是瞻好了。”

不安地注视着坡上那片静荡荡又阴沉沉的树林，李映霞一下咬咬嘴唇，一下握紧剑柄，两只白水银裹着的水晶似的眸瞳不住的骨溜溜转动……敖楚戈闭上眼，宛似老僧入定。

很寂静，在这一刻。

风拂过树梢，响起轻碎的簌簌之声，天色已有些昏暗下来，现在，已是快近黄昏的时分了，空气里却仍散放着一股挥不去的沉闷……

终于，白杨树林子里，响起了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这是人体移动时衣袂的振动声音，这声音，连李映霞也可以察觉到。

她目光凝聚林坡，低促地道：“来了，有人来了……”闭着眼一笑，敖楚戈没有答腔。

突然间，十几个身影出现在林木的外面，他们出现得那么诡异而轻俏，以至叫人感到一种怪诞的突兀——就好像他们是林木的精灵气幻成了人形似的。

李映霞屏着道：“十五个人。敖楚戈，他们有十五个人！”

缓缓睁开眼睛，敖楚戈静静地道：“不算多。”

觉得喉咙冷干，李映霞苦苦涩涩地说道：“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望着，显然是来意不善，他们——”敖楚戈一笑道：“不用解释，我也在注意他们。”

李映霞咬紧下唇，美好的面庞微微有些苍白。

坡林上的十五个人穿着各异，形形色色，由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或者同属于某一个帮派的团体、但他们的动作十分老练，

沉稳而谨慎地缓缓朝下围了过来。

十五个人当中，那满脸疙瘩的家伙赫然在焉，他失耳的地方贴着一大块膏药，颊颈肩额处，犹还沾着斑斑血迹，甚至连他的面部也像涂上一层灰青了！敖楚戈注视对方动作，他的钢铁棒子斜背身后，那斗大的黑布袋便平扁地悬挂于马首之侧，人在鞍上，他套着黑皮护臂的双臂环抱胸前。

十五个人分散开来，将敖楚戈与李映霞围在中间，这时，那缺了一耳的疙瘩汉子呵腰向正面对着敖楚戈的一个疤面人细声说话，同时伸手向敖楚戈指指点点。

疤面人的体魄强壮结实，黝黑的面孔充满的悍野之气，他的额头中间，清楚地浮凸着一个十字形的淡红色疤痕，看上去，便越发衬托得他那张脸是如此的凶狠与冷酷了。

疙瘩汉子在低声向他说话，但这疤面人的目光却并不投注在敖楚戈身上，他定定地望着敖楚戈身边的李映霞。不过。

他的眼神中并没有淫邪之意，却流露着一种疑惑及思索的表情。

疙瘩汉子说完了话，极为谨慎地退下几步，于是，疤面人的目光方始转到敖楚戈脸上，他微仰起头来，将束发的布带一抛至肩，冷硬地开口道：“杀人的就是你？”敖楚戈笑了笑，道：“我那缺了耳朵的伙计不是已经告诉你了？”疤面人厉声道：“不要在我面前耍俏皮！”

敖楚戈露齿笑道：“你在唬你那个亲爹？”疤面人目光锐利地盯视着敖楚戈，缓缓地道：“看来，你是有所倚仗的？”点点头，敖楚戈大刺刺地道：“不错，我是有所倚仗。”

疤面人暴烈的道：“报你的山门！”

唇角略动了一下，敖楚戈道：“用不着。我倚仗的不是我的山门，是我背上背的棒子与马侧挂的环子！”

疤面人恶毒地道：“你杀了我的手下，犹在我面前卖乖，今天我就势必要用你身上的每一块肉来祭奠我那手下的亡魂！”

敖楚戈笑吟吟地道：“你那手下的亡魂正在黄泉道上哼着窑于里姐儿们惯唱的小调往判官面前应卯，他乐着呢，你老哥也就无须多此一举了！”

疤面人冷冷一笑，道：“或者你有几下子，但你狂得离谱了，在你来说，是一件非常失策的事。”

敖楚戈无所谓地道：“你瞧，我这样子像是‘失策’的样子么：哈哈，我早成竹在胸，十掏八攒，不将列位尊兄置于眼内，列入小丑之属，至多，也不过就是能跳个梁而已。”

一侧，一个头大毛稀的黄脸大汉，猛然扬起手中大号的竹节铜鞭，气冲牛斗地大吼：“王八蛋，我们这就把你这只知夸口放屁的狗才砸进土里。”

眼皮子也不撩一下，敖楚戈淡淡地道：“就凭你这等卖像，要在这里叱喝，你还远着呢。”

头发疏的汉子咆哮如雷，怪叫道：“你他娘的就算个人王。”

今天我们也要豁上这条命惦惦你的轻重。”

右手食指伸出，轻勾几下，敖楚戈以十分藐视的口气道：“我的儿，哪一个狗娘养的在拦着你呀？”沉重的竹节鞭凌空抖了个花，这位仁兄大叫：“好杂种，看我能不能捣你个骨碎肉成渣！”这人正待往前冲，疤面人已一举臂，冷叱道：“辛大脑袋，你给我站住！”

辛大脑袋猛然停住，气吼吼地道：“头子，这王八蛋简直要踢上天了，

让我砸他个四仰八叉再捆起来由你整治！”疤面人的眼角微微地抽搐，阴沉地道：“没有叫你动手，你就不要轻举妄动，凭这小子的模样。你估量着行么？”有些不大服气，但辛大脑袋却不敢再说什么了，他嘴巴张了几张，终于一脸不高兴地退了回去。

敖楚戈吃吃笑道：“对了，干瓢把子的到底有几分眼力，瞧着人，心里也多少有个数。辛大脑袋。你们头儿说得不错，就凭我这模样，你估量着，行么？”满口牙挫得咯咯直响，辛大脑袋的两眼全发了红。

点了点四周的敌人，敖楚戈又道：“别尽在磨你那口狗牙，不想开一点？你们总共有十五个人，你无须抢着第一个送命！”疤面人愤怒地道，“你既然如此从容镇定，嘻笑怒骂于重围之中，想必也见过阵仗，是个人物，留下你的万儿，好歹我们也能够瞻仰瞻仰！”

敖楚戈温柔地道：“老哥，强宾不压主，你老哥的尊万还是请先露一露吧！”

疤面人冷峻地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外号‘三命勾魂’，我姓童名宗义！”

嘿嘿一笑，敖楚戈道：“原来你就是那个飘浮不定，流窜两河附近专门打家劫舍的童宗义。听说你四处啸聚人马，又时而化整为零，忽大忽校忽众忽寡，搞得想对付你的那些人都捉摸不定，十分头痛。看样子，你还颇有几下子！”

哼了哼，童宗义道：“对我，你似乎知道得不少！”

敖楚戈道：“也并不多，昭，难怪我一时竟然认你不出，姓童的，我可没听说过你脑门子上有这么一块十字疤痕，最近怎么才弄上的？”童宗义沉着脸道：“这不关你的事！”

叹了口气，敖楚戈道：“想必你也不喜欢在脑门子上留下这么个记号，你的尊荣虽不算俊，却也可以凑合，一旦刻上这块十字疤，未免破坏了和谐。还痛吧？”童宗义粗暴地叱道：“你是在找死——”敖楚戈道：“难道说，关心——个人也错了么？”童宗义大喝：“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对你这狂夫，我已忍够了，今天我看你拿什么本事逃出生天。”

敖楚戈大马金刀地道：“童宗义，你这一套吓不住我。没有三分三，岂敢上梁山？各位一起上吧，热闹点，也免得我零碎打发太费事，来来来……”四周包围的人们立时往中间聚拢，各式各样的家伙也寒闪闪地亮了出来，眼看着，又是一场无可避免的血雨腥风要起了！”童宗义大喝道：“且慢！”

正在蓄势待扑的这些凶神闻声之下，全都迷惑了，他们不解地望向童宗义，搞不清他们这位头儿又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童宗义踏前一步，气涌如山地道：“你到底是谁？姓童的光明磊落，绝对以你的份量来侍候你。你若真是个人物，就不该打这糊涂仗，这不是江湖汉子的风范。”

敖楚戈一笑道：“如此说来。我是非要漏个名姓不可了？”童宗义硬板板地道：“有这个种么？”敖楚戈一耸肩道：“你算看透了我这人的弱点，我最禁受不起的，便是这‘激将法’。好，待我也亮个万儿，和各位攀攀道。就是死在这里，也好让各位尽尽心给我立块碑！”说着，他一伸手抽出背后斜背的那只纯钢棒子——那只是一只外表看去笨拙又沉重的纯钢棒子而已，他双手分握首尾，用力一拔。刹那间，一溜蓝森森的光芒秋水也似泓闪波颤，他手中，已出现了一柄寒气袭人的窄剑，这柄窄剑只有一指半的宽度，通体

流烁着一种冰凉的光彩。不须挥动，即已冷电伸缩。惊人肤体，他那柄剑，远远看去，便仿佛是笼罩在一片晶莹透明的云雾中了……有时候，利器是不须要亲身体会过才明白那是利器的，如同敖楚戈手中这把纯钢棒的上端五寸为柄，以钢棒的中心做鞘的窄剑，只要人们打上眼一看，便立即会明白那是一件要命的玩意，用不着尝试，也能够十分深刻地想象到当那锋利的刀口切入人肉中的时候，将会是一种何等的滋味！

于是，人们这才晓得敖楚戈手上这只棒子，原来却是内藏利器的机关，它不仅是可以做武器的另一种——棍棒使用，同时，也是窄剑的鞘与柄，最不另人注意的障眼掩饰。

每一双眼睛全瞪在敖楚戈手中的窄剑上，每一张面孔的表情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先是惊讶，继而省悟，再则转向平静——因为他们已看清了这柄剑虽然犀利而装设巧妙，却也不过只是柄上佳的好剑而已，他们至今仍并不知道这剑的主人是谁！

当然，敖楚戈明白他们的心理。

斜斜伸出执剑的右手，敖楚戈微一晃闪，极轻极轻的“挣”声脆响传来，就像魔术一样，敖楚戈手中原只一柄的剑，倏忽变成了两柄一式一样的利刃，交叉闪耀于人眼！

那是两柄剑贴合在一起的原因，剑柄是那圆形钢棒上端齐剖的一半，削薄的剑刃与半圆的剑柄合在一起，看上去，便只是圆柄把子的一柄剑了。

这一显露，立时引起了一阵骚动，童宗义猛的脱口惊叫：“‘一笑见煞’！”

那辛大脑袋也心惊胆颤地喃喃自语：“天哪……竟是‘毒尊’……”五指轻放，“锵”声两剑又拼一剑，往后倒翻笔废插入钢棒之内，敖楚戈笑容可掬地道：“敖楚戈拜见各位大哥了！”十几个人面面相觑，表情都是狼狈又加上惶惊的，他们业已有些失措了，眼前这个烂摊子，如此一来，又该怎生收拾是好？用力咽了口涎沫，童宗义强颜一笑：“不见‘无双剑’，真想不到会是你敖楚戈……”敖楚戈安详地道：“‘人抬人是无价宝，姓敖的浪得虚名，不过道上兄弟大伙瞎起哄而已。‘无双剑’是‘无双剑’了，使这剑的主子却稀松平常得很！”

童宗义心里那股滋味可真够瞧的了，他十分窘迫地道：“谁也知道你是武林中最为霸道歹毒的角儿之一，敖楚戈，不必当着真人面前说这些虚套话！”吃吃笑了，敖楚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单刀直入，摆明了吧！”

半眯着眼，他接着道：“现在，你们也知道我是谁，我亦晓得了列位是何方神圣。

人，我已宰了；列位又把我圈在此地，请问，下一个场面是什么？”童宗义又咽了口唾沫，艰辛地道：“你也明白。敖楚戈，武林道上规矩，遇着这种事该要怎么办？”微微颌首，敖楚戈道：“我明白。那么，就再不必划道了，列位一涌而上吧。我呢，好歹舍命陪君子，同列位印证印证，向列位请教请教！”童宗义进退维谷地道：“你这是在逼我们——”偏腿下马，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然则列位又能放我一马乎？”围立在周遭的十多名大汉，个个屏息无声，喋若寒蝉；当他们突然洞悉了他们堵截的对象竟是武林中最为冷酷的刽子手，黑道上横吃十八方的老祖宗时，再也没有哪个人胆敢往前伸头充好汉了。

面颊的肌肉往上一扯，童宗义吃力地道：“敖楚戈，我们都听过你的名

声，也知道你那一身又精又狠的本事，不到必要，没有人愿意招惹你。但是，眼前这档小事情形又自不同；我们以后还要在场面上混，在圈子里讨生活，设若我的手下被人生宰了而我却畏缩不前，任由人家扬长而去，将来，我们的日子就不能过了……”敖楚戈同情地道：“我很了解。但我却也无法把自己的老命双手奉上由各位宰割。所以，我要看我们彼此的运道如何了。”

猛一咬牙，童宗义道：“这样吧，敖楚戈，我们先做个商量，希望能够达成一个两全其美的协议，大家就都可以下台阶了……”敖楚戈颇有兴趣地道：“好极了，愿闻其详。”

目光又转到一边的李映霞脸上，当童宗义的视线接触到映霞面庞的一刹那，这位‘三命勾魂’眼中的神韵立时变得酷厉又恶毒了，宛同两把刀子刺向了李映霞的心扉！

敖楚戈暗里纳罕，口中却道：“咋么着？童宗义，莫非你也认为这位姑娘生得标致？”童宗义冷硬地道：“不错，是生得标致。”

觉得对方话中有刺，另含他意，但敖楚戈又打了个哈哈，道：“人的喜好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老朋友，对一件美好的事，无论它是哪一种性质，只要够美，便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与共鸣。”

突然，童宗义好像全未闻及敖楚戈的话一样，出口问道：“这女子是否姓李？”敖楚戈戒备地道：“百家姓上总沾得上边——老朋友，你问这做什么？”童宗义阴森地一笑，道：“如果她姓李，又叫李映霞的话，她的老子就是李严良那老狗。我也不用隐讳，大半年前，李严良那天打雷劈的老畜生，老杀千刀，与我合伙做了一笔生意，但是我却上了这老狗大当——他透露消息给我，说‘朝凤谷’中前朝‘龙骧将军’马家的后裔隐藏其内，马家素以富可敌国名传天下，李老狗更口口声声担保马家后裔的财富是如何可观，又一再强调前往夺取是何等轻易；他告诉我，‘朝凤谷’马家后裔隐居之处防卫单薄，保留随护人少技弱，只要我与他联手合力，包可登堂入室，满载而归，我不疑有他，立即答应了。”

敖楚戈扬着眉道：“怎么，其中另有文章不成？”咬咬牙，童宗义道：“混帐无义的李老狗，他取得了我的信任，骗着我率领十余名手下偕他同往‘朝凤谷’上柬，谁知他说的全是假话，马家后裔隐居之所非但有如铜墙铁壁，极难攻取，更蓄有大批保镳死士，有如虎巢狼窝，而那大批保镳死士之中，居然尚有昔年‘崆峒’的‘金雕铁斤’与‘大虚子’二人在内！我们先不知情，冒死扑进那马家后裔所居石堡里头，却顿然发觉陷入绝地，身在重围；一场浴血苦战下来，除了我额头上这被‘金雕铁斤’洪老鬼所赐的十字疤痕之外，十余名手下竟一个不存。而李严良那匹夫，却在在我们扑入堡内与众多强敌死拼的时候，独自开溜，乘隙取了许多金银珠宝逃之夭夭，弃我们于不顾。后来，我才醒悟，他之所以邀我参与此事，完全是利用我们代他引开石堡中的马家保镳，他好放心掠夺，独吃独吞，更借马家保镳之手消灭我们，永绝后患。李严良居心如此狠毒，我怎能任他迢迢，不报此仇呢？”敖楚戈笑笑，道：“这老家伙的确做得过份了些。”

童宗义激动地道：“李严良丧心病狂，失信背义，坑了我也坑了我十余名弟兄的命。”

我与他誓不两立，今生今世，不将他活祭我那十余名手下亡魂，我便永不甘休！”

这时，李映霞早已脸如白纸，全身僵冷，簌簌抖个不停，她的姣好的

五官，也显得有些扭曲了……敖楚戈安详地道：“如果他真的这样对不住朋友，你的做法倒也不算太过。”

一指李映霞，童宗义凄厉地叫：“说，你是不是李严良那恶毒畜生，无义老狗的贱种女儿？你不要想赖，我见过你一次，我认得你，你与你那不是人的亲父都该杀！”

敖楚戈神色一沉，愠道：“姓童的，这算什么？你学了你那驴头了？当着我的面指骂我的‘朋友’，你还想如何个下台法！”

童宗义暴烈地叫：“这贱人一定是李严良的女儿，我在‘月峡集’李严良家门对面的茶馆见过她一次，她和李严良在说话，没看见我，我却认得出她。不错，就是这贱人，和李严良一般的五官透邪，神韵无聊——”敖楚戈勃然大怒，恶狠狠地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张着嘴在那里胡扯什么淡？不用妥协了，姓童的，我们豁开来明干吧！”

童宗义愤恨得额头疤痕泛紫透亮，青筋浮面，口沫横飞：“我认得你，你一定是李严良那老匹夫、老杀才、老狡猾的贱种女儿——”敖楚戈手中的钢棒微仰，他厉声道：“姓童的，你怎能确定她是？”骤然，李映霞的忍耐崩溃了，她尖锐地哭叫：“我是，我是李严良的女儿。但你又算什么东西？你也不是个好人。不是个善类。你凭什么辱骂我爹？又有什么权力来辱骂我？”“果然是你，果然就是你。不错，我知道我不会认错人的！”

敖楚戈寒着脸道：“童宗义，她是被你吓迷糊了。她不是李严良的女儿，李严良怎会有这么一位女儿？你只看过她一次，更不能以一眼的印象做为辨识人的依据！”

李映霞悲愤逾恒地道：“敖楚戈，多谢你的好意，我不须你来帮我隐瞒，我是李严良的女儿李映霞，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我爹有我爹的人格，我也有我的自尊，他算什么忠节义士，配来污蔑我父女！”

急得直跺脚，敖楚戈喃喃地也不知道是在骂谁：“真他娘的……”深深吸了口气，童宗义迅速平静下来，他面朝敖楚戈，缓慢又沉重地道：“我先前说过，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找出一个两全其美，俱皆可以无损颜面的妥协方法……”敖楚戈漠然道：“晤，我还以为你忘了！”

童宗义严肃地道：“请恕我方才的失态——敖朋友，我的变通方式是阁下可以安然过关，但须将这女子交我处置！”

并不感到意外地冷冷一笑，敖楚戈道：“为什么？”童宗义切齿道：“我要报仇！”

敖楚戈大声道：“对你不起的是她老子李严良，不是她，你找她报的哪门子仇？”童宗义重重地道：“父债子偿，此例夙存，她爹出卖了我，她也有连带的罪孽。况且，我如今要得到李严良，便势须先将李严良的女儿擒住！”

敖楚戈心头一凉，阴沉沉地道：“此话怎说？”双目平视，童宗义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敖朋友，我不信你不知道，李严良如今落在‘八莫礁’的‘十一邪’之手，‘十一邪’业已向外扬言，非以李严良独女李映霞交换李严良本人性命不可。我正好藉此良机，将李映霞捆送‘八莫礁’，赖出李严良，把这老狗凌迟碎削，以慰我手下十余名弟兄之英灵！”

敖楚戈冷冷地道：“你倒是想得——一厢情愿！”

童宗义压制着自己的怒火忍耐着道：“敖朋友，李严良恶绝天下，罪无可赦，他的子女亦断非善类，敖朋友势不须加以袒护，否则，不仅不值得，更属不智了！”

敖楚戈道：“李严良坏，我也知道。但他女儿却不坏。你们怎能将李严良的罪孽加诸于他女儿身上？这简直荒谬透顶，匪夷所思！”

双额的太阳穴急速跳动，童宗义蹙看气道：“你要谅解，我现在只有用李映霞才能换出李严良来……”敖楚戈摇首道：“既然你如此切齿痛恨李严良，为何不直接上‘八莫礁’去向‘十一邪’要人？硬要将一个无辜弱女送入虎口，岂是大丈夫应为之道！”

脸色倏红又青、童宗义极度恼恨地道：“如若我有力量找上‘八莫礁’的‘十一邪’要人，何须你来提醒？我自己难道还料不及此？就因为我无法与‘十一邪’硬抗，才只有用这交换方式……”敖楚戈摇头道：“你不能留下李映霞。”

童宗义双眼突瞪，粗暴地道：“为什么不能？”裂嘴一笑，敖楚戈道：“因为我说不能。”

瞳孔中似在喷着火焰，童宗义狠辣地道：“在最后决定之前，敖楚戈，你再三思！”

敖楚戈断然道：“不必！”

面孔振动了一下，童宗义大吼：“敖楚戈，这贱人值得你如此为她卖命么？你难道甘愿为了她而浴血舍身，与我们豁死相搏？你竟不觉得太过愚蠢？”敖楚戈平静地道：“值得与否，愚蠢与否，其决在我，童宗义，希望你你在兵刃对决之前，也三思才好！”

童宗义暴怒道：“你以为你就一定能赢？你以为光凭你的虚名就能以恫吓我们？震慑我们？敖楚戈，先别想得太好了！”

泪在李映霞眼眶中转动，她望着敖楚戈，说不出心中是怎样一种滋味，情绪上是怎样一种感受，她想痛哭一场，自尊阻止了她，她想表达一点由衷的谢意，喉头却似梗塞着什么一样噎窒得难以出声……敖楚戈摆摆手，道：“不要冲动，姓童的，我什么也不‘以为’，我只用手上家伙见真章，分强弱，以命搏命！”

童宗义静默了一歇，面容肃穆，语声清冷：“这是不值得的，敖楚戈。”

敖楚戈叹隗着道：“对李严良而言，是不值得，但对李映霞来说，我义不容辞！”

童宗义缓缓地道：“没有考虑余地了？”冷酷地，敖楚戈道：“没有。”

童宗义徐徐地道：“那么，你定要流血了？”敖楚戈正容道：“如果你要的话。”

这时，李映霞又是悲楚，又是感动地泣叫：“敖楚戈……”目不稍瞬地望着对方，敖楚戈却在回答李映霞：“安静点，李姑娘。江湖生涯，原与兵刃终生牵连着的。”

童宗义出奇冷峭地道：“李映霞跑不了。敖楚戈，她必然跑不了。可惜的是，你却要同她陪葬在这里！”

敖楚戈舔舔唇，道：“这是你的想法，我却并不这么以为。”

往侧走出几步，童宗义阴毒地道：“我会倾尽一切力量杀掉你！”

点点头，敖楚戈夷然不惧地道：“没有人拦阻你，是么？”童宗义一昂头，大喝：“圈上去！”十几条彪形大汉又往上围聚，十几样各不相同兵刃闪闪生寒……敖楚戈轻轻地道：“李姑娘，下马。”

李映霞迅速掀镫离鞍，摘下“青锋剑”紧握手中，而敖楚戈的钢棒抗上左肩，冲着往上迫拢的敌人们，他展现了一抹愆般柔和的微笑。

没有丁点微兆，两条人影由背后狸猫般倏然弹起，疾扑敖楚戈，同时，另一名使着熟钢锤的角色兜头一锤砸向了李映霞。

敖楚戈那只沉重的钢棒上宛如生着眼睛，带着翅膀，蓦地由肋侧往后暴挥，而寒电猝闪，指的却是另一个方向——那袭击李映霞的敌人。

几声狂吼几乎串成了一声，激荡着空气，两名由后扑上的汉子，斗然间被拦腰扫跌到丈许之外，而袭击李映霞的那人却正抚着肚皮跟路往后倒退，抚在肚皮的双手指缝中，殷红的鲜血浸涌如潮。

李映霞的青锋剑方才拔出了一半。

敖楚戈的手上又恢复了钢棒的原状——整体的，丝毫看不出他曾经使用过的样子。

“杀！”

辛大脑袋奋勇上前，巨大的竹节钢鞭横舞竖飞，力道万钧地直逼敖楚戈面前。

身形侧斜三尺，敖楚戈的钢棒子一点而出，星流似虹，直透过辛大脑袋的重重鞭影，蓦地将对方迫得骇然急退。

于是，童宗义闪扑而至，照面间，手上的那柄“蟠龙刀”雪亮眩目，凌厉至极地晃映为十六条光带，急速泻来。

敖楚戈卓立不动，钢棒翻飞于一刹，“叮当”撞击声中只见火星四溅，童宗义旋身而出，敖楚戈棒中的“无双剑”已猝然插进身侧掠过的一名大汉肋内，在那大汉的惨号尚未出口之前，剑已归鞘，空留一蓬血水随势涌出。

来得那么快，又一条人影贴地卷袭，也是使刀的，不过，在他动作中，这柄刀却幻成了一片滚荡流旋的雪花冷云！猛的柱棒于地，敖楚戈身形倏然暴斜而起，当铺贴流旋的刀花擦腿翻腾的瞬息，他的双腿已齐齐的飞弹，“吭”的一声将那施展“地堂刀”的人物踢得一个跟斗倒仰，那人倒仰的一刹里，口中血喷如箭！

敖楚戈看也不看一眼，大回转，兜胸一棒再将一个麻面大汉捣得弓腰驼背的滚了下去，那一捣之下，已可听到清晰的胸骨折断声。

瞋目欲裂的童宗义，刀似漫空的虹雨，在尖锐的呼啸声里罩向了敖楚戈，刀刀连贯，刀接无隙，狠快爽脆，果是高手之招。

微微一笑，敖楚戈迎身挺上，瞬息里，冷芒暴闪，那一股光华，却在出现的同时倏然形成一个斜十字，而斜十的影像才入人眼，又突然幻成了一个“霍”“霍”流转，宛似烈阳飞旋的大光轮！

光与光顿时缠绞，刀与刀在人的视力不及追摄的过程中穿插，看上去，只是一片灿丽眩映的彩芒波闪，童宗义已倏跃七步，肩头殷红一片。

光敛人现，敖楚戈的钢棒仍是那只钢棒，他柱在身前，脸上展现着一样和善又开朗的笑容。

自始至终；李映霞就未能助上一臂之力，因为，她根本便没有出手的机会。

童宗义手下的残余们，已经不自觉地站了老远，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包围的阵势，但谁也看得出来这个包围的阵势是如何薄弱空虚！

这些人全畏了，由他们惊惶的眼中可以看出。

童宗义咬牙吸气，“嘶”“嘶”有声，一张黝黑的面孔早泛了灰。

敖楚戈和祥地开口道：“还要继续下去么？”童宗义痛恨已极地哑着声道：“不要得意过早，敖楚戈，距离最后的结果，还早得很！”敖楚戈一笑道：

“以目前这种光景来说，你自己估量，你，以及你这批残余手下，尚有多少侥幸的机会？”咯咯咬牙，童宗义道：“斗杀中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初始的顺利，并不意味着结尾便一定相同！”

敖楚戈道：“你看得不够远，童宗义。”

童宗义愤怒地道：“我不会被你吓退！”楚戈抚撞着棒柄，缓缓地道：“自来，我不吓退我的对手，我只是杀死他们！”

肩上的血已浸透了衣襟一大片，童宗义却居然强硬如故地道：“今天，还不知道我们是谁要杀谁！”

笑了，敖楚戈道：“你一向嘴巴硬，童宗义。”

脸孔歪扯了一下，童宗义大吼：“我的手上刀切肉更利！”

敖楚戈向前走了一步，道：“肉在我身上，你只要有本事能切下来就行。”

童宗义紧握着他的兵刃，嗔目切齿：“姓敖的，让你狂，看你能否闯得过这片血网！”

敖楚戈笑道：“有趣，布成血网的血全是由你们洒出，包括阁下在内。”

童宗义此刻的精神是痛苦的，情绪是矛盾的——他自是忍术下眼前所受的冤气，但是，经过方才那一阵拼杀，他也深切体验到对方那种狼猛兽悍的威力是如何难以抗衡了。

他虽有满腔的愤恨，但却又忌惮于敖楚戈无匹的本领。

轻轻地，李映霞凑近了敖楚戈，颊上泪痕未干的低问：“刚才，你没受伤吧？”敖楚戈笑笑，道：“没有。”

李映霞羞涩涩地道：“我真担心……”

点点头，敖楚戈压着嗓门道：“只是一天的时光，便能赢取你的关怀，这个成绩，我已经认为非常满意了，多谢多谢。”

脸色在泪痕中红得多鲜艳。李映霞忸怩地道：“什么时候！”

亏你还有心情说这些……”

敖楚戈眨眨眼，道：“苦中作乐。韵味更长，昭？”对面——童宗义像是又下定决心了，他手上的‘蟠龙刀’微举，气贯丹田，石破天惊地吼喝出声：“再圈上！”

围住四周的那些汉子个个面面相觑，犹豫不前，恐惧与怯缩，业已明显地流露出来。

神色狰狞，童宗义怒叱：“听到没有？再圈上！”

于是，那些心惊胆颤，斗志早丧的仁兄们只好硬着头皮，蹭蹭挨挨地往上再度围拢。

瞧他们那种举步艰辛，唯恐越前的窝囊样，童宗义几乎气炸了肺，而敖楚戈却觉得既可怜。又可笑。

往上挺立，童宗义刀刀虚挥，“削”声锐响中，他暴喝道：“今天我们与姓敖的势不两立，必分存亡；这一次围扑，大伙豁死上，以命搏命。姓敖的不是铁打金钢，只要我们一条心，定能将他摆平！”

那些汉子个个面无表情。眼神木然，童宗义的话，他们似乎并没有听到，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敖楚戈手握的钢棒子上了。

他们当然知道，说什么道什么全不管用，只有敖楚戈那只棒子，才是切身利害，真正要命的玩意！

口中“嘅”了一声，敖楚戈道：“此时方才给你的手下打气壮胆，童宗

义，未免稍嫌迟了点吧。”

童宗义大喝道：“你胆怯了么？”

哈哈一笑，敖楚戈道：“列位在零鸭子上架，我却何来胆怯之有？”童宗义恶毒地道：“这一交刃，便是生死论断！”敖楚戈一笑道：“总也该有个论断的，朋友。”

童宗义狠辣地道：“我们豁开看吧！”

他的人就仿佛跟着这句话一同飘过来，“蟠龙刀”挥劈如电，七十九刀流灿旋飞，暴圈敖楚戈。

敖楚戈棒起似星点流盼，弹跳纵横，眨眼七十九棒又准又快又强硬的连串碰开了敌人这一轮快攻！

凌空六个空心斜斗，童宗义刀闪刀削，为势如石火电光兜头斩向敖楚戈，几乎不分先后，一溜锋冷同取李映霞！

冷哼一声，敖楚戈棒如飞天，透空直撞，他的右手反回，“无双剑”出掠疾射，“铿锵”碰击，完全把童宗义的攻击压了出去。

往后惊退中的李映霞，这时才堪堪来得及举剑招架，冷汗渗渗中，她明白了什么才真叫“高手”！”

童宗义一闪又进，片片的雪花与四纵的冰电幻成了他的刀，他像是疯狂了，一上手便是狠拼狠打，同归于尽的死干架势。方才、他分袭李映霞的一刀，给他的手下们带来了“灵感”，这时，他的一干手下突然蜂涌冲上，都不约而同地齐齐扑向李映霞。

棒绕盘挥，动作如电，敖楚戈一连串地快速反击，挡过了童宗义的逼扑，他目光一寒。破口大骂：“不要脸的一群下三滥，你们就只晓得欺侮一个女人？”吼骂声里，他飞掠似流光越穹，“无双剑”一穿而出，倏幻为双，两名大汉尖啸如泣，透背出胸，硬被剑刃的一撞之力捣出了丈外：猛蹲身，“无双剑”倏化为前后长刃一柄，他手中握钢把，旋起一度圆月也似的森森长弧，锋口破空，尖啸刺耳，两颗斗大人头已经带着满腔的血雨，滴溜溜地弹上了半空。

童宗义狂吼着闪进，刀斩掌劈，来势猛烈无比！

敖楚戈旋转得仿若风车，旋转中，“无双剑”时幻十字叉影，时呈孤虹划圆，时为单，时成双，须臾间又将童宗义强逼出去！就在敖楚戈逼退童宗义这短促的交手过程中，仅存的几名童宗义手下业已围住了李映霞，刀枪并举，狠攻猛杀，李映霞挥剑抗拒，孤力抵挡，但是，虽然只这一刻，她已险象环生，危在旦夕了！童宗义甫往后退，敖楚戈已双脚猛撑，背下面上，贴着地层倒飞而来，“无双剑”闪溜出冷芒，“剖”的一声给一个斑顶汉子大开了腔，当花花绿绿的肚肠方才打破了猪胆也似“哺号”倾泻一地，敖楚戈的左手钢棒已在一抖之下生生砸碎了那位满脸疙瘩的汉子脑袋：过程的演变是一个时间发生——一名瘦削猴琐的青脸汉子，便在敖楚戈解决他同伴的一刹间，一头撞向了李映霞，李映霞才自险极地躲过了那辛大脑袋的一击，青脸汉子已撞了过来，她急切之下，猛然挺剑刺去，剑尖透穿了瘦子胸膛，但是，瘦子手上的一只“虎牙锥”也“哺”的一声透进了李映霞腰肋！大吼着、辛大脑袋的竹节钢鞭又泰山压顶般挥落！

李映霞身上一软，整个人半跪下去，那种尖锐的痛楚直传进她的内腑，牵动得她周身的筋脉全似扭绞了，顿时，她的眼睛便成了一圈晕黑！

童宗义也飞一样掠至。竹节钢鞭挟着足以碎石裂碑的力道猛劈而下，

辛大脑袋显然是想辣手摧花——他居然企图将津映霞砸成一团肉泥！

风声已经袭到李映霞的背上，但更快的，敖楚戈扑地滚来，他的钢棒横起硬架，“当”的一记鞭棒交触，毗牙裂嘴的敖楚戈身子一震，右手“无双剑”淬然又分成二，一剑斜着深深插进辛大脑袋的小腹，另一剑斜指刚刚进来的童宗义！

“嗷——”

辛大脑袋张开两臂，往后猛退，窄利的剑锋自他肥厚多脂的小腹滑出，鲜血聚成一小股往外急喷，他连连打着转子，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呼噜声，手上的竹节钢鞭却早抛落了……童宗义也在那突来的一剑下翻身相避。

跃立起来，敖楚戈急切地问：“李姑娘，伤得怎么样？”人已坐在地下，李映霞的对面便是那四仰八叉，凸目裂嘴死在那里的青脸瘦汉，这汉子的胸口，尚有血水浸出。

而李映霞左边腰肋间的“虎牙锥”，却仍插在肉里，她痛得连连抽搐，汗水盈额，只这片刻，业已脸色灰白，嘴唇干裂……。

敖楚戈大声又道：“你还能支持么？李姑娘，再忍——‘忍，我马上就送你去医治——”

透了口气，李映霞呻吟着道：“我，我……站不起来……痛……痛死我了……”敖楚戈忙道：“屏息镇静，李姑娘，不要动弹，我这就过来招呼你。”

冷森地一笑传了过来，童宗义站在六尺之外：“姓敖的，你永远也别想送这贱人去就医！”敖楚戈左手虎口震裂，血渍淋漓，他抛了抛手臂，似笑非笑地移目巡视周遭，然后，他才说道：“你还是先替你自己担点心吧！童宗义，你难道就没想想，你等一会以什么方法来逃命？”童宗义的面颊肌肉微微痉挛，他恨声道：“如果我死，你也不会独存！”

敖楚戈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你还硬要咬根驴鸟当萧吹，这不仅可笑，更实在太过荒唐了——我问你，你究竟凭什么不叫我‘独存’？”童宗义暴戾地道：“我誓与你拼战至死！”

敖楚戈冷笑道：“看看这遍地的死骸，任哪一具也都是受你挟磨过的手下，这全是我杀的，童宗义，你又何常阻止得了？连你手下的命你也无能保住，却来奢言伤我，你若非疯癫，便是狂悖了！”童宗义紧了紧手中刀；大吼道：“敖楚戈，放马过来。”

哈哈一笑，敖楚戈道：“本事不大。声势倒还不小，姓童的，只剩下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省省力气，为你自己留点逃命的本钱吧！大呼大叫，你算叱喝给谁听的！”

双目中凶光闪闪，透着血红，童宗义酷厉地道：“你听着，我便无能和你拼个死活，我也会候机格杀李映霞那妮子；就算找不到机会，我也竭尽所能，纠缠着你，直拖到李映霞流血伤重到死！”

敖楚戈冷冷地道：“姓童的，你非但疯狂，更且混帐透顶。”

李映霞本人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你却居心如此险毒，定要置她于死地，这简直是没有人性，卑鄙到了极处！”

狂笑如泣，童宗义嘶哑地叫：“我杀不了她老子，杀她也是一样。若攀不倒你，又何妨拖着她一同上道？敖楚戈，好好歹歹，我必得找个人替我垫棺材底！”敖楚戈沉缓地道：“只怕你办不到！”

童宗义粗横倔强地道：“我们会看见的——会看见我是否办得到！昂 2”敖楚戈冷冷地道：“你已疯了，而我却是清醒的。童宗义，你自己无法察觉

你现在的癫痴，我看得却很清楚，你是多么可怜，可悲，又可耻！”

怪叫着，童宗义一跃上前，一刀倏沉蓦斜，暴削敖楚戈！

钢棒倏至，硬架刀刃，敖楚戈的“无双剑”一颤弹出，飞点对方咽喉！

猛然侧转，童宗义瞬息间便使出了狂风暴雨也似九十一刀！敖楚戈的钢棒在手上淬然抡起一个飞旋的大圈，激荡回绕如涡的黯影中，他的“无双剑”居中闪射，又同时幻成千百光束蓬散！

童宗义拼命挥刀抵挡，身形腾挪穿舞，一片叮当声混杂着一片粗重喘息声，蓦地，他扑身前俯，双手握刀笔直狠刺！

不进不退，敖楚戈手上的“无双剑”倒翻而下，倏成两柄交叉，那么准，那么快，“锵”的响便把童宗义刺进来的刀锋卡按于地！

狂叱着，童宗义单掌飞挥，用力拔刀——但他的刀却像生了根一样牢牢卡在敖楚戈的双剑之中！

身形下动，敖楚戈待到敌人掌势来近，方始笑出了声，左手的钢棒闪电也似一捣而出！

钢棒比人的手臂要长，而且去势更快，当童宗义的掌力尚未沾实的一刹那前，他整个人已“吭”的一声，硬被敖楚戈的钢棒打翻出去！“哇”的吐了一大口鲜血，童宗义挣扎着爬几步，又“哇”的吐了一口血，猛然仆倒。

敖楚戈笑吟吟地道：“这一棒，我打得极有分寸，仅是打成你内伤，却不想打死你。

否则，我可以一家伙将你五脏六腑全捣成一团血浆！你安心运气调息，可保不死，如果硬是妄动使力，那就是寿星公吃砒霜，嫌命长了！”

艰辛地半撑起身子，童宗义血污满脸，气息微弱：“我……我决不领……情……”敖楚戈道：“不须，不须。”

噎了一口气，童宗义吃力地道：“我……先告诉你……姓敖的……我只要……不死……你今生……今世……便永无宁日……我会……想……尽方法……找到你……报仇……雪恨耸耸肩，敖楚戈道：“那是你的事。我不杀你，就不在乎你会来找我报仇。不过，我下一次遇着你，我这棒子打下去就不一定知道轻重了。”

脸色灰青，童宗义咬牙强撑：“今日……不死……必来……索命。”

半转过身，敖楚戈一笑道：“那随你意，你阁下多保重啦，我们就此别过。将来青山绿水，且待遇上了再说。”

童宗义呛咳着叫：“我忘……不了……你……我知……全是你……的……的事……”笑笑，敖楚戈挥挥手，正待移步，来路上，却突然尘头大起，一阵蹄声急剧如擂鼓般迅速移近。

抬眼向来路尘起处看了看，敖楚戈自言自语地道：“娘的，这又是什么英雄好汉？”他走过去，站在李映霞身旁，意思是等待来骑奔过之后，再搀扶李映霞上马前往就医。

就像两团旋风一样卷了过来，呢，是两匹高大神骏的枣红马，马上骑士，一个是身着紫衫的长脸黑髯老者，另一个穿着灰衫，是位剑眉星目形态俊逸的书生，两人两骑，一看即知俱为武林同源。

他们也像老远便注意到这边的情景了，不待来近，业已放缓了坐骑的奔速，四只眼睛，炯然扫视，两人的面容上并没有显露着太多的惊异之色，好像他们也经多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一样；双骑缓行于路侧通过，两入望了卓立不动的敖楚戈一眼，毫无任何反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但是，就当他们快要通过这修罗屠场的一瞬前，那年轻书生的目光却无意间落到了在地下半撑着身的童宗义脸上，那人初是一怔，随即侧首驻马凝视，突然间，他又是惊异又是激动的失声大叫起来：“大师兄，快看——这不是童宗义童老大么？”前行的黑髯老者闻声之下，立即猛带缰绳，他的坐骑轻嘶半声，一个人立转了回来；敖楚戈卓立不动，脸上也没有丝毫表情。

于是，黑髯老者缓缓抛锏。缓缓落地，他先向形色狼狈又血污遗体的童宗义看了看，然后，开始上下打量着敖楚戈。

年轻书生已过去将童宗义扶坐起来，一面匆匆为童宗义检视伤处，一边惊叫道：“大师兄，童老大伤得不轻哩！”黑髯老者没有回答，一双炯炯有神的利眼却注定了敖楚戈，好一会，他才以一种深沉的语声说：“童兄之伤，可是阁下所为？”敖楚戈侵吞吞地道：“不错。”

黑髯老者冷峻地道：“为什么？”

敖楚戈耸耸肩道：“问他自己吧！”

脸色微变，黑髯老者道：“你好放肆！”

敖楚戈夷然不屈地道：“我这样若为‘放肆’，那你就算是髯张了。”

黑髯老者怒道：“狂夫，你以为我收拾不得你么？”敖楚戈微微欠身道：“欢迎指教。”

猛一进步，黑髯老者的右手倏探腰间，寒芒闪处，一对尺长、姆指粗的银色尖锐铁笔已然亮了出来。

打眼一看，敖楚戈自己心中有数，他吃吃笑道：“河北‘银笔门’的朋友，真是久仰了。”

黑髯老者咆哮道：“是又如何！”

敖楚戈冷然道：“如何？豆腐青菜，上不了大桌面。”

黑髯老者勃然大怒，连垫三步，双笔分扬，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二刹那，后面已传来童宗义那虚弱乏力的叫声：“住手……管兄住手。”

身形暴旋又退了回去，姓管的那位黑髯老者大声地叫道：“童兄且请歇息，容我管硕来替你报仇雪恨！”

童宗义提着气叫：“等一等……管兄，等一等……”管硕俸俸收手，来到童宗义的身边，他愤恨地道：“童兄，幸亏我与师弟恰巧路经此地，遇见了你，否则，那狂徒将你伤到此步田地，岂非明摆着是要你受尽痛苦而死？”敖楚戈淡淡地道：“我这人做事，一向爽快，从不拖泥带水，若我要姓童的死，何须让他‘受尽痛苦’？生与死的界线极其短促。其中过程莫非一刀而已。”

管硕吼道：“你不要狂，你做的这种好事，我即将叫你也自食其果。”

敖楚戈不以为意地道：“管老大爷，你在道上的风头不大，然而口气倒是不校”面颊的肌肉往上紧抽，管硕咬牙道：“你这猖狂跋扈，目中无人的小辈，‘银笔门’自来礼贤下士；谦恭克己，但今天，我说不得也要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一挺胸，敖楚戈指点着遍地尸体道：“这些，都是曾经想给我‘教训’的，但管老太爷，你睁大眼瞧瞧，他们还有哪一个仍能剩下口气？全都死透死绝啦！如果阁下有兴与这干死鬼为伍，我可以保证不令阁下失望就是。”

扶着童宗义的年轻书生遂双目如焰，扬声厉叫：“好一个双手血腥，杀人如麻的凶恶狂夫，童老大的伤，这满地狼藉的尸体，全是一笔笔的血债，我们今天必要找你索龋”敖楚戈一笑道：“真是怪事，我与二位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你二位却好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老找着我想拼死拼活的，硬往这汪子混水里插足。我实在搞不明白，是二位骨头痒了要松动松动，还是看我这块肉好吃，硬想上来咬一口过过瘾？”年轻书生暴烈地道：“童老大对我们“银笔门”有数次仗义相助之恩，替我们化解了不少与江湖同道间所结的交葛，就凭了这些，我们师兄弟就得为童老大出力效命。”

口里“喷”了几声，敖楚戈道：“童宗义，这二位对你还真够意思，虽然招子不亮，略嫌鲁莽了点，但感恩图报的一番心意却不可抹煞，他们对你这么好，你就救他俩一次，别让他俩朝我刀口子上撞了。”

咬着牙，噓了噓气，童宗义吃力地道：“二位……千万别冲动……二位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实在不忍二位为了我有所失闪……二位……让他去吧……”管硕强硬地道：“不行！童兄，我师兄弟怎能眼看着你受人伤害至此，而袖手不管？任这厮是三头六臂，我师兄弟好歹也要替你出这口气。”

摇着头，童宗义呛咳着道：“不……且慢……二位请听我说……”这言尚未已，扶着他的那位年轻书生，将他的坐姿一正，突然间跃身而起，凌空一个跟斗翻出，抖手间，双笔如电，银芒闪闪，暴射敖楚戈。

站着不动，敖楚戈的钢棒微颤之下，一点而出，时间、部位，拿捏得如此之准，只这一棒挥点，已将那年轻书生“呼”地逼退六尺。

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年轻的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上这一招，满以为即使不能奏功，至少，也可以收到震敌之效。哪知才一行动，就教对方给碰了回来，刹那间，一张俊脸胀得通红，几乎硬是下不了台。

笑笑，敖楚戈道：“小伙子，你呢，人还生得蛮秀气，但并不是人生秀气，武功也就定是上乘的了，多学着点，别再出丑卖乖。绣花枕头如不扯破，总还可以包着那堆烂草，如果，非要戳上个洞不可，就未免透着败絮其中的不堪瞧了。”

年轻书生狂吼一声，身形急进，双笔点飞穿刺，来势更为凌厉。

敖楚戈仍然原地不动，钢棒挑截挥舞，来去如电，因为棒身的闪动太快，看上去那么坚硬的棒子，便似乎呈现着波纹样的颤抖了。

年轻书生腾跃攻扑，银笔指戳，带起点点寒星冷流，但是，却就是攻不破人家那看似随意挥洒施展的钢棒子——敖楚戈不像是在对阵，恁般的优游自得，倒似自个儿在练功了。

明眼人二看即知，双方的本事，差得太远了。

尖叱着，年轻书生双笔暴雨星点如雨，在眩目流灿的芒点交织中，他蓦然全身猛拳，弹伸淬泄而下。

“银笔门”的不传绝技：“群星落殒”。

敖楚戈居然不挡不闪，他的钢棒反而立时撒举斜扬——就好像在掏诚欢迎对方这招“群星落殒”撞入自家门户中一般。

管硕手抚长髯，面现得意之色，微微冷笑。

童宗义却形色大变，呻吟般呼叫：“不好……”变化是那么的快，敖楚戈的钢棒甫才斜扬，不知什么时候，他用了什么手法，钢棒仍然是那样的形势，在原来的部位，但他的右手中，已多了一对合拼的利剑——这对合拼的利剑出现得太突兀，以致令人觉得仿佛是由他手掌中冒出来似的了。

现在，年轻书生已扑至敖楚戈头顶。

敖楚戈头也不抬，双目平视，“无双剑”微微分叉，狂风般暴旋，一阵

呼啸的风与光回绕，在冰寒晶莹的冷电成旋涡中，剑刃入鞘，年轻书生却尖叫着，歪歪斜斜的滚扑地下。

在年轻书生滚扑下来的瞬息，管硕狂叫着冲上，双掌翻飞，照面之间便是九招十三式。

敖楚戈单膝点地，左手钢棒一旋而上，两端棒头急旋，形成一团黑光隐隐的卷风，他在对方往侧里闪让之际，右手暴出暴收，冷芒淬射又敛，只听管硕骇叫有如裂帛，没命的朝后跃退。

此刻；方才看见有一缕丝絮碎织，轻轻的空中飘落。

管硕整个人僵立在那里，脸上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他的双目圆睁，嘴巴半张，两颊的肌肉完全往上吊挤着，显得腮都开了……在这位管先生的左腰侧，衣袍上被割开了一道裂口，宽只一指，长仅寸许，但这道裂口非但豁开了他的衣袍、中衣，更直到小衣，但是，就是没有伤着他的肉皮一点点。

直到现在，管硕还心悸神摇于方才那一刹那间腰际的冰寒之感。

敖楚戈竟没有伤害他！

而敖楚戈也没有伤害那位年轻书生，那个年轻书生正坐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盯着敖楚戈在发楞……。

那年轻书生的身上，任什么损伤也没有——除了两边耳际的鬓角被修整得上升半寸，而且；又是那么的平整光滑。

敖楚戈一笑道：“怎么样？我这两把并对剑的锋口，打磨得还算够快吧？”管硕全身抖了抖，面上五官连连扯动了几次。

年轻书生却用力地吞咽下一口唾沫，他觉得自己的喉咙，竟是如此般出奇的干燥、火辣。

童宗义的神色越发黯淡苍灰了，他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罢了……罢了……”方才那一战，其实管硕的功夫，是要比他那位师弟高明得多，但敖楚戈与年轻书生交手，乃是抱着三分轻视，一分逗弄的性质，以便令对方知难而退，并未认真施为；可是管硕上来，他却不能不以硬本事露一手，以收撼敌之效，所以，前后的分别才会有繁简之分，如今，他算是收到他预期的效果了。

管硕楞了半晌之后，十分沮丧地道：“小师弟，你没事吧？”年轻书生汕汕站起，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没事，我，我很好……”摇摇头，管硕叹了口气：“我们输了……”年轻书生红着脸道：“难怪方才童老大不要我们动手！”管硕正对着敖楚戈，非常窘迫地道：“呢，朋友，你可到底是谁？”敖楚戈笑道：“问你们的‘童老大’吧！”

年轻书生急忙向着童宗义探询：“他是谁啊？童老大。”

痉挛了一下，童宗义的声音出自齿缝：“敖楚戈。”

没有听清楚，年轻书生凑近了又问：“童老大，他是敖什么？”童宗义层弱地道：“毒尊。”

这两个字可叫年轻书生听明白了，他先是一呆，紧接着机伶伶地打了个冷战，呐呐地道：“毒尊！毒尊敖楚戈！一笑见煞！”

……碍……我的老天……”

管硕没有吭声，却自感到后颈窝的肉皮扯紧，背脊一阵一阵的泛凉。

年轻书生转过身来，犹豫了一下，终于朝着敖楚戈拱拱手：“敖朋友，不论我们日后是友是仇，也不算这段过节了是不了，但大师兄与我，却要感

谢你方才的不杀之恩，我们心里有数，你是故意放我们一马。”

敖楚戈笑眯眯地道：“昭！这几句话倒透着几分人味，足见老弟你尚未真个迷糊了。”

者弟，你尊姓大名呀？”年轻书生尴尬地道：“在下林捷，‘银笔门’第二代弟子。”

点点头，敖楚戈道：“很好。以后只要你一直保持这么点人味，就不会吃大亏！”

林捷听在耳中有些木好消受，他嘴唇蠕动了一下，却又忍住没有开口。

敖楚戈又向管硕道：“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和童宗义动手么？等我走了以后，你可以直接问他。当然，是非曲直，我们仍是难免于各执一词的。江湖上，有些事情双方的意见谈不拢了，便往‘往刀口子下见真章，其实，他也无奈，我也无奈。”

说着，他的目光瞟了瞟在那边一直忍痛未曾出声的李映霞，大概是伤处很难受，李映霞一张俏脸已泛了青，而且，香汗涔涔。

管硕期期艾艾地开了口：“敖朋友……呢，不论你有什么理由，下手似乎狠了点……”敖楚戈淡淡地道：“人，到了要舞刀弄枪拼命的时候，便只好把心横起来看，你不宰人家，人家可就要宰你，双方红着眼上阵，不狠点，行么？”管硕咧咧嘴，一付哭笑不得的表情。

将钢棒子斜插回背后，敖楚戈望望天色，笑道：“告辞了，各位不会再留难了吧？”管硕退开一边，呐呐地道：“后会……有期。”

看了管硕一眼，敖楚戈豁然大笑：“好，好，但愿后会之日，大家是聚在桌上喝老酒。否则，刀枪无眼，碰着啦，伤着啦哪块，可就要大大煞风景了，哈哈……”笑声中，他过去再搀扶着李映霞上马，两人两骑，缓慢而稳定的离去，头也没回一下。

敖楚戈本身对医术一道钻研甚深，且颇具心得，他有他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但李映霞的伤，他却并不亲手诊治，而是另请大夫代劳，由他斟酌抓药。李映霞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如此？敖楚戈的答复很简单——疗伤必有肌肤之接，他要避嫌——李映霞骂他是伪君子，因为，敖楚戈要她的身体，却又这般“惺惺作态”。敖楚戈十分严肃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要李映霞的身体，乃是互惠条件，在他未能救出李映霞的父亲之前，他决不稍沾李映霞的分毫。

李映霞口里不说，心中却对这位“一笑见煞”有了更深一层的了悟，一个男子汉之所以为男子汉，便全在“信”与“义”上见分晓了。

耽搁了些日子，但李映霞的伤痊愈的很快，没有多久就收了口，这证明敖楚戈不但会杀人，亦会救人，同时，与他杀人一样也是高手。

第四章

这一天，他们到达了渤海的出海口，他们挑选的地方，是一处荒僻的小渔村。

小渔村只有疏疏落落的十来户人家，李映霞引着敖楚戈来到村头那片

土砖屋前，几面破鱼网挂着曝晒，一只小木船翻过来扣着，空气中的鱼腥味很重。

轻轻的，李映霞举手叩门，那是扇斑剥得近乎腐朽的木门。

“吱呀”一声，门儿往里启开，一个巨大的身影当门出现了——大胡子，独眼，满脸的横肉。打眼一看，几乎像一头黑猩猩。

但是，黑猩猩却对面前的李映霞露出了真挚恭谨的笑容，他赶忙侧转身子，哈下腰来，又是喜悦，又是关怀的以一种沙哑的嗓音道：“大小姐怎的至今才来？可把我急坏了……”李映霞先不答话，拉着身后的敖楚戈闪进门里，里头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看看那简陋粗糙的陈设，便知道吃、睡、待客全在一隅的，实在有些看不惯，也只好随随便便走进去了。

黑猩猩怀疑地打量了敖楚戈一眼，才急急端了一张凳子到李映霞身边，亲自用衣袖擦揩了好几遍，殷勤地道：“大小姐，你请坐。”

他却没有理会敖楚戈。李映霞没有坐，轻轻地道：“阿猛，船预备好了没有？”点点头，这黑猩猩似的阿猛道：“早备妥了。我这些天来朝夕巴望，心里急得什么似的，算日子，大小姐早该到了呀，怎的却耽搁了这么久才来……”李映霞简单地道：“我们半路上出了点事，所以迟了——阿猛，船什么时候可以走？”阿猛忙道：“船就隐藏在东边三里远的石礁缝里，随时都能够出海。”

李映霞道：“现在方便吗？”

阿猛道：“再过个把时辰，涨潮的时候我们就启行，夜里会有雾，走在海面上不容易被人发觉，摸黑上‘八莫礁’，也好找掩蔽……”笑笑，李映霞道：“你顾虑得很周到。”

阿猛受夸，竟有些忸怩的搓着手傻笑，他欠着身子说道：“那里，大小姐，我一向都是笨得很……”指指敖楚戈，李映霞道：“见过敖壮士。”

阿猛这才正眼瞧着敖楚戈，他黄褐色的眼里，带着不信任的轻视，马马虎虎地拱了拱手：“我叫阿猛。”

敖楚戈心里有数，也抱拳道：“敖楚戈。”

上下打量着敖楚戈，阿猛粗鲁地道：“我们小姐说要去请一位高手前来解救当家的，那个‘高手’莫非是你？”敖楚戈温和地笑道：“谈不上‘高手’，我只是凑合着在江湖上吃碗闲饭的二流子罢了，阿猛大哥，你还得多多指教。”

眼球子一翻，阿猛大刺刺地道：“看你三根筋吊着个脖子，浑身排骨不够一握，只怕也高不到那里去。你跟着我们上‘八莫礁’救人，可别累赘我们。”

敖楚戈不以为件地道：“这个请你放心，我至不济，腿还算得上快。万一上阵失了风，你们别管我，大家各跑各的就行啦！”李映霞急叫：“阿猛，不要胡说，敖壮士的本领大得很哩！”

阿猛直楞楞地道：“大小姐，你看他这付熊样子，好像连腰杆都挺不直，白虚虚的一张脸，哪挡得上一巴掌？夜里钻墙挖洞还差不多，明枪对阵，只怕不成呐！”

脸蛋气得泛红，李映霞愠道：“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我找的人还会有错？”阿猛赶紧陪笑道：“大小姐可别生气，我是怕这位敖壮士把大小姐给哄了，说不准他只会几手花样好看的水皮功夫，真凭实学未必见得。大小姐，上‘八莫礁’是硬碰硬的事，银样猎枪头到时候可担不住呀！”

李映霞怒道：“越说越不象话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难道真假好坏还看不出来吗？你可知道，这位敖壮士在江湖上的名头有多大？”阿猛搔搔头皮道：“大小姐，不是我不相信他，只因为这次上‘八莫礁’救当家的事太过重大，千万可出不得错，一遭失算，说不定再也救不出当家的来了——这位，呢，敖壮士，我横看竖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有哪一点行来……”敖楚戈笑嘻嘻地道：“我也不敢充大梁，到时候替二位跑个龙套，尽这份心也就是了。”

李映霞歉然道：“阿猛是个浑人，直肠直性子，你别见怪。”

耸耸肩，敖楚戈道：“我若见怪，他还说得了这许多话？”阿猛不高兴地道：“你口气不校”敖楚戈忙道：“说说罢了。”

李映霞道：“阿猛，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看人如果看得准，今天也不会流落到吃这种苦头了！”阿猛呐呐地道：“我只是担心……”哼了哼，李映霞道：“你只做你份内的事，心由我来担！”

窘迫地站立了一会，阿猛又堆着笑道：“大小姐，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充充饥？怕出海之后没时间吃了。”

李映霞摇头道：“我不饿，你要吃就自己吃吧。”

阿猛瞪着敖楚戈道：“你呢？”

敖楚戈道：“我陪你吃点吧！”

走到屋角的土灶前，阿猛掀开上面坐着的蒸笼，端出一碗红烧肘子，一小碟干鱼来，又捡了四个大黑馒头，一齐摆到桌上，向敖楚戈点了点头：“来吃。”

说着，他自己拿了个黑馒头，一口咬了一小半，顺手撕下了一块肥红油腻的肘子塞进嘴里，他含混不清地道：“这叫……饱食战饭。”

敖楚戈撕下半边馒头，一点一点往口里送，笑道：“今晚上可得借重你的大力了。”

咽下口中食物，阿猛咧嘴呵呵笑道：“是大小姐不放心，才去请什么高手。其实，我阿猛一个人上去，也包能搞出点名堂，不敢说一定能救出当家的，至少，可以扭断‘八莫礁’上那些王八蛋的几只脖子。”

敖楚戈眯着眼道：“你力气大得很吧？”阿猛伸出一只胳膊，粗得像是人的大腿，而且肌肉紧扎，坚硬异常，他得意洋洋地弯曲了几下子道：“老实说罢，我这两条手臂的力量，即便没有千把斤，也有七、八百斤。上前年吧，嘿嘿，我还独自拗倒了一头大公牛，如今在海上，再大的风浪，只要我扯帆，便能把船顶回来，一般的打渔小伙子，谈也别谈。”

敖楚戈笑道：“真有这么大力气？”

铜铃大眼一瞪，阿猛道：“你不信？”

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不大信。”

把吃剩的一小口黑馒头往桌上一丢，阿猛气吼吼地道：“你有胆子就来试试看……”坐在那里的李映霞忙斥责道：“阿猛你干什么？”阿猛涨红了脸嚷嚷：“大小姐，这姓敖的小子看不起我，他不相信我的力气……”李映霞沉着脸道：“不准胡闹！”

把馒头屑从衣襟上轻轻弹去，敖楚戈再好整以暇地道：“阿猛，我们来比比力气看！”

李映霞急叫：“敖楚戈，你怎能与他一般见识？”敖楚戈笑道：“玩玩罢了，保证不伤大雅。”

李映霞知道敖楚戈是想挫挫阿猛的锐气，却又怕他伤了阿猛，犹豫着，她道：“不能过火，敖楚戈。”

点点头，敖楚戈道：“一定。”

阿猛牛高马大的身体往屋中一挺，泰山石敢当似地粗着声道：“说吧！怎么比法？”敖楚戈慢吞吞的，却胸有成竹地道：“我这里有两锭一两重的银元宝，咱们一人一锭，放在手中用力握，看谁握得比谁碎，哦！”

哈哈大笑，阿猛道：“你输定了。”

取出两锭一两重的银元宝来，敖楚戈交了一锭给阿猛，道：“等你赢了之后再笑不迟，到时没人会捂住你的嘴巴。”

阿猛接过了那锭银元宝，在蒲扇般粗大的手掌心中掂了掂，然后，他“嘿”的一声，五指紧握成拳，用力搓揉，只听“卡崩”儿声脆响，他猛张开手，一锭银元宝业已碎成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块！

敖楚戈赞道：“好掌劲！”

阿猛得意非凡地道：“这算得了什么？该看你的啦！”平伸出右臂，敖楚戈用左手把银元宝放进了右掌心，像变戏法似的，他微笑道：“你看仔细了，我已把这锭银元宝放进手中，我握紧——”望着他收曲的五指，阿猛不耐地道：“快！”

他这个“快”字甫始蹦出嘴唇，只见敖楚戈紧握成拳的右手下端，已像漏斗一样缓缓地流出一条细细的银屑来，闪闪如粉，又似砂砾！

于是，阿猛蓦的呆了！

敖楚戈摊开手掌，除了掌心沾附着几点银粒外，一锭银元业已完全碎成粉末，细砂似地在地下堆成了一小撮。

这样的功夫，便全在内力的修为与施劲的均匀上，最难的是，犹在于根本未见敖楚戈发劲运势！笑笑，敖楚戈道：“像撮银粉，可是！”咽了口唾液，阿猛呐呐地道：“这是——呢，什么邪门？”敖楚戈一本正经地道：“武术中给这种功夫起了一个笼统的名称——“内功”！”

李映霞十分有趣地道：“你输了，阿猛。”

阿猛悻悻地道：“我不服气，这只是比掌劲，大小姐知道我擅长的却是浑力！”

敖楚戈笑道：“可要再比？”

李映霞忙道：“不要，敖楚戈。”

阿猛抢着道：“要比！”

李映霞嗔道：“阿猛——”

敖楚戈淡淡地道：“没关系，大家玩玩，反正磨时间嘛，否则在等待上船之前这段空档里，闲着也无聊——阿猛，你说吧，怎么个比法？”目光乱转，阿猛忽道：“过后头有一根铁棒子，我们就拿这根铁棒来比力气。”

敖楚戈道：“好！”

阿猛果然到灶后面取来一根铁棒，乖乖，粗若儿臂，锈痕斑斑；阿猛“呸”的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双手握牢这根两尺多长的铁棒两端，猛的吐气出声，额门青筋暴起，胡须怒张、他瞋目如铃，全身肌肉喷扎，于是，慢慢地，这根恁粗的铁棒便弯成了一只马蹄铁状！

“呛啷”，把弯曲了的铁棒朝地下一丢，阿猛挺起了胸脯道：“怎么样？”敖楚戈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样”，足尖一挑，弯曲的铁棒“呼”一声带起，他倏然伸手握住一端，用力闪抖，“擦”的一声，天爷、这弯成马蹄铁似的

铁棒居然被他抖得笔直！

笔直的铁棒在他手中一转。快得只是眨眨眼，他已把铁棒两头拗穿，打了个简结！

阿猛如今唯一能做的，只是目瞪口呆了。

轻轻把弯成结状的铁棒放下，敖楚戈拍拍手，然后笑道：“我这几下子——怎么样？”阿猛蹲下身子，捏了捏地下的铁棒——仍是那样的坚硬，是原来的那只——他突地站了起来，张口结舌地道：“这……这是真的？”敖楚戈一笑道：“假不来呀！”阿猛抹了把头上的冷汗，畏缩地道：“简直叫人不敢相信……你这么瘦……又这么弱生生的，竟有这大力气？”

敖楚戈道：“这是内力与外功的合并修为，不全靠蛮劲。”

舐舐唇，阿猛折服地道：“不管咋么说，我服了！敖壮士，你，呃，可真是高手！”

拱拱手，敖楚戈道：“过誉过誉，凑合着混世面罢了。”

李映霞笑道：“阿猛，现在你知道我没看错人吧？”阿猛黑脸胀赤，尴尬地道：“全怨我这人粗，一些也沉不住气。大小姐，看错人的不是你，是我……”敖楚戈安详地道：“小事情，过了就算，若看得太过严重，反倒令我也不安了。”阿猛一反先前的态度，言行之间，对敖楚戈变得无比地恭顺起来。他这前倨后恭的形态，李映霞看在眼里，心中不禁好笑。

很快便到了应该出发的时间，三个人略一拾掇，由阿猛将他们的坐骑藏妥，在薄暮黄昏下，匆匆行往船只停泊的所在。

这是一片嵯峨狰狞的黝黑石礁，在棱尖突兀的两堆礁石中间，堪堪泊击着一只小船，船长一丈有五，宽只四尺，头尖尾翘，单桅，海浪拍击着船身，船身摇晃甚剧，没有篷，没有舱，浪花已将船只浸沾湿漉漉的了。

在阿猛的带引下，三个人一一跃上船弦，刚刚坐好。阿猛已解缆拔锚，并熟练地举桨撑向礁石，这艘快船的尖细船首在往外一滑之下，随着浪头猛然浮沉移颤，却巧妙不过地正好从那两边礁石形成的窄缝水道中出去了。

海面有点风浪，船身颠波不稳，阿猛迅速扯帆，自己坐到船尾将舵把牢，于是，船首破浪向前，帆满行疾，摇摆的幅度也逐渐小了。

坐在中间横板上的敖楚戈一伸大姆指：“阿猛，你操舟之技确是高人一等！”

船尾把舵的阿猛眉开眼笑地道：“这不算什么，敖壮士，真功夫要在大风大浪里才显得出。赶到哪天有机会，你坐上船来，我露两手给你看！”

敖楚戈道：“老实说，你若和我比赛操舟掌舵的功夫，我就不如你了。”

阿猛高兴地道：“真的？”

敖楚戈笑道：“当然！天下事，一个人哪有件件精通的道理？”

哈哈大笑，阿猛道：“敖壮士，这样说来，我也有强过你的地方啦！”

敖楚戈道：“不错，你胜过我的地方定还不止此，只是有待发觉罢了！”

阿猛粗壮结实的双臂扶稳船舵，海风吹拂得他胡飞如蓬，黝黑的大脸上双目炯然，刻画着那朝横里生长的肉纹，看上去，颇有点怒海涛中独力与命运抗衡的古渔夫韵味。

在这时，阿猛变得沉着多了，也世故多了，宛如他的精练潜力至此际方才发挥出来……。

原本碧波干顷的大海，在一轮血红的夕阳落照下，映幻得金光鳞鳞，更仿佛渗入了紫配，于是。海水浮沉中，色彩便转为勤黯了……坐在潮湿的

船板上，李映霞怪不舒服地移动了几次坐姿，她整抚着鬓发，一边扬声问操舟的阿猛：“到‘八莫礁’，得要多久呀？”阿猛高声道：“个把时辰就差不多了。大小姐，如今暮了，海上光黯，瞧不甚真切，要在天气好的白天，这里就约莫可以望见“八莫礁”的影子。”

李映霞道：“视线不好，你不会把方向搅错？”阿猛笑道：“大小姐放心。休说这一带海面我熟悉得如同我那片土房，‘八莫礁’的水路，我更已留意多时了，闭上眼也到得了，包没错。”

伸手沾了满掌的海水，凑在鼻端上闻闻，敖楚戈便将弄上的海水洒掉道：“人在船上，总觉得虚晃不落实，连颗心也悬悠悠的，李姑娘，你可也有此想？”李映霞一撇唇角道：“哼，我原来还以为你放大英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呢？”笑笑，敖楚戈道：“话不是这样说的。人嘛，再有本事，到了这海天一线，茫茫无际的水面上，也会觉得身小形渺，不甚带劲了！”

李映霞问道：“你识不识水性？”

注视着李映霞，敖楚戈慢慢地道：“只一点点，不太精通，尤其是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怕就更不堪用了。”

李映霞若有所思地沉吟不语，敖楚戈的目光一直凝注着她，神韵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古怪与调侃意味。

突然惊觉，李映霞掩饰什么地问道：“你干嘛用这种眼光瞧我？”敖楚戈平静地道：“你很美，尤其在夕照的绚烂光辉反映下更美，不是么？”啐了一声，李映霞道：“见你的大头鬼了。”

敖楚戈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的水性一定不差喽？”

李映霞傲然道：“比你约莫要高明些！”

点点头，敖楚戈道：“我说过，一个人不可能精通天下的每一桩事，所以老年人千年前已经告诉过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抚媚地笑了，李映霞道：“有时你也倒很自谦的。”

敖楚戈道：“我说真话，不惯吹嘘。”

两人沉默了一会，李映霞有些忧虑地道：“喂，敖楚戈，你可有把握对付得了‘八莫礁’的‘十一邪’？”敖楚戈道：“现在问这句话，是不是嫌晚了点？你是怎么找上我来着？莫非你尚未摸清我到底有多大个能耐，多沉的分量？”脸儿微热，李映霞窘迫地道：“当然，我经过详细地打听而且深知你的能耐，否则我怎么会无端地找上了你，又接受你那死不要脸的条件？我只是担心……”摇摇头，敖楚戈道：“不必担心，我若敌不过‘十一邪’，遭了他们的毒手，你正好可以免去履行条件的义务，这对你来说，岂非也是一大收获？”李映霞嗔目地道：“我更顾虑我爹的安危！”

敖楚戈道：“那就看运气了。”

李映霞固执地道：“你还没告诉我——你有没有把握能够制服‘十一邪’？”深沉地一笑，敖楚戈道：“尚未交手，我怎知道？李姑娘，对一件正在进行中的事，冒然揣测其结果，不但可笑，而且又聊。”

李映霞气愤地道：“我是关心你，你这人真不知好歹！”

敖楚戈道：“你关心的是我么？”

窒了窒，李映霞道：“人家不跟你说了。”

吁了口气，敖楚戈干脆横倚到船弦上，开始闭目养神起来。天已黑透，夜幕就像一顶巨大无朋的穹盖笼覆着这浩渺的渤海，而海水波涌，水色也象是黝黑的了……风浪又稍大了一些。

单桅的船帆吃满了风力，鼓涨处绷得紧紧的，船首破浪，水花剪分，去势就如同奔马一样又疾又快，碎波飞溅中，船身的起伏有韵致又有节律。

不多一会，在黑沉沉的海面上，已可发现一座宛如龟背般拱起于水间的礁坝，它是那样隐伏在灰黯苍茫的大海中，越加透露出其阴森怪诞的气息来……“八莫礁”宛同由深海里浮上来的魔岛。

“敖壮士，大小姐，快到啦！”

李映霞目光凝视着夜黯中的“八莫礁”，那个囚禁着她老父的地方，也是她就要上去拼命的所在，这位美娘子的神色无形中紧张起来，呼吸也急促得多……打了哈欠，敖楚戈懒洋洋地正了身子，眯着眼朝前瞧了一会，无精打彩地开了口：“眼前就是了吧？伙计。”

阿猛的声音里也透着紧张：“那就是‘八莫礁’，敖壮士。”

“昭”了一声，敖楚戈喃喃地道：“看上去阴森森的，不是个好地方。”

李映霞急道：“你像没事人似的，怎么一点也不焦虑？”“焦虑？”敖楚戈笑了：“我焦虑什么？横竖拿鸭子上架，焦不焦虑都得上去卖命，何苦自己找自己心烦？况且，是你的爹被囚在那里，不是我的爹！”

恨得一咬牙，李映霞道：“你这鬼！”

敖楚戈没理她，管自对船尾的阿猛道：“伙计，哪里靠舟，你可有主意？”阿猛低促地道：“我在今夜之前，业已来过这‘八莫礁’附近，探过许多次了，虽是驾舟远远回绕，却可断定礁坝后那片浅滩容易上去——”敖楚戈道：“那片浅滩船能滑过去？”阿猛犹豫着道：“这不敢说，水漫过滩上，下面可能全是礁棱，只要水的深度够，或者可以勉强把船滑进去。”

敖楚戈摇头道：“不要‘可能’，我们需要拿稳才行，那片浅滩有多少幅度？”想了想，阿猛道：“约有二三十丈方圆，水底下必是暗礁，礁面又锐又硬，比刀子还快，只要船底一碰上，稳碎。”

沉吟片刻，敖楚戈道：“暗礁的上头，有没有浮露水面的礁石，可以垫脚的？”阿猛道：“有，但疏密不一，而有的礁石露出水面好几尺，有的，只是几寸……”敖楚戈道：“这就够了，又不是登高踏青，不必要那么巨硕的礁岩。”

李映霞心急地道：“你有主意了？”

敖楚戈镇定地道：“为了保住船只不被暗礁撞坏，我们只有不冒险越滩，由阿猛将船只停在浅滩范围之外，你我两人凌波虚渡上去！”

李映霞惊道：“我没有凌空飞越二十丈距离的本事呀！”敖楚戈道：“不怕，有露出水面的礁岩垫脚，想能渡过，而且有我协助你。”

阿猛忙道：“但，我呢？”

敖楚戈道：“你把船停在浅滩之外，等我们飞身抢越，你立即驶离，在附近海面上绕圈子。如果我们事成，我以火摺子亮三次为号，你也回我三次，并速来接应。我们可不能预定须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你可携有足够的干粮淡水？”阿猛点头道：“吃的喝的我一个人够用三天。可是，敖壮士，这不等于白闲着啦？”敖楚戈道：“怎能说‘白闲着’？我们能否逃离虎口，安抵岸上，这重大责任皆在于你。若是冒然驰船过滩，船撞坏了，大家便全瞪眼看天，一切全都完了！况且，我只有力量协助一人飞越，两个人便没有把握！”阿猛失望地道：“那我真的不能上去了，可惜我还把我的家伙大铁锤带来啦，也无用武之地了。”

敖楚戈道：“你驾舟接应，比你上去拼命更为重要，可失闪不得。”

李映霞也道：“阿猛，你千万不要远离，注意我们的信号。”

有气无力地回应了一声，阿猛道：“是，大小姐，我会一直在附近海面上兜圈子……”吁了口气，敖楚戈道：“驰往礁坝后的那片浅滩吧。”

夜黑如墨，水黑如墨，海上更起了一层轻纱的蒙蒙白雾，有涛声，有浪叠，风声吹括，这些，将快船移动形迹遮掩非常紧密。

第五章

终于船只来到了“八莫礁”后的那片暗礁北岸，只见在一片倾斜度极大的峭拔岩坡下，连接着激荡滚旋的浪花，浪花冲拍岩坡，也在二三十丈方圆的海面上掀起了一波一波的细碎白涛，它们在隐约露出水中的暗礁上打转，偶而也漫漫过去，这里，即是阿猛所说的那片浅滩了。

低促地，阿猛道：“到啦，就是这里。”

略一抄扎，敖楚戈问李映霞：“准备妥了没有？”李映霞紧张不安地道：“我，我怕飞越不过，太宽了……”敖楚戈坚定地道：“不要耽心，有我。阿猛，落篷停船。”

灰白的单帆“悉索”一声轻响自桅竿滑落，快船的速度立时一顿，船身打横，敖楚戈低喝一声“起”，紧紧抓牢李映霞的手腕，两人双双飞掠，七丈之外往下猛落，一顿里又再前掠，但见浪花旋激中两个人就像生了翅膀似的，倏腾倏下，连连飞越而去……“八莫礁”并不大，约莫只有一里半长半里来宽，形状宛若一坐拱起于海中的龟背。整个礁屿全是由坚硬粗糙的珊瑚礁所组成，黑褐潮湿的地面上寸草不生，只有遍布于阴暗处的藓苔及偶而一见的枯萎杂草。礁屿的起伏不大，形势却崎岖凸凹，就像是一张平板的丑脸上布满了麻坑似的。

要找寻“十一邪”的窝巢并不困难，它虽是挖筑在岛腹之中，却有一个拱形的铁门垛子现露于进口的那堆礁石之上，这铁门垛子是人工所制，大异其趣于天然粗糙的礁质。

而且，在这堆礁石下面，有一行阶梯降落岛沿，那里，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的，由两排半抱岩石组合的小小港湾，人工砌就的石质码头伸入湾中，码头上有三幢石屋，码头的两侧，停泊着四艘大小不一的船只。

铁门垛子很大，有丈多高，丈来宽，两扇铁门却是半掩的，一个粗壮的光脊梁大汉，正坐在门边，喝着酒，一把鬼头刀横搁脚边。

看样子，这个人是在守卫了。大约太平日子过得太多，自在惯了，他并没有想到此时此地竟然会有不速之客潜伏而至。

隐藏在门垛子右边岩石之后，敖楚戈的身子半倚在岩面上，他一边瞅着那位自得其乐，不知祸将临头的守门汉子，一边琢磨着如何摸进门里关去。

紧倚在他身边的李映霞，有着轻微的颤抖，可能是心里激动，也可能是太过紧张，一张俏脸全汛了白，她俩靠得这么近，以致那股幽淡的香味，就像柔柔的呢喃一般飘进了敖楚戈的神魂深处，使他一时间倒反而不急着手了。

静候了片刻，李映霞迷惘地仰头瞧向敖楚戈：“我们还在等什么？”突

然，她又气又窘地住了口——敖楚戈的上半身正倾向她的鬓发边，微眯着眼，像是无限享受的，深深呼吸着……。

轻轻拧了敖楚戈的手臂一下，李映霞咬着牙道：“姓敖的，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神魂颠倒地做梦。”

敖楚戈无声地一笑：“暗香浮动，中人欲醉，便未曾饮，已不觉寻醺醺然了……”李映霞哭笑不得地道：“别再疯言疯语了，你倒是快点想法子进去呀！”

四周一扫，敖楚戈悄声道：“你等在这里，我设法将守门的小子诱开。”

李映霞惶然道：“你用什么法子呀？”

拍拍她的香肩，敖楚戈道：“不用急，如果法子不灵，算那龟孙倒霉。”

说着，他一溜烟似地转往码头边的石阶下，又自石阶下，步履沉重地走了上来。

喝着老酒的大汉抬起头来，打量着敖楚戈，懒洋洋地开了口：“哪一个？”敖楚戈大刺刺地道：“我。”

那位大汉放下酒壶，迷里马虎地问：“你是哪一个？”敖楚戈大声道：“混帐东西，是谁叫你在司职的时候喝酒？休是皮痒了不是！”守门汉子站了，气颇大地道：“娘的熊！你是干什么的？老子喝酒关你鸟事？你管得着！”

一看对方并不听唬，敖楚戈沉下脸来道：“保三爷在码头上，你去有事交待，还不快点挪脚？”那人呆了呆，忽道：“八莫礁”。

这是暗语切口，敖楚戈不由窒了一下。

对方半句不吭，回手拾刀，边嚷了起来。

“奸细……”

他只嚷出这两个字，身子突然便软了下去，敖楚戈拨回一直透进背脊半尺有多多的钢棒，摇摇头，喃喃自语：“这龟孙居然不听唬，娘的，一定是什么地方露了马脚……”人影闪处，李映霞奔了过来，她急促地道：“快点进去吧敖楚戈伸手抓起地下的尸体，用力抛掷到那块礁石之后，接着与李映霞二人匆匆侧身入门。门里，一条宽大的石级直通下去，两边凹凸不平的岩壁上却每隔三尺以环套插着一只火把，青红闪亮的光，把这条石级上下映得通明。

石级尽头，是一个弯角。弯角转过去，有三条分岔的通道，三条通道也是弯曲的，通道两边则距离不等的有着门户，显然，那是些房间。

敖楚戈与李映霞二人刚刚来到转角处，面对着三条通道正在犹豫，右边一条通道这头的一扇铁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倒八字眉的黄衣大汉走了出来。

这人甫始与敖楚戈、李映霞打了个照面，他本能地一怔，随即觉得不对，刚刚开口声：“你们是……”，“是”什么还来不及说完，他的下巴壳已经被敖楚戈冷硬的钢棒一下子顶了起来，这一记碰撞，痛得黄衣人几乎淌出了眼泪。

微微一笑，敖楚戈柔声道：“乖儿，进屋去说话！”

就这么仰顶着下颌，黄衣人姿势古怪地被迫进了他方才出来的石室。

三个人刚一进屋，一个横躺在门边一张软榻上的汉子蓦地跳起，那人尚未及有第二个动作，在冷电闪暴中，又一头栽回了榻上，鲜血进溅自他的咽喉，动也不动了。

钢棒仍然顶在那位倒八字眉仁兄的下巴上。

李映霞迅速地掩上了铁门，石室中，已没有其他的人了。

敖楚戈平淡地道：“失敬了，原来阁下还是一条硬汉？”说话中，他手里的钢棒往上猛顶，那人脑袋一扬，他的钢棒已齐颊擦上，“嘣”的一声，一只血淋淋的人耳业已飞起，叫声尚未出自对方口中，钢棒已横砸上倒八字眉的嘴巴，于是，血靡碎牙便喷了半空。

倒八字眉痛得全身整个弯了下来，敖楚戈的钢棒又顶着他的下巴，将他硬硬撑起。

眯着眼，敖楚戈道：“还是硬汉么？”

倒八字眉的脸扭曲，满口血污，他颤抖又含混地道：“你……你……们是什……么人？”手中的钢棒再用力一抬，那人便又仰头向上，敖楚戈道：“问问题的人是我，朋友！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若有一字虚假，我便活剥了你这张狗皮！”

那人抽搐了几下，仰着的头连连点动。

笑笑，敖楚戈道：“昭，这才识相——‘十一邪’都在那里？”呻吟了一声，那人抖索索地道：“在‘金玉堂’中……”敖楚戈问：“在干什么？”吞了口血，那人呐呐地道：“宴客……今天早上……有贵宾来了……十一位大哥……正在摆酒……接风……”眉头忽皱，敖楚戈道：“来人是谁？”倒八字眉的鼻孔急速张合着，痛苦地道：“‘玉面瘟神’……单宇……”脸色立即阴沉下来，敖楚戈冷森地道：“果然是他。”

李映霞急问：“这姓单的是什么人？”

微喟一声，敖楚戈暂未回答，他又迫问那人：“‘金玉堂’怎么走法？”倒八字眉痉挛着道：“中间的那条通道……到底……门上有一面……浮雕的……八卦牌……就是……”敖楚戈冷冷地道：“‘虎头人屠’李严良你们把他囚禁何处？”倒八字眉两眼圆睁，颊肉抽动，他惊怖地道：“原来……你们是……来救……姓李的……”敖楚戈一顶钢棒，厉声道：“少罗嗦，你只管回话。”

那人颤了颤，怯生生地道：“姓李的……被囚在……石牢……石牢里……就在左边的那条通道……的倒数第二扇门敖楚戈阴森地道：“这里除了‘十一邪’外，还有多少罗喽？”倒八字眉用力吸着气，咻咻发声：“还有……五名……头目……七十名弟兄……”顶在对方下领上的钢棒暴起暴落，“卡察”一声，红红白白的血浆四溅，倒八字眉的脑袋便立刻成了稀糊淋漓的一团，人也顿时颓倒下去。

双手掩脸，李映霞急忙背转身去，惊恐地低叫：“天，你怎么这样狠毒？”用死者的衣服揩净钢棒上的血污，敖楚戈冷冷地说道：“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对敌人慈悲的，就是对待自己残酷。这小子不是个好玩意，眉歪心邪，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李映霞惶惶不安地道：“我们快去救我爹呀！”

敖楚戈平静地道：“你以为这家伙全都说的是真话？”怔了怔，李映霞失了主见地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敖楚戈道：“再擒一个来对证一下。”

二人悄悄闪向门外，敖楚戈在前，李映霞微殿后，刚刚来到左边那条通道，便正好与一个身材精瘦，猴头猴脑的人物朝了个正着。

那人似正从某间石室中出来，一边还在抄扎着衣衫，他猛一发现敖楚戈与李映霞二人，立即站住脚，形容冷酷地盯视着他们。

李映霞心头一跳，扯了扯敖楚戈的衣角，悄声道：“这人可能是‘十一邪’中的一人……”敖楚戈大马金刀地站着，笑笑：“久不相见了，老哥。”

猴头猴脑的那人，尖削的嘴脸毫无表情，他冷沙沙地道：“你两个是干什么来的？”敖楚戈满脸堆笑：“阁下是‘十一邪’中的那一位大哥呀？”那人生硬地道：“‘猴邪’袁立，第七位。”

敖楚戈一指李映霞，笑道：“这个女人叫李映霞，人称‘玉纪’，是保三爷指定送来交换那李严良性命的，她就正是李严良的女儿。七爷，你瞧瞧，还标致吧？”一听到敖楚戈所说的话，李映霞不禁有些发楞，她又惊又慌站在那里，搅不清敖楚戈到底是什么意思？

“猴邪”袁立哼了哼道：“不错，是有这么档子事。但你是谁？为什么自告奋勇地把这妞儿送来？”踏上一步，敖楚戈陪笑道：“还不是巴望能领几个赏钱，七爷……”袁立冷冷地道：“站住！不要再往前凑——我看你形迹十分可疑，姓李的妮子当不情愿来到这里吃苦受罪的才是，但她似乎并无反抗挣扎之状，好似乐意跟你来此一般，再说，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们并未听得传报！”

敖楚戈忙笑道：“她当然不会反抗，她来此是为了交换她老爹的性命，是一片孝心。”

人到了要尽孝的时候，刀山油锅全不怕上下，岂会在乎保三爷给她那点苦吃么？”“猴邪”袁立戒备地道：“你们等在这里，我马上去‘金玉堂’通报其他哥儿们……”那只黑黝发亮的钢棒，便像一抹流光似地闪到了袁立门面之前，袁立突然倒仰，双脚飞踢，同时扑向身后的铁门方向。

敖楚戈人随棒飞，贴着头顶的石穹暴翻向前，人还在空中，钢棒子又在一颤之下抖成一蓬光点往后反卷。

袁立拼力侧旋，却又在一旋之下接近铁门。

敖楚戈身形左右候掠，钢棒子仿佛如一阵棍林也似合罩而至。

在强劲的锐风中，袁立翻滚蹦跳，倏上倏下，果真像极了一头猴子，敖楚戈如此凌厉的攻势居然会没有伤着他。

眨眼间，袁立全身拳曲，双掌化爪，飞抓闪扣，疾如星火般反攻了三招十一式。敖楚戈一退又进，棒影纵横，力道万钧，以排山溃堤之威卷向了敌人。

这一下，袁立抵挡不住了，他一边慌忙闪躲，一边拉开嗓门大叫：“奸细，有奸细！快来人呐，在丙三通道里面哪……”淬然间，敖楚戈钢棒横压，黑影暴映里，他的“无双剑”寒芒飞旋，“拓”的一记，削落了“猴邪”袁立的一块肩肉。

奋力后跃，袁立怪叫如泣：“来人呀！快来人呀！”敖楚戈猛转快跃，“无双剑”笔直戳出，袁立往旁急缩，“铮”地一声轻响，剑刀忽分为二叉开，那叉开出来的一柄薄刃窄剑，便“咻”的刺进了袁立胸膛！

剑拔人闪，敖楚戈低叱：“快走！”

李映霞急忙跟上，二人刚刚前奔了丈多远，通道对面已有十多名黄衣大汉手舞兵刃，一窝蜂也似地呐喊着冲了过来……

通道宽只九尺，是个人多不易施展的地方，在敖楚戈来说，正得其所哉。他猛往上迎，“无双剑”形如匹练拣虹，只听“括”“括”几响，五颗斗大的人头，已血糊糊地蹦上了石穹又反弹下来。

人头未尚落地，他的钢棒已“碰”“碰”地捣飞了两名黄衣大汉。”

几柄鬼头刀用力砍至，敖楚戈眼皮子也不抬一下，“无双剑”倏幻为双，兜面便刺倒了两名敌人，刀锋的血水抛闪，再度抹过另两名黄衣人物的咽喉。

仅存的一位仁兄怪喊着回身便跑，才奔出几步，他又猛觉背脊一凉，目光瞥处，赫然发现自家胸口之前，已透出了一截剑刃。

敖楚戈手腕一振，将那名透心穿胸的仁兄推出几尺之外，“无双剑”“呛”声并拢还了鞘。这时，李映霞手持兵刃，奔了近来。

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敖楚戈道：“再往里闯。”

李映霞惊怖地道：“老天，你出手好快！”

没有多说，敖楚戈拉着李映霞又往里奔，他们才又转了一道弯，已经看见通道底层的石壁，以及那倒数第二扇铁门了。

只听得清脆的“卡嚓”一响，前面丈多远的石板地面突然移开，同时，掠起了五条人影来。

立时止步，敖楚戈护卫于李映霞身前。

自地底机关跃出来的五个人，一位方面大耳，脸白无须，看模样十分富态，另一个而浓眉大眼，悬胆鼻，却偏偏生了张歪嘴，第三个脑袋奇大，满头稀疏黄发，第四个身材瘦长，面容冷削寡毒，只有一只独臂，第五个年纪最轻，生像也蛮俊秀，只有一只眼带点斜，肤色也白得太过，有些泛青了。

五个人前三后二，刚好堵住了敖楚戈与李映霞的去路。

这时，通道的四周，隐约听得“匡”“匡”的锣声和“当当”的钟响，以及人声叱喝，和步履嘈杂……但在这一段通道中，却相当平静，近乎死寂，近乎僵持的平静。

双方互以敌意的眼光注视了一阵，那方面大耳的人物首先开了口：“我是‘八莫礁’十一邪’的老四，‘粉面邪’胡浩，阁下何人？”敖楚戈一笑道：“且待我一拜识过几位名号之后，再报上我这压众的万儿吧！”

冷冷一笑，那位歪嘴仁兄说话不关风地道：“你听着，‘十一邪’老五‘刺胆邪’鲍伟！”大脑袋，黄头发的那位粗暴地道：“我是老六‘铁锤邪’陈冲。”

独臂汉子冷冷地道：“老八‘单手邪’孙杰。”

年轻的那个懒洋洋地道：“‘青皮邪’赵三贤，敬陪末座的第十一个。”

“粉面邪”胡浩慢慢地道：“现在，你是谁？”敖楚戈耸耸肩道：“幸会，真是幸会了。名震江湖的‘十一邪’，我眼前居然见了其中的五邪，除了‘猴邪’袁立不复再见之外，还有五邪，约莫也快到啦！”

对面五个人互觑一眼，胡浩沉狠地道：“你到底是哪来的横货？刚才说袁老七不复再见，是什么意思？”敖楚戈正待开口，后面，迅速传来一阵急促又杂杏的脚步声响，他以眼角余光略一瞥视，又有十来二十条大汉，如风般地奔了过来；那十多近二十名大汉的为首者，赫然便是一人左眼罩着黑皮眼罩，满脸横肉，长了一大把络腮胡子的凶恶角色。

独眼者刚一察觉到前面被阴的敖楚戈与李映霞二人，立时站住脚步，向后挥手，于是，跟随他前来的一群人，便迅速的散开，密密地把守住了退路。

敖楚戈眼球子一转，笑吟吟地道：“这可真应了一句俗话啦！前有虎，后有狼，插翅也难飞了。”

独眼者恶狠狠地盯着敖楚戈，粗暴地大喝：“老四，堵住这一对狗男女！老七已经被害，八成便是这一对男女下的毒手。”

“粉面邪”胡浩神色一震，嗔目厉叱：“好狠毒的东西，难怪你方才说不再见猴七，原来猴七业已被你暗害！不管你是谁？今天也要拿你这对狗男女的性命为我兄弟垫底。”

摆摆手，敖楚戈笑道：“稍安毋躁！好朋友，我人在这里，等于一脚踏上了贼船，我们不妨先把话说清楚再做了断，逃不了我也跑不了你，急什么？”胡浩咬牙切齿地道：“你瞎了眼，迷了心，胆大包天，不知死活的东西！居然潜至我‘八莫礁’上来杀人残命。你准备着吧！我们会一点一点地零刷了你，还有这个贱人。”

“单手邪”孙杰也阴寒地道：“不要慌，四哥，我们慢慢的来，细细的磨。正如他所说的一样——逃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们。彼此全不须着急……”“铁锤邪”陈冲暴房地道：“先叫他说完了话，然后，我们便剥下这两张人皮来，硝上铺床用。”

敖楚戈嘴角里“啧啧”了几声道：“好家伙，你这个狗娘养的‘铁锤邪’可真歹毒得紧呐！”

后面，那独眼者大吼：“先拿下再拷问。”

敖楚戈哈哈地笑道：“看你这付尊荣，便不是‘独眼邪’保玉也是‘独眼邪’保玉了。姓保的，别着急发威，我可是和你们打交道来的！”“青皮邪”赵三贤与“粉面邪”胡浩，正待伺机行动，“独眼邪”保玉却突然向他们摇了摇头，对着敖楚戈火辣辣地道：“你是谁？来此与我又有什么交道可打？”指了指身边又是紧张，又是惶急的李映霞一下，敖楚戈道：“这个小姐，标致吧？”保玉的独眼如焰，死死地盯着李映霞，一边厉声地道：“什么意思？”敖楚戈一本正经地道：“什么意思？这倒怪啦！姓保的，你是只专爱嗅腥的老猫，她可是条又鲜又嫩的小鱼，你是头色狼，这是位美女，我送她来此与你打交道，你说还会有什么意思呢？”保玉在美味当前，垂涎欲滴。

怔了怔，疑惑地道：“你是讲，你是送这小妮子到此献给我的？”敖楚戈摇摇头道：“不是‘献’，是‘交换’，有条件。”

保玉粗声问：“交换谁？”

敖楚戈一笑：“李严良。”

横肉满脸颤动，保玉终于狂声大笑起来：“好他娘的一个活杂碎，这妮子莫非就是李严良的闺女——‘玉妃’李映霞？”敖楚戈道：“不错，正是她！”

保玉的独眼闪射着炙热又贪婪的光芒，他像要吃人似地紧紧盯在李映霞那张校好的面庞上，又从李映霞的面庞移向她的胸脯，她的纤腰，她的双腿……“骨”一声咽下了一口唾液，喃喃地道：“好，好，果然名不虚传，艳如天人！窦汀 婁焕 莆！皴 罕绕稹 资 怠 衡 哪歉齿翩 蛔永蠹 蚌毕嗑嗤蚯 铮 豢赏 斩 铍耍 恰 币砸桓銮唢ツ 佑彤钣 诚枷啾龋 唤 罍钣诚季醯檬苻饶4 蟪奈耆瑁 逼鸽艘还芍良 姆咧 勛媛缢# 镞整驳桑 踔亮 浇嵌家种共蛔 天 鹄础*

暗里碰了李映霞一下，敖楚戈的笑声更夸张了：“的确不一样，昭？”“独眼邪”脸色一沉，大喝道：“你又为了什么自告奋勇地送她来此？”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一则么，这丫头孝心感人，这个年头肯牺牲自己而全孝思的孩子是不多了。她以如此丽质，来凑合阁下此等的粗陋莽汉，亦不可谓不是牺牲。我受到了感动。”

所以答允护送。第二么……无非是想讨几文赏钱，巴结一下‘八莫礁’

十一邪’的诸位好汉们，也为自家将来留个出路吗……”“独眼邪”保玉重重道：“还有第三没有？”敖楚戈点点头，平静地道：“有，那第三么，就是希望做个见证……”保玉粗声说道：“什么见证？”敖楚戈道：“好叫你们遵守交换的诺言——李映霞既已来了，你们就应该释放她的老爹。”

保玉桀桀怪笑道：“这一桩，是三爷和她的事，且待睡过之后再做定夺——现在，该轮到我和你之间的公案了。我问你，你是如何到‘八莫礁’？文如何潜行进来的？”“很简单，溜进来的。我们自备有船，熟悉此间水道，再加上我们都是有点功夫，因此，要摸进此间来，并不是一桩太难的事。”

保玉独眼中凶芒暴射，狰狞地道：“你原可光明正大的送她进来，但却如此鬼祟，恐怕你除了方才所言的三项因由之外，另外尚别有所图吧？”敖楚戈安详地道：“我还别有何所图？”保玉愤怒地道：“我七弟袁立是否被你所杀？”敖楚戈道：“却不能怪我。是姓袁的不问青红皂白，冒冒失失先行动手。我一再忍让，他却节节相迫，我为了自卫，不得不奋起抵抗，所谓刀枪无眼，撞着他，这又有什么办法！”保玉满脸的横肉扯紧，嗔目大喝：“放你娘的狗臭屁！完全一派胡言，满口扯蛋。就算我七弟逼你。”

那十余名守卫孩儿，也是‘节节相迫’于你么？你却杀得他们半条性命不存，再说，我们‘地宫’门口的守卫，又到了那里去了？只怕也是你的杰作吧？”敖楚戈忽然耸耸肩道：“好罢，好罢，我们彼此再不用吓来诈去的了。我只问你，李姑娘已送上门来，她的老爹你们到底放是不放？就这一句话！”

额间浮起了几条蚯蚓似的青筋，保玉的独目通赤。声如裂帛：“先把她送过来，再谈李严良的事。”

敖楚戈冷冷地道：“不行，以货易货，一手交，一手接，双方都不担心事。”

保玉大吼：“我要先收下李严良的女儿——你不相信我？”嘿嘿——笑，敖楚戈道：“姓保的，就凭你老兄这狼藉的名声，臭不可闻的尊誉，你又叫我怎么个相信你法？大家干脆点，我把干娇百媚的俏佳人送进了你的虎口，你将她老爹交到我手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保玉恶毒地道：“事到如今，你不相信也得相信，要怎么做，已经由不得你了。把‘玉妃’交出来，我或许考虑将李严良与你做个比较公允的处置。”

敖楚戈道：“保玉，你把我当三岁的孩子哄啦！我不须麻烦阁下如何‘公允’的来‘处置’我，我有我自己的打算，现在，你要不要履约？”浓黑的粗眉一吊，保玉凶狠地道：“好杂种，你还以为你走得掉？”豁然大笑，敖楚戈道：“娘的，这是什么话？你简直是在发熊使赖了嘛！姓保的，看样子，你是想要照单全收，来个有进无出了嘛？”保玉道：“正是。”

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幸好我也一直没打算把李姑娘送进虎口！”

保玉大叫：“我早就知道你别有用心，完全是找碴架梁来的。老实说，不论你今天来此所为何事，我们也断不会放你出去！”

微微顿首，敖楚戈道：“很好，我原本也没想到‘一路顺风’的离去，我业已打算杀开一条血路了。”

保玉气涌如山地道：“你在做梦——我告诉你，你将会贴切地体验到死亡的滋味，明白‘十一邪’的手段，我们会一寸一寸地，一丝一丝地零割碎刮了你，到时候，你要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敖楚戈神静气闲地道：“看看你对那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熊样子，就

凭了你这粗汉莽夫，居然也妄想染指人家这么一朵鲜花？乖乖，你不但令我作呕，更使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保玉，你只配和怀春的老母狗搭配！”

哇哇怪叫，保玉几乎气炸了肺：“兄弟们，给我活杀生宰了他……”“青皮邪”赵三贤的动作，快得有些匪夷所思，只在保玉那一声叱喝的余言犹颤里，他的“百刀盾”已经轮旋一样快砸向敖楚戈的背后，“百刀盾”是一面厚有三寸的斗大盾形牛皮圆盘，盾面及周沿，布满了寸许长的锋利夹刀，寒芒闪烁，霸道无比，只要稍微被沾上了一下，便像被刀轮切上，那等滋味，不想亦自可知。

赵三贤的出手非常快，他淬然发难，声势之凌厉更不待言——惊叫一声，李映霞的“青锋”急起横架，欲代替敖楚戈挡这一记。但是剑锋却空截向虚，人家的“百刀盾”早已一闪越过。

敖楚戈这时好像已然察觉出来似地微微仰身，他那根又做剑鞘，又当棒使的钢棒子，贴脸暴翻，就有那么准法，“蓬”的一声撞上了赵三贤的“百刀盾”，力量之猛，更将那位“青皮邪”一家伙震退了五步。

眼前的冷电闪眩，保玉那付奇形怪状的“万字夺”已经当头递到。

敖楚戈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赵三贤，就断定了保玉会来这一手，所以，这时他宛如早就等在那里一样，钢棒子笔直戳向保玉的小腹。

“猴”的一声惊叫，保玉分夺急退，破口大骂：“好个奸刁畜牲……”敖楚戈身形旋回，三十七棒绕舞翻飞，立时又迫退了扑过来的“铁锤邪”陈冲与“刺胆邪”鲍伟，他动作如电，往前暴进，又是狂风骤雨也似地九十九棒，硬将再行冲近的保玉以及另一位马脸蒜头鼻的人物，同时攻得往后连躲。

甬道的宽度不够，因此，人多并不是一定占便宜的事。空间只有这么大，能接触的正面也就有限，“十一邪”的伙计们拼死力攻，却收不到什么效果。

双方的厮杀几乎成为胶着状态——敖楚戈前后狠搏，这边退，那边就扑了过来，他攻向了那边，这边又往上冲。固然“十一邪”力战无功，同样的，敖楚戈也因地形的局促而颇受限制。

李映霞便跟着敖楚戈进进退退，两头奋战，她苦于本身修为不高，在这腹背受敌，千变万化的凌厉火拼里，几乎没有插手的余地。

“十一邪”中的十一个人；除了一个七邪袁立早已毙命之外，其余的十邪里到达现场的便有七人之多，但是，他们聚七人之力，却也奈何不了敖楚戈。这不仅使他们极度惊愕，犹更加极度的恼恨，更觉得不是滋味的是，自始至终，他们居然还不知道来人的根底，甚至连姓名也都没有弄清。

一面狠拼，保玉一面嘶哑地吼叫：“兀那狗操的野种，有本事外面去决个后死。”

敖楚戈哈哈大笑，腾跃闪击中，气势如虹地道：“就在这里也一样。姓保的，你还怕战地风水差了？”“青皮邪”赵三贤淬进猝退，“百刀盾”流滚击旋地道：“你狂的哪门子？谁要把这身子骨头埋进来，还不敢说呢？”一百棒蓬散四飞，敖楚戈大马金刀地道：“赵青皮，稳着点，说不准你就是第一个！”

“粉面邪”胡浩贴壁急进，暴然回身，那对又尖又利的牛耳刀往上一翻插落，直罩敖楚戈的后背。

敖楚戈的钢棒，正好砸开了“铁锤邪”陈冲的那两个“南瓜锤”，在火星四溅里，眼看还在那边晃映着的棒影，却突然不可思议的倒射而回，“铿

锵”撞响，几乎把偷袭中的胡浩连人带刀的震了个大马爬。

背脊撞在石壁上，胡浩一个“扑地滚”翻了出去，他呲牙咧嘴，呼吸急促，一张白脸，痛得差点就变成酱紫色的了。

敖楚戈大笑道：“胡老四，得罪，得罪。”

“刺胆邪”鲍伟的两只亮晶晶的“峨眉刺”，就在这一眨眼间。映起了两溜冷电，快得无言喻地飞刺向敖楚戈的下盘，同时。“青皮邪”赵三贤已凌空而起，脚前头后的“呼”声刺到。

钢棒子突然抖成了千百条纵横交织的线条，就像虚无中突兀出现的一面罗网，那么严密又力道万钧地封罩过去……鲍伟和赵三贤破口咒骂，双双猛往后退。这时，那位马脸蒜头鼻的仁兄，却自另一边贴地闪进，那一柄“扫刀”寒森森地斜削敖楚戈的双脚。

敖楚戈以钢棒组成的网面尚未撤除，背后锋刀破空之声又急速传了过来，他双脚微弹，离地两寸——只有两寸，那柄“扫刀”的薄利刀片已“削”声飞过，当那位马脸人物挥转的臂膀尚不及抽回的刹那，冷芒一闪，他的右臂已齐肩抛起——仍然紧握着他的“扫刀”，血淋漓的飞向了穹顶。

“嗷……”

嗥号着，马脸朋友的一张马脸，顿时扭成了扁的，他打着旋转，喷洒着腥红的鲜血，一头撞向了石壁，又重重往后仰摔了过来。

赤了眼的“青皮邪”赵三贤奋起冲扑，“百万盾”飞泄流旋，悍不可当，敖楚戈九十棒“呼轰”迎上，棒影交辉里，一抹寒电自另一个极其怪诞的角度，斜斜激射，宛如贯日之虹。

“吭”的一声，赵三贤一个凌空跟斗倒翻回去，肩头血流如注。

保玉歪曲着脸，沥血般大吼：“你又杀了温老十二……”一面吼，一面旋风似地往前扑，“万字夺”狠攻快舞，在一圈又一圈流灿呼啸的光华锐劲之中，恨不能将敖楚戈绞为千百段。

钢棒子破空直入，有如一柱擎天——“当”的一声，便那么准又那么重的震退了保玉。而背后，“单手邪”孙杰飞快闪至，套在独手上的“铁刺猬”猛向敖楚戈的天灵上挥落。

“无双剑”窄而薄的锋刀，“挣”声斜指向天，剑身晶莹森寒，光芒盈盈闪烁，有如一泓流动生辉的凛冽秋水——而这泓秋水却是凝结的。

“铁刺猬”尚未够上部位，孙杰已被迫得急速翻身抛腕，匆忙跃退。“青皮邪”赵三贤目眦欲裂，又待轮上进袭，而那柄斜斜指天的“无双剑”，却轻轻一响，“霍”的分叉张开，像极了一只钳剪。

于是——

激烈的拼战突然静寂下来，每一双(或一只)眼睛，都惊恐又怔窒地注视着这柄两刀合一的利剑，这柄双锋合一的剑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那使用此剑的人。

甬道里，像是一下子成为坟墓了，那等火辣的搏斗声只是一刹间便被冻结，宛若燃烧中的火焰兜头被一桶冷水浇熄了一样——连缕青烟也没有冒。

干涩地咽了口唾液。保玉呐呐地开了口：“你……你是姓敖？”敖楚戈静静地道：“我是姓敖，”独眼中闪过一抹痉挛，保玉十分吃力地道：“敖楚戈？”笑笑，敖楚戈道、“不错，敖楚戈。”

分堵在甬道两侧的“十一邪”以及他们的一干手下，这时全都变了颜

色！人的名，树的影，他们虽然从未见过这位“毒尊”，会过这位“一笑见煞”，但是，也都深深地久仰过他的大号，听闻过他那“毒”是毒到何等地步、“煞”是煞到了什么程度：敖楚戈的心黑手辣，早就在江湖上挂起了金字招牌了。

保玉不自觉地朝后退了一步，他喉咙发干地道：“呃！姓敖的，你怎么会跑到这‘八莫礁’来——这件事，和你从哪里扯也扯不上关系……”敖楚戈淡漠地道：“现在已经扯上关系了。怎么扯上的你不必问，我也懒得说，我来在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接李严良回去、当然。李姑娘也不能留下，行不行？你们先琢磨着看吧！”

保玉满头大汗地嗫嚅着道：“姓敖的，你也一定晓得我与李严良的那段过节——他不是个好玩意，坏透了的烂胚子。你又何苦硬要替他出这个头？”敖楚戈闲闲地道：“我不是替姓李的出头、我讨厌他就如同讨厌你一样。我之所以如此实力的原因，喂，是为了他的女儿。保玉，这位‘玉妃’李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呆了呆，保玉呐呐地道：“很标致。”

点点头，敖楚戈笑道：“你想想，为了这么一位美丽的姑娘出力效命，岂非一大乐事？女为悦己者容，而‘士’呢？当然就得有为知己者死的这份雄心，对不对？”保玉忽道：“原来你是应这贱人的要求而来的！”

敖楚戈脸色一沉，道：“不要随意污蔑人家这么一位冰清玉洁的好姑娘！你凭什么指人家是‘贱人’？要说是有人犯‘贱’，恐怕就只有阁下你才是。”

独目暴睁，保玉提高了嗓音：“姓敖的，你有点名气是不错，但可也得琢磨地方来摆你的威风。跑来‘八莫礁’发熊，你未免找错了码头，我们‘十一邪’可是吃你这一套的？”敖楚戈一笑道：“说得好，说得有种！而我敖楚戈也一样的不吃你们这一套，所以我来了！而且也和列位对过几仗，到目前为止，显然你们的‘一套’没能罩得住我。”

保玉大喝道：“你不用卖狂，姓敖的！今天，不论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者子也会叫你来去不得，这‘八莫礁’就是你把老命搁上的地方。”敖楚戈不屑地道：“我可真要看看，就凭列位这几下子空心把式、草包拳脚，如何个把我这条老命搁下法？”保玉狰狞地道：“你等着看！姓敖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将你摆成三十六个不同的样子？能不能将你活割分剐了？你他娘的，‘八莫礁’四边都是海，老子叫你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脱！”

说着，他又一指站在敖楚戈身旁的李映霞，邪恶地道：“还有你，小婊子！待我们收拾过你那姘头敖楚戈之后，老子们再轮流收拾你，更叫你那狗熊老爹在旁边看着！”

全身不禁簌簌轻抖、李映霞的面孔上是一片白、一片青。

她气极了，恨极了，羞极了，以致连那愤怒的回答也在哆嗦：“不要脸……的下流流畜牲……你们简直无耻……没有人格……你们全是一群卑陋龌龊，无心无肝的猪狗……天雷怎不劈死你们……”敖楚戈冷冷一笑，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保玉，保你娘的玉！”

你不照镜子没关系，自己撒泡尿看看你那付尊容——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我说过，你只配去找条老癞皮母狗。”

保玉满脸的横肉绷紧，嗔目大吼：“敖楚戈，我要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耸耸肩，敖楚戈眯着眼道：“独眼龙别吆喝，你哪里风冷哪里去，不服气，你们就并肩子再一起上，看看我姓敖的，能否活杀你们遍地死人，

一汪血潭。”

那边，“青皮邪”赵三贤切齿叫：“三哥，我们豁上了。”

敖楚戈嘿嘿笑道：“我这边恭候着呢！各位……”在保玉与他的十数名手下后面，突然传来一朗润清雅的声音说道：“果然有几分狂态，敖楚戈。”

保玉他们一听到说话的声音，立时纷纷让开，肃立躬身，空出中间一条路来。南道那头，四个人施施然走近，当先之人，玉面剑眉，唇红齿白，星目闪闪如电，青衫招扇，一派大家公子的雍容气度。

敖楚戈注视着这位公子哥儿似的潇洒人物，那人，在一个外行，或者不知情的人眼中，最多会认为只是个王侯子弟，或者富户少爷而已，但在敖楚戈的感觉里，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以一种极端谨慎又极端戒备的神情注视着那人，并且，在不自觉之中，他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在他身边的李映霞，也不觉感染到他的情绪，无形中像是受到什么禁制一样，全身都开始不自在起来。非但不自在，更有那么股子惶惶不安，宛如大难临头似的压室反应……。

当然，敖楚戈知道来人是谁了——“玉面瘟神”单宇！而李映霞也可以猜测得到那人就是单宇！她从来没有看过敖楚戈像此刻的这般慎重过，也从来没有见他有如此近乎紧张过，天不怕，地不怕的敖楚戈现在都有了。

李映霞于是明白，敖楚戈也会紧张，也会正视某一件事情。他之所以一贯的嘻笑怒骂，放荡不羁，只因为还不到应该严肃的时候。

在敖楚戈凝神望着单宇的当儿，李映霞也非常仔细地端详着他，单宇的五官生得十分端正，十分灵秀，好像经过一位高明的塑匠异常小心的琢磨，又相当谨慎地安排过位置一样，哪儿也不能粗一点，不能细一点，不能长一点，不能短一点，凑合得恰到好处。

单宇的肤色很白，白得近乎嫩。皮肤很细，细得近乎娇。眉梢唇角，流露的是一种安详，平和，又充满儒雅的气质，像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也像是一位书香世家的公子，有点儿俏，有点儿傲，但却神采飞扬。

不管怎么说，你也找不出那种形迹来——那种传闻中，狠毒，暴戾，邪恶又嗜杀如狂的痕迹来。他的这付模样，简直不敢令人相信他也会粗野的击技之术，更遑论相信他是此道中的刽子手了。

现在，单宇的面孔上，展露着的是一抹温柔平静的微笑，很含蓄，很雍容。你走到距离敖楚戈大约七步之前，潇潇洒洒地站住了。

目光澄澈地望着敖楚戈，又更加柔和地转向李映霞的面庞上，然后，他淡淡地一瞥地下的尸体，非常安详地说道：“黑刀邪’温骇死了，‘十一邪’又走了一位了。”

一侧，保五踏上半步，低促地道：“单公子，温老十是被姓敖的下的毒手……”一笑，单宇道：“我会用我的眼睛看，以我的头脑去判断。”

碰了一鼻子的灰，保玉唯唯诺诺地道：“是，单公子。”

单宇一拂衣袖，温和地道：“敖楚戈，我们可算是神交，对你，我确实久仰大名了。”

敖楚戈笑笑，道：“彼此。”

单宇轻轻地道：“你来这里，又带着李严良的女儿，可是用这位姑娘交换李严良的？”敖楚戈道：“不是。”

忽然笑了，单宇道：“你很诚实。敖楚戈，我也知道你不是，否则，你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换’。”

敖楚戈道：“用何种方式交换并不重要。”

不待他说完，单宇已接着道：“是的，重要的是某种人会不会做某类的事——敖楚戈，你一向狂傲，目高于顶，见得多了，经的多了，而且跟头栽得少，便养成了你那种浪荡不拘，遇事轻佻的性格。但是，你却也有那么点怜香惜玉的心，那么点行侠仗义的血性，呢！”

敖楚戈笑了：“你倒相当了解我！”

点了点头，单宇说道：“不错，我天生就擅长于分析别人，尤其是分析足可与我相抗衡的强者。”

敖楚戈道：“承誉了。”

单宇一笑：“不客气。”

他仿佛整理了一下他出言的程序，然后，又安详地道：“打从我知道你来，而且带着李严良的女儿来，我就判断你不是用这女子来交换李严良的，因为你决不是此类的人。”

你并不喜欢‘交换’，在你认为，此类‘交换’，不啻是屈服，是让步，甚至是羞辱，而你，从不可能屈服，从不可能让步，更不可能接受羞辱——尤其是在一位如花少女的泪及哀恳中，这将更激发了你的英雄感，是么？”敖楚戈道：“对极了。”

单宇安闲地道：“你是这样的人。”

敖楚戈笑道：“你看得也够清楚。”

单宇非常坦率地道：“敖楚戈，我也是个武林中小有份量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够衬得起这个‘份量’，便因为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却一直活到现在，而且，活得很好，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我善于知人了。”

敖楚戈道：“说得对，你的确不是个好缠的角色。”

单宇静静地道：“同样的，我明白你也如是。”

敖楚戈道：“现在，你有什么打算？我晓得‘十一邪’对你唯命是从，你的意思，亦即是他们的玉旨，你想怎做，就会是他们一体的做法了。”

入鬓的双眉微挑，单宇道：“你说，我会怎么做呢？”敖楚戈慢吞吞地道：“我想，你是不会善了的啦！”

单宇笑道：“我没有法子善了。”

他目光四巡，扫过那些对他流露着一脸敬畏表情的“十一邪”及其手下们，他清雅地道：“‘十一邪’如今在江湖上，也算挣得了他们的名与地位声誉，说起来亦非泛泛之辈了。但是，他们却不会忘记在十年以还的这一段漫长光阴里，我帮过他们多少忙，在他们多少次濒临危倾的险境里，由我一力支撑起来，所以，他们很尊重我，甚至唯我马首是瞻，甘为我用。他们既然对我这样驯从，我又怎能不关照他们，他们既是我的人，我就该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打算。”

望着敖楚戈，他又道：“虽然，我很清楚这将十分吃力，因为他们此次所遇到的敌手，不是平常的对手，而是你——鼎鼎大名的‘一笑见煞’。”

敖楚戈耸耸肩道：“也不要太抬举我，单宇。‘十一邪’有你撑腰，我老实说，他们的希望就要比原来大得多。否则，我不认为他们能拦得住我。”

一直站在单宇身边没有开口的那个人，是个中等身材，胖都都，福泰泰，圆脸圆大鼻子的中年人，看上去是一付“和气生财”的模样，这时，他先打了个哈哈，笑咪咪地道：“敖老弟，你的口气也未免稍嫌狂了一点。不错，有单公子替我们撑腰，我们的胜算是要大得多，但，何庸公子出手？光

凭我哥儿几个，莫不成还侍候不了你？”打量着这“和气生财”的人物，敖楚戈道：“看样子，你就是‘十一邪’的首脑‘蝎心邪’庄弘了？”那中年人微微一笑：“不错，庄某人就是我。”

敖楚戈道：“既然你是这么有自信，何妨又要麻烦你们的单大公子，只由你‘十一邪’的人上来凑合凑合？虽然‘十一邪’业已去掉两个，却仍存九位，以九敌一，在人数上依然占着优势呐！”

提到他拜把兄弟的死亡，尤其是从一个造成他们死亡的仇敌口中说出来，庄弘却无动于衷，像是人家正在诉说一件与他毫不相关又绝对陌生的事与物一样，他笑口常开地道：“你认为应付得了？”敖楚戈道：“总要试试。”

庄弘转问单宇：“公子意下如何？”

单宇深沉道：“随你。”

庄弘毫不考虑地道：“我想，我们可以分个高低。”

舔舔唇，敖楚戈道：“单宇，你真会作壁上观？”展颜一笑，单宇道：“何须对我顾虑？”敖楚戈道：“话不是这样说，如果你要插手，我便会做你插手的打算，反之亦然。对付‘十一邪’和‘十一邪’加上你，这个份量可大不一样。”

有些傲倨的笑了，单宇道：“承你高看了。敖楚戈，我不插手便是。其实，我运气不好，偏偏这一次来会碰上这件事，又碰上你，否则，换个场面，换个地方，说不定我们会煮酒论文。”

敖楚戈意味深长地道：“运气不好的是我，我早知道你与‘十一邪’的交情，未来之前，巴望你不会在；而你却碰巧到了这里。但幸亏你答应不插手了，可是？”单宇道：“当然，我不插手。”

敖楚戈道：“我现在有种感觉——如释重负。”

单宇道：“你太客气。”

庄弘又皮笑肉不动地道：“那么，敖老弟，我们在哪里摆上比较合适？此地，外头，悉随尊便。”

悄悄地，李映霞捏了捏敖楚戈的手掌。

敖楚戈可以体会她的意思，而敖楚本来也就要提的，他用套着黑皮护臂的手腕擦擦颊，表情是一片悠然自得，轻松愉快：“庄老大，我们总要搏个彩头吧？”好像是恍然大悟的神气，庄弘笑道：“哦！我差点忘了。你干辛万苦的‘英雄伴美’，为的也就是这个。我说，敖老弟，你心目中的彩头大概早就想定了，李严良，是么？”敖楚戈揶揄地道：“你真聪明。”

咧嘴一笑，庄弘道：“赢了，你自然将李严良带走，但是，输了呢？”望了李映霞一眼，敖楚戈道：“如果输了，双手奉上我身边这位千娇百媚的小佳人，另外，再缀上我自己——当然，我不如李姑娘吃香且能引起诸君的遐思绮念，但，至少诸君可以咬我几口泄愤，甚至剥皮抽筋，怎么样？”庄弘打了个哈哈：“你倒挺有自信，好，我们就这么一言为定！”敖楚戈道：“考虑过了，决不后悔？”敖楚戈又接着道：“真的‘一言’就‘为定’喽？”庄弘重叠的下巴一抬，道：“‘十一邪’自来言而有信。”

敖楚戈吃吃一笑：“眼前，我是非同意阁下这句话不可了。”

庄弘似笑非笑地道：“你可得记住，我们是以九对一呢！”

敖楚戈道：“忘不了，而且我一向落单——我很明白，不论约定与否，也不论是怎个打法，诸君也都会一涌而上，以九对一的，昭？”没有正面回答，庄弘眯着眼道：“地方？”敖楚戈胸有成竹地道：“外面吧！”庄弘一伸

手：“请。”

敖楚戈笑笑道：“强宾不压主，列位先请。”

于是，以单宇、庄弘为首，率领着他们的一干手下往外走去，敖楚戈、李映霞在中间，后跟着‘粉面邪’胡浩等几个人，近似夹持的离开了这条闷气的甬道。

一边往上走，李映霞边走极轻极轻地道：“你怎么答应他们到外面去打？他们人多，地方宽了，攻击面也会大了，他们可以调集所有能上场的人，从四面八方向你进攻……”敖楚戈低沉地道：“凡事有利就有弊。到了外面，固然他们的攻击范围开阔得多，但我的运动空间也相对的增加，到时候要强行救人甚或突围逃命，也比局处这地下甬道中来得方便，我同意他们九人一起动手，便也何妨大方一点，给他们一个适当动手的所在？如今他们心中必存幻想，以为胜算的希望很大，我期冀的也就是他们能产生这种的幻想，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利于行事了。”

眼波流转，李映霞忐忑地问：“你打得过‘十一邪’他们如今的九个人吗？”笑笑，敖楚戈边拾级登阶，边小声地道：“如果打不过，我俩就正好做一对同命鸳鸯了。”

狠狠瞪了敖楚戈一眼，李映霞涨红着脸蛋：“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种俏皮话！你甚至相信那单宇不会出手？”望了望前面悠闲迈步、轻摇摺扇的单宇背影，敖楚戈笑出了声：“鬼才相信！”

业已到了石阶顶上铁门边的庄弘，这时回过头来，阴阳怪气的一笑：“敖老弟倒是轻松愉快得很，这等关头，犹自谈笑风生，悠然怕然，想是胸有成竹，胜算在握了？”站在一边的单宇也含蓄地笑道：“敖楚戈果然雍容自若，沉稳镇定，有大将风。”

仰头一笑，敖楚戈道：“我只是苦中作乐吧，哈……”庄弘看了单宇一眼，目光里有着包含不住的愤恨与怨毒，但单宇微微摇头。当庄弘又再望向敖楚戈的时候，神色业已恢复了先时的那种平静与安详。

第六章

就在入“地宫”的石垛子铁门外，双方已经站好了位置，也等于排开了阵势，敖楚戈正面对着他的敌人“十一邪”，单宇则闲闲地负手站立一边。四周，围立着大约四、五十名黄衫执刀大汉。这个阵势虽然简单，却是一触即发的架子。

“蝎心邪”庄弘与敖楚戈站为一条直线，相距约丈余，他的右侧，是个方才与他同时露面的矮胖人物，这矮胖人物的一颗脑袋，刮得青皮油亮，长像平凡，却生了一双特异的重轮大耳，脸上殊少表情，庄弘的左边，立着“独眼邪”保玉，另外，“粉面邪”胡浩“刺胆邪”鲍伟“铁锤邪”陈冲“单手邪”孙杰“青皮邪”赵三贤、与另一个脸如重枣，蛇眼削腮的人物便从左右排下去，形成一个约略的弧度——也是一个约略的包围圈。

敖楚戈望了一眼站在自己背后丈多外的李映霞，投去一抹古怪的微笑。然后，他朝庄弘道：“庄老大，我们的‘彩头’呢？是否可以先摆出来瞧瞧？”

庄弘嘿嘿笑道：“我们话已说定，敖老弟莫非还信我不过？”敖楚戈道：“不是这话——我同李姑娘全都已经在这里活摆着，如若我输，我们二人便任由宰割。但是，万一我赢了，我可得带着人走，你们不把人交出来，光用口说，未免叫我心愿不落实。”

庄弘的笑容逐渐僵硬：“你放心，我们言出必行。”

叹了口气；敖楚戈道：“我若能放心倒又好了，就是放不下心呀……”这时，单宇笑着插嘴道：“我保证！”

摇了摇头，敖楚戈道：“怨我也难接受，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而我同列位却太不密切了。”

笑笑，单宇慢条斯理地道：“那就没法谈拢喽？”敖楚戈道：“我看诸君从头开始便没有打算过把李严良拿出来做为输赢的赌注吧？”坦然点头。单宇道：“不错，我们只是动脑筋如何诱你出来，你很好讲话，比我们揣测中容易了很多，我们原先倒估不及你这么容易妥协；敖楚戈，其实，你也该预料得到才是。反正你们逃不脱，输了，及那位姑娘固然要留下，赢了，也一样要遭受围攻。总之，是要你们落个输，彩头博与不博无分别，我们是要包吃到底的。”

吃吃笑了，敖楚戈道：“怎么现在才讲真话？”单宇清朗地道：“怕你赖在下面甬道里不肯出来。你知道，那儿的地方窄，空间小，可以施展的面积不够宽，如此一来，占着入多优势的我们，就无形中吃了大亏，车轮战往往不及广面的围杀来得有利，尤其对付像你这类高手更为如此。”

敖楚戈道：“那么，你们这言而有信的‘信’，只算是放屁而已了？”单宇不愠不怒地道：“两军交刃，谈的是致胜之道，运用的手法则千变万化，尔虞我诈，此又何足为异？”敖楚戈一笑道：“很好，阁下也准备着过来凑热闹吧！”

单宇道：“这却要看你够不够这个份量了。敖楚戈，我并不轻易向不值得动手的人动手，如果你连‘十一邪’都消受不了，就无须再麻烦我了。”

眼角往上一吊，庄弘的声音已透着狠辣：“姓敖的，你得把招子放亮啦！我们这就要来侍候你了。”

敖楚戈的钢棒子往肩上一扛，把那个大的布袋在腰上紧了一紧，笑着道：“我再要问各位一句——李严良可是已被你们活杀了？”庄弘嘿嘿笑道：“如果你能摆平我们，自己去看吧！”

单宇却像很诚恳似地道：“这倒没有。敖楚戈，我说的是实话。李严良人瘦了点是真的，心情不好，又失去了自由嘛！又有谁会在囚禁当中发福呢？我们没有杀他，主要是留着他交换‘玉纪’，如今‘玉妃’送上门来，便正好一起笑纳，得罪的却是你了。”

敖楚戈抬头望天，表情有些怪异，他没有吭声。

唇角动了一下，单宇向庄弘丢了个眼色。

首先动手的，不是庄弘，而是庄弘身边那个大耳矮胖子。

这位矮胖子的动作非常快，他的双臂抖起圈合，只是一刹那间，两枚拳大缀连着银色细链的“流星胆”已飞射敖楚戈左右“太阳穴”！

对方这一出手，敖楚戈已然明白了来人的身份——“十一邪”中，只有老二“眩星邪”谢康才使用这么一对神鬼莫测的家伙！

他脚步不动，钢棒子左右暴挥；“叮当”两响，两团银胆激荡歪斜，而保玉的“万字夺”却已在这时拦腰扫过来。

铁棒子淬而回旋，“万字夺”急速分扬却又斗然挂向敖楚戈的面门，他一仰脸，钢棒子往上翻飞，一抹流电却倏闪保玉腰眼！

一团人影滚地而来，一把大钢刀便雪幌幌的，斩向敖楚戈双脚！

是那个脸如重枣，蛇眼削腮的人物。

钢刀的锋刃只隔着敖楚戈的脚股三寸，他的“无双剑”已“呼”声刺破空气，快得匪夷所思的，自那滚地而来的仁兄额角划过，带起一溜鲜血。

那人负痛大叫，拼命翻向一侧，敖楚戈回手九十剑又封住了谢康的攻扑，同时大笑起来：“‘十一邪’的九老弟‘蛇眸邪’黄良，你多在地下打几个滚吧……”这时“青皮邪”赵三贤，“粉面邪”胡浩，“单手邪”孙杰一齐冲来！

敖楚戈身形暴旋，钢棒横扫，双刃倏分倏合，时幻军轮，时作流芒，时成叉剪，时变弧旋，照面间又将三个人逼了出去。

风声狂劲，自空而至——“蝎心邪”庄弘出手了，连人带着他的“九环刀”，在一阵急剧“哗啦啦”震响声中撞向敖楚戈。

就像身体突然失去重量一般，敖楚戈随着庄弘这一铲之势、飘然转开，仅仅只转了半圈，“无双剑”便以一‘蓬骤雨泄向庄弘。

“九环刀”腾起飞舞，庄弘拼力硬架；“单手邪”孙杰，趁时飞进，只见他套在手腕上的那一团密布针芒的“铁刺猬”，在一片蓝汪汪的光华幌映里猛砸敖楚戈的左肋。

“无双剑”幻成了一圈掣回旋绕的晶莹彩带，在强劲的锋刃破空声中，硬硬逼退了庄弘与孙杰。

于是“铁锤邪”陈仲便正面掩上，他那对沉重的“南瓜锤”在两团滚动的黄光里，狠砸，狠劈，完全是一派硬功蛮干！

当然敖楚戈不会以削薄的剑锋去碰撞敌人的铁锤，他也不须要这么想不开，流转的光罩淬然有如一团炸碎了的火焰，四散分飞，像煞漫空的金蛇银芒掣闪，而那种芒焰却是冰冷的！怪吼如泣，陈仲在两锤招架不及里，身上连中十一剑，强劲的力道，更将他撞跌得坐倒在地下。

几乎在同时，“眩星邪”的两枚“流星胆”已暴袭敖楚戈后脑。

执在敖楚戈左手的钢棒划过半度弧线，飞起翻抖，而钢棒甫沾“流星胆”“青皮邪”赵三贤的“百刀盾”“粉面狼”胡浩的牛耳尖刀，“刺胆邪”鲍伟的“峨眉双刺”，都已群星聚泄也似罩了过来。

狂笑一声，敖楚戈猛跃向天，人在空中只是一闪，他的“无双剑”，已“削”声分张为二，在一轮寒森森的回转里千百剑芒形同刀环滚动，向他进袭的四邪，便慌不迭的，四散分奔！

照面而来的，又是“蝎心邪”庄弘，他胖脸铁青，咬牙欲碎，“九环刀”掠舞翻劈，其势狂猛无比，敖楚戈“无双剑”又张，在对方刀锋纵横的微小间隙中倏缩，转眼，双刃七十剑！

斜刺里，一条人影有如一条狗熊冲了过来。

敖楚戈正眼也不看，又张的双刃淬然连成一线——好像剑身蓦地加长了一倍，剑轻颤，暴落狠插。

剑尖插进肉里的感觉方在敖楚戈手回应，但中剑的人却没有倒下去，那人甚至从冲来的开始便不打算要躲过这一剑，锋刃透过那人的背脊直穿前脑，但是，他的脑袋却也狠狠撞上了敖楚戈的腰间。

人的脑袋竟有这等的坚硬沉重法，倒真是敖楚戈始料未及的，这一撞

之力，几乎差点令他闭过气去，身子一个歪斜，“蛇眸邪”黄良的大钢刀，便已猛的勾向他的脖颈。

脚步跟舱中，敖楚戈左手的钢棒子凌空倒转飞起，恰巧旋至他的颈边，钢棒急速翻滚，时间部位竟拿捏如此准确，正好挡上了勾折过来的大钢刀。

“锵”一声碰击，钢棒子凭空抛出，而黄良的大钢刀，也便歪了准头落向一边，尚不及收刀换式，敖楚戈的“无双剑”已十二次刺入他的身体又拔出。

喉头嗥吼着，黄良抱着肚腹连连转滚，一头栽跌。方才，那个用脑袋撞了敖楚戈一记的仁兄——“铁锤邪”陈仲却早已倒在地下死透。

敖楚戈忍住腰间的闷痛，身形移闪，便口中大骂：“杀不死的程咬金，你他娘的‘铁锤’居然还用了头顶上去了！”

“单手邪”孙杰横掠而至，“铁刺猬”照头挥落。

移闲的身形往回猝挫，敖楚戈便让尖锐的芒针擦鼻而过，他双手分握的“无双剑”抖出两团丈圆的光圈，光圈映幻里孙杰倒翻急退，但是，从另一个光圈笼罩外的角度，剑刃突出，就像是另一个人挥刺的另柄剑一样，透胸刺进孙杰体内，更将他挑起轮旋，又猛的抛出七尺之外！

眨眼间，——“青皮邪”赵三贤，狂吼着闪近，他的“百刀盾”飞翻挥劈，当刃芒初现，却骤而脱手掷出，人也扑了过来。

敖楚戈双目怒睁，身子立侧，“百刀盾”划过他的肩背，带去了一条布絮与一溜血水，他右手的剑刃却已“刮”地一声削落了赵三贤的半片脑袋。

红红白白的脑浆与血在空中洒扬，形成了一幅短促又怪异的图案；而胡浩的一‘双牛耳尖刀便在他整个人的仰身倒射下，猛插敖楚戈下部。

敖楚戈左右剑劈落如电，但胡浩却并不闪躲——他也是用的同归于尽的打法！

咒骂半声，敖楚戈往后暴退，胡浩身子弹翻，仍然原式扑上！

那一剑去若流芒，“察”的一声，敖楚戈挥刺的右手剑穿过敌人的牛耳尖刀，透进了胡浩的额门中间，胡浩大叫狂吼，却猛然用自己的牛耳尖刀，死力绞扭住这要了他性命的一剑。

敖楚戈用力抽剑却尚未能抽回，“眩星邪”谢康已目眦皆裂，状似吃人般飞射双胆，并击向他的面门：后面“刺胆邪”鲍伟也豁死挺刺撞来！

变化是快不可盲的，敖楚戈猛蹲身，头也不回，右手剑朝着坚硬的礁石地面一‘触，削薄的剑身弯曲立弹，“察”声寒光映闪，剑刃已从鲍伟歪邪的嘴巴里穿进，透出后脑，将鲍伟四仰八叉的钉死于地！

几乎不分先后，他的左手剑也在猛弯猛弹之下脱出牛耳尖刀的咬扭，“嗡”一声倒飞，其准无比的射进了“‘眩星邪”谢康的肚皮，将谢康一个跟斗撞翻。

这时，“独眼邪”保玉扭曲着面孔，独目凸突如铃，形同厉鬼也似的挥夺猛劈猛挂，失去兵刃的敖楚戈连连退躲，保玉却更加的攻击急劲，强悍之至。

口中啸叫着，“蝎心邪”庄弘，也刀似匹练般狠命卷进来。

刀口的锋利与夺刃的森寒，便组成了泛漾着死亡气息的光流与冷芒，非常狠辣，非常凶猛，也非常霸道；敖楚戈在四周穿射回旋的光芒冷电中闪、挪、腾、跃，从表面上看去，他似乎已相当吃力了。

“玉面瘟神”单宇自始至终，便一直目不稍瞬地盯视着双方拼斗的情况

及变比，他尤其对敖楚戈的身法手眼，招式反应更注意。现在，他已没有初时的那样悠闲自得了，他已不再背负着双手，相反的，双手已到了垂于腰侧的位置，他那张俊俏的面孔，也由开朗而趋于阴黯，阴黯中更带着难言的沉重。

站在另一边的李映霞，则早已冷汗透衣，喘息急促，连气都好像透不过来。她的牙齿紧咬着下唇，双手紧握着剑柄，只感到周身是一阵又一阵的泛着冰寒……突然间。

在刀锋与夺刃交挥中穿掠腾起的敖楚戈，猛的一个空心跟斗倒翻九尺，“蝎心邪”庄弘一闪追上，刀刃斜起，在光华暴起中，刀身却又分颤成六十六个不同的角度卷罩下去。

灿亮穿绕的光彩甫映入眼，敖楚戈已贴地飞旋，飞旋的瞬息，只见一圈月弧也似的莹莹蓝环由下往上暴飞；跟着这圈斗大蓝环飞起的，还有庄弘的前半片面孔！当篷溅的热血四散，庄弘全身蓦然缩曲。就地打了个转——一天爷，他那血糊糊的没有了五官的猩红肉颤的平面脑瓜上，露现着原先不该露现的脑纹浆汁，血骨筋络！就这样，连号叫也没有，这位“十一邪”的瓢把子便断了气。

刚刚扑上来的“独眼邪”保玉，睹状之下，顿时心摧胆裂，他不似人声地尖叫，脚步踉跄，惊恐到了极点地往后猛退。

四周立着的几十名黄衣大汉，呼喊器叫，纷纷执刀往前围拢，但叫尽管叫。却没有一个真敢冲上来试试。

此刻，单宇的声音极清晰，极稳定的传出：“通通退下，让我来。”

在突然沉寂下来的僵凝气氛里。单宇缓慢地步向前来，他在距离敖楚戈八步之外站定，目光冷清的注视着敖楚戈方才用以击杀庄弘的兵器——那是——一只奇怪的圆环，大小如斗，环刃粗逾寸半，打造成菱刃形，环刃的上下脊。凸起有如锋口，两侧也同样锐利无比。通体泛闪着一抹汪汪蓝光。蓝得透亮，蓝得晶莹，那是环身本质的光彩，另外：有一条细细的黑练于系着环刃，以适于远攻。这玩意，一看之下，就知道是一种很犀利的杀人武器。

低沉的，单宇道：“终于，我等到的‘鬼泣环’出手了。”

敖楚戈吁了口气道：“我晓得，你一直在观察，在等待，你要摸清我的武功路数。

招式和惯性。一个高手的目光是锐利的，冷眼看别人的技艺现示，有如本身在对敌一样。

所以，我留着‘鬼泣环’便专门准备应付你！单宇，不错，我还是先行使用出来了，但好在只有一招，你尚无法得窥奥妙的全貌。”

单宇的笑容，已不如先前那样的自若了，他冷冷地道：“虽然无法得窥全貌，但有一招，也可多少启示我这环上的窍要所在。”

敖楚戈笑笑说：“现在，大约该轮到你这答应过‘不插手’的高人下场了？”单宇阴沉地道：“你早就料中过的。”

接着，他头也不回地道：“保玉，上去将李严良押上来！我若胜了。自会把他们凌迟碎剐；我若一旦落败，便先斩李严良，至少，我也能找个人垫棺材底。”

保玉答应一声，匆匆奔入铁门之内，此时敖楚戈摇头道：“单宇。你真是心狠手辣，歹毒之极。”

那边，李映霞惊怒交集地尖叫：“你们不能下这种毒手——单宇你们要

守信诺！你说过不伤害我爹……”单宇冷冷地道：“妮子，我说过又不算数的话太多了，事到如今，还谈什么‘信诺’不‘信诺’。”

李映霞容颜惨变、咬牙咳目地哽着声叫：“单宇，你竟如此卑鄙齷齪，行为无赖。”

你，你算是哪一类畜生？”望也不望李映霞一眼，单宇生硬地道：“我已惯于漠视你这种幼稚女人的存在。丫头，留着点精神担心你自己吧！”说着话，这位“玉面瘟神”缓缓伸手进入他宽大的青衫之内，当他右手再度出现的时候，业已多了一柄奇形小剑——一柄只有小手指宽窄，尺半长短，隐隐流动着暗青光华的小剑。

敖楚戈心室微微收缩了一下，喃喃地道：“‘断肠指’……‘断肠指’……”“不错，‘断肠指’，见血封喉。”

敖楚戈正待说什么。铁门之中，人影晃动，“独眼邪”保玉已经亲自提着一个人走了出来，那人，满头花白乱发，方窄窄的一张瘦脸，黄中泛灰，三角吊眼，尖削的鼻准，薄薄的嘴唇，额头上皱纹深叠，但是，若仔细看，他的额头中间却有几条特别深刻的纹理，隐约地组成了一个“王”字……不用说，此人一定是李映霞的老爹，天下八大恶棍之一“虎头人屠”李严良了。

“爹，爹爹碍……”

天光原本耀映得李严良黯淡失神的眼睛有些畏缩，但李映霞这悲惶辛酸地一声哭喊，却使得这位“虎头人屠”全身一震，双目暴睁，他急切回顾，一边也颤生生地叫着：“谁？是小霞么？可是小霞么？”李映霞疯狂似地往前扑来，张开双臂，又是激动，只是哀伤地泣呼着。

“是我，爹爹，是我，是你的小霞……”敖楚戈怒叱：“快站住！”单宇便在这时展开了攻击——他的出手非但凌厉无比，更且快逾电掣，只是身形一动，便形成满空的青雨寒光，自四面八方汇聚向敖楚戈！暴移三步，敖楚戈的“鬼泣环”霍一声飞舞开，形成一刹间的圈弧映现，几乎不分先后，环刃本身又石火般斜切敌人的胸膛，光晕的颤动，更包括了对方的全身！

单宇的弹跃彷彿一只激射的怒矢，倏然飞出，又在眼看着他飞出的一刹便又回到了跟前，“断肠指”轻轻一颤，剑尖的指向，便封住了敖楚戈的面门五官。

“鬼泣环”“察”声由下往上旋起，蓝汪汪地光华有如一泓晶莹，散似秋水，却在又旋转的同时斜切过去，闪过一溜要命的冷芒！

单宇身子侧仰，背脊几乎贴地，“鬼泣环”擦过他的脸前他的“断肠指”便在微幌之下流虹也似笔直刺往敌人心口。

敖楚戈脚步一怵，已让出六步，他的目光瞥过伏在地下的李映霞，身形粹然凌空，在连串的跟斗翻滚里：“鬼泣环”发出“呜”“吗”的怪啸，灿烂眩耀的环刃布成了圈圈相连，团团不息的漫天弧光，纵横交织着齐袭单宇。

这时，单宇却卓立不动了，他双目凝聚，神色森寒，手中的“断肠指”要地像自己有了生命一样，飞掠弹起，四散蓬射的星芒冷电夺目眩神，在一片密集的金铁撞击声中，他居然以手中小小的一柄“断肠指”着着稳准地碰开了敖楚戈的飞滚。

额上已经出了汗水。敖楚戈嘴唇紧闭，“太阳穴”在“突”跳动，他呼吸有些急促，“鬼泣环”在他手握的细练摇幌下作着幅度不大的跳动。

铁门边，保玉紧张无比的，盯视着场中的龙争虎斗，同时他的一对“万字夺”便架在李严良的后颈上，另外，尚有四名黄衣大汉的“鬼头刀”也顶

着李严良的左右腰眼。“虎头人屠”的一条老命！千钧一发。

李严良的双臂反缚背后，被捆绑得结结实实，两只脚踩捆连在一起，用以束缚他的，全是又细又勒的牛皮索，加合着铜丝，如今，他除了瞋目切齿，怒发冲冠之外，任什么事也不能做。

现在，敖楚戈与单宇的激战更已进入了白热化，已快临分生死，断存亡的关头，只见二条身影在急速穿走掠回，进退俱如电闪，他们的出手全是招中套招，式里含式，稍沾即分，每一接触的瞬息，都是百十次攻拒的浓缩，每一度回转，皆乃下步百十次攻拒的连续——看得人目摇神迷，难分难辨，而环刃经天泄地，蓝光掠倏，弧芒隐现，剑锋穿飞，蛇剑流旋，光与刃的组合，像已把此处的每个空间充斥满溢了。

就在这种沉重窒息的尖锐压力之下，事情突然有了急剧的变化——一直伏卧地下以避单宇毒手的李映霞，猛地一个跃身而起，她仿佛无视于身边的锋芒流虹足以构成生命的威胁，就像发了狂一样，飞掠向她父亲那边！丈多远的距离也只是眨眼工夫便到，扶着李严良的保玉正自一楞，方才破口大骂道：“小婊子，你要作死呀！”

李映霞充耳不闻，“青锋剑”抖手飞刺，“吭”的一声，一名黄衣汉子，业已捂着肚皮摔了出去；另一名黄衣大汉举刀猛砍，却在她横剑斜锋之下，“哺”声割开了那人的胸腹，满头满脸溅染了鲜血！这位“玉妃”这时候活像是疯了，形同雌虎，悍不畏死的挥剑暴刺，第三个黄衣大汉，寒光闪处，那位仁兄也怪叫着肩头上见了彩！

李严良真是父女同心，他在突然间奋力前扑撒肩，身侧的另一个黄衣汉子，“唉哈”一声被撞出五步，李严良的脖颈，虽然也被保玉架在两边的夺刃划破，但他却已挣了出来！

保玉有些惊惶失措了，他双夺急攻李映霞，却又不知道，是否可以动手杀死李严良！

正在这稍一迟疑问，已与李映霞拼斗了三招，而李严良仅以肩腰之力，便跃跳着撞翻拐跌了四、五个围攻上来的黄衣汉子！

全身一弓猛长，李严良的头顶猛然兜胸将一名冲近的敌人仰撞出去，振吭大叫：“小霞，快来替爹把身上的绑索削断！”

李映霞此时一面竭力抵抗着保玉的狠攻，一边急切地大叫道：“爹！你小心，我马上就来，爹……只要一会……”双夺翻飞，快进急旋，保玉嘶哑地叫着：“单公子，可要解决这一对混帐父女？”趁他这一嚷一叫稍为分神的空隙，李映霞滚地翻出，“青锋剑”起如毒蛇吐信，“虺”的一闪已将一个挥刀劈向李严良的黄衣汉子双脚斩断，在那名汉子的尖叫声里，她剑刃微偏猛压，“崩”“崩”两响，李严良脚跟上的皮索业已应声削落，身形立腾，双脚暴飞，又一名空削三刀的黄衣汉子“吭”的一记被李严良踢得倒仰出去。李严良再全身凌空回转，“吭”“吭”两响，又端翻了一对黄衣大汉，他狂笑着：“小霞，乖女，爹就帮着你来收拾这群猪狗！”

斜刺里，人影暴闪，李映霞十一剑倒卷，光芒映织中，那人猝闪向侧，右手一挥，李映霞的背腰处已血溅肉翻，她咬牙急退，寒电又起，左脚上再度见彩！

是保玉的“万字夺”！

李严良大吼一声，整个人斜射而出，两脚蹴保玉头脸！保玉立退三步，李映霞的剑刃掠空，又再狠攻上去——可真是上阵父女兵啊！

这时，就好像在虚无中突兀凝成的形，单宇竟从三丈多外与敖楚戈死拼的那边，一闪而到，他猛往下沉，“断肠指”幻成一抹扇状的光辉罩向李映霞，李映霞竭力抵抗，却在剑锋与单宇的剑辉相触的一刹间，“呛郎郎”脱手震飞形掌进裂！

单宇的表情，狠酷无比，他往前慎伏，“断肠指”对着李映霞的咽喉截下！

李映霞死命躲翻，但却躲不开那如影随形的冰寒剑尖，就在这干钧一发中，李严良由一侧横着猛扑，双脚暴赋单宇面门。

单宇唇角噙着一抹冷笑，下插的“断肠指”，淬然上翻，快逾石火，李严良踢来的双脚距离他的面门尚有五寸处，“断肠指”已然“哺”声穿进了李严良的大脚根处。

“碍……呦……”

痛苦地嘶号，出自李严良歪裂的嘴巴；这位“虎头人屠”倾力翻跃，又一头撞向单宇！单宇身形猝闪，再攻九十一剑，九十一剑全部插入李严良身上又拔了出来。但是，当第九十一剑刚拔离李严良肌体的瞬息，李严良猛然又把自己的身体凑上剑锋，用他的血肉来吞没单宇的剑刃！

厉叱一声，单宇急退拔剑，然而，那圈蓝汪汪的光华已似来自九天，淬闪之下劈向他的头顶了，他不及拔剑，矮身缩头，先避此致命一击，但他却疏忽了他的手——他执剑插在李严良肚腹中的手，刹那间环刃暴斜，“刮”的一响，单宇的右手便连同他的“断肠指”留在李严良的身上了。

哼也不哼，单宇流星也似弹翻七丈，左掌竖立如刀，急泄而下，飞斩敖楚戈！敖楚戈猝闪两丈，“鬼泣环”旋身飞舞，蓝光流灿中环身如落月突殒，暴取单宇。

单宇的右手乃齐肘削断，血肉模糊的断肘处所溅洒的鲜血染沾得他青衫上下一片斑红，他的脸色灰白，五官歪曲，喘息粗浊有如在喉咙管里拉动着风箱，但他仍不屈服，仍然在腾闪的一瞬之后，豁死与敖楚戈纠缠。

此制，方才曾经延阻了敖楚戈须臾工夫的保玉，又扑向了正在拥尸痛哭的李映霞！

猛一咬牙，敖楚戈任由单宇的十七掌劈进了自己的中空之内。他在对方掌沿将要沾体的一刹间，粹然抛肩斜身的惯力往回倒飞——他反应快若电掣，却任单宇的弱劲掌力劈在肩头，打得他一个溜滚，但是，他的“鬼泣环”，却已狠狠地切进了单宇的胸肋之内。

往后倒射、单宇脱出了切进胸肋内的“鬼泣环”，他呛咳着，随着大量鲜血的喷涌，他脚不沾地，摇摇晃晃的狂奔而去，经过几次纵跃，竟然奋力投入波涛汹涌的海浪之中。

方自拿桩站稳的敖楚戈，不惶多看，那边，李映霞又在保玉的猛攻下负伤多处。

敖楚戈连人带环，就似极快的流光射到，保玉厉吼着双夺反摔，敖楚戈不避不让，整个身躯淬然横滚，任由夺刃括过他的胸背，在他肌肉立即翻卷中，他的“鬼泣环”已一下子套进了保玉的脑袋，于是蓝芒飞扬，保玉的丑恶头颅也滴溜溜站上了半空！单膝点地，他的“鬼泣环”“呼”声横旋回，在“括”“括”闷响连串，四周的“十一邪”所属，又七八颗脑袋，血淋淋地抛起。

尖噪悲号之声。顿时乱成一片，残存的黄衣汉子们，马上四散奔逃，

狂奔系突，每个人都是心胆俱裂了……敖楚戈缓缓来到李映霞身边，李映霞浑身血迹斑斑，披头散发，俏丽的面庞上，泪水融在苦极的悲痛里，她跪在李严良尸体前，李严良的尸体冰冷，脸孔泛着乌青，双目半闭，神情痛苦，全身上下，全叫血给浸透了……仰起脸庞来，李映霞凄凉酸楚地道：“我爹死了……他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敖楚戈俯视着李严良的面容，低沉地道：“我知道……李姑娘，令尊名声狼藉，素行邪恶，但是，终其一生，到底也做了两件好事。他并非是个肯于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人。他却为了解救自己的女儿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证明他的人性深处，至少尚有未曾湮灭的骨肉亲子之情。另外，我也蒙他之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吞食了单字的毒剑，要没有这刹那间空隙，老实说，我真不敢定，能否胜得了单宇，这个‘玉面瘟神’。”

李映霞突然激动地叫：“单宇这刽子手是不是逃了？”摇了摇头，敖楚戈道：“他已在重伤之后，自行投海了——这是个倔强又高傲的人，哪怕是死，他也要死在不为人见的地方，不肯将他最后的惨状示露人眼……今天真险，我的‘无双剑’不在手上，而‘鬼泣环’只适于远攻，这一点单字知道，所以他一直和我近身搏斗，不肯远离，他的‘断肠指’，却是近搏的利器。李姑娘，若非保玉遭危，单宇反扑相救，这距离便难以拉开了，那时，生死之间，亦就难说了……”李映霞此时神色凄楚，泣声宛如沥血，她悲痛逾恒地道：“我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再也没有相倚为命的爹，再也没有人来关怀我，保护我了……久听人说‘孤苦伶仃’的滋味，我到现在才知道，竟是如此傍徨，如此的空茫……”

第七章

这些日子来，敖楚戈显得有些消瘦了，也许是对生命的终极目的感到意兴阑珊，也许是对周遭的环境觉得厌倦萧索，也许是，忘不了李映霞留在心田上的那一抹情影吧？总之，他每每在无形中将自已禁束于沉默，禁束于只属于他个人的梦之境里，他多了很多冥思的时间，而又经常在醒悟之后却不知道自已方才那一阵子是在想些什么？那样的空茫，那样的迷蒙，又那样的隐约，似真似幻。

酒，便成了他身边的良伴。

心情烦得不知所的辰光，他不是没有体验过，这种“烦”，便是由落寞、孤单、哀怆、苦闷，夹杂着某一项无可奈何的憾事组合的，他知道如何去克服这段过渡时期的烦燥——拖日子，杀时间，再来点儿酒，够了。

治疗苦闷的唯一方法，只有淡忘苦闷。

时光的延续，便是淡忘的良药。

这是一幢筑在山脚的小茅屋，他临时的“行宫”，向一个老樵子租贷下来的。

萍踪无定，天涯浪迹的岁月，几乎写满了敖楚戈自懂事以来的人生，他飘忽惯了，他移动惯了，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和那里，都是一样的泥土，也都是同样圆颅方趾的人，若硬要说有什么分别，大概就是泥土有香臭，人与人有善恶，有亲疏吧？茅舍不大，但还干

净敞亮，他住在这里，已有个多月。

一个多月前。他是从“顺安府”来到这里的，看着此地山明水秀，便感到自己意思上的疲乏，精神上的空洞，于是，他住了下来。

他觉得很累，也很孤单，从“顺安府”来，是因为他在“顺安府”参加了一个葬礼，那埋下去的人，是他在世间最后一个有着骨血渊源的人。

那是他的长辈，年龄够老了，死亡对他的年龄来说，已不算是一种苛待，毋宁是一种解脱，但是，敖楚戈的感受却不一样，他不喜欢他这位亲人逝去，因为敖楚戈爱他，敬他，也因为他一向以更多的慈祥来关注敖楚戈，他们有滴亲的血缘，阴阳骤隔，总是不如同时在一个地方好。

所以，敖楚戈有了怀疑——人的生命终极到底为了什么？只是死亡、入土？留给活着的人深沉的悲戚？当然入生于世，有许多堂皇的道理来激励“有为”，不过，“有为”也罢、“无为”亦罢，生命的火焰一旦熄灭，却不免叫仍在继续活着的人感到空幻——做了许多，或一点不做，到未了，不也是相同的结局？黄昏的光景。

而黄昏一惯凄清又哀凉，色调怆然。

敖楚戈坐在门前的一把破竹椅上，大酒囊斜置脚边，他刚抹去唇角的一抹酒渍。

凝视黄昏，黄昏的韵致绚烂却寂静。

马蹄声便在这时传来，“得得”、“得得”，悠扬单调，但却清脆，回荡于黄昏的绚烂与寂静里。

只有一人一骑，方向正是朝着这边的茅屋，那位骑士似乎相当安闲，马儿用的是小碎步，像在一面缓奔，一面流览四周的景色。

附近有山有水，而且山青水绿，抚媚灵奇兼雨有之；倒是值得一看。

敖楚戈没有往蹄声传来的方向稍作注意，他唯一的反应，只是提起脚边的大酒囊，对着囊嘴又灌了一大口酒。

蹄声近了，就在茅屋旁边丈许处的那口浅井边停了下来。

敖楚戈仿若未觉，只又凝视黄昏，又灌下一大口酒。

半晌。

一个低沉微带暗哑的腔调浓浓逼了过来：“楚戈，别来无恙？”有些怔忡，敖楚戈缓缓转过头去，眯起双眼，仔细端详那个说话的人，也就是那个马背上的骑士。

看样子那人约模是个中等个头，四十上下的年纪，圆圆的面孔；肤色黝黑，颌留短鬃，脸上修整得异常光洁，一双眼睛精芒闪闪，颇有威仪。

叹了口气，敖楚戈咧开嘴道：“真是稀客，萧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马上骑士——萧铮沉稳地一笑，道：“费了许多心血，但是，以你这样大的名头来说，要找到你也并非什么太难的事。

半个月前，你到‘白杨寨’去喝酒并买了一大批粮食，就有人认出你来了；楚戈，由于你办了这样多的货，我们知道你必然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日子，所以，我们虽然迟了半个月才在‘白杨寨’打听到你的消息，但却并不算太晚。”

点点头，敖楚戈道：“是不算太晚，纵然你再过半个月才来，仍可以在此地找到我……”突然，他疑惑地道：“如果我没有听错，刚才你是说的‘我们’？”萧铮平静地道：“不错，我们。”

敖楚戈道：“还有谁？”

这一次，轮到萧铮叹了口气了：“莫非你就真个这么健忘？还是你绝情绝义到连老朋友全不屑一顾了？楚戈，你会记不起他们四个来？”吃吃一笑，敖楚戈拍拍自己脑门：“我想，你是说‘云山一鹤’章浚‘虎头’武海清‘小修罗’白羽‘花和尚’唐全他们四位？”萧铮的声音有点生硬：“亏你尚能记得，真不容易。”

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老朋友喽，怎会忘怀？萧铮，我们可是七八年没见过了呢？时光过得可真叫快哪……”萧铮冷冷地道：“正确的时间是八年三个月又十二天。”

敖楚戈笑道：“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你们各位是多么思念着我……”萧铮睁大了眼道：“一点不错，更可以说是刻骨镂心，无时或忘——楚戈，我们盼望找着你的这一天，业已盼望得眼都要穿了！”

放下酒囊，敖楚戈扮出一付颇受感动的模样：“故人情谊，最是醇厚悠长，想不到你们几位竟然如此怀念于我，我却一直天涯飘泊，四海浪迹，未能早日得见诸君，诚属一憾；如果我晓得你们对我这般思忆，千山万水，也必往相会……”萧铮重重地道：“只怕你心口不一吧？”敖楚戈忙道：“千真万确，萧铮，老友，皇天后土，可鉴此心！”

萧铮突然厉声道：“敖楚戈，你还有心么？”凝视着对方，敖楚戈一派茫然之状：“这是什么意思？”神色凛烈地策骑接近，萧铮愤怒地道：“你干下的好事，莫非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敖楚戈，你肚里雪亮！”敖楚戈不愠不火，微笑道：“我干下什么‘好事’来着？老友，我肚中可正是一团迷惘！”

萧铮激动地道：“不要装糊涂，敖楚戈，我们当年都是窝在一起的好朋友，是连成一心，结成一体，如手如足的老搭档，但是，你居然做出那种不仁不义，卖友自利的罪行来，你简直狡猾阴险，恶毒到了极处！”

敖楚戈搔搔头，道：“慢点，老友，我还不太明白……”萧铮咬着牙道：“你还会不明白？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此中的来龙去脉；混来蒙去，就是把咱们哥五个整得凄惨，弄到流落异乡，有家难归，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惊忧，尝足了飘零流落之痛……”敖楚戈脸色一正，慎重地道：“萧铮，你指的可是八年前‘宝利当铺’的那档子事？”萧铮恶狠狠地道：“不是那件事，还会有哪一件事？”似在回忆着什么，敖楚戈悠悠地道：“如果是那档子事，老友，我没有错。”

顿时青筋暴起，萧铮挣红着脸厉烈地道：“‘宝利当铺’为富不仁，作恶多端，平口压榨贫苦，欺蒙善良，又放印子钱，又暗设赌挡诈骗老民，举凡造假作伪，剥削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平日强取豪夺，鱼肉乡里，不知霸占了多少的财产，蚀食了多少人的血汗，更坑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敖楚戈颌首道：“这些不心你说，我也清楚得很！”

萧铮气涌如山地道：“当时我们六个人为了给‘宝利当铺’——‘次教训，一个警告，是不是共同商议好前去劫他一遭澈底。

并重重整治‘宝利当铺’的东家郑万有一遭？”笑了，敖楚戈道：“不错，记得动手前的那天夜里‘花和尚’唐全还灌多了老酒，疯疯癫癫地几乎搞出了纰漏，却叫白羽拿一桶冷水把他淋清醒了……”萧铮大声道：“休来扯这些闲篇——敖楚戈，我们在动手洗劫‘宝利当铺’之前，是否也都知道‘宝利当铺’的东家郑万有是两江大豪‘铁翼飞虹’樊五洲的丈人？也是‘桂城’都督候议的二舅父？”敖楚戈道：“当然知道，但并未吓住我们，可不是？”萧铮激昂地道：“那天晚上的行动一直非常顺利。直到你私下放

走了郑万有的二姨太与那个小杂种——你并没有知会我们，也不曾征求我们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放走了他们，你纯是独断专行，目中无人！”

敖楚戈冷冷地道：“我所做的我并不认为有错，那时我是这么想，换成今天，如果遭遇到相同的情况，我也一样会如法炮制；萧铮，我们夜劫‘宝利当铺’打的是劫富济贫，惩奸扶弱的幌子，但实际上，你们几个人的行为如何？一入‘宝利当铺’的库房，便个个红了眼，迷了心，大把大把地搜集珍奇珠宝，一袋一袋的装塞金银翠玉，贪婪忘形，丑态毕露；这犹不说，竟然胡乱伤人，不论首从，一概刀斩刃砍，甚至连郑万有的那唯一。

宝贝儿子也要砍掉；想想看，那只是一个七八岁的稚童，这样小的孩子他懂得什么？他父亲的罪行与他又何干？老子的不是怎能祸延儿子？况且只是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孩子？”萧铮切齿道：“但你说过由你来处置那个女人及那孽种！”

敖楚戈昂然道：“是的，我说过，因为我不得不说，你们眼看着便要将那女人及孩子砍掉，我为了不忍伤害她母子，便只有这样表示——你们无视于这女人及孩子的哭求跪请，罔顾于这对母子的惊惶恐惧，我却办不到；我要下她们又放了她们，但我并没有隐瞒你几个，我放走她母子后曾回头向你们解释过！”

萧铮咆哮起来：“你误了大事，谁还听你的狗屁解释！”

笑笑，敖楚戈轻轻遥点对方的鼻端，道：“当年的那天晚上，你们便是这种反应，疯狂叫嚣，无理取闹，更群起与我争吵，我记得我们为了此事争执得十分剧烈，到了后来，我一怒之下便自行离开了，你们该看得清清楚楚，我离开的时候两手连一丁点儿东西也没带，要发财，我全留给你们去发！”

怒极反笑，萧摔闷着气道：“把财留给我们去发？真是见你的鬼！敖楚戈，就在你走之后不到半个时辰光景，‘铁翼飞虹’樊五洲便率领他的大批好手，更加上近千官兵赶到，将‘宝利当铺’团团包围，圈了、个水泄不通！”

敖楚戈道：“事后我听人说过这些情形……”萧铮几乎是在呻吟：“天，你的样子多么轻松？仅仅事后听人说过这些情形？好，我再向你细说一遍，叫你明白你闯下的祸害有多大，火把灯笼照耀得半个城街宛同白昼，刀枪如林，寒光似雪；樊五洲与他的二三十名得力手下，近千官兵，潮水般往内卷扑，杀灭声能震聋人耳，面对面都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五个人竭力抵挡，拼命冲突，浴血苦战快到天亮，方才九死一生的堪堪脱出重围，扶掖遁逸而去，但是，五个人却没一个是完整的，通通挂了彩，章浚还丢了一条右臂成为残废，我至今仍然内伤未曾全愈断根，敖楚戈，这都是你的赐予啊沉默了片刻，敖楚戈才道：“你们以为是我去通知樊五洲同候议的？你们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萧铮圆睁双眼，吼道：“这要问你！”

敖楚戈淡淡地道：“不是我。”

萧铮厉声道：“真不是你？”

忽然冷冷笑了，敖楚戈道：“用不着在那里瞎叱喝，老朋友，你也晓得不是我！”

面孔扭曲了一下，萧铮的神色蒙了一层阴郁，他透了口气，颓然道：“是的，我们知道不是你；你绝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没有如此做的动机和目的，敖楚戈令我们痛恨，但他却不是白痴，亦非小人……”敖楚戈露齿笑道：“不过，这却不至于令各位对我如此‘痛恨’吧？我认为，这只是好朋友之

间一点意见上的争执，观念上的冲突而已，何来‘痛恨’这样的严重反应？”萧铮不禁又愤怒起来：“虽不由你直接出卖我们，但也是等于你间接把我们坑了！”敖楚戈皱眉道：“此话怎讲？”萧铮恶劣地咆哮：“打我们一潜入‘宝利当铺’，前面六扇相连的店面通通关闭，三十二名伙计不是被杀就是被捆，后头四进内宅大小一十七口男女老幼，也一样的情形，铺子里有多少人，我们早已刺探清楚，根本不可能有人逃出去，通风报信，但樊五洲的手下与候议的官军竟能围抄上来，你道是谁走漏的消息？”心里有数，敖楚戈却明知故问：“谁？”萧铮大吼：“就是郑万有的那个二姨太同她的小孽种——也就是被你私下放走的一大一小两个祸害！”

“哦”了一声，敖楚戈道：“原来是她母子去通报消息？不过，这也难怪！人之常情嘛。”

萧铮怒吼道：“什么‘人之常情’？敖楚戈，若非你妄作主张，出下这个歪点子，私下放走了那个贱人孽种，樊五洲和候议怎能及时得讯？又如何来包围我们？我们五个又怎会受尽如此苦楚？几乎血溅三步，命断当场！”

敖楚戈赔笑道：“五位吉人天相，不是矢折之躯，好在有惊无险，皆已平安脱困，且仍健朗如此，也就不必再小题大做，徒增烦恼了……”

萧铮火辣地道：“你说得倒是轻松，敖楚戈，我问你，我们五个人当时付出的血汗，所遭受到的损失，几近八年的飘泊流浪，章淦的一条手臂，我的内伤……这些笔账，却是找谁去算！”

慢慢地，敖楚戈道：“你们认为该找谁去算？”萧铮一指敖楚戈：“你！”舔舔唇，敖楚戈道：“我？”

萧铮暴烈地道：“你；是你放走了那贱妇和孽种，她母子才有机会去通风报信，我们才会身陷重围，险死还生；是你令我们受伤挂彩，是因你的失着才叫樊五洲与候议及时堵住了我们，并且认清了我们，也因为你的这一手使樊五洲与候议广邀人马，檄昭天下，四处追杀我们，逼得我们远扬异域，飘零七海，几近八年，久不敢返回中土！你说，这一笔一笔的帐，不找你算又找谁算？”敖楚戈安详地道：“怎么你们现在就敢回来了？”萧铮恶狠狠地道：“郑万有死了，樊五洲也死了，候议告官退隐了，没有人再追我们，莫非还不该让我们回来追你？”敖楚戈笑道：“列位的消息倒颇灵通——其实，郑万有当时被白羽废掉了四肢，也活不了多久，樊五洲正当壮年，他的突逝，却是令人意外，但你们既然没人再追再逼，业已事过境迁，又何苦回头来找自己老朋友的麻烦？”萧铮狠狠地道：“仇刻骨，恨铭心，不能不报仇雪恨！郑万有，樊五洲已死，候议已告官回里，已找不到他们头上，但却不可轻恕过你这始作俑者。敖楚戈，这些年来，不知道是樊五洲不晓得你也曾参与其事，抑是他对你放过那贱妇和孽种的行为感恩图报，他却一直没找过你，你也过得逍遥自在，可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凄惨，又有谁会明白？”敖楚戈道：“说句老实话，樊五洲就算找到我头上，我也不会含糊，更不会学你们的样子逃之夭夭，龟缩不出，大不了是个肉拼肉，有什么稀罕？”黑脸涨成紫酱色，萧铮气愤地道：“当时我们都受了伤，我同章涣又衰弱得不能行动，而樊五洲人多势大，又请了若干好手相助，再加上官方的力量，我们不躲锋头却如何对抗？更坦白地说，我们五个的功力任是谁也比不上你……”敖楚戈道：“但你们五个加起来却比我强！”

萧铮咬牙道：“五个人不同一个人那样得心应手，上下一致——总之，当年的情况逼得我们无法可施，除了暂避一时，别无他策……”敖楚戈气定

神闲地道：“另外，还有个骨气与胆识的问题，不消说，列位在这上面，却也不甚及我……”冷笑一声，萧铮道：“敖楚戈，你这是暗示我，抑是警告我？你以为就这样简单便把我们吓退？就将我们找你算帐的主意打消了？你也未免想得太容易啦！不管你是什么三头六臂。大罗金刚，我们必要与你一结旧欠，让你遭到报应！”

微喟一声，敖楚戈道：“这件事，老友，可是你们五位一体的意思？”萧铮强硬地道：“是我们五个人的意思！”

敖楚戈低沉地道：“你们就不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老交情的面子上？”萧铮大声道：“从‘宝利当铺’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已与你思断义绝，形同陌路——你已不顾交情，我们就更无须考虑！”摇摇头，敖楚戈道：“你们是误会了……”萧铮断然道：“没有误会，我们比谁都更清楚应该怎么做！”

呼了口气，敖楚戈道：“老友，不再斟酌一下？”萧铮斩钉截铁地道：“不必斟酌，也没有任何商榷余地！”

敖楚戈拿起酒囊来大口灌酒，“咕鲁““咕鲁”的吞咽声在他仰起脖颈喉核颤动里就宛似无底洞中的回响，大酒囊中的酒，叫他一口气便喝掉了小半，放下酒囊，他伸出舌尖来润沾嘴唇，似是在品回酒味，却没有开口说话。

忍不住了，萧铮怒冲冲地道：“敖楚戈，你不用做出这付蛮不在乎的熊样子来，我只怕你再也逍遥不了几时，我对你还略留颜面，其他的人却绝不会给你半点包涵！”

敖楚戈目光投注向西方的那一片幻影中，他轻轻地道：“萧铮，好友反目，手足阅墙，原是天地间最令人痛心的不幸之一，难道说，你们就毫不珍惜我们彼此以往的一段情谊？非要搞得血雨腥风，一片愁云惨雾不可？萧铮粗暴地道：“少罗嗦，我已告诉过你，自洗劫‘宝利当铺’那一晚起，我们与你即已恩断义绝，形同陌路，什么故情，什么旧谊，完全付诸流水，幻做烟云！”

敖楚戈犹在容让：“萧铮，做人做事，总要占住一个‘理’字才好发狠施威，‘宝利当铺’的那桩过节，我并没有错，我不让你们残杀妇孺，滥屠无辜，这不只是为了我个人的一片侧隐之心，又何不是在替你们修德积福？”萧铮大吼道：“胡说八道，你是在挖坑叫我们跳，你是杀人不用刀！”

敖楚戈极其缓慢地道：“列位可也曾周详考虑过，像你们这样蛮不讲理的硬要向我报复，其后果的严重性？”萧铮嗔目道：“只求一雪此恨，一切后果在所不计！”

僵默片刻，敖楚戈冷清地道：“萧铮，这可是你说的话！”

萧铮强横地道：“也是我们哥五个共同要说的话！”

在那张破竹椅中转动了一下身体，于是，结构松散的竹椅，便“咯吱““咯吱”响了起来，敖楚戈只是换了一个坐姿，鞍上的萧铮已突然往后缩闪，右手也伸向了腰后，模样好不紧张！

摆摆手，敖楚戈闲散地道：“干什么这样大惊小怪？伙计，挪挪身子而已，莫非你还以为我会抽冷子暗算你？”微现窘态地收回伸向腰后的手，萧铮却有些恼羞成怒地道：“像你这种人，谁也不敢说你会在什么时间做出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来；而且，你也不要以为我含糊你！”

笑笑，敖楚戈道：“老萧，你还是老性子不改，又是倔，又是好面子；我劝你那只尊手还是小心点别乱朝后摸，我晓得你这位‘抛拐子’的毛病，而我也相当敏感，你知道，有时候我的反应也是只凭直觉，不经大脑的，万

——该多遗憾！”

萧铮火暴地道：“你吓不住我！”

敖楚戈道：“我也不是要吓你，我只是向你解释轻举妄动的厉害，我一直很平和，是么？萧铮，像现在的这种情况，未免带着十分浓厚的剑拔弩张的味道，可以说尖锐得一触即发，若欲叫其不发，就完全依靠彼此的容忍及稳重，稍一不慎，即足以造成不幸，我不愿造成不幸，相信你也不愿，对不对？”萧铮厉烈地道：“今天我来，就是为了造成不幸来的！”

敖楚戈和熙地道：“或许是，但并非由你个人来执行我的‘不幸’，喂？因为只靠你个人的力量，恐怕不足以造成我的‘不幸’，却更易酿成你自己的‘不幸’，据我想，你来的目地，不在于向我施暴，而在于传达某一项信息吧？”唇角抽搐了几次，萧铮终于进出了一句话：“你有个应该挖出来喂狗的脑筋！”

耸耸肩，敖楚戈道：“说吧，你们欲待如何报复我？你又是带来什么的信息？”咽了口唾沫。萧铮道：“好，你听着……”伸手奉上酒囊，敖楚戈温柔地道：“可要先来上一口润润喉？”眼馋馋地望了那只酒囊一眼，萧铮却强行制止自己也想来一口的欲念，他昂起头，一付凛然不可侵犯之状：“我不喝仇人的酒！”

收回酒囊，敖楚戈道：“别说得这么难听，老萧，我们之间，便有争执，却也谈不上是‘仇人’呀……”萧铮硬着声音道：“休想来软化我，敖楚戈，你听着，有个地方，有一颗名字叫做‘幻星’的蓝焰宝石，你要负责替我们去取，这一项，是赔偿我们当年在‘保利当铺’徒劳无功的损失，等你把‘幻星’交给我们之后，再自断一臂一脚，算是补偿我们肉体上所遭受到的折磨，然后，你必须远离中土，永远不准回来，我们五个人八年的飘泊落流之苦，也叫你亲身再去体验体验一遍！”

默然片晌，敖楚戈道：“就这么些？”

微微一怔，萧铮怒道：“你嫌这样做对你太仁慈了，是么？不错，的确太仁慈了些，我告诉你，这是表示我们有良心，有感情，还看着过去那一段其实不值半文的旧谊，我们没有要你的性命，若以你的罪行来说，寸磔凌迟皆不为过！”

敖楚戈表情古怪地道：“你们逼我去抢人，又把我弄成残废，再迫我离乡背井，永世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做法，还能称为‘仁慈’？比宰了我更要令我难受！”

萧铮吼道：“至少你还留着性命，你还活着，不杀你已是最大的恩典，敖楚戈，你不要香臭不分，你以为我们就没法子裂你的尸？”敖楚戈叹息一声，道：“如果我不去替你们抢那颗‘幻星’呢？如果我也不自断臂脚，不离开中土，我向你们反抗，你们又能怎么办？”嘿嘿一笑，萧铮狰狞地道：“早知你会有此一着——我老实告诉你吧，老朋友，在这人间世上，你有个硕果仅存的亲人，真正的，唯一的血亲，你的二叔，你爹的同胞老弟，也是最爱你疼你的人，对不对？如今这老家伙已在我们手中，‘花和尚’唐全已领着两名小角色在半月之前便赶了去擒掳他了，他不识武功，年老体衰，就和抓鸡一样不费力气便能拿下他，此刻，你的二叔应该已在唐全掌握中了，当然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将你二叔隐藏何处，但那里必是个僻静又舒适的所在，我们更不会有一丝半点难为他的地方，如果你听命令的话，否则，他老人家怕就很有要受罪，甚至陪你一起同登黄泉道亦未敢言；再退一步说，假如

反抗我们，除了我们五个将联手合力对付你之外，我们另外也请到了两位极强的帮手，力量足可将你吃稳，所以你若反抗，最后的下场也只是死路一条；现在，你可以考虑考虑，你是愿意依照我们的条件去做呢？抑是要与我们逞强，在你挺尸之后再缀上你那二叔陪葬？”

敖楚戈起先有些怔愕，也有些迷惘，但是，他随即笑了起来：“老萧，你们不可以这么歹毒的，我们是好朋友，我的二叔也就是你们的尊长，你们怎可掳他老人家当人质来做为强迫我的手段？这不仅不义，也是不仁不孝！”萧铮恶毒地道：“你已不仁不义在前，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于后，敖楚戈，你二叔的老命操纵在你的手中，如你不从，只怕你除了不仁义之外，不孝的罪名仍得由你背上！”

神色显得十分平静而幽冷，敖楚戈道：“萧铮，这样做法，实在有失厚道！”

萧铮硬板板地道：“如今，你已不配谈厚道，敖楚戈，这纯是你自找的！”

很久没有出声，敖楚戈的双眉紧皱着，好一阵子，他才低沉地道：“难怪你敢一个人跑来这里找我卖狠发熊，萧铮，你是有所仗倚！”狞笑一声，萧铮得意地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友，没有三分三，哪敢上梁山，若是制不住你，我岂会如此冒失，楞到在虎嘴拔须，太岁头上动土？”敖楚戈似是非常无奈，他勉强地道：“好吧，那颗‘幻星’宝石在什么地方？不过，在你没有回答之前，我已知道宝石的主人必不会是容易招惹的……”萧铮大刺刺地道：“还算你识抬举，知利害——当然，‘幻星’的现下执有者不好招惹乃是一定的，如果容易到手，我们还来找你作甚？我问你，‘十龙门’弥听说过没有？”反应是苦涩的，像吞下了一颗火栗子，敖楚戈塞着声音道：“你是说，‘大雁坡’的‘十龙门’？”点点头，萧铮道：“不错，‘大雁坡’的‘十龙门’那颗蓝焰宝石‘幻星’，便为‘十龙门’所收藏，执于掌门人‘驼龙’童寿春之手！”

吐了一口气，敖楚戈沉重地道：“你们真会找主儿，哪一个不好去招惹，偏偏去逗弄‘十龙门’？老萧，‘十龙门’的十龙，个个功力精湛，心狠手辣，非但强悍，更且霸道，任是那一‘龙’也都是出了名的凶残暴戾，狠酷无情，他们不找我们麻烦，业已值得额手称庆，烧了高香，如今却去主动找他们的碴，这不是把灾祸朝自己头上硬拉？”萧铮冷冷地道：“这是你的事。”

敖楚戈摇了摇头，道：“难怪你们自己不去，却推着我去冒险顶缸，这……这真叫借刀杀人！”

萧铮声色俱厉地道：“我们办得了还用得着你么？敖楚戈，你一向自认本事好，机智强，现在，你就正该表现给我们大家看看，成功失败，全在于你，可是你千万记着——你二叔的老命也就连系在你的成败之上！”敖楚戈喃喃地道：“这真是强人所难，强人所难……”萧铮大喝：“敖楚戈，你从是不从？”笑笑，敖楚戈道：“别这么鸡毛子喊叫的行不？来来，老萧，让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好不好？”

马上的萧铮声色俱厉地叱喝：“少磨蹭，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行或不行？”敖楚戈耸耸肩，道：“你们在拿鸭子上架，硬掐着我的脖颈干，不行，还成么？”嘿嘿狞笑，萧铮道：“干脆点多么好？敖楚戈，你总算还没白闯这多年的世面，脑筋尚够灵活，你若是不从，哼哼，我包你哭天抢地，辗转哀号的日子在后头！”

敖楚戈道：“八年来，你们五个可真是将火候炼足啦，狠巴巴的横着心蛮干一气，甚至连老友也一遭卷合进去也不皱眉头……”萧铮恶劣地道：“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你这种人，尚能奢谈什么情谊？”口中“喷”了几声，敖楚戈眯着眼道：“我记得，八年以前，你们不但没眼前这个跋扈嚣张劲，连五颗脑袋的纹路凑合起来也没有几根，那时，你们大多是以我为首，以我为主的，想不到，八年以后，你们却并肩子反过来对付起我啦……”萧铮涨赤着脸喝道：“你休在那里妄自尊大，我们那时抬举你是因你还扮得出几分假仁假义的模样，谁知道你骨子里却恁般奸恶？以你这等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又如何能使人信服？”敖楚戈道：“所以，你们就索兴一横心，连成一气，硬来收拾我了？”萧铮怒道：“这是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休要不识好歹！”

敖楚戈感慨地道：“老萧，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话不是现在的态度，就算那不是恭谨吧，至少也是和缓又审慎的，如今，你却对我吼叫谩骂起来……”萧铮火辣地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少提从前，那早已过去了，消失了，你还是正视现实比较合宜点，而且我警告你，不要以为我们往昔对你的抬举是畏惧，你并非我们的头子，我们自从搭挡便一向没有上下主从之分，大家名份全是一样，谁也不比谁大，谁也管不着谁，我们不是你的下属，以前不是，现在更不是！”

敖楚戈低沉地道：“但是，你们却大多是遵照我的意见行事……”重重一哼，萧铮道：“那是你的鬼点子比较多的缘故，并非我们该受的节制或指挥，我们之间是平辈的伙计，不是排序的帮派，你不要晕了头……而就连这么一点对你的倚重。也在‘宝利当铺’那晚的事件之后一笔勾消！”吁了口气，敖楚戈道：“你们翅膀硬了，经验广了，便不再像昔日那样尊重我了……”萧铮倨傲地道：“八年的时光很长久，够长久了，八年中，曾发生许多变化，也足以令人学到许多，敖楚戈，你的那一套障眼法儿，雕虫小技，再也唬不住我们，吓不了我们，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敖楚戈微喟一声，道：“不过，以你们目前的见解和主张来说，却不见得有会有什么高明之处……”萧铮咆哮道：“这只是你这样认为，姓敖的，你那一套也稀松平常得很。八年中，我们有长足的进步，更了解了许多事物，你的鬼板眼早就瞒不过我们了！”

敖楚戈淡淡一笑道：“你看上去也似乎比当年更狠上几分啦……”双眼圆睁，萧铮咬牙道：“当须要向你们下毒手的时候，敖楚戈，我是绝不会犹豫的！”

点点头，敖楚戈道：“是的，我看得出你已具有这样的胆量同决心。”

萧铮勃然怒吼：“不要再讥消——敖楚戈，我会教训你！”

吃吃一笑，敖楚戈摇摇手道：“姑莫论你是如何无知狂妄与幼稚浅薄吧；我们谊属老友，却不该扯破脸面，否则，岂非叫知道我们关系的人笑话？”萧铮竭力平静着自己，半晌，他道：“说话要小心，敖楚戈，他们几个的脾气比我要暴躁得多，而且，没有我这样的容忍及涵养……”敖楚戈道：“这样一讲，我还真有点嘀咕呢……”萧铮大声道：“你又来了？”敖楚戈的目光泛着极度温柔的笑意，在夕照的映幻下，更带着那种亲挚湛然的光彩，他心平气和地道：“老萧，他们几个现在在哪儿？”萧铮道：“唐全已去擒拿你的二叔，很快就会转回来，约摸也就是今明两天里的事，另外他们几个，正在一处幽静的所在等待消息。”

敖楚戈扬着眉问：“等待消息？”

萧铮冷冷地道：“不错——他们等我回去。”

敖楚戈道：“既属好友，黍为挚交，为什么不一起前来相会？”萧铮板着脸道：“很简单，第一是不愿引起你的误会，增加双方情绪上的激动。第二，若是你万一耍蛮使狠，我们要留下回转的余地——我们邀约的那两个高手要过今天才能赶到，唐全又不在，我们除非必要，不想冒着活捉你以外的危险！”

敖楚戈笑道：“能有这样详尽的安排，足证诸君业已更上一层楼了。”

萧铮掩不住他的得意之色：“敖楚戈，天下很大，不是你才懂得心计！”

敖楚戈又问：“老萧，可否告诉我，你们请了哪两个人来做你们的帮手？”狡猾一笑，萧铮道：“不用急，到时候你自会知道，那两个人你说不定也见过，纵然未见，也必曾耳闻他们在道上的名声。”

敖楚戈道：“如此言来，那二位亦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了！”

听得出人家话中带刺，萧铮厉声道：“敖楚戈，你最大的毛病便是目空四海，心中无人，休说我们哥几个不会含糊你，我们那两位助拳者更不会在乎你，人家的玩意儿断不比你稍差！”

敖楚戈晒道：“你说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三分三，还敢上梁山么？列位所请的帮手，想亦必属武林俊彦，一方奇才了……”萧铮恶狠狠地道：“迟早有一天，敖楚戈，会有人割掉你那根舌头！”

敖楚戈道：“其实你的心愿，岂只割掉我的舌头而已。”

萧铮气不过地道：“敖楚戈，你这狗娘养的……”又凑上酒囊浅吸了一口，敖楚戈悠闲地道：“得了，你不下马来歇歇脚？老友，吵是吵，骂是骂，我这一番心意却仍是诚恳活鲜，笃实挚真的呢……”萧铮哼了哼，道：“我下不来了，我这就得回去。”

敖楚戈道：“干嘛这么急法？”

萧铮道：“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听消息，对了，你也别再磨蹭。至迟今晚起更，你就得前往‘白杨寨’的石牌坊前与我们会合！”

沉吟了一下，敖楚戈道：“何苦这么紧迫？再过两天不行？”萧铮怒道：“不行！”敖楚戈忙道：“行不行没关系，你别叱喝得这么大声……”萧铮满面严霜地道：“记着，必须今夜初更时分，在‘白杨寨’的石牌坊前与我们见面，若是你有意延迟或藉故不到，一切后果你自行负责，我再告戒你一次，你的命以及你二叔的命！”敖楚戈懒洋洋地道：“好吧，我去就是。”

萧铮又钉了一句：“准时！”

点点头，敖楚戈道：“当然，准时！”

一带马缰，萧铮冷冷地道：“我走了，你好生记住时辰！”

坐直了腰，敖楚戈急问：“老萧，他们几个到底在哪里等你呀？”半权过腰身，萧铮粗声道：“他们如今在何处与你毫无干系，你非要钉着问这事干什么？莫不成你还想出什么歪点子！”

打什么歪主意？”

敖楚戈道：“问问罢了，老萧你别疑神疑鬼，难道说，你还信不过我？”萧铮沉着脸道：“信得过你也就离着倒霉不远了，娘的你麻子不叫麻子，你是坑人！”唇角勾起一抹古怪的笑意，敖楚戈道：“你对我的成见太深了，老萧。这就未免失之偏激，令人心中既是帐然，又中憾然，一个满腔赤诚却不受谅解的人，最为痛苦……”萧铮不耐烦地道：“少罗嗦了，放下你那些乱

七八糟、言不由衷的感慨，只记着一件事，今晚准时赴约，我再提醒你，时间不多了……”敖楚戈淡淡地道：“老萧、你怎么越来越唠叨得像个老太婆啦？记得你以前并没有这样夹缠法，如今居然还说我‘罗嗦’？”瞪了对方一眼，萧铮指头虚空点了点：“你就是嘴硬，大毛病！”说着，他带马掉头，在他背对敖楚戈的一刹，斜插左腰后的一柄三尺白钢短拐闪泛出一抹冷芒——那是一只单拐。

敖楚戈拿起酒囊，吸满一大中酒，就在萧铮甫始抖缠杨蹄的瞬息，他猛然起身“嘣”的将口中含酒喷出，于是，一蓬晶莹流灿的光点便飞罩向萧铮的头顶，酒滴散聚，宛如一片雨云！

萧铮的反应乃是奇快无比的一一几乎完全基于习惯性的本能，他整个身形猝而从后鞍上斜滚，却又在滚翻的同时往上猛跃，但见银光幌闪，他的单拐已抡起百圈半弧，有如连串的环套暴飞，反卷他头顶上的那片酒雨！

只见实质坚硬的拐身抛扬闪动，酒滴四溅，异香扑鼻，而拐身击中酒滴，更发出“叮当”撞响之声，仿佛骤雨若铁，清脆密集——但是，萧铮立刻也知道他自己业已上当！就在萧铮腾身舞拐空卷头上的酒滴之际，敖楚戈飞掠向前，凌虚翻折，双手又准又快地抓住萧铮两脚，往一例猛摔！”萧铮大吼一声，拼命缩脚立身，单拐一颤，朝下挥击。

紧握对方双脚的敖楚戈却硬不放手，他拧身旋回，将萧铮的躯体往地面强掀，萧铮怪叫着，挥落的单拐只好直点于地，藉着拐头点地的反弹力道，上半身往上一扬，单拐又翻暴挥！敖楚戈冷笑，往后骤闪。同时抓紧萧铮的两只足踩，开始迅速旋转起来，他以自家双足为重心，做着弧度极小的环回，但萧铮的身体却笔直伸展，乃是范围极大的旋回，整个人都在打转，他的单拐又因为不够长，根本便挨不着敖楚戈，是而，任是他一面被车轮似的旋动着，一面挥拐乱打乱砸，却连对方的毫毛也沾不上一根！

天在转，地在旋，天地又在翻腾，上下又在倒置，一会正反一会反正，萧铮像腾云驾雾一般的，耳际风声呼呼，眼前景色飞回，腑脏翻涌，血液上冲，甚至连呼吸都要被窒迫住了。

敖楚戈似乎并不在意于这样的旋，他抓紧萧铮的双足，越旋越快，越转越急，到了后来，他已与萧铮轮转般飞绕的身体形成仰角，风声强劲，衣袂蓬舞模样就好似在表演什么特技一般。

在这样快速又剧烈的飞旋下，萧铮的乐子可大了，他已不只是单纯的晕眩而已，他的一张面孔于血液的冲聚而涨得紫红粗肿，脖颈向的大筋突暴凸出；一双眼球却似要蹦出目眶，他已几乎不能呼吸，胸脯间沉重窒翳，宛如压着千斤之石，原先还看得清四周转动的景物，如今，除了一片昏黑，也就只剩下一片昏黑了……停顿又是突兀的，正当萧铮已不能够再支持下去的时候，旋转淬而停止，他张口吸气，一切还都在极度的晕沉中，敖楚戈已那么轻松的点住了他的“软麻穴”，然后，扛着一滩烂泥般萧铮走向茅屋里。

敖楚戈的步伐坚定，走路的姿态非常沉稳，旋转了这样长久的时间，他却似没有一点感觉，举止之间，正常极了。

进入茅屋后，敖楚戈将萧铮摆在另一张同是相当破旧的竹椅上，萧铮紧闭着眼，汗水淋漓，呼吸急迫，半仰在那里，就和瘫痪了一样。

他的右手中，仍然死力握着他的那柄白钢单拐——并非他舍不得抛下，而是他的五指关节全已僵硬，业已无法张开了。

在长久的旋转之后，如此的停顿并不好受，萧铮觉得异常痛苦，周身

虚脱，骨路似皆散裂，而血气翻腾，胸口窒闷，干呕得厉害。

敖楚戈将他放在屋外的竹椅搬了进来，面对面地坐在萧铮跟前，他翘着二郎脚，悠闲地喝着酒，一派轻松愉快之状。

天黑下来了，屋里阴暗得紧。

于是，敖楚戈燃亮了桌上油灯，在晕黄的灯光幌映下，他仍然像刚才那样坐下来喝酒，油灯所散发出来的一团微弱光辉，隐隐约约地照出他脸庞上的轮廓，线条强烈有力，明暗影象叠聚，但神色却无可掩隐的流露出一种冷峭，一种冷峭中的讽刺。

萧铮依旧瘫痪在椅子上，仰头，呼噜地直喘气，面色由先前的血红，已逐渐转为青里泛灰了。

现在，这位仁兄的形态，有点像涸池之鱼，痛苦绝望，但却不忘挣扎。敖楚戈默默地喝酒，默默地向他的“老友”注视上一阵，他没有说话，可是，如果仔细点，便能察觉他的双眸中表情十分复杂。

茅屋里很寂静，茅屋外也很寂静，偶而的虫兽鸣叫之外，只是偶而的风吹草动之声，然后，便剩下敖楚戈酒咽入喉的音响了。

第八章

好久一阵子——敖楚戈已起身挑剔了三次灯蕊了，萧铮方始吐出了一口气，艰涩地睁开了眼，当然，他这不能叫“苏醒”，因为他一直便未曾人事不知过，他只能总算还了魂，总算可以把精神打点起来，使脑筋清楚了。

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敖楚戈将自己的椅子向前拉近了点，温柔地道：“现在，你已好过了些吧？”表情先是茫然，萧铮又随即想起了一切，他的神色迅速由悄然转为愤怒，极度的愤怒，他扭曲着面孔，沙哑地吼叫：“奸贼，恶棍，阴谋者！敖楚戈，你是个最卑鄙的匹夫，最不要脸的无赖，无耻下流的的刽子手，你混帐、刁滑、毒辣，你……”摇了摇头，敖楚戈道：“留点力气养养神不好么？何苦这么愤慨激昂又咬牙切齿地在大发肝火？你要知道，任是你恨得嚼烂了舌头，恼碎了心，对我也并无作用，我仍是我，半点影响都没有……”萧铮挫牙欲碎，目瞪口呆：“敖楚戈，想不到八年以来，你那奸恶阴毒的本性非但未曾丝毫悔改，更反变本加厉，越甚以往，你竟敢用这种无耻手段来暗算我，休说我们哥儿不会罢休，便天下同源也皆难容你！敖楚戈微笑道：“我是用自己本事擒住了你，甚至连家伙也没用，又何来‘无耻’‘暗算’之说？”额头上挣出了青筋，萧铮咆哮：“你还强词夺理，以非为是？”冷冷一笑，敖楚戈道：“老朋友，少给我来这一套强横霸道，硬扣帽子的把戏，你们从头开始混帐到脚底，居然反指我的不是？弄得我毛起来，就先剥了你这身人皮！”不由自主地噎塞了一下，萧铮有些顾忌了——他深知敖楚戈脾气，说得到做得到，心狠手辣，酷厉无比，当敖楚戈讲明要做什么的时候，便算真个要剥人皮，在他而言，也不是么新鲜稀罕的事！这时，敖楚戈又阴森森地道：“从你抵此迄今，我一直对你都十分客气，更加十分容忍，老萧，这是为了我们之间那一段昔往的情谊；我不是含糊你们，这一点，你必须要先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就是列位的愚昧与无知了。”

萧铮硬着头皮充好汉：“姓敖的，你就绝情绝义向我下毒手吧，娘的看我萧某人是不是条有骨气、不屈服的汉子！”

敖楚戈的面色在阴黯的灯光围罩里是一片酷厉的青黄，他没有表情地道：“你有多大个熬劲我很清楚，老萧，耍狠卖狂，你还搬演不到我头上，再说，你也非常明白，我的心肠并不过份慈悲。”

暗里打了个冷颤，萧铮几乎是挣扎着道：“我不含糊……”我死了，自有人为我报仇，我一条命，要你爷俩两条命来抵。姓敖的，合算不合，你自己琢磨着办吧……”敖楚戈的脸庞在忽明忽暗的迷蒙灯影里有些幻异的怪诞意味，他悠悠地道：“老萧，你们将会自讨苦吃，你们想窝里反，掉过头来算计我，这个主意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且，还将失败得非常悲惨。”

萧铮沙哑地道：“敖楚戈，要栽跟斗的不是我们，是你……黑白两道的同行都会齐心合力声讨你，因为你在不仁不义之外，又加上一个不信的罪名……你已允诺照我们的条件行事，但却又反悔食言，轻信毁诺，应承的是你，背弃的也是你，更且向我施暗算，加暴力，以你此等邪恶卑鄙的作为，若无报应，天理难容！”敖楚戈冷沉地道：“孰是孰非，谁正谁邪，自有公论裁决，迟早皆会分明，黑白两道不是列位荷包里御用的工具，你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纵使诈骗欺蒙，诸君只怕也难以编造得天衣无缝，不值识者一笑，便退一万步说，天下同源，若是是非不辩，盲从附会于各位，我敖楚戈也绝对一力周旋到底，断不畏怯；至于你，我是早就要给你点颜色看了，否则，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萧铮声嘶力竭地吼叫：“食言背义的奴才，任你舌上生莲，也洗不脱你坑害故人，轻诺寡信的罪名！”

冷冷笑了，敖楚戈道：“故人？现在你才记起我们之间乃是‘故人之交’？从你到达以来一贯的跋扈嚣张气焰来说，我还当人早忘了我们这层关系呢；老萧，老朋友，谈到‘轻诺寡信’，则是你的幼稚病所使然，你也不深思一番，像你们这种完全勒索压榨的强暴手段，再衬上如此苛刻阴毒的变相迫害，我头上没写着‘孙’字，岂会甘心情愿地叫你们拴着鼻子走？不错，我勉强应允过，却只是敷衍敷衍你而已，有句成语形容我的心理态度最为切实——虚与委蛇。”

萧铮呻吟般叫：“你这狗娘养的杂种……你敢暗算我，就是你的大祸临头了，他们不见我依时回去，便将全力来此寻你报复……”敖楚戈平淡地道：“老萧，你的脑筋怎么转不过弯来？我擒住你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正要藉你为饵，引他们来自投罗网！”

萧铮大叫：“敖楚戈，你好狠毒……”

在竹椅上移动了一下身子，又引起一阵“咯吱”“咯吱”的怪响，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这叫策略，老友，策略，智勇兼俱，方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仅有一身蛮力，几套把式，只不过是莽夫罢了。”

萧铮涨赤了面孔叫着：“任你说吧，任你是自拉自唱，敖楚戈，待到了时辰，当我们来找你晦气的时候，我伯你就没有这等的雍容潇洒了……”敖楚戈一笑道：“老萧，这可还真说不定呢。”

萧铮切齿道：“你这样做，将会噬脐莫及……”支拿起酒囊来喝了口酒，敖楚戈长长吁了口气：“等着瞧吧，老朋友。”

咻咻地喘息了好一阵，萧铮突然又愤怒地道：“他们会活剥了你，他们会叫你二叔受尽痛苦折磨而死……”敖楚戈安闲地道：“谁分谁的尸，现在还言之过早，老萧，至于我二叔的问题，他们在下手之前会再三斟酌的，因

为我二叔的安全顾虑，乃是列位可以控制我的唯一手段，设若这个因素消失，你们几个除了被杀，便无路可走了，所以如何对付我二叔，相信诸君会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萧铮气涌如山地道：“娘的，你不要太过相逼，狗急跳墙，人急上梁，弄拧了事情，大伙谁也顾不得那许多，一锅热汤泼老鼠，那一个也算完！”

敖楚戈朝椅背上靠，道：“敢情各位真能想得，看得这般透澈，也早就天下无事，和悦太平了。”

萧铮恶吼吼地道：“姓敖的，你别以为我们做不出来，一待真到了那节骨眼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哪个王八蛋会迟疑半歇！”

敖楚戈冷笑道：“吓唬我？难道说我就是个善人？我的刀子就舍不得扎进列位的人肉里？老萧，只要你们敢对我二叔下辣手，我包叫你们一个个朝横里躺成排！”萧铮歪曲着脸吼喝：“我们不怕！”

哼了哼，敖楚戈道：“很好，彼此全是铁扫帚碰石地堂——硬对硬，看看最后是谁在装孙扮熊！”

沉寂了好一会，萧铮又开了口，这一次，语气却和缓了许多：“喂，姓敖的，你怎么这等的固执别扭法？想想看，你的性命和你二叔的性命，这是两条命呀，莫非还比不上你履行的那些条件重要？”敖楚戈不似笑地笑，道：“你们开出来的条件太苛，而且，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

咽了口唾沫，萧铮呐呐地道：“这话，怎么说？”敖楚戈平静地道：“你们又要我冒着天大的险去招惹‘十龙门’，又在事后逼我自断一臂一脚，更强迫我商乡背井，永生流落异地，如此一来，我结下了大仇家，又成了残废，最后还落个天涯飘泊，有家难归，几乎孤魂野鬼……老萧，你们这不但是在毁灭我的躯体，也是在扼杀我人生的希望、幸福、乐趣、更连我的尊严、名誉、信心一扫而光，你们这样做，比杀了我犹要毒上十分！”萧铮闷不吭声。

敖楚戈又道：“我自己的打算也很简单，如果受你们的摆布，便会形成个生死不得的悲惨下场，我若倾力反抗，说不定尚有渡此危厄的机会，至少，我可以拉你们几个人垫棺材底乃是无庸置疑的。”

心中泛凉，萧铮却嘴巴强硬地道：“但是，你就不顾虑你二叔的生死问题？他可是为了你才遭此横祸……”敖楚戈道：“那是你们的恶毒与卑鄙所使然，我二叔若一旦有了长短，你们几个便将背起大逆不道，犯上篡尊的罪名。

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包管叫列位梦魂难安，天下不容！”

期期艾艾了好一会，萧铮才挣扎着道：“你，你胡说……”敖楚戈道：“这是事实，而此中曲折终将传扬字内，昭揭四海，到那时，老朋友，你看人家是骂我还是骂你们。”

萧铮恨声道：“我不同你说了，你全是强词夺理，含血喷人！”

敖楚戈笑道：“因为我没有错，所以你才无言以对，老友。”

桌上的油灯发出一声轻微的碎响，爆起一个小小的灯花，于是，屋里晕黄沉黯光度便在稍稍一亮之后又幌摇了片歇，人与物体的阴影映在草墙上，便也那等的折曲或伸展得带着奇特的幻异了。

沉默。过了许久，敖楚戈低柔地微笑着道：“你还没告诉我，这些年来你们过得可好？”萧铮的面孔不由自主地阴暗了，他叹了口气，却又蓦地警觉，立又气慨昂昂地道：“当然过得好，有什么不好？怪意之极。”

敖楚戈道：“既是生活得很好，又何苦再做买卖？而且犹是这么扎手的

一票买卖？这样做，对人对己，都不见得有益。”

萧铮硬梆梆地道：“财不嫌多，莫不成还怕银子压了手？我们干的就是这行营生，怎么能闲着！”

摇了摇头，敖楚戈道：“不可太贪，何况贪的又是不该贪之物？日子过得去，也就凑合着过吧，人的欲望无穷尽，若是一味想要金山银山，离着灾难也就不远了……”萧铮瞪着眼道：“我不须要你来教训……”敖楚戈双目中的光辉非常柔和，他轻轻地道：“打消这个念头，老友，只要你们不再逼我，我们仍是象以前一样的和谐亲挚，我可以把今天的一切不愉快都忘记，让我们重新开始团聚在一起……”萧铮怒道：“你在做梦！”

敖楚戈微喟道：“老萧，不要太死心眼，你们如果真的得到了那颗‘幻星’，真的坑害了我与我二叔，难道你们就会得到乐趣？”萧铮气冲冲地道：“至少我们会过得更好，至少也除了心中一口怨气！”

敖楚戈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萧，而仇恨也是焚毁人类灵智的一大恶毒工具，你和他们，为什么不多想想？”萧铮重重一哼，道，“除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敖楚戈道：“怕是你们的‘方式’行不通。”

萧铮愤然道：“如你所说，等着瞧吧，看你到了最后屈不屈服，低不低头！”

忽然，敖楚戈站了起来，走近萧铮。

惊恐又加上迷惑，萧铮大喊：“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没有答理，敖楚戈开始搜查萧铮的身上，他搜得非常仔细，先是摸出一串钥匙，然后是一包茶沫儿，几封汗湿揉皱的书信，三五块碎银，几枚制钱，最后，是一叠当票。

敖楚戈翻阅那叠当票，有十几张之多，当掉的东西有男人用的玉佩、板指、琥珀带扣、金环练，女人用的翠镯、玉簪、金钗、项练、饰花，还有成捆的布边，打包的南货，到了后面几张，居然出现了衣裳、罩袍，甚至尚有靴鞋，内容之丰之杂，确中洋洋大观，匪夷所思。

接着，敖楚戈检规入当的日期——差不多都是最近几个月以内的日子，有一张更是三天前的期限，东西的当价却不算高，或者百两银子，或者八十两银子，也有的数目不成“两”的基额，甚亦有几串制钱的。

查阅着这叠当票，不禁使人连想到那当者满面的饥容，瘦凌凌的身形，那风霜凄苦的模样，票额越少，便越感觉到当者的窘迫与饥饿之状，连那辘辘空腹的响声，似乎隐约在耳了。

上百两银子不少，一两串制钱亦可裹腹，但是，这种数目，用在五万个或许更多的人身上，加上时间的因素，却就不算怎么丰裕了。

看样子，敖楚戈的这些个“老友”们，景况的确不好；敖楚戈也知道他们都是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人，而落到今天居然为了几串制钱也要上当铺的情况，只怕那等窘态，也就相当可观了。

不消说，当布匹，南货，当女人的饰物，这必是他们沿途做点“小生意”的所得，但，论到当男人所用的佩饰甚至衣袍靴鞋，恐怕除了别人的以外，连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一遭送进“娘舅家”暂存了。

竟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敖楚戈有些为他的“老友”们感到心酸。

他俯下腰，细细查看萧铮身上所着的衣衫——这袭衣衫瞧上去是相当新的。但质料却不好，粗陋得很，而且，剪裁得也不合体，敖楚戈翻开内襟

检视，内襟上，赫然写着名字，但，却是个陌生的名字，不是萧铮的！”这说明了一点——衣裳不是萧铮本人的，当然他不会去偷，至少却是抢来或硬在人身上剥下来，最低限度，也是他在估衣旧货摊上买的便宜货色！

默默地，敖楚戈在沉思，脸上的表情有些阴晦苦涩……萧铮已是脸红脖子粗，他用力挣扎，想动，但因穴道受制，除了只换来一阵阵的抽搐与抖索外，却是无法再做更大幅度的动弹，他眼睁睁地看着敖楚戈搜净了身，眼睁睁地目睹敖楚戈在查阅那些令人沮丧尴尬的“秘密”，那些代表着贫困，潦倒，以及窘迫的证据。

在面孔的涨赤之中，萧铮有着掩隐不住的羞辱赧然之色，就好象一个空心佬官在场面上前充壳子，却被人当堂拆穿底细一样，那种窘态，恨不能找条地缝钻将进去，简直窝囊极了，泄气极了……片刻后，敖楚戈又将从萧铮身上搜出的东西一一放回了萧铮的荷包里；他背负着手，神色凝重地在屋中来回踱踱起来。

再也忍不住了，萧铮双颊上扯，扁着嘴巴，如同带着哭腔般叫骂：“敖楚戈，你这个天打雷劈的野种，你搜我的身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看看我还剩多大个家当，多厚的身底么？你是想搜刮我几文或是要账舍我几文？娘的皮，你是要我好看，要我出丑呀？黑心黑肝的恶棍，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你‘一笑见煞’，不笑也一样能整死人碍……”敖楚戈没有反应，形态却是焦躁又苦闷的，他仍然踱步不停……”吸着气，萧铮又声嘶力竭地拉开嗓门骂：“老子也不怕丢人现眼，我们是穷，不错，日子难过，也是不错，你既然横了心抖漏我们的底，我们也就没啥好硬充的了，但至少，我们还有血性，有骨气，有志节，不似你这狗娘养的，出卖朋友，双手染血，在那把奸刁阴毒伞下过逍遥日子，我们也看不中你那几文臭钱，你充其量只是个江湖上的市僧，武林中的暴发户，没什么了不起……”敖楚戈倏然回身，冷叱道：“住口！”正在滔滔叫骂的萧铮，被敖楚戈这声冷厉尖锐的喝叱惊得一颤，他本来还想逞强继续下去，但是，却好象一盆火里兜头浇上了大桶冷水，再也提不起那股子热辣辣的劲道来了。

萧铮也说不出为什么他竟会这样畏惧于敖楚戈的厉色之下，可是事实上他硬是有些寒栗，要想再鼓起心里头的一片火气，偏偏就冷嗖嗖地觉得泛凉，双眼望过去，敖楚戈的神色竟然也现得那等的杀气腾腾，阴云密布！冷森地，敖楚戈道：“不要烦我，老萧，漫骂叫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在我心头不宁的时候，你这样吵扰纠缠，只怕就会给你带来意外！”

萧铮舔舔嘴唇，中气不足地道：“我业已将生死都置之度外，又岂会畏惧于你的恫吓？”敖楚戈重重地道：“别在我面前充英雄，似你此类字号的人物，我见得多了！”

咬咬牙，萧铮道：“像你这种背义轻信的角色是少有！”

注视着对方，敖楚戈缓缓地道：“老萧，你不能上你那张臭嘴安静一下么？我要独自思考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莫要逼得我封你的嘴！”

萧铮的面孔上掠过一抹惊惶之色，他圆睁双眼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思量如何暗算他们，如何谋害他们！敖楚戈，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拼了一死，也要阻止你的毒计，揭发你的阴谋！”

敖楚戈寒着脸道：“你少在那里自作聪明！”

萧铮鼓足勇气道：“好个赶尽杀绝的刽子手，屠夫，敖楚戈，你不用妄想你的阴毒陷阱能够派上用场，我会警告他们，叫他们小心你的圈套！”

敖楚戈忽然笑了：“你怎么晓得我是在盘算设陷阱，摆圈套？而你又如何去警告他们各位小心？”窒了窒，萧铮张口结舌了一会，方始悻悻地道：“我自有法子……总之，我不可能任你陷害他们……”敖楚戈道：“老萧，打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这样精明？居然可以猜中人家的意念，看透别人的心事，尤其连我的打算你也能未卜先知？”萧铮十分勉强地道：“你在想什么，不用猜，包管是在思付出什么歪点子坑害我们其他的伙计，除非白痴才会看不出来……”冷冷一笑，敖楚戈道：“若是你猜错了呢？”咽了口唾液，萧铮硬着头皮道：“我不会猜错……”眉毛扬了扬，敖楚戈椰榆地道：“老萧，八年以来，你进步不多，委实不多，唯一学到的，只是那桩‘自作聪明’，要是你料事真如你所说的这般准确，现在，你就不会受制于此；你不是白痴，但比白痴也好不到哪里！”

萧铮切齿道：“姓敖的，叫你损我吧，你也损不了多久了，他们即将赶来将你大分八块，挫骨扬灰！”

笑笑——一种极度不屑的笑，敖楚戈道：“很快你就会明白，你所期望的这种现象是否可以成为事实。老萧，好生地祈祷吧，有时候，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比人们所希冀的结果要占更大的比例。”

萧铮不甘不屈地顶驳：“这只是你自己的以为。你……”突然，敖楚戈身形微闪，也没见他伸臂抬腕，萧铮的语尾已蓦地咽噎回去，嘴巴僵硬的半张着，却已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表情是严肃又冷漠，敖楚戈低沉地道：“我不得不点住的‘哑穴’，老萧，你话太多，而且很可能制造出一场流血的误会，因此，你还是安静一点较佳。”

一对眼珠子像铜铃一样向外凸突着，面孔上的肌肉也在不住痉挛，萧铮此刻的情绪显然很激动，很焦灼，但他除了产生这种局部性的小反应之外，其他却无能为力，丝毫也无能为力。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他们来了。”

萧铮的身子痛苦地扭动了一下，面色更加焦惶，凸突的眼球上充满了恐怖愤怒的意韵，汗水也自额头下淌……敖楚戈慢慢地道：“马蹄声大概包着棉布套子，很难说，约在十丈外远近停顿住了，他们应该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下马才对，三十丈左右的距离，避不开我的听觉，五百步开外，或许可以混蒙过去，他们太相信马蹄上包着的棉布套了……”萧铮喘息急促，神态焦惊之至，他侧耳静听，额两边的太阳穴不住跳动，汗水涔涔，连唇角也一下又一下的抽搐个不停。

他紧张极了，惶恐极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拼命聆听，却仍然是什么特别的声响也没有听到。

敖楚戈笑笑，道：“你还没有感觉到什么。是么？这或是你的功力较差于我，但更重要的却是受到你自己心绪不宁，情态焦燥的影响，以你的修为及辩音造诣来说，你已应该查觉了点端倪的。”

萧铮的表情更见忧迫，呼吸越发急促了。

敖楚戈轻轻地道：“来的只有两个人，唐全不在，这两个人或许是章淦、武海青，白羽三位中的两位，判断来人的身手，都有相当深厚的武功功底……”停顿了一下，他又小声道：“眼前，他们只隔这里不及三丈了、他们很小心，几乎是一步一伏，呢，颇有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味道……”静默地聆听着，敖楚戈似乎是在向萧铮讲解着什么学术或技艺上的问题一样：

“这两个人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朝我们这里摸进，他们潜行的速度很快，却极其谨慎……一个正对着前门，另一个，唔，往后绕过来了……绕来后面的这个人轻身术要比前门的那一位要高明些，我想，那是章淦……”。

说着话，他忽然将竹椅上的萧铮搬移着在朝墙壁，同时，将萧铮的两条脚翘搁到前面的一张白木方桌上，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那只大酒囊塞入了萧铮手中，弄停当了，他一矮身、钻进了桌底。

萧铮全身的血液都似在沸腾，心脏全要鼓炸了，他惊急交加的诅咒着，叫骂着，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形容敖楚戈——但是，这些愤怒的表示却只能在他肚皮里打转，一个字也发不出声音来。

他不能动，不能出声，身子是麻痹的，嘴巴是僵硬的，连舌头都没有法子转搅一下，他痛苦极了，惶忧不已，但，他一点门道也使不出！

任何不知情的人从外在看到萧铮的样子，都绝不会相信他正陷入惊恐忧急的窘境中——他双脚高翘，仰头半躺，手上还拿着大酒囊，纯系一派悠然自得，快活舒畅的姿态，甚至更带着几分倨傲跋扈的意味，瞧上去，明确显示出他的狂放嚣张气势来，好像屋子的主人是他的属下，或是被他征服，或是受到他的压制一般，在全是高高于上的强者架子。

是的，若由他的同伙看来，就更有这么股子味道了。

敖楚戈便希望萧铮的伙伴产生这种误解——以为萧铮业已慑服了他，控制了他，可以将他颐指意使，无所顾虑了。

在桌下，敖楚戈屏息如寂；

半晌。

敖楚戈由外面前后传来几乎微不可闻的细碎声息判断，那两个不速之客已经掩近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在窥伺、在迷惑、在推测、在等待、他们须要给自己下个结论——一屋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寂静中，在轻微的呼吸声隐约。

忽然，前门边有一个抑压着的嗓音飘了进了进来：“老萧，是你么？”萧铮自是不能回话，无法表示——但桌下的敖楚戈却执着萧铮那只拿着酒囊的左手，往上扬了扬，像是十分吃力又懒散的扬了扬，同时，他也代替这位老友发出几声含混不清的依唔声，宛似喝醉了的人所慢于发出的那种酒呓。

门外的人好像一直在窥探着，这时，那人似乎略略宽了心，却仍然十分警惕地没有动作，低促地又在说话：“你喝多了不是？老萧，姓敖的呢？姓敖的人在哪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好歹总得回来传个信呀，怎的却管自在哪里喝起老酒来啦？”执着萧铮的手，敖楚戈又照刚才的样子表演了一次，只是，这一次却更逼真了，看起来，萧铮像被酒浸软了似的。

于是，门外的那人更大了胆子，他的声音也提高了，却带着极度的愤怒与不满：“你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老萧，办事有你这样办法的？这是何等紧要的关头，何等严重的大事，我们哥三个像他奶奶长颈乌龟一样伸直了脖颈巴望你回来递个消息，说个结果，却是望穿了眼也不见你的影子，大家都担足了心事，以为你出了纰漏，谁知道你却瘟在这里灌足了马尿，做起清秋大梦来啦，奶奶的，你这算什么玩意？”桌下，敖楚戈干脆将萧铮翘搁的双脚往下一拨，萧铮身子一歪，他快速地拉着萧铮的襟往上一凑一提，于是，这位“抛拐子”便俯到了桌上，随之而起的，是敖楚戈发了的鼾声，悠扬有致——似是萧铮不胜酒力，睡着了。

陈旧的门扉“碰”声张开，外面，人影飞闪，却是贴地射入，甫一入屋，那人弹跃而起，双脚暴蹴门后，又一个跟斗贴墙站立！

好快的身手，好老辣的动作！

桌上，晕黄幽黯的灯光急速摇曳了一阵，在细碎的灯影中，映出那贴墙站立的人的形貌，那是个短发蓬竖，方头巨胸的人物，浓眉，环眼，阔嘴，最奇的，是他额门上的几条纹路，三横一直，深刻的划出了“王”字，衬着他的头形，他雄壮结实的身材，颇有点“虎”的味道。

不错，“虎头”武海青，也是敖楚戈昔年的老朋友之一。

武海青的目光锐利，闪闪有神；他背墙而立，手上是一对楼雕着龙纹的“虎爪”，此刻，他迅速向整间屋子巡视，形态异常谨慎持重。

就在这时，里间人影轻幌，也悄无声息的飘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行走无声，动作俐落灵巧，显然具备了极高的提纵之术，他生得瘦长黝黑，面孔狭窄，五官也相同的变得细长了，他只剩下一条左臂，而一柄“阔弯刀”，早已紧握在手上，贴臂闪烁。

这一位，当然便是“云中一鹤”章淦无疑。

武海青没有发现什么，他向章淦打过去一个询问的眼色。

摇摇头，章淦也表示内室没人。

两个不速之客的神色流灵着深深的迷惘与疑惑，他们实在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多的讶异掺杂着太多的纳闷，把他们几乎搞糊涂了——萧铮为什么喝醉了酒睡在此处？他是否完成了所负的任务？萧铮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敖楚戈是屈服了还是拒绝了，而萧铮为什么不照原先的约定赶回去通报信息？敖楚戈的人又去了那里？舔舔唇，武海青压着嗓门开了腔：“里头也不见人？”章淦靠门侧立，十分警觉地道：“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你从前门进来，也未曾发现姓敖的踪迹？”武海青悻悻地道：“我在外面瞄探了好一阵，就是这付光景，姓敖的不知死哪里去了，便只老萧伏在桌上打呼噜，奶奶的，准是马尿灌多了。”

目光四扫，章淦狐疑地道：“奇怪，这会是怎么回子事？是好是歹，总不该有这样的场面出现呀，老萧办事一向稳重牢靠，现下却疏忽至此，也是桩叫人不解的谜题……”武海青望着扒在桌沿上的萧铮，呐呐地道：“老萧贪杯中物，会不会事情办得顺利了，他一痛快，便开怀豪饮起来？说不定他本来记着要回去通报消息，但一时却喝过了量，挪不动脚啦……”章淦恨声道：“若是如此，老萧可就失责失份了，何等重要的事情，岂能为了贪杯而延误？他这么荒唐粗心，以后谁还敢重托于他？”往前移了几步，武海青道：“先把他弄醒问清楚了再说吧……”忽地，章淦低呼：“慢，海青，会不会姓敖的给老萧吃了什么蒙汗药一类的东西？”武海青退后一步，但随即失笑：“不可能，方才我隐在外面曾经招呼过他，他还迷里马虎地握起酒皮囊向我摇曳了好几次，而且尚移动过姿势，如果他被姓敖的灌下了迷药，早就晕死过去了，那里能扬臂挪脚？”章淦闻言，宽心了不少，但却纳闷地道：“这样说，老萧就是喝醉了，但他却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喝醉的呢？是他自个喝闷酒，抑是姓敖的同他共饮？”武海青道：“我看一定是姓敖的和他一起喝的，酒皮囊不是老萧的东西，地方又在姓敖的这里，刚才老萧又是翘腿翘脚，一派大马金刀不可一世的样子，如果不是姓敖的向他低了头并且以酒相邀，怎会这等光景？”章淦还是不大放心：“老萧酒量甚宏，不容易喝得这样迷醉。”

嘿嘿一笑，武海青道：“你又是不知道老萧的毛病，只要人家一捧一抬一罩，就天南地北也分不清了，包是姓敖的受到控制，喝酒的时候奉承了老萧些什么话，或是低声下气地赔罪道歉，老萧心里一舒泰，就喝了个烂醉如泥，一定是这样，不会有错……”章涂拿不定主意，有些忐忑地道：“无论如何，老萧总不该为了贪杯而耽大事，娘的我们哥几个在那里等他等得都快疯了，他却有心在此地喝酒作乐……”武海青道：“这个，把他弄醒了再‘熊’他！”

左右一看，章涂又道：“我却不明白，敖楚戈这会儿又跑到哪里去了？”武海青沉吟着道：“可能他一见老萧喝醉。趁空去他自己的杂事啦，也可能去出野恭或其他什么必须亲自去办的事，我认为，不至于有其他问题……”章涂阴沉地道：“姓敖的貌似直率，实则奸刁，外表坦诚，内里极攻心计，他不是简单的人物，更非容易就犯的角色，海青，我看其中必有什么花巧。”

武海青不表同意地道：“对敖楚戈来说，我也不是不了解他，大伙都是悠久的感情了，姓敖总算是个多少讲点义气的人，而且他一向念旧，这一遭我们找上他的门，他一定也自觉到于心有愧，加上我们再用利害关系相迫，他可能便低了头答应供我们支使，否则，老萧还能活着在这里喝酒？只怕姓敖的早将他生拆了！”

迟疑着，章涂道：“可是，我心里却一直不落实，恍恍惚惚的……”武海青笑道：“长鹤，你就是这个德性——杞人忧天。”

章涂强笑道：“八年了，姓敖的在道上名头一天响似一天，声威一年强似一年，人会改变，海青，我怕姓敖的早就不念旧情，不讲这点义气了；他那身功夫霸道得很，若说他含糊我们，只恐未必，唯一令我比较放心的就是我们执有他的二叔。”

武海青道：“这不结了？就算他和我们已经恩断义绝，就算他不在于我们的武力报复，他二叔的一条老命总还握在我们手里，他六亲不认，却不能连他最亲的二叔也不管吧？要知道，那是他在人间世上硕果仅存的一条血缘……”薄薄的嘴唇勾动了一下，章涂道：“把老萧弄醒，问个明白吧。”

武海青乐观地道：“包是好消息。”

说着，这位“虎头”大步走上前去，他先将手上的一对镔铁虎爪倒插后腰，一把抓着萧铮的后颈往上提起，当萧铮的面孔映入他的视线，他已不禁猛的一呆，“不好”两个字尚未及出口，只觉全身淬麻，像触电似的猛一哆嗦，整个人便萎顿倒地。

当然，敖楚戈自桌底下暗处出手，又是打敌不备，以他所俱有的精湛本领来说，乃是得心应手，十拿九稳的……“虎头”武海青，也是被制住了“软麻穴”。

在本能的反应下，章涂往前猛抢，一面想及时扶住武海青，他急切地叫：“你怎么啦？”桌底下，敖楚戈身形如电，暴射而出，一连串的掌影飞旋纵横，强风劲力，在茅屋中呼啸激荡，声威惊人！

措手不及之下，章涂连连被逼后退，他一面拼命躲避，一边挥刀反抗，这时，他已认清了那攻击者的面貌！

敖楚戈一声不响，动作凌厉，招法尖锐，瞬息间，他已制住机先！这时，章涂的一张长脸几乎已扯成了扁的，他气冲牛斗，愤怒如狂地吼叫：“果然是你，敖楚戈，无心无肝的人熊，阴毒奸狡的畜生，你比那夜枭还绝情，比那狮虎犹更要狠十分啊！”

敖楚戈的掌法奇快无匹，他出式换招，双掌俱是并斜如刀刃，路数诡异，忽似骤雨，忽似狂风，忽似飞鸿，千变万化，令人目眩神迷，防不胜防！

章淦一边惨叫吼骂，他的“阔口弯刀”却贴臂挥舞——全是反手刀的招术，亦是相当狠辣犀利，隐见高手的威仪！

八年之前，金浚在右臂未失的时候，用的乃是双刀，互握，是一般使刀者惯见的路数，如今他用的却是单刀，而且走的是反手刀法，这两种兵器的运用方式可谓截然不同，有点正路与邪路的分别，前者浩荡强悍，堂而皇之，后者怪异阴毒，神出鬼没，皆所有长，俱有所短；但章淦在这反手刀法上的造诣，敖楚戈在感觉上却认为稍嫌生硬，快、狠、变、奇、都有了火候，却欠一个“稳”字，不像以前他使双刀那样的圆熟沉猛，严丝无缝了。

显然，章淦是在失掉右臂之后，方才从头再练的这套功夫；一个习武者，尤其一个早已根基深扎，路数固定的习武者，一旦要他放弃他所熟悉的武器，从头开始再练另外一种陌生的器械，乃是一桩极大的痛苦，并且，也往往事倍功半，要想精化入澈，拔尖攀顶，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章淦便局限于门边的那块小面积中，竭力以他闪挪快捷的身法为辅，飞速运展着他的反手刀，但见他旋腾扑窜，刀挥刀转，流芒灿射里，豁命抵挡抗拒。

敖楚戈的掌法一共只有三招，这是他赖以成名扬方的一套霸道掌法——“三尊手”，“一尊伏虎”“二尊搏龙”“三尊立霸”；雁环渗杂，交互施展，精奇猛辣，变化万千，且怪诞突异，威力大不可言。

刀旋人闪中，章淦淬然反手十九刀暴卷，敖楚戈却贴沾着对方的刀口子，只差一线的翻腾弹跃，在十九刀甫尽的一刹，他横身飞滚，双足突绞，两掌顺着足绞的力道流飞穿织，在掌影幻映的瞬息，他的右掌业已穿出，那样电光石火般拍上了章淦的“软麻穴”！

于是章淦闷吭一声，一个旋转歪跌于地，左手上的阔口弯刀也“呛啷啷”抛出了好远，人似被抽掉背脊一样缩颓下去。

敖楚戈业已手下留情了，他方才那拍向章淦“软麻穴”的一掌，如他愿意，可以切插进对方身上那一带的任何部位，但是，他并未如此心狠手辣。

拳曲于地上，章淦几乎恨得想自杀，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技不如人，恨自己的反应迟钝，警觉不够，也恨敖楚戈的手下留情。

敖楚戈摆平章淦的那一招，便是他“三尊手”中的第二式“二尊搏龙”；敖楚戈的“三尊手”，章淦不但熟知，而且更明白其中的奥妙所在，以前，敖楚戈在他们面前施展过许多次，甚至不厌其详地向他的这些伙计们，阐扬过这套掌法的精要之处，但，一到临阵相对，章淦明明晓得人家招式的窍要，技艺的内涵，甚至变化的可能步骤，却偏偏躲不过去！

其实，章淦忽略了一点——技击之道，千变万化，晓得其中的奥妙，与灵活运用的技巧大有分别，同样的一门武功，却可以在两个不同的人施展下发展下发生天壤之别的效果。

现在章淦已经尝到这种效果的滋味了……好整以暇地舒了口气，敖楚戈微笑道：“稀客，真是稀客；怪不得今天一大早，我就听到窗外有喜鹊叫，起先还当是有什么别的事情呢，原来却是老朋友们光临了，列位不来就一晃八年音信全无，要来竟一连来了三位，太难得了……”章淦面清唇白咒骂：

“你不要得意，敖楚戈，我们今天栽了跟斗只怨我们自己学艺不精，功夫不到，但你却也风光不了几时，马上就会有人来找你算帐，而且，你二叔的那条老命也要赔上替你垫底！”桌边，武海青也直着嗓门吼：“姓敖的，你做的

好事，真叫狠呀，不声不吭，躲在暗影里尽杀绝，八年来，你功夫又高了不少，但你的心计却也更加寡毒了……”拱拱手，敖楚戈道：“别说得这么难听，我哪里会坑害你们？思念盼望还来不及呢……八年不见，可叫想得慌，各位最近都还得意吧？”圆睁双眼，武海青大叫：“少在我们面前来这一套假仁义，他奶奶的，你是吃撑了黄豆，净放些臭屁，我们任谁也不会听信了的这番熊话！”

拉了自己那张竹椅坐下来，敖楚戈笑道：“老实说，我的确不愿得罪诸君，但各位硬要抹我的脖子要我的命，我总不能不稍事挣扎一下吧？这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呀……”武海青恨恨地道：“奸滑阴刁的东西，我们明睁着一双眼却上了你的大当……”敖楚戈轻松地道：“小小的一点计巧而已，不入法眼，难登大雅之堂，这也是变相的欢迎方式之一，二位，否则你们就不会这么愉快地自己走进来了。”

那边，章淦切齿道：“海青，我早告诉你，姓敖的狡猾诡诈，心计深沉，他断不会轻易就范，你却不信，还替他辩驳，现在好了，我们全中了他的恶毒圈套……”武海青又羞又愧又怒地叫：“别说了；就算我瞎了眼，迷了心……”章淦是满腔悲愤：“可恨他坑了老萧又连坑了我们……明摆明显的陷阱；我们两个却睁着大眼朝里跳，真是蠢碍……”急急摇手，敖楚戈道：“二位千万不要这么自怨自艾，我并不是存心要你们难看，因为除了这个法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武海青咆哮着：“奶奶的，你撕了我们的脸盘再使膏药来贴，脸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这等下三滥的人情，你要卖我们也不领受！”敖楚戈叹了口气，道：“你们火气这么大，性子如此烈，我便满怀旧情，一腔赤诚，又能怎生向你们表达？想不到诸君对我的误会这样深……”冷冷一哼，章淦道：“误会？‘宝利当铺’的那桩子惨事岂是误会？”敖楚戈道：“我已向老萧解释过，这不是我的错，我也没有出卖过。你们……”武海青大叫：“但人是你私下放走的不错吧，那个贱妇与小孽种能够跑去通风报信，就是因为你放走了她们，你是始作俑者，是罪魁祸首，是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淡淡一笑，敖楚戈道：“其实，这也不能怪我。”

满脸血红，武海青吼叫：“还不能怪你？我问你，那倒要怪谁？”敖楚戈平静地道：“我说出来，你们可不要生气。”

武海青大嚷：“你说，你说，奶奶的，我看你还能把这口污血喷到哪一个的脸上！”门边的章淦也痛恨地道：“姓敖的，你便生了十张嘴；也推卸不掉这个背义失德的罪名！”敖楚戈缓缓地道：“我既未背义，更未失德；诸君遭此打击，咎不在我，整个的过失，全在诸君自己身上！”

怪叫如啸，武海青大骂出口：“胡说八道，满口放屁，敖楚戈，你是晕了头了，居然指说我们犯了过失？奶奶个熊，我们叫人包围，浴血苦战，皮开肉绽，断胳膊舍腿又被逼得流落异乡，飘零八载，这竟是我们自己的错？”章淦冷冷地道：“根本不用气愤，姓敖的自说自话，宛如狂言梦呓，不值一笑，没有人会听信他的编排，我早已知道他会胡扯瞎说，妄图卸责！”

摇摇头，敖楚戈道：“不，我不是胡扯瞎说，更非推卸责任，二位，我是有事实根据的，只要你们肯予平心静气地听我把话说完。”

武海青大叫：“哪一个要听你这套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烂言！”穿然，章淦道：“海青，姑且由他说吧。”

额门上那几条“王”字纹皱得深刻，武海青气咻咻地闭口不吭了。

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首先，你们自认为侵入‘宝利当铺’的那晚，肆意滥屠的行为，对是不对？”章淦抗声道：“那是因为郑万有欺压善良，榨迫老民，鱼肉乡里，姓郑的是个大奸大恶的奸商！”

敖楚戈冷冰冰地道：“但他的店中伙计与亲属却非个个都是郑万有！”

张合了几次嘴巴，章淦却未能反上话来。

敖楚戈又道：“在行动之前，我业已一再劝说你们不要滥屠无辜；伤害妇孺，但你们一待侵入‘宝利当铺’之后，却个个眼红心横，肆意流血，这是一大过失；洗劫的过程中，你们各自藏私，拼命搜刮图利于己，贪婪狂妄，丑态毕露，完全忘了打着幌子乃是‘劫恶济贫’，‘锄暴安良’，这是你们第二个过失；第三个过失，也是严重的关键——我问你们，在我释走那母子妇孺两个之后，到樊五洲同候议的人马抵达之前，中间有约模半个时辰的空档，在这个空档中，你们为什么还不尽速离去？你们留在‘宝利当铺’里做什么？”章淦的窄脸扭曲了一下，没有说话。

桌侧地下，武海青的一张面孔也不禁泛了朱紫。

连不能言、不能动的萧铮也尴尬地闭上了眼睛……冷冷一笑，敖楚戈道：“这是极容易明白的事——你们仍然在继续搜刮、继续抢夺、继续洗劫！你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逸去，但你们却因为过度的贪婪而放弃了机会，试问诸君，在那段辰光里，当你们翻箱倒柜绍珠必取之际，你们其中哪一位是把心放在‘劫恶济贫’的这个目标上！哪一位还记着行动的原则乃是‘锄暴安良’？那一次，纯系澈底的强梁出草，匪盗打劫，完全是为本身的利益，私己的口袋，根本便辱没了‘替天行道’的宗旨，唾弃了‘行侠仗义’的内涵！”茅屋中，除了沉重的呼吸声外，只剩一片寂静。

敖楚戈又凝稳地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受的苦，所遭的辱，全是你们自找，我问心无愧，丝毫不觉得内疚或不安！”

过了半晌，章淦才沙沙地开了口，声音却显得有些软弱：“但是，你也并非没有责任，至少，起因总出在你身上，而且，你在我们危急时亦未回转相援……”敖楚戈冷硬地道：“你这是强词夺理，起因在我，我却为了仁义，也留给你们充裕的时间离开，你们不走，怎能怨我？而当你们身陷重围之际，我早已远在几十里外，根本不知有此变化，又如何回头救援？”武海青有些结结巴巴地道：“我们，呢，我们是老朋友，你当时却说走就走，毫无反顾……这，这未免透着绝情，太不够意思，不够味道……”敖楚戈幽冷地道：“我一看惯你们的贪婪丑态，二不能忍受你们的疯狂残暴，三恨你们不听善谏，反倒群起与我争执，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我当然拂袖而去，而且离你们越远越好，不能兼善，只有独善；似你们这样的恶行，换成别人早就挨了我的‘断头剑’，因为是你们，我才无可奈何，对你们，我已是忍了又忍，让了又让，还谈什么鸟的意思和味道？”武海青被说得张口结舌，期期艾艾，一句话也答不上了。

站起身，敖楚戈硬蹦蹦地道：“如今倒好，我容忍你们，你们不自检讨省过，却将怨恨一股脑涌向我的头上，居然回来要肋我、压迫我、挟制我！”

敖楚戈的目光落向章淦身上——章淦的衣着打扮极为破旧寒伧，一袭灰袍业已洗得泛白，布质已现脆薄，且斑斑霉点隐约，肘臂之处，更打着暗补丁，一双千层底的快靴几乎磨穿，靴帮子也有了裂缝，这些，衬着章淦的瘦脸黑肌，蓬发猬须，越发一付穷途末路的潦倒之状。

转望武海青，敖楚戈发觉这位‘虎头’的穿着也残旧得紧，只是他的

容貌强悍，块头魁梧，看上去要稍稍体面些，实则和章淦差不多。

他们身上，没有一星半点男人身上应有的佩饰之物，不管是表示气派身份，充壳子用的珠玉宝石，或是极为寻常的佩坠带扣，一概厥如，而敖楚戈知道，他们一向喜欢这些装点，尤其以章淦为然。

由此看来，他们的确十分贫困，十分潦倒。

穷一点无所谓，只要能安贫，但照他们的情形而言，只怕这“贫”却“安”不下来，而且，显然他们已叫“穷”给逼狠了。

敖楚戈本身却没有什么积蓄，他和一般的江湖人一样，把钱财看得很淡，总是左手来，右手去，随有随花；口袋丰裕的时节日子过得侈奢点，手头紧的辰光便凑合着混过三顿饭了结，他有过钱，也会再有钱，可是，他也明白，他攒不下钱，钱总会散向那些更需要钱的人们手里，有多少钱便会有多少开销，一句话，尘归尘，土归土，从哪儿来，也将回到哪儿……他在想，用什么法子使他的这些老朋友们可以过得宽裕点？不必发财，但总要使他们的日子能应付过去，有点希望，有点理想。

他本身却没有钱。

于是先前他在萧铮身上搜出那一叠当票时所兴起的意念又在他脑海中开始凝形了——凝成的是一颗闪烁着焊焊蓝焰的巨大宝石的形。

他有些痛苦，因为他知道要获得那颗宝石的艰难，而且在获得与否之前，很可能要付出大代价，血淋淋的大代价。

找钱的路子很多，但越是大财路，危险与困难也便会相对的增大。

敖楚戈的视线又环扫过那三位穷途末路的“老朋友”，对他们，他毫无歉疚，毫无愧作，毫无窘迫，但是，却在着同情，有着那一股温厚的故人的关怀及体谅。

补偿他们点儿什么吧？他在想。

当然，他也知道“这一点儿什么”该有多大个份量，同时，他明白“这一点儿什么”并非如字意上那般唾手易得的……又在竹椅上坐下，竹椅又“咯吱”“咯吱”的呻吟了一阵，像是也穷怕了似地承不得敖楚戈的重压。

凝思片刻，他忽然朝着章淦道：“长鹤，白羽呢？”章淦固执地道：“不能告诉你。”

敖楚戈又道：“你们请了那两个帮手来对付我？”章淦闭上眼道：“不能告诉你！”笑笑，敖楚戈又道：“你们有五个人，再加那两位助拳的好汉，声势不弱，为什么不自己去‘十龙门’劫宝非要逼着我上梁山？”睁开眼，章淦略一犹豫，坦然道：“我们的力量仍嫌不足，你的功夫却比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都要高出很多，这桩事，须要一个能挑大梁的人领头……老实说，我们叫你去，也不会把全部重担要你一人肩，只是以你为主，我们为副……”敖楚戈眯着眼道：“但是，你知道你们的这个目的不易达到，‘十龙门’不是好吃的货色，那十条龙歹毒得很，一条比一条扎手，上他们嘴里挖食，是自找麻烦……”章淦阴冷地道：“所以，我们要你去。”

敖楚戈笑笑，道：“如果我不去呢？”

章淦毫无表情地道：“我们会对付你，你已知道我们将如何对付你，相信老萧已说得很明白了。”

似乎想说出了一件什么事来，但敖楚戈犹豫片刻，终于又将原本想讲的话吞咽回去，他耸了耸肩，摇头道：“你们的野心太大，条件太苛，长鹤，你们是在逼我拼命……”章淦平板地道：“希望你不要忘记你二叔的性命也

取决于你的选择。”

敖楚戈道：“长鹤，你们是真横了心，非要逼我淌这湾混水不可？”章淦冷冷地道：“不只如此，你尚须另外偿付代价，偿付我们八年飘泊，肉体精神上遭至伐伤的代价，我们已为你了余地，我们让你活着。”

有些冒火，敖楚戈怒道：“错在你们，为什么却一再将责任赖在我头上？”章淦沉默了一会，缓缓地道：“不管孰是孰非，我们总该要求补偿，这补偿的对象，除了你还能再去找谁？况且，我们也须要一个宣泄怨气的目标……”敖楚戈厉声道：“长鹤，你们简直是武二郎当知县，不知道自己出身高低，居然不可理喻至此，歪缠活赖硬要叫我背黑锅！娘的，你们以为我是好对付的？就凭你们能啃了我的一根汗毛？”章淦木然道：“或许不能，但我们却倾力以赴，更重要的，是有你二叔在我们手中为人质，这也是能够胁迫你的最大原因。”

敖楚戈的表情有些古怪，也有些调侃的笑意，他仿佛是在看一滑稽表演的味道，模样儿忍俊不住，泛着隐约的椰榆。

章淦怒道：“你不必扮出这付样子来，敖楚戈，你的讥消将会成为悔恨——如果你不依从我们的话去做！”

敖楚戈微笑道：“长鹤，列位可真是一点旧情故谊也不念、做得怨绝埃”章淦恶恶狠狠地道：“你要补偿我们，就是这句话，其他的一概不必再说！”

敖楚戈脸色突然一沉，道：“姓敖的脑门子写着一个‘孙’字？就这么听各位使唤呀？”章淦大声道：“想想你二叔的老命！”

敖楚戈暴烈地道：“我会先宰了你们！”

豁出去了，章淦强硬地道：“当然你能，但你的二叔就要垫底，另外，你也不可能囹圄！”

敖楚戈恼怒地道：“娘的八年不见，你们别的没学到，端端精了这一门‘软功’，了不怕丢人显眼，辱没了你们祖上的光彩！”

章淦沉沉地道：“随你说吧，要想我们改变主意，却绝不可能！”

轻抚着下巴，好久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毛碴碴的一片，敖楚戈沉思着，半晌；谁也看不出他是在琢磨些什么，或是否决定了什么，他又开口道：“长鹤，你们三个业已落在我的手里，若是我不放你们，就这么一直耗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变？”疑惑地斟酌了半歇，章淦道：“你是说？自羽他们会如何接续下一步的行动？”点点头，敖楚戈道：“就是这个意思。”

章淦慢慢地道：“他们会来此营救我们……”敖楚戈迅速道：“可是，他们也不见得会是我的敌手，你心里有数，制胜的比重优势在我，他们的希望并不大，更不乐观碍……”章淦提高了声调道：“这只是你的想法！”

吃吃一笑，敖楚戈道：“这是实力的抗衡，技艺的竞争，硬碰硬，取不得巧，也不是光凭嘴巴壮胆就能出现奇迹的……”章淦咬牙道：“他们也会押着你的二叔同来，看你敢不敢反抗！”

敖楚戈笑吟吟地道：“设若如此，倒是有些棘手……”那边，武海青粗野地叫：“你尽情得意吧，姓敖的，一旦钢刀架上了你二叔的脖颈、我看你还能否笑得出来！”

翘起二郎腿，敖楚戈闲闲地道：“二位估计，他们何时才来呀？”章淦闭嘴不响，武海青却吼道：“你自己小心着吧，过不了今晚，就会有你的好看！”

手指敲叩着膝盖，敖楚戈神气安适地道：“看样子，你们的肝火却比过

去旺了很多。”

武海青狠狠地道：“全是叫你挑逗起来的！”

叹了口气，章淦接着道：“如果你也落到我们今天的境地，不管你早已不似现下活泼愉快的了。”

敖楚戈道：“长鹤，日子过得不太好，是么？”章淦并不掩饰什么，他道：“不止不太好，是太不好。”

抿抿嘴唇，敖楚戈道：“我曾从老萧身上搜出一大叠当票。”

章淦直率地道：“那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白羽身上，有能值点钱的东西全部卖了，当了，待到身无长物，就开始须便做点零易买卖，随到手随开销，因为没有‘中间人’搭挡出货，便全以低贱价格入了当，五个人的花费，实在是沉重……”敖楚戈颇为同情地道：“为什么不弄票大点的生意？”章淦感叹地道：“离开中土太久，道上的情况大有变迁，码头不熟，山门陌生，各帮各派的势力范围与地盘分划又搞不清楚，以我们这种堪堪消祸回乡的身份而言，雅不愿再惹上麻烦，但主要的，因为我们早有目标，不希望在行动之前被其他的枝节影响步骤，如果，我们做一票大生意，便极可能遭到意外的牵扯而破坏了原有计划，我们当然不肯去做舍本逐末的事……”武海青也重重地道：“另外，我们也不愿张扬出去，叫你及早获得了我们回来找你算帐的消息！”敖楚戈吁了口气，道：“穷困的滋味是难尝的，这一道，只怕你们都已体验深刻了……”章淦冷淡地道：“少来这套说词，这尚多亏你的赐予！”

敖楚戈不温不怒地道：“在‘宝利当铺’的那天晚上，你们不是搜刮了许多值钱细软么？又怎么会狼狈至此？像是叫人抄了一样凄惨法……”哼了哼，章淦道：“我们那天晚上拿得是不少，但在与樊五洲和大批官兵的一场血战，便几乎丢弃了大部分，剩下那一点、又要逃亡，又要躲藏，而八年的生活更是怎么过下的？都靠着这仅存的少数珠宝……五个人要吃，又要穿，别说这区区的财物有限，便是一座银山也要给掏穿了……”敖楚戈喃喃地道：“真可怜……”章淦愤怒地道：“我们不须要你的怜悯！”

笑笑，敖楚戈道：“只须要我来‘补偿’？对不对？”武海青大声道：“就是这话，而且你还非干不可，奶奶的，我们看惯了你猫哭耗子那一套小把戏，拿去哄哄别人尚可，想叫我们‘受门’？做梦！”敖楚戈安详地道：“长鹤，你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容易下手的主儿？却偏偏选上了这一处龙潭虎穴？到‘十龙门’头上动手脚，苦头有得吃了！”

章淦寒着脸道：“容易下手的主儿哪来这大的油水？你也不是不知，越是艰险的目标越大收获；我们豁上一遭，弄票狠的大家下半辈子不愁不忧了，便洗手退隐，安稳渡过余生。”

武海青也沙哑地道：“要就丰丰裕裕的大伙分个好‘底帐’，不痛不痒的那点来财还不如不要，免得三两口羊肉却沾得浑身骚；姓敖的，你别想出歪点子，我们的目标决不改变！”

正想说什么，敖楚戈却突然沉默了，他侧耳静听，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而阴冷，这时，章淦也似乎隐隐然察觉了一些声息……有些无可奈何的喘吁了一下，敖楚戈低沉地道：“你们的伙伴，也就是我的老朋友，约摸来了。”

章淦没有答腔，他十分仔细地注意倾闻外面传来的轻微声响。

武海青也一样全神贯注，面孔上的肌肉紧张地绷扯起来，两只眼睛睁

得滚圆。

他们心中的感受，要比敖楚戈焦急得多。也沉重得多，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一次他们再无法压制住敖楚戈，非但一切希望、一切计划俱幻泡影，恐怕连自家的几条性命也要落进敖楚戈手中，任他摆布……”现在，他们只剩下两个人了——白羽和唐全，或许，他们所邀请的两个帮手也在外面，但白羽和唐全却是他们信心的依恃，别人，不一定会自动豁力卖命的。

他们全心祈祷，希望敖楚戈的二叔已被擒住，并且已押来此地。

可以今敖楚戈俯首称臣的法宝不是他们本身的武力，因为敖楚戈这一面更占优势，他们凭藉的便是对敖楚戈这位世上仅存的尊亲的胁迫。

在忐忑、惶惊、不安的情绪交集里，武海青猛地竭力怪叫：“小心啊，白羽，唐全，你们千万小心，姓敖的在屋里等着施暗算……”章淦也扬声大叫：“我们已经着了他的道，你们千万要注意防范……”坐在竹椅上纹风不动，敖楚戈笑道：“二位何苦这么紧张？太沉不住气了，我会任由你们呼叫的，二位尽管向外面的老友们示惊，二位一定相信——我并没有忘记你们还能出声说话。”

呆了呆，武海青惊叫地道：“不错，姓敖的明明知道我们能出声，却在发觉警兆之后并不事先防备，更未阻止我们叫喊，长鹤，有问题！”

章淦恐怖地道：“姓敖的，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想施展什么阴谋？”

敖楚戈平静地道：“你们太多疑了，我哪里会有什么阴谋？只是我故示大度，给你们一个求救的机会，也好叫外面的伙记们从容准备，这，应该没有错吧？”武海青挫牙如磨：“你一定有诡计，敖楚戈，你一定又设下了圈套，你是一头狠毒的豺狼，一只狡猾的狐狸，一条冷血的蛇！”章淦一双眼，似在喷火，他又在高叫：“敖楚戈，你这混世的魔星，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你要被天打雷劈，五马分尸，你会遭到报应啊，你！”

这时，武海青挣扎着尖嚎：“白羽，唐全，姓敖的业已有着阴谋，怖下陷阱啦，你们招子放亮，心思要活，防着他又把你们坑进来碍……”。

摇摇头，敖楚戈道：“我一片好心，反叫狗吃了，娘的，你们怎么变得如此疑神疑鬼法？我看你们的脑筋都有问题，这八年的苦头，莫非已把你们折磨成半疯半癫了？”

第九章

就在此刻，茅屋外，蓦地传来一个冷沉清朗的口音：“长鹤，海青，不用慌张，我们已经听到你们的警告了，不管姓敖的有什么阴谋，这一次包他难以得逞！”

接着，在茅屋外的右侧又响起一个粗厉的嗓门：“我们已将姓敖的那个二叔抓住啦，老家伙正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穷嚎呢，娘的皮，敖楚戈只要胆敢反抗，我们就将他二叔活剥了给他看！”敖楚戈的神情似笑非笑，他高声道：“白羽，花和尚，二位老伙计，别来无恙啊？”粗厉的嗓门“呸”了一声，大吼：“你少他娘拉近乎，爷们不吃你这一套，姓敖的，再不乖乖束手自缚，我唐全就先把你的二叔那颗黑心给掏出来下酒！”

那清朗的语声接着道：“楚戈，为了你二叔的老命，你还是依顺了吧，僵持下去，吃亏的是你。”

敖楚戈喊道：“白羽，你比他们素来较有理性，怎么这一次也盲从附合，居然拿我的尊长当人质来要胁我？这非但不敬，更是不义！”

那清朗的声音——白羽，十分柔和地道：“很抱歉，迫于形势，不得不出此下策，说句十分坦白的話，我们的武功不及你，除了硬拼之外，要挟制你就只有用这个法子，否则，你怎会俯首从命，甘心为我们办事？”敖楚戈手扶椅靠，怒冲冲地道：“如今我二叔在哪里？”白羽的笑声有如琉璃的搅合那样清脆，他道：“他老人家如今正在一个非常安全也非常舒适的地方，当然，那地方也很隐密，他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所有日常用品也一应俱全并十分丰盛，而且，我们还派了两个小角色侍候他老人家呢，这些事，你都可放心……”唐全的粗嗓门又破锣般传来：“姓敖的，只要你替我们办完了事，再履行了我们的条件，你的二叔立即可以释放，包管他养得又白又胖，汗毛也不缺一根！”敖楚戈显得有些激动了：“我要先与我二叔见过面……”白羽的声音迅速打断了他的话：“绝对不行，楚戈，这无可通融，你的本事我们全知道，一旦叫你们爷俩见上面你要起心救他，将他抢走，我们可是谁也拦不住你，如此一来，我们的苦心岂不完全白费了？而且要遭到折损，这种傻事，我们不干！”

唐全哇哇大叫：“姓敖的，这不是到集市办杂货，还与娘讨价还价的呀？你要就俯首听命，要不叫我们干掉你二叔，再扑来和你分个生死存亡，只这两端，别的花样，提也甭提！”

沉默了一下，敖楚戈站起身来，懊恼地道：“你们知道我二叔的名字？长像？”白羽大笑道：“敢情你还以为我们是在唬你？令二叫敖纡九，家桩顺安府‘大鼓楼’南街小葫芦巷倒数第二家；令二叔瘦长滑鬃，头发黑亮，唯是胡子却已花白了；楚戈，我说的这些对是不对？”跺跺脚，敖楚戈瞪着眼吼叫：“白羽。你们居然真的去掳劫了我的二叔前来威胁于我？可恶可恨！”

外面，白羽气定神闲地道：“我们没有骗你，楚戈，现在令二叔的性命便全操于你的手掌中了，而且，你个人的安危也一道连系在你的抉择上——不要轻视我们，我们如果一力拼命，你也决不会毫发无损！”

唐全也在咆哮：“姓敖的，如何取舍你快些答复，爷们不耐久等，好歹也不过就是豁出去拼个生死而已，唬不着谁！”两个人一是红脸，一是白脸，唱合之间，互为应答，倒也相当生动紧凑——敖楚戈便也扮出一付愁眉苦脸又忿恨懊恼的模样，背着手在屋里来往蹀躞，似是异常烦躁，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白羽的声音再次传来：“楚戈，我们给你一柱香的时间来考虑，记住，只有一柱香的时间，你要慎重思付，作何决定；我再提醒你，你关系好些人的一生，你的，我们的；当然，还有令二叔的……”声音消失了，屋外，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这时，章淦幽冷地道：“该说的都已说得十分清楚，怎么琢磨，你也是聪明人，不必我们强调，希望你不要误人误己，做出遗恨终生的事来！”

武海青也急躁地道：“姓敖的，就算你不愿活了，也该替你二叔设想，总不能连累他和你一道送终，否则，你他奶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都占齐……”敖楚戈怒叱道：“全是你们搞的鬼，作的恶，反倒回头来打的一扒；简直歪曲事实，黑白不分，混头混尾以非为是……”武海青咽了口唾沫，道：“横

竖这该由你决定，我只不过一番好意向你点化点化，怎么个选择全在于你，可是你要明白，这桩事连后悔的余地都没有呐……”敖楚戈大声道：“我比你明白！”章淦缓缓地道：“依了我们吧，这总比一片血腥的结果要好。”

猛一跺脚，敖楚戈吼道：“这是我的事，你们少在这里乱嚼舌根，他娘的，一旦惹翻了我，三不管先将你们零刷了再说！”

章淦咬咬牙，声音并自唇缝：“我们并不怕死，难过的是你二叔！”

武海青帮衬着道：“唉，可不是么？双目如火，敖楚戈厉烈地道：“住口，你两个通通给我住口！”于是，章淦与武海青不再出声了，那样僵硬的沉闷，便有如一团看不见的雾氤般笼罩下来，稠稠的，浓浓的，叫人心里闷得慌。

敖楚戈烦恼地踱步不停，双唇紧皱，脸色阴鸷得吓人，好像是他真在面临一桩严重的抉择一般——其实，这全是姿态，是他故意摆出来的‘障眼法’，他心里却轻松得紧，非但轻松，更有一股滑稽可笑的感觉，他第一次发觉，自己居然还有如此精湛的演戏天才！

他早已做下决定了，早在翻出萧铮身上那一叠当票之后即已有了决定，但是，他却不能叫“老朋友”们看出他的决定是这么干脆又迅速，他必须装成“勉为其难”的样子才更形逼真，更显得他的无奈及痛苦。

这就是一点心意——感情和道义的融合，他要补偿他的“老友”们一点什么，而这补偿纯系出自本意，不受丝毫勉强，事实上，对方也勉强不了他。

他的故作犹豫艰难之状，目的只有一个——维持“老朋友”们的自尊，他知道，只因为这个自尊的维持，便说不定可以化戾气为祥和，将惨厉的结果变为完美……似乎被不安的情绪冲激得把持不住，章淦的声音再度响起——带着极度的忐忑与窒迫意味，他哑哑地道：“时辰……决到了……”敖楚戈像是没有听到，表情僵木，脸色阴沉。

干咳二声，章淦又畏缩地道：“我说，你快点拿主意……就快到一柱香的时间啦……”往竹椅上一倒，在竹椅的呻吟声中，敖楚戈说起话来也似在呻吟：“好，好……算我栽了，算我说不过你们……我照你们的要求去做就是！”

章淦在大喜过望之下，有些不敢置信地道：“呢，你这话，可是言而由衷？”敖楚戈沮丧地道：“人到了屋檐下，不低头也要低头了……我不在乎和你们火拼一场，胜负存亡是另一码子事，但，我却不能连累我的二叔，他老人家一生修福积德，万不能为了我这不肖的侄子而使他这位老好人遭至伤害……”章淦兴奋得喘息急促，面孔涨红：“姓敖——不，楚戈，这才是明智之举，是正确的选择，如此一来，不但我们全蒙受你的赐予，在你来说，又何尝不是‘将功赎罪’的一种表现？你的二叔保证平安无事，说不定，我们之间怨隙也因而会有个较佳的转变……”敖楚戈无精打彩地道：“我是你们拿鸭子上架，逼上梁山的，我原本无罪，何须将功来赎？况且，我一旦允诺，眼前就摆的是刀山油锅等我去闯，唉，要不是我二叔受制于你们之手，说什么我也不会背上这样一桩大麻烦……”章淦充满感情地道：“不要怨忧，楚戈，我们会体谅你一番苦心的，好的开始，即乃成功之半，看情形，彼此间的积恨，大有改善的希望……”叹了口气，敖楚戈道：“这就要全凭你们的良心了……”武海青急忙叫道：“老兄弟，既然你依了我们的条件及要求，至少目前大家已是一路上的入啦，客气话先慢说，长吁短叹也摆着以后再表

露，眼下，你却得替我们解开穴道呀，这样缩倒地角，叫人家看着委实不甚光彩……”章淦也忙道：“可不是，楚戈，烦你先替我们解开受制的穴道吧，血脉瘀塞过久，是会留下隐忧后患的，你是行家，当比我们还明白。”

敖楚戈懒洋洋地站了起来，唉声叹气地道：“八成是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孽，才会在这辈子遇着你们这群讨债恶鬼，唉，往后的日子，只怕就要艰苦了……”章淦挤出一抹笑颜来道：“这是说的哪里话来！楚戈，你如果帮我们解决了这一大困难，便极有希望使我们对你的仇恨冲淡，转而考虑减轻对你的报复程度，于你来说，岂非一大安慰？你的二叔也因此平安无损，在全使你的精神消除负担，心胸开朗，日子将越来越光辉灿烂，又怎能说是艰苦呢？”敖楚戈愁苦地道：“你光说些好听的，‘十龙门’便是第一个叫人难过的关卡，而你们诸位对我的软哄硬迫，猜疑限制，更将在往后那连串的日子里越来越盛，这还不说，你们另外那两个要命的条件……总之，我是吃亏吃定了！”章淦十分抱歉地道：“我们也是出于无奈，楚戈，你多包涵。”

武海青焦灼地道：“老兄弟，你既是答应了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办事，其他的话也就少说几句吧，再发牢骚，也一样无助于你的允诺呀……请你帮帮忙，行行好，首要之急，乃是先为我们把穴道解开。”

又叹了口气，敖楚戈道：“好吧……”

他的动作非常缓慢，似乎象征着他内心的沉重与不甘，他先拍开了章淦的穴道，又过去替武海青解制，然后，再恢复了竹椅上萧铮的身体功能。三个人都可以动弹了，他们在喘息，在咳嗽，在自己为自己搓揉活血，宛似三个刚从手镣脚铐的长久禁锢里一旦解脱拘束的囚犯。

摇摇幌幌地站了起来，章淦极其小心地道：“楚戈，我可以去通知他们你的决定么！”

坐回竹椅上的敖楚戈索然颌首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如今我业已是你们掌中的玩偶了。”

章淦忙道：“言重了，楚戈，我们怎敢这样相视？”挥挥手，敖楚戈道：“你去吧。”

当章淦启门走出之后，萧铮也步履蹒跚地来到敖楚戈身前，他圆睁双眼，以一种像要吃人似的表情咬着牙道：“姓敖的，你把我整得好狠，你是存心要我难看，要撕我的脸面；我们记着这挡子过节，娘的，如果这一次你再使奸刁，你就会知道我将怎生对付你！”

敖楚戈略略提高了声音：“老萧，我已经答允为你们卖力拼命了，甚至你们另外那两个严苛的条件我也没有藉此机会争议，事到如今，我是低了头，你又何苦咄咄相逼，非要惹我心里发毛不可！”

那边的武海青，闻言之下先就变了脸色，他踉踉跄跄地抢了过来，朝着萧铮老大不痛快地叱喝道：“老萧，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不晓得我们是费了多少的心血，耗了多少力气才使他俯首就范的？事情刚妥，你又在胡搞歪缠哪一门子？万一把他弄翻了，杀戒一开，不但安稳的日子甬过，连性命能否保住也都难说了！”

萧铮明明知道敖楚戈是故意加大了嗓门引使自己人来指责他，但对于这种直楞楞的花巧，他却有口难辩，好似深夜闯进人家宅，便不是贼，也无形中带着几分贼味了。

敖楚戈犹自不满地道：“虎头，我他娘这厢正是一腔委屈，你看，老萧却又来撩拨我！”萧铮红了脸，气吼吼地道：“姓敖的，你休使这一套挑拨离

间的奸计，我撩拨你什么啦？我只不过警告你这一次不可再行使诈，你就抓住这个理来胡喊冤？”敖楚戈嚷嚷起来：“你倒嘴巴变得快，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翻江搅海胡荡得紧呐，你方才不是还恫吓我要收拾我么？这一歇却又变成你只是警告我啦？我他娘卖命要卖得痛快，老萧这种鸟气，我不受！”

萧铮顿时气得脸泛青，全身发抖，他咬牙切齿地道：“娘的皮，你是在存心坑我……”武海青咆哮着：“好了好了，老萧，你他奶奶，就别再吭声了，你是硬要砸锅不是？弄翻了他，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敖楚戈？”萧铮大吼道：“姓敖的最是奸狡毒辣不过，他先时曾答应我依从我们的条件，但等我一转过身，他却又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完全推翻了他的承诺；娘的，莫非只准他翻云覆雨，颠三倒四，就不能叫我吐几句心中委屈！”

敖楚戈怒冲冲地道：“老萧，你他娘是光屁股进当铺——你要当人。人家可不给你当人；我要依从你们大伙的心意，不能单听你一个人胡来，在你们那五个人中间，就数你最不济事；他们哪一个来都能说动我，只你不行，现在，你知道你在这一伙里的份量啦！”

萧铮一下于几乎气晕，这可是什么话？武海青也觉得不妥，他强笑着道：“老兄弟，事情呢，却不是你说的这样，我们……”他刚讲到这里，门外，人影闪幌，章涂领先而入，跟在后面的有四个人，第一个扮面朱唇，目若朗星，十分俊俏秀美，带着几分书生气息——只是穿着破旧，好似个落魄书生罢了——第二个，交头，圆颅，横肉满脸，生像粗猛狰狞；身体又宽又肥又大；不消说，那位俊美人，是“小修罗”白羽，这位光头人熊，必是花和尚唐全无疑了。

最后面的两个人，一个猴头猴脑，瘦小枯干，但两只手掌却出奇的巨大厚实。且臂长过膝，一双眼睛滑溜溜乱转，精芒如电；另一位脸腔方正，眉宇轩昂，紫髯及胸，体魄相当伟岸，看样子，倒似个带点正义感的人物。

与敖楚戈一朝面，白羽已先摆出一付笑脸，清润地道：“楚戈，难得你做了这么一个明智的抉择，我们同感庆幸，而你，我们也必有补报，不会叫你吃亏的。”

站起身来，敖楚戈沉重地道：“你们逼得我好惨。”

“花和尚”唐全呵呵怪笑：“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敖，要不然，你肯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呀？”敖楚戈耸耸肩，无可奈何地道：“对老朋友，这样似乎过份了点……”。唐全脸色一沉，火辣辣地道：“别尽指责我们，老敖，你自己干的好事怎么就不说了？这样对你，业已是格外开恩，大大的容让啦！”

敖楚戈也有气道：“我说过，我没有错，若非你们以我二叔来要胁我……”一看不是路数，章涂急忙往中间一插，笑着打圆场：“得啦，如今我们又是一窝子了，那些烦心的往事暂且谁也不提，还是琢磨着如何行事要紧，楚戈，来来来，容我先为你引见两位好朋友……”敖楚戈的反应是无精打彩的，他端详着那个章涂口中所谓的“好朋友”，心里却一点“朋友”的感受也泛不起来，更遑论那个“好”字了。

章涂咧着嘴道：“楚戈，提起他们二位，可是大大的有名呢，江南江北的道上同源，几乎没有不知道他二位万儿，包你也有个耳闻……”努力扯动唇角的肌肉，敖楚戈想扮出一付笑容，心中却暗付——瞧吧，就是这两块料，便算有名，又能有个多大的名？”章涂一指那猴头猴脑的老者，道：“这一位，即乃“黑手大圣”林翔，林老兄的掌上功夫堪称独步武林，为江湖一绝，

楚戈，那天你会大开眼界的……”敖楚戈随即想到了“五行山”与“金箍咒”，这两样东西，正好可以对付“大圣”；他嘴巴里却笑吟吟地道：“久仰久仰，林老兄，真个久仰……”林翔的表情相当生硬，他冷冷地道：“不敢当。”

转向那位紫髯齐胸的人物，章泼又道：“严宜森严大哥，道上声威喧赫的“五龙驭雄”；楚戈，你大约更是如雷贯耳，神交已久了吧？”这一次，敖楚戈的感觉大为不同了，他没有想到严宜森——这位当年因为一力荡平了“三山会”“独自踩破红胡子”“连心寨”，又挫败了辽西大豪屠尉德而名震天下的厉害人物，竟会在此时此景出现！

心里是震动又惊异，但他表面上却丝毫不露，仍然笑含含地一如方才：“原来是严大哥，在下确然更是久仰了……”严宜森颇有风度，一派和蔼可亲之状，他拱手道：“哪里哪里，对敖兄威名，我们才是钦羨无已呢……”敖楚戈对严宜森的来头是耳熟能详了，可是。对于“黑手大圣”林翔他却相当陌生，在他的记忆里，实在想不出这么一号人物来，但他的这些“老朋友”们，既然慎重其事地请了这位“大圣”来此助拳，且与严宜森又似乎居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料想其份量也必然不轻，令人不解的是，敖楚戈自信对于黑白两道上头有脸的角色大多有个耳闻，或熟或疏，却绝不至于完全不知，然而“黑手大圣”的万儿，他却的确没有印像，记不起出自哪山哪窑……正在疑惑中，白羽却替他解开了这个谜团：“楚戈，严大哥是我们回来之后才邀请的，但林老兄却和我们一同从苗疆返此，林老兄在苗疆待了将近三十余年，平昔足迹少至中土，可是，他在当地九山十岭七十五峒的范围里，却乃首屈一指的人物，那一带的汉苗各族，生熟土蕃，莫不奉林老兄为正皋，视其为神人……”章淦也接嘴道：“林老兄武功卓绝，为人更是忠义大度，他平素虽然少履中原，但也颇有几个响当当的内地帮派首领与码头上的大阿哥对他崇拜备至，我们亡命苗疆的日子，也多亏他的照顾与关怀，否则，还不知更要如何个潦倒法呢……”严宜森微微一笑，道：“可能在我们中土的武林圈子里，知晓林兄名号的同道并不多，但也无须个个知晓，只要是真正够分量的人物，有几个结识他也就行了；我即是其中之一，林兄的修为，做人的义气，却真是一般道上那些沽名钓誉之辈所望尘莫及的！”

话中有刺，敖楚戈是听得出来，他不禁对严宜森又重新做了估量，这位大名鼎鼎的“五龙驭雄”。表面一团方正，举止宛似和悦，其实，骨子里却老辣尖刻得紧！

林翔呵呵一笑，拱手道：“宜森兄，我哥俩也不是一天的交情了，你何须如此抬举我？”严宜森笑道：“此乃事实，林兄，还算我替你保留了若干呢，因为有人不认识你，只怕不慎犯下大错，招惹你的雷霆，而且，在态度上，我认为即使不识个人。也要保持一贯的肃谨谦虚才好……”当然，这话是指着敖楚戈而言，他刚才的形态有些敷衍，严宜森看得出来，而无可置疑的，林翔也看得出来。

敖楚戈原是有意如此，现在，他装作没有听懂。悠哉游哉地望着这两位互相标榜的人物，闲闲泛笑。

章淦生恐怕将局面弄僵了、他忙汀着哈哈道：“如今大家都已彼此见过了，这是敖楚戈的地方，楚戈，你可得招待招待呀！”

点点头，敖楚戈大大方方地道：“竹椅两把，先请严大哥和林老兄上座；屋里还有一条长板凳，门边有两只小木凳，海青去拿来，老萧。我床底下有一坛好酒，顶醇的“竹叶青”，你去搬！里间桌上连茶杯带海碗，约模有几

只通通取出，敬奉各位远客好友！”

武海青赶紧去了，萧铮却老大不愿意地磨蹭了半天，方才板着脸去搬酒。

大家落地之后，也备轮过了几口酒，酒香醇浓烈，自喉入肚，暖和又炙热，十分熨贴，于是无形中每个人的情绪也就乎顺得多，先前那种隐隐的尖锐，业已消敛——至少也被蕴涵了。

只有敖楚戈一个人站着，拎着他的大酒囊，抹去唇边的酒渍，他说道，“各位对于到‘大雁坡’‘十龙门’去夺宝，可已有了预定的计划？”白羽先道：“细节尚未拟定，但原则上是明不如暗，因为‘十龙门’不好对付，明着下手，非但招伤亡，事后且麻烦无穷！”这是老实话。

严宜森笑道：“敖兄为此事之挑梁大牌，应该有了腹案吧！”

肚里咒骂着，敖楚戈哈哈笑道：“我腹中只是一把草渣，哪有定案，但求各位指引，各位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歹都是豁上老命，攀一趟刀山罢了。”

严宜森表情不变，和和气气地道：“尊驾太谦了……”章淦接着道：“楚戈，白羽意思和我们大家一样。那颗宝石只宜暗取，不便明夺，要不然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大……”白羽解释道：“由你下手盗取，楚戈，我们替你掩护，这样的话，万一露了形迹，接触也少些，可以尽速撤走，不用列阵开宰……”这就是说，主要责任全放在敖楚戈的身上，他冒的危险最大，而且，露底也只是露他一个人的底，和“十龙门”结怨也是他去结怨，严宜森的话不错，果然由他挑大梁！

笑笑，敖楚戈道：“办法是很好，只有一桩……”白羽忙问：“说说看？”敖楚戈道：“所谓明人不做暗事，我虽不是个什么志节高超，方正不阿的好人，却也不习惯偷鸡摸狗的勾当，这等于是偷窃嘛，这等事，未免落于下流，似乎不甚合宜……”章淦苦笑道：“话是说得不错，但这件事却也只好暗来，明着劫夺，太不容易，而且后果必然激烈，这就大大的不值了；楚戈，事贵从权，请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千万委屈这一遭……”白羽也道：“楚戈，你答应要帮忙的……”凝思了一下，敖楚戈忽道：“有了，我有个法子——”众人精神一振，齐齐向他注视，神情巴望中，期盼一闻他的“法子”——敖楚戈又喝了口酒后，十分有劲地道：“我们这里，有严大哥，林老兄、有白羽、唐全、章淦、武海青、萧铮，再加上我，这股力量亦不可谓小了；我们一鼓作气，明着拜山叩门，要‘十龙门’交出那颗宝石，否则，我们即血刃相同，狠杀恶屠，‘十龙门’见我们实力雄厚，极可能在畏怯之下俯首从命，乖乖献上我们所索之物……”听完敖楚戈这番话之后，大家不由面面相觑，啼笑皆非，表情上是又失望，又气恼，又是好笑；他们最初还以为敖楚戈有什么“锦囊妙计”，原来，却是这么一条鲁莽的策略！吁了口气，严宜森摇头道：“敖兄，你的高见，未免荒谬。”

敖楚戈舔舔唇，道：“怎么说！”

严宜森缓缓地道：“此计决不可行，‘十龙门’十龙，个个功力精绝，技艺高强，皆非易与之辈，况且手下儿郎众多，力大势雄，若吾等明枪对阵，必将引起一场血战，胜负之卜，殊难逆料，便是赢，只怕也所剩无几，如是输，则无一幸免，这样一束，那颗奇宝即使到手，也不能受用了……我们进行此项计划，暗中下手颇为值得，明里流血，则大不相宜。”

白羽又道：“而且明枪明火，事后难保不仇怨纠结，报复迭起，那就永

世不得安宁了……”章淦也道：“还有一层——严大哥、林老兄，能不能说？”严宜森略一沉吟，颌首道：“如今我们是身在一条船上，福祸与共，无妨，告诉他也罢。”

点点头，林翔道：“宜森兄既有此言，我也没有意见。”

干咳一声，章淦低声道：“楚戈，严大哥和林老兄也另有苦衷，他们和‘十龙门’相识，非但相识，且极为熟稳，颇有交谊，实不能正面冲突，这不好说话，而以后传扬出去也难以交待，大家都是混世面的人，多少要讲点道义，就算只在表面上装扮，亦比一笔抹煞了要强……”这是背义，这是失德，这是不忠，这是集阴毒邪恶，贪婪龌龊之大成，敖楚戈心中立时起了强烈的反感，几乎令他面对严、林二人而作呕；但是，神色上却丝毫不变，长长“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我倒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一层因果。”

章淦低声道：“所以，还是以暗来比较合宜，明着强夺，实在麻烦太多。”敖楚戈无可奈何地道：“看情形，咱们也只有用这个法子……”呵呵一笑以后，严宜森道：“敖兄能够从善如流，不但是帮了自家的忙，也是帮了我们的忙了。”

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好说好说。”

这时，白羽又迫切地道：“那么，楚戈，你准备什么时候展开行动？”敖楚戈耸耸肩道：“我随各位尊意；如今我是坦上之肉，阶下之囚，哪还有表示主张的余地？端看各位要怎么使唤我了。”

章淦有些难受地道：“现在我们又和从前一样，都是一窝子的老兄弟，楚戈，你何苦这么挖苦人？”武海青也忙道：“可不是，你这样一说，大伙心里都不对味！”

嘿嘿一笑，严宜森道：“敖兄是主帅之风，大将之才，叫他依照我们的主意行事，自然是颇受委屈，固也遗憾，但时值非常，也就只有从权一次，请敖兄容让了。”

敖楚戈道：“越说越客气啦，你。”

白羽插口道：“楚戈，我们谈的是正事，什么时候下手首须决定……”章淦道：“我们明天就启程如何？”连连点头，唐全道：“对，事不宜迟，晚不如早，好歹都要干上一道，哪一天干全都是一样的！”

敖楚戈道：“我没有意见。”

“黑手大圣”林翔道：“那最好，我们就如此决定吧，明天天一亮就上道。”

敖楚戈道：“我这蜗居就这么一点大，地方各位也看见了，各位怎么睡，怎么分配位置，全请自便，凑合将就一宵，天亮登程。”

又是那种老于世故的假笑声，严宜森道：“强宾不压主，我们怎能侵占了你的地方？这就太不成敬意了……”肚子里在咒骂，敖楚戈心想——连人都要拘束听凭压制，这地方占去了又算啥？简直是老奸巨滑，纯系装模做样。

但是，他口里却也笑着道：“诸君远来是客，如此招待，已是不周，腾挪出我这局促寒舍来以供休歇，还只怕委屈了各位，宜森兄这般多礼，我就越发汗颜啦。”

林翔大刺刺地道：“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就各自找地方养养精神吧。”

白羽问道：“楚戈，我们占了你的住处，你呢？你睡那里？”敖楚戈道：“我不必睡了，外面通达通达，透口气，好在不用多久天就亮啦。”

说着，他拎着他的皮酒囊，独个儿潇潇洒洒地走出门去。

外面，夜色凄清幽冥，颇俱淳清，有风轻拂，天空中星辰稀疏，一闪

一眨，倒更显得这郊野的夜晚荒落而冷寂了……悠闲地在茅屋前面的空地上踱着步，敖楚戈望望天色，喝口酒，像在沉思，又像只是在欣赏夜景，数数星辰，横样轻松自在。

屋里，灯光低暗下来，似是他有人捻小了灯蕊，准备歇息一会了，这时；一个人影从门内闪了出来，走向敖楚戈这边——是白羽。

敖楚戈迎着白羽笑笑，道：“这段时光里，莫非你也养成了半夜不眠，喜欢倚样屋外吟诗赏景的习惯？”白羽知道这是椰榆，他苦笑道：“我哪有你这样的诗情画意？这几年来，脑子想的，心里求的，只是如何再能回到中土，好好地过日子，不要再为了生活犯愁，这就够了。”

敖楚戈微喟一声：“人活着，若只为了吃饭穿衣担心。这人生未免也太乏味……”白羽涩涩地道：“但是，你还不知道人口果时常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连生活都难以解决，日子可就更乏味了……”敖楚戈忽道：“在外地的辰光，怎么不做几票？”摇摇头，白羽道：“苗疆一带，值得下手的目标太少，况且那里自成一片江山，当地的道上朋友极为齐心，在观念上就对外来者保持警戒与隔离，设若偶而做一票远走他方，未始不可，但想要那里长住下去，就打不得这个主意，否则，即将遍地皆敌了……我们在那里勉可安身立命，实在犯不上为了一点小利开罪他们，再说，飘零到另一个地方，实不见得比原处更好，不能捞过界侵犯人家的地盘，就只有老实点过穷日子了。”

敖楚戈道：“如果是我，就去他娘！”

白羽低沉地道：“你自然不同，只你一个，就顶得我们五个的力量还多，另外，你反应快，点子活，这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况且，一个人混起来，到底比五个人要容易简单些……”望了沉寂的茅屋一眼，敖楚戈压低了嗓门问：“说实话，白羽，这两个老小子到底和你们是什么关系？”白羽笑道：“好朋友呀，不是都告诉你了么？”哼了哼，敖楚戈道：“像这样的‘朋友’，还是少交几个为妙，我就看不出他们‘好’在哪一点上了。”

白羽道：“你对他们有成见，是因为他们帮着我们几个的缘故。”

摇摇头，敖楚戈道：“这种因素极少，说真话，一见到他两个人，我就不大顺眼，继续再一接触，就更不顺眼了；一个是狂妄自大，一个是老奸巨滑，却都有板有眼地扮成人样的人，我可以断定，全不是好东西：“白羽圆滑地道：“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两位实则都还不坏。”

敖楚戈道：“你自己心里有数。”

暗影中，白羽的脸色笑得有些牵强，他没有作声。

敖楚戈小声道：“有关‘十龙门’那颗‘幻星’的事，是他们两个透露的消息吧？”白羽略一犹豫，终于点点头：“不错。”

敖楚戈冷冷地道：“他两个人不便出面夺取那颗宝石、便叫你们打前锋，他们隐在暗处，甚至连吹灰之力都不用费、即可得巨利。”

白羽道：“但话又得说回来，不是他们供给线索，我们也不知道这回事，连边都沾不上，况且，我们也不必费太大力气——有你出面，业已担待许多了。”

忽然露齿一笑，敖楚戈道：“当心我拖你们下水。”

白羽道：“你不会这么糊涂，因为你很爱惜你二叔的那条老命。”

敖楚戈道：“真正吃定了？”

白羽歉然拱手道：“楚戈，别生气，我们是迫不得已的，而且你也知道，

我们委实有此需要。”

举起皮囊来喝了口酒，敖楚戈舔舔嘴唇，道：“白羽，林翔那小子和你们认识多久了？”回忆了一下，白羽道：“是我们飘落到苗疆去的时候结识他的，大概有三年多，或者四年了吧？”敖楚戈眯着眼道：“他在苗疆既有这么大的声威，怎么不多关照你们点？一个个仍似穷鬼投胎转世一样，寒怆得要命叹了口气，白羽坦然地道：“在苗疆，大家过的日子都不怎么宽裕，那里没什么享受，除了当地的土王或顺主等少数特殊身份的人，也找不出什么富厚人家，彼此都是凑合着过日子罢了；林翔在当地确是很有份量，但亦无甚家当，他会多次周济过我们，可是，朋友救急不能救穷，我们自己也不便厚着脸向他索取，何况他也并不富有。总之，混得不济是受了环境的限制，怪不了别人。”

敖楚戈道：“是严宜森和林翔串通好了再来找你们商议打这主意的？”白羽道：“他们早起了心，但苦于和‘十龙门’素识而无法下手，林翔先用书信征求得严宜森的同意，然后主动找到我们，我们便想到你，整个情形就是这样。”

敖楚戈又喝了口酒，道：“严宜森明知林翔并不富裕，也晓得你们几个贫无立锥，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却小气得连几个路费都不肯赠送，任由你们一路偷鸡摸狗，劫掠抢夺，当着衣物像叫花子一样乞讨回来？”白羽不快地道：“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我们沿途做了几票无本生意，堪可维持，怎么会像叫花子一样形似气讨？再说，这件事大家都有利益可沾，彼此各尽其力，各适其份，严宜森对我们并没有施舍的义务！”

吃吃一笑，敖楚戈道：“那么，沿途之上，林翔又帮了你们多少忙？”白羽道：“我们一起回来，但却是分开走，为的是怕泄漏行‘迹，事后叫‘十龙门’找出林翔同我们串连的迹像来，所以，沿途上各管各的，谁也没帮谁的忙。”

敖楚戈道：“可是，他们胖了，你们却瘦了。”

白羽叹息一声，道：“不要老挑这些话题谈，楚戈，现在的人大家都很现实，谁也不能对谁有所奢求，彼此合作也好，互相利用也罢，总是这么回事，八年来，我真看穿了。”

笑笑，敖楚戈道：“我问你，若是到了‘十龙门’的堂口，一旦出事，你们可真会帮我？”用力点头，白羽道：“当然会，我们说过要掩护你的，这件事，你挑大梁，但我们却不能把全付重担要你一肩抗，否则，有失道义不说，对我们更没有一点好处，你若失风，我们又到那里再去找这么一个合适的对象？”敖楚戈淡淡地道：“这件事，不太乐观。”

白羽警惕地道：“楚戈，我可要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你不能故意‘走水’，造成失败，否则，我们不原谅你……”敖楚戈道：“不要威胁我，我不吃这一套！”

白羽深沉地道：“你的二叔，楚戈，想想你的二叔。”

叹了口气，敖楚戈无精打彩地道：“放心，我不会故意‘走水’，我会倾力而为。”

白羽眉开眼笑地道：“我就知道你会尽力，还有谁比你更聪明，更明白事理，分晓利害？”敖楚戈懒洋洋地道：“船到了桥头，便不直也得直了，我处在这等的光景里，还能往哪里走？”一伸手，白羽道：“来，楚戈，酒给我一口。”

将酒囊递过去，敖楚戈道：“你怎么不在里面睡一会？”深吮了两口酒，白羽张嘴‘呵’了一声，砸砸舌头，道：“好烈——哦，我也睡不着，想到你一个人在外面，怕你寂寞，正好出来陪你聊聊，说真的，这么长久的时间不见，可也委实怀念你，有好些话要同你深谈——”敖楚戈笑道：“恐怕是怕我跑了，出来监视我的吧？”暗影中，看不出白羽的面孔泛热，他急忙否认道：“没有的话，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我怕你跑掉干什么！如果你想走，我们谁也留不住你，你也根本不需要和我们妥协，对不对？”敖楚戈‘昭’了一声，白羽又道：“何况，我们都知道你也是最具有孝心的……”摸着下巴，敖楚戈道：“小子，你怎么时时不忘对我的威胁？”白羽诡谲地笑道：“我敢？我只是钦佩你罢了，这年头，替别人着想的角儿实已不多，像你，却独具古之仁人君子之风……”敖楚戈咧咧嘴，没有说什么，模样确实认为他不愧堪当这个美誉，对他的老朋友们而言，他不折不扣的已在这么做了。一共是八个人，却分成了三拨走，林翔与严宜森两人一组，章浚、武海青，唐全是一组；白羽、萧铮，同敖楚戈又是一组，三组的距离各拉出好几十里远，他们很谨慎，不让“十龙门”那边对他们这三组人的关系发生任何怀疑或联想，在未达预定会合的目的地之前，他们彼此间也不作联系。

预定会合的目的地是和“大雁坡”“十龙门”堂口所在相隔只有里许的一片白杨木林子，林子是生长在一座子山上。

敖楚戈、白羽、萧铮的这一组走在最前头，一路上来，他们已策马奔驰了五天，预计八天之前便可抵达会合点，等候其他两组人手赶来，差不多正好是二更时分，正适合动手。

在出发之前，他们已商议好了行动的步骤同方式——全部蒙面，由敖楚戈执行任务，他的五位老友分散各处把风，而严宜森，林翔两便守伏于外，等待接应，并必要时设法分散追兵的注意力。

他们主要的行动原则是尽量避开正面冲突，一切以暗里行事为前提，同时，大家都已约定，若有人失手被俘，也绝对不能吐露出其他各人的身份名姓来，这人的一份利益，便由指定的伙伴代为保管，如果有人战死，则利益充公，除了敖楚戈以外；他们都纷纷赌咒起誓，依诺而行——他们不在意敖楚戈怎么做，因为，他们正抓着敖楚戈的“痛处”上。

临行前，严宜森与林翔并不厌其详地一再将“十龙门”总堂口的地理形势，内外建设格局，楼阁屋宇之间的关系位置向敖楚戈说明，甚至连“十龙门”的“十龙”居住之处，也一一指出，而那颗“幻星”宝石的置藏所在：便于“十龙门”掌门人“驼龙”童寿春的居处楼上！现在，正是快近黄昏的时分了，至多个把时辰，敖楚戈与白羽，萧铮这一组便可抵达会合的地点。

敖楚戈表情漠然，无动于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心中有什么感觉。

阳光往西偏，热力变得温和。但光辉却变得鲜艳了，带着那种血红的凄凉色调，染得大地一片朱紫，远处的山峦间，有云霭浮起……斜眼瞅着他，白羽低声问：“楚戈，你在想什么？”敖楚戈的脸庞映着夕照，像是喝多了酒！

“你该不会以为我在想着‘留春院’的那个‘小桃红’吧！”

白羽有些啼笑皆非地道：“当然不，楚戈，我是在同你说正经话。”

敖楚戈沉沉地道：“说正经话，我们就不该来这里了，这是一步一个窝，越来越靠鬼门关近了！”摇摇头，白羽道：“眼前说这个，不但于事无补，

更显得你胆怯，楚戈，莫非你真的已经没有往昔的那股豪气与勇气了？”嘿一笑，敖楚戈道：“少用傲将法，豪气及勇气，也该看用在什么地方，对这件事、老实说，我除了泄气，剩下的也只是泄气了……”萧铮忍不住怒冲冲地道：“娘的，简直越混越回去了，你这样子根本就不配在江湖上扬名传万，还不如钻回你娘怀里撒娇合适！”

吃吃笑了，敖楚戈道：“我不行，老萧，你行，你去‘十龙门’盗宝如何？”

窒了窒，萧铮脸红脖子粗地道：“你少拿蹊，什么玩意？奇货可居是不？”白羽忙道：“老萧，楚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少说一句算了……”萧铮恶狠狠地道：“我就是看不惯，哪有这种角色？又他娘的卖狂，又他娘的眼高于顶，却偏生胆小如鼠，这这算哪一门子羊上树？”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十龙门’委实令我心里嘀咕，你是英雄好汉，我哥俩并肩子行动如何？若你的种大，我们不妨再故意弄出点纰漏来，与‘十龙门’的伙计比划比划，哪个脱不了身。哪个就是众人操出来的！”萧铮期期艾艾了好一阵，方才大吼道：“你，你是他娘的看我好吃么？你要骑到我头上来撒尿？”敖楚戈淡淡地道：“我是想依到你怀里撒娇，我的儿。”

白羽赶紧劝阻道：“唉，唉，这是干什么？你们两个这是何苦？窝里反也不挑个时辰？咱们自己人之间可闹不得意见啊，再说，前面已经快到会合地了，千万不能招入耳目，泄露行藏，你们这样争执吵闹，岂不是自己在找自己的麻烦？”萧铮气愤地道：“你也看见了，白羽，他简直欺人太甚！”

笑笑，敖楚戈道：“我敢欺你？我这是怕你哪！”

白羽苦笑着打圆场：“楚戈，你何必同老萧一般见识？让他一步，也小不了你……”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我这是在疼他、白羽。”

紧绷着一张脸孔。萧铮独自生着闷气，一句话也不说。

白羽也沉默了片刻，方才跃沉地道：“楚戈，你有信心达成目的？”敖楚戈的表情有些古怪地道：“这话不好讲，白羽，信心的大小，是跟着事情的难易来的，‘十龙门’那十条龙，一条条翻云覆雨，掀江倒海。都是不好招惹的主儿，在他们身上动脑筋。

委实没有太大的把握。”

白羽道：“但是，你也绝不比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来的差。”

揉揉鼻梁，敖楚戈道：“没人试过，也不知道确实孰强孰弱，不过，有一点却毫无怀疑——以一比十。我可要受不了兜着走啦……”白羽笑道：“别忘了，还有我们。”

斜睨了白羽一眼。敖楚戈道：“你们？”有一种受到轻视的感觉，白羽抗声道，“不错，我们。楚戈，你的功夫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为强，可是，这只是以你本身的造诣而言，我们若与别人论论高低，同样是硬朗货色，在道上闯，我们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曾被人看扁过！”

白羽凛然道，“众志成城。楚戈，以你一己之力，因可独当一面，但我五人齐心，更是气势如虹，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怕也不比你小！”

点点头，鼓楚戈道：“或许如此。”

白羽悻悻地道：“但你言论之中，却未免太也小看了你的这几位老友！”

敖楚戈笑道：“你错了，白羽，我一点也没小看你们，问题是，我在明里，你们在暗处，如果我一旦阵上失风，你们是否能以全力相助，恐怕颇有疑问。”

白羽又气又急又不是味地道：“楚戈，你把我们看成了什么人？”敖楚戈道：“希望是我错了。”

白羽忽然叹息，他道：“这些年来，楚戈，你像是越练越不相信人了……”在蹄声的清脆起落里，敖楚戈有些感慨地道：“信任有如毒药，白羽，人间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心。”

白羽不以为然地道：“然而，最可爱的也是人心。”

笑笑，敖楚戈缓缓地道：“八年的时光很长久，长久到足以使一个人改变他的性情和思想，白羽，希望你还和以前一样——理智、稳重、机灵、又重感情，你那一点小小的狡猾则不伤大雅，更能显出你的角永韵味来……”神色是亲切又真挚的，白羽道：“我的确并无改变，若一定说有，那就是可能世故了一点，年岁与经验随着时光增长，而一个人碰多了钉子，吃多了苦头，更不能不谨慎点，这不算缺陷，对不？”点点头，敖楚戈道：“当然。”

蹙了老久的萧铮，忍不住提出警告：“白羽，你他娘可小心点，少和姓敖的套亲近，这小子又奸又滑，不能不严防他，稍一不慎，说不定会着了他的道……”白羽淡淡地道：“不必你提醒我，老萧，对楚戈，你绝不会比我更能了解他。”

等于碰了个软钉子，萧铮心里颇不是味道、但又发作不出来，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同时他也很后悔——分组出动的时候，他就该抗议分到这一组来的，现在、好像他反而变成外人了。

三匹马儿的奔速在这时已逐渐加快，天，就要入黑了、他们要早点赶到目的地，下手之前，能空出点时间来养养神也是好的，下手之后，怕就要有很长一段日子不得安宁了。

从这座小山岗的白杨林子里，可以仰望里许外的“大雁坡”；“大雁坡”只是一片微带斜度的高地，并没有任何有关“雁”的形状或牵连，不知道它的名称出自何典何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在“大雁坡”顶上的那一片庄院，远远的，可见亭台楼阁相连，飞檐重角互映，天已入黑，但灯火明亮，灿如繁星，颇衬得出那种威武豪门的气派。

不错，“十龙门”的总坛就在那里了。

遥眺着远处的庄院；敖楚戈向站在一边的白羽笑道：“‘十龙门’的气势更见不凡了，记得五年前我经过‘大雁坡’下，他们那座庄院还没有这么恢宏堂皇法……”白羽有些酸意地道：“这是他们走运，人就是这样、有幸有不幸，人家是越混越风光，我们哥几个却越混越窝囊了，两相一比，真不免灰心……”敖楚戈安慰着白羽：“其实这也无所谓，树大招风，气派大了，地盘广了，名头响了，也并不见得就是福份，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要强！”

白羽恨恨地道，“‘十龙门’那十条龙，不错是个个称强，人人惧才，都是拔尖的角色，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高明过我们多少，如今人家却金银满窖，绸帛盈仓，吃香的喝辣的，写意丰足得紧，我们哥几个差一点就只靠餐风饮露渡日子了，看在人眼里，便不气也有了三分气！”

萧铮恶狠狠地道：“所以，我们这就来分化他们的油水，娘的，财腥大家都该沾上一点点才对！”

敖楚戈笑道：“话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十龙门’在‘大雁坡’后有良田千顷，并拥有多座果木园及大片山林地，这都是出钱的地方，他们也包揽了周围几条官道上的押运生意，仗着本身力量再在江湖上为人说事排难，谈

论斤两，哪一条路子也缺不了进帐，人家有规律有组织，便自然能以稳吃一份了！”

萧铮接口道：“他们吃面，我们至少也得分口汤喝才是正理！”哼了哼，敖楚戈道：“说真的，老萧，天底下没你这个‘正理’，人家发财是人家的事，一没沾你，二未求你，却凭什么要去分人家的油水？实则，穷极生疯，想要横劫一票罢了，其他的说词藉口，根本不必再提；硬上弓就是硬上弓，无本生意谈多了道理还能干么？”萧铮怒道：“‘十龙门’也并不是什么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组合；他们一脚跨白道，一脚站黑道，强取豪夺的事也干得不少，就以那颗宝石来说吧，既是在替一个巨富保送的半途上由他们自己人下手劫持，然后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赔偿了事，对方慑于‘十龙门’的威严，不敢力争，只有忍气吞声倒霉；像这种龌龊行径，我们当然就可以来个‘黑吃黑’！”

敖楚戈微微觉意外地道：“此事当真？”萧铮重重地道：“我是吃饱撑着？有功夫陪你开玩笑？”白羽也颌首道：“确有此事。”

敖楚戈道：“谁说的？”

白羽低声道：“当然是严宜森与林翔，他们与‘十龙门’十龙过从甚密，颇有交情，是而有关‘十龙门’内的一些秘章，便十龙说，他们揣摩意会，也能明白许多……”“哦”了一声，敖楚戈道：“很好，如此一来，至少下起手来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了。”

三个人又围坐下来，一边低声细谈，一面等待其他两组人手赶来；敖楚戈并取下他的皮酒囊来助兴，萧铮也不吵了，只管独喝老酒——这一次，他可是真正喝上嘴了。

他们的情绪全都很轻松，形态也颇为自然，贸然一看，不像是在准备施行一桩冒险计划的前奏，反倒似踏青郊游一般了……”于是，没有多久，严宜森与林翔已连袖而到，又隔了一会，唐全、章淦、武海青等人了按时抵达了——一切全如原来的预计。

在大家全都配置停当，并抄扎利落之后，严宜森俨然以发号施令者自居：“如今我们就要展开行动了。容我再向各位交待一遍——东西是在‘驼龙’童寿所居住的‘祥瑞楼’二楼上，直接下手的人是敖兄。接应者是白羽老弟；‘祥瑞楼’的右边那排精舍，住着‘翼龙’郑天云，‘怒龙’方亮，‘毒龙’开明堂，这里是由章淦老弟，唐全老弟二位负责监视并截击，‘祥瑞楼’的左边那幢顶楼，‘火龙’朱济泰，‘白龙’尤少君，‘癞龙’余上服住着，便请武海青、萧铮两位者弟注意诱袭，在‘祥瑞楼’之后，是三幢格调精雅的平房，十龙中除了‘驼龙’之外最辣手的‘妖龙’胡昌，‘魔龙’康玉麟，‘力龙’韦海便分居其中，那里靠近东院墙、便由我及林翔兄就近于墙边树上监视。亦为接应。”

林翔老气横秋地道：“总之一句话，大家都要按部就班，依计而行，断不准擅作主张，自乱章法，尤其是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准交手对阵，一切皆以暗里进行，方为上上之策！”

严宜森笑道：“林兄老谋深算，大可谋国，小而谋师，真是智勇双全。”

呵呵一笑，林翔眯着眼道：“宜森兄过奖了，雕虫小技，贻笑方家，倒是要请宜森兄你多以教我！”又是腻味，又是作呕，敖楚戈冷冷地道：“得了，二位，这又不是登台拜将，读这些宣表礼赞；我们是一群棒老二，正准备去劫，认清这一点，就没那么多闲篇了！”

严宜森老大不悦地道：“敖兄，这算什么话？”林翔更是阴沉地道：“这

位敖先生，像是一上来就对我们不大顺眼呢……”嘿嘿一笑，敖楚戈道：“演什么角色唱什么戏，离了谱就未免滑稽了，二位，你们不觉在眼下这个辰光里，并非是适宜彼此抬举的时候？”脸色一沉，严宜森冷沉地道：“敖兄，看样子，尊驾对多我二人颇有成见？”敖楚戈强硬地道：“我不喜欢自以为是，妄自尊尊。关着门起道号的人物。”

双目中光芒如火，林翔狠声道：“同样的，我们对你也不堪承教，想怎么办，悉凭尊意！”一昂头，敖楚戈凛烈地道：“很好，我们就在这里，先见过真章再说！”

白羽急了，朝当中一拦，两边作揖：“各位，各位，这是何苦？这又是何苦？眼前正是紧要关头，半点差错也出不得，彼此全忍忍气，消消火，大事还等着办呢！”

拉开林翔，章淦也连声劝上：“林老兄，楚戈就是这种火栗子脾气，鲁莽得很。请你看在我兄弟几个的这份薄面上惠予谅解……”武海青也焦急地道：“这等时光，可千万内哄不得，否则形藏泄露，别说进‘十龙门’去盗宝，只怕边还没摸上业已叫人家圈牢了……”猛一拂衣袖，严宜森咬着牙道：“简直岂有此理！”

林翔也寒着脸，冷冷地道：“走着瞧吧，这山不碰那山遇，且看将来谁会栽在谁的手里！”

敖楚戈淡漠地道：“就是这话，希望我们彼此全记住！”

“花和尚”唐全推开敖楚戈，火爆地道：“老敖，你他奶奶的可是存心要将这摊子砸烂？你少说一句，大不了他，也小不了你呀，却瞎充什么鸟的人王？”这时，萧铮提醒大家：“时辰到了，我们再不出发动，就可能来不及在天亮前撤出啦，眼下乱嘈嘈的像开庙会一样，莫非大家全迷糊了？”白羽焦灼地道：“好了好了，我们这就依计进行吧？楚戈、我们两人先走。”

说着，他一拉敖楚戈，两个人匆匆飞掠而去，紧接着，唐全、萧铮、章淦、武海青四个人也招呼一声，纷纷跟上……严宜森与林翔目注着他们的身形消失在沉沉的黑暗中，两个人的眼神俱皆流露出那种阴鸷又残酷的意韵，有如两只兀鹰。

互相注视、两个人同时嘿嘿一笑，严宜森低声地，语调暧昧地道：“他们走了，林兄，我们也该上道啦。”

林翔的表情邪恶得宛似一头狼，他深凹的双眼里，闪泛血红的光彩，点点头，偕同严宜森一起奔跃向“大雁坡”的边。

第十章

“十龙门”在两河一带的声威乃是显赫而霸道的，提起“十龙门”，即是代表了力量与权势的象征，多少年来，他们都雄峙在牌照四方的高位上，极少遭受过挫折，也极少发生过不如意的枝节。

于是；就因为这个原故，“十龙门”的上下便不免骄忽自满，太平粮吃多吃久了，也就疏忽大意起来，不认为在眼前的日子里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所以，敖楚戈与白羽暗中摸进了“十龙门”的总堂之内，就并不觉得

困难，相反地，竟是容易得令他们颇感意外，他们原是怀着极高的警惕来的，他们的谨慎，和“十龙门”防卫的松散懈怠，简直对比强烈得可笑。

紧接着，唐全、章淦、武海青、萧铮也连续潜入，他们一旦摸进了“十龙门”的堂口建筑范围之内，便立即按照计划各自采取了行动。

有了严宜森同林翔的事前指点，他们对目标的寻找和位置的进入都相当顺利，几乎毫不费力便都发现了各人应该负责的处所。

“祥瑞楼”是一幢方方正正的二层楼阁，占地极大，矗立在那里，颇有一股子居中雄的气势——如同宅的主人“驼龙”童寿春。

早已用黑巾蒙着口鼻的敖楚戈，在与同样打扮的白羽攀上二楼飞榴之下的当儿，不禁有些犹豫起来，他贴身屋檐下，沉吟不动。

白羽着急地压着嗓门问：“怎么忽然停下来了？楚戈，这里不是容人迟疑的地方——”敖楚戈轻轻地道：“我们只知道那‘幻星’宝石藏在这幢楼阁的二楼上，详细的位置却不晓得，在进入之前，必须决定找出这颗宝石隐藏处的方法才行。”

白羽不时盼顾，紧张地道：“进去仔细搜查——”摇摇头，敖楚戈道：“这是外行的做法，偌大的一幢楼屋，光是二楼便不知有大小多少间房子，如果再有密室复壁或暗门机关的设计，就更没法搜得周全了，况且，你以为我们会多少时间？”白羽急切道：“总得想个法子呀，莫不成到了这等地步再敲‘退堂鼓’？”敖楚戈低声道：“退堂鼓当然是不能敲的，贼不空手，既来了便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你别慌张，让我考虑考虑，琢磨琢磨……”抹了把汗，白羽呼吸急促地道：“伙计，你最好快一点，我这里一颗心都快要进出口腔子了！”敖楚戈“嗤”了一声：“怎么搞的？这么个沉不住气法？你又不是初出道的孩儿，却显得这般生嫩？有我在这里‘陪榜’，你含糊什么？”白羽苦笑道：“江湖跑老了，胆子跑小了，何况这里不是茶坊酒肆、秦楼楚馆，得任由你逍遥，这里可是名符其实的龙潭虎穴呀！”

敖楚戈道：“怕什么？泄了底大不了一拼，‘十龙门’那十条龙难道不是肉做的？”贴着窗媚，指扣瓦根，白羽忙道：“别说闲话了，楚戈，快想法子吧，夜长梦多呀！”

敖楚戈的目光飘到下面右侧，在那排子精雅致，花木围绕的精舍阴影处，章涣与唐全两人的身形在暗微幌动后随即隐没。

他又将视线移到左侧，左侧是一幢与这边“祥瑞楼”齐高的双顶楼阁，他却并没有发现武海青与萧铮二人伏藏的位置。

看情形，大家都已各就各位，专候他采取行动了。

整座庄院里，这时已大多灯火熄灭，一片沉寂，在参差交错的楼台屋宇暗影里，只有几处疏落的光亮闪动，偶而，也有几个守卫巡更的人幌过去。

一边，白羽又在催促：“赶紧点，时间不多啦。”

敖楚戈毅然道：“只有抓个人质逼问了”白羽摇摇头，又急忙点点头：“好，好，目前也没有更合宜的法子——”于是，敖楚戈轻轻推开窗户，一闪而入，不带丝毫声息，白羽也紧跟入内——他们进入的地方，是一间宽大整洁的房子，四周摆着高大的书架，书籍堆排，琳榔满目，红木书桌上置有文房四宝，一式一样古拙意味的树根厚形精雕成的几椅，地下，还铺设着厚软纯白的白熊皮毯，一角青铜鼎置放几边，却已香冷烬熄，这是一间十分豪奢的书房。

敖楚戈及白羽动作很快，他们两人先迅速又彻底的在书房之内搜索了；

会，却并无所获，白羽拭着汗，眼睛映着窗外透入的灯火微光，闪闪发亮；他凑近敖楚戈，低促地道：“什么没找着，你呢？”从一排书籍后缩回手来，敖楚戈道：“我也是。”

白羽着急地道：“那就得马上找个人出来逼供了，楚戈，他们大家都等在外面，一定都等急啦……”敖楚戈低声道：“你别他娘穷紧张，我这不是正在想法子？”说着，他过去非常轻悄地拉开了书房通往外面的那扇沉重又华丽的红木门，在门缝开启的一线里，他瞄着一只眼朝外探视，呢，对着房门的，是一条走道，走道上铺设着花纹斑斓的虎皮，两边并且各排着高几，高几上，摆有各式盆景，走道左右，则是一边各三扇紧闭着的门，看样子那是六个房间。

从门缝里，也可以看见梯口处的扶栏，梯口的另一边，好像隐隐是个隔着青纱门的小厅，二楼上差不多就是这个形式，面积却不校贴在敖楚戈身边的白羽轻问：“怎么样？外头有什么人？”敖楚戈摇摇头：“鬼影子也不见一个，大概都睡了……”白羽蹲下身来，也用一只眼从门缝中朝外打量了一阵，他咕映着道：“可不是，一人了不见？娘的，他们就这么个粗心大意法？连个警卫也不派上！”哼了哼，敖楚戈道：“太平日子过多了，‘十龙门’认为天下英豪一脚踩，谁敢来打他们的主意？”白羽道：“这一下子，我们就要狠狠给他们来个教训！”

低笑一声，敖楚戈道：“先别吹牛，东西还不知道藏在那个老鼠洞里呢……”白羽想了想，道：“楚戈，我看只有你为点难，冒冒险，推开道两边的门，进去抓一个房人出来问问了！”

敖楚戈道：“不，我另更好的法子。”

白羽忙问：“什么法子？”

敖楚戈压着声音道：“据我判断，那玩意收藏在这书房里的成份较大；东西既知藏在二楼，而童寿春却是住在楼下，显然他没将东西放在自己寝室里，他不把东西放在自己寝室里，也就不会放在别人寝室里，梯口另一边是座小厅，乃是待客之用，他亦不大可能置放该处，而这间书房定是童寿春自用的书房，把东西藏在此地，说起来比较合理些……”点点头，白羽却又泄气地道：“可是，如果放在这书房里，我们怎么找不到？刚才我们业已搜查得相当详尽了……”敖楚戈皱着眉道：“童寿春收藏这么贵重的珍宝，当然不会随便马虎，他必是安置得特别谨慎的，假若叫我们一找就找着，姓童的岂不是变成呆鸟一头了？”白羽急燥地道：“问题是，如何才能探悉他那藏宝之处？总不能拆房子……”敖楚戈平静地道：“举凡是在这‘祥瑞楼’居住的人，我想定都是与童寿春关系极为接近的人，换句话说，或是他的亲属，或是他的心腹，以及随从幕僚等等……”白羽道：“姓童的未曾娶妻生子，也没有什么亲戚跟在身边……”敖楚戈道：“那么，住在楼上的这些人便可能都是他的心腹人了，而且他们住在楼上，顺理成章便负有保护主子珍宝的责任，或许童寿春也交待过他们小心防范，因此，他们之中便必定有人晓得这‘幻星’的藏处！”

白羽半信半疑地道：“你能肯定童老驼子会将此物藏处告诉他的手下人？”笑笑，敖楚戈道：“人嘛。总会有个把知心，有个把可以共秘密的对象，否则万一童老鬼一旦暴毙，他那些宝贝不就和他一起埋到地下去了？”白羽忙道：“现在不是开玩笑，说俏皮话的时候，楚戈，你能肯定楼上的人知道藏宝处所的？”敖楚戈道：“老实说，我不能肯定。”

呆了呆，白羽怒道：“你不能肯定？”

敖楚戈轻笑道：“但总要试试，对不？试试总比不试强，干耗在这里也不是办法！”白羽头痛地道：“说正经的——你打算怎么试法？”敖楚戈低沉地道：“由我弄出点声响，惊动睡在房里的人，看那一个的模样特别紧张，特别谨慎，那一个就是晓得‘幻星’藏处的人——说不定责任所在，那人会进来查视一下动静，这，就更妙了，只要对方的眼神朝某个方向飘一飘，我就可以找出正确的位置来，否则，放倒他，逼也给他逼出实话来！”

吃了一惊，白羽道：“你的意思是——六扇房间里的人每一个都将他弄醒？”敖楚戈道：“当然，否则又怎么找得出是哪个人来？”大大摇头，白羽道：“不行，这样一来，可就惊动太大了，说不定露了形迹，搞得天翻地覆之后再落个四大皆空！”

敖楚戈道：“放心，我不是一起把他们弄醒，而是二个一个将他们惊动起来，更要叫他们疑神疑鬼，迷迷糊糊，不敢断定是否的确发生情况，如此一来，便是其中有人觉得不对，也不敢轻率传警了！”

白羽仍然忧虑地道：“怕就伯弄巧成细，楚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惊动了那十条龙。我们的处境就麻烦了，真会搞个灰头土脸呢……”敖楚戈硬绷绷地道：“又想发横财，又这么畏首畏尾，天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你到底同不同意我的法子？如果不同意，你来出主意，我他娘听命而行就得了！”白羽急道：“我是怕露了行藏，惊动了他们——好吧，就照你的法子做！”

敖楚戈冷冷地道：“伯什么？真个惊动了对方，了不起大干一场，‘十龙门’难道是铁铸的不成？”尴尬的一笑，白羽道：“你也不要给了鼻子长了脸，我不是业已说过照你的法子办了么？你还发什么熊？快点吧，别再磨蹭了……”四处一打量，敖楚戈道：“你还是翻到窗子外去躲着吧，听我招呼你再进来！”白羽略微迟疑地道：“那——你呢？”敖楚戈没好气地道：“我7我要‘行动’，不是公定由我负责找到那颗‘幻星’宝石么？抑是由你自告奋勇来代替我争这‘功劳’？”白羽忙道：“别开玩笑，我这就翻到窗外去……”临行掀窗离开的一刹，白羽犹忍不住回头叮咛了一声：“千万小心——”挥挥手，敖楚戈喃喃了一句：“罗嗦！”

他又将书房周围的形势看了一遍，然后，他闪身而出，来至走道右边第一扇的门前，伸出手指，在门上轻弹几下，聆听了片刻，又用指甲在门板上连连抓动，焕然间，他身形一转，躲进书房门后。

也只是他才将房门掩好，走道右边那第一扇门便“忽”的启开，一个高头大马，满脸横肉的大汉已经跳了出来，那人赤足袒胸，只穿着一条牛犊短裤，凶神恶煞，活像一只巨大的黑猩猩！

那家伙手里紧抓着一柄亮幌幌的大砍刀，睡眼惺松，还带着一脸油光，他站在走道上，左盼右顾，呆了好一阵，方才打了个哈欠，咕咕嘀嘀地道：“娘的……真叫活见鬼，一定是梦糊着了……”一边自言自语，他又倒拖着大砍刀，十分恼火地回房关上了门。

静待了一会，敖楚戈又如法炮制，这一回，房里的人连门都没开，只是迷里马虎的在房里用那种晕沉沉的哑嗓子问：“谁呀？半夜三更开什么玩笑？”敖楚戈听到里面有身体在床上翻动的声音，只一下，隐隐的鼾声又传了出来。

摇摇头，他又试第三间，第三间却毫无反应，他贴耳在门上聆听，房里也没有一点声息，似乎没有人住在里面。

现在，他从左边倒数第一扇门再开始试起——几乎他的手指才弹到门上的第二下，他已忽然听到门内响起了一阵强劲的风声——那是人体在极快的速度移动时所带起的音响，他飞快退闪，甫始贴身溜进书房，那扇门里，一个身着白色中衣，神情冷峻森酷的四旬人物已经站在走道上了。

那人长方形的面孔透露着厌恶的表情，他来回查视了一遍，又朝书房这边打量了一下，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对面第二间房里，已忽然传出来隐隐约约含含混混的梦吃声：“不……不对……明明……我这付脾是‘天杠’……”白衣中年人皱着眉走到对面门前，轻轻伸手敲了几次，又几次，他的语声尖锐而冰寒：“许老铁，许老铁，刚才是不是你在敲我的房门？”屋里的人没有动静。

白衣中年人又较为用力的敲门：“许老铁，别装蒜，刚才是不是你在恶作剧？”屋里说梦话的那人似被吵醒了，声音里透着老大的不痛快：“走，走开……老子梦里倒是抱着怕红那妞儿上了床，却怎会去敲你们哪一个人熊的门？闲着逗乐子是不是？扰人清梦……”白衣中年人冷笑一声，对着门说了两句：“你若再在半夜来搞我的鬼，我就抛你下楼！”

房里，只有几声模糊不清的喃喃声，片刻后，又有鼾声响起。

哼了哼，白衣人正回到自己房门口，左边的第一扇房门已轻轻启开，一个瘦削清瘤，脸色肤色有若古铜的人物业已踏出门外——这人看上去大概和白衣人年龄相仿，但是，对方见到他，态度上却十分恭敬：“柴头儿，吵醒你了？”这位“柴头儿”眯着眼道：“什么事？我听到你在说话，可是有什么不对？”白衣人指了指对面的房门：“刚才我正在似醒未醒的当口，好像听到门外有弹指啄啄声，只有一两下子，等我开门出来，却不见人影，恰好又听到对面许老铁的房里在响动——在说梦话，我怀疑可能这小于半夜起来开我的玩笑！”

目光在楼上两边巡逻了一下，这位“柴头儿”摇头道：“你约模路上累着了，听错啦，昨天老爷子派你出去办那趟差事，来回两千多里地呢，当天往返，够你消受的，晚上睡觉，便难免不怎么安宁……”白衣人仍有些怀疑地道：“我似乎明明听到是弹指声嘛，如果不是许老铁在弄鬼，又是怎么回事？头兄，你知道，我睡觉一向清醒……”摆摆手，柴头儿道：“这里是‘十龙门’的总堂，我们住的地方是总堂的中心，老爷子的住处‘祥瑞楼’，还会有什么怪事出现？一定是你睡迷糊了，快回房歇着吧，别疑神疑鬼，惊动了老爷子的睡眠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这几天肝火旺，夜里不容易睡好……”白衣人微微躬身，没有再说什么，管自回房歇着去了。

这“柴头儿”微微沉吟了一阵，目光回扫，最后，他终于蹑手蹑足的向书房这边走了过来。

敖楚戈心里跳了跳，却是十分欢喜，他知道，他的妙计得逞了。

迅速闪躲到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下，他的视线紧盯着书房门口——他必须要看清楚对方进门之后第一眼朝哪里瞄，或者先往哪个方向走动。

房门开了，“柴头儿”的身影掩入房中，他的表情严峻而阴冷，他一进书房，目光首先向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上投注，然后，才缓缓朝其他角落扫视了一遍，待他认为毫无问题了，始退出书房，又将门儿带上。

敖楚戈屏息如寂，隐伏不动。

果然，刹那间书房房门又“呼”声推开，那“柴头儿”再度出现——房中却一切如旧，没有任何可疑的情况。

于是，他古铜色的瘦脸上浮起一抹笑意，再带上门才离开，隐约地，又传来他进房关房门的声音。

敖楚戈还是不响不动，他伏在书桌底下，暗里咒骂——娘的，你这姓柴的王八羔子，居然想用这种老掉牙的障眼法儿来坑我？敖大爷在用这个法子的时候，你这野种还只窝在窑子里给老鸨儿洗褰裤呢！

又等候了好一会。

在一片寂静中，他钻出书桌下，轻轻靠近窗口，撮唇“嘘”了几声。

于是，白羽悄然翻身进入。

望向房门，敖楚戈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

点点头，白羽凑上来，细细地问：“怎么样，有门道了？”敖楚戈低微地道：“不敢说，但可能有点希望。”

左右探视，白羽迫不及待地道：“你发现那隐藏‘幻星’的地方啦？是哪里？我们可得赶紧动手搜，再迟就来不及了，三更梆子已敲响……”敖楚戈低声道：“别急，跟我来。”

两个人毫无声息地走到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之旁，敖楚戈站定了，眼睛仔细地在桌面及四沿查视，一边还伸手摸索按压……白羽大失所望地道：“东西会藏在这里？我看不大可能吧？”继续凝视摸索着，敖楚戈声音细小，但却很硬：“我想差不了太远，他一入房，就先朝桌上看，好像桌上有什么宝贝一样；你如果欠缺兴趣，一边站着，我自己来找。”

白羽沮丧地道：“完了，今晚八成要落空了，我们太愚蠢了，竟然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里……”狠瞪了白羽一眼，敖楚戈阴冷地道：“你就少罗嗦几句行不行？平常看你，倒是相当机伶，怎么今儿晚上你却这么浮躁？事情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你怎么知道能成不能成？你他娘会未卜先知？”白羽苦涩地道：“辰光不早了，我们至今仍然一无所得，楚戈，硬要朝好处想是不行的，你可得面对现实，你看，现实却明摆明显着，我们已经没咒念了……”敖楚戈又蹲下来在书桌的四只兽腿雕纹上探索，他非常仔细的沿着花纹一点一点的以手指抚摸，又在桌底板下，四边嵌条上小心寻找着，他是那样澈底又详尽，似乎想要把这张书桌的一缕一丝全都刻进脑子里去。

又等候了片刻，白羽沙沙地道：“算了吧，楚戈，趁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何妨再试试其他方法？”敖楚戈又开始在书桌的两侧细细查验，口中恼火地道：“怎么做该由我来决定，你别净给我泄气——不要忘了，我是主要的行动者，而你只算我的下手，你们失败了最多穷些日子，我的老尊长却攒在你们手里，能否成功，我比你们更要急切！”白羽叹了口气：“可是，你明明在浪费时间——”敖楚戈一边动作，一边怒道：“你居然变得比我聪明了？什么时候才开始的呀？你这小兔崽子！”白羽不敢讲什么了，闭上嘴，愁眉苦脸地看着敖楚戈在忙碌，他自己站在那里，却像变傻了一样只管发楞。

好半晌，敖楚戈满头大汗地站起来，又轻轻拉开书桌的三张抽屉找寻，一面自言自语地道：“他推门进来后，哪里也没看，第一眼就望向书桌……然后，他才像放了心似地环顾，四周……这表示书桌上有极端贵重的东西，贵重到他首须注意这件东西伪安全与否……这不会有其他玩意，必是那话儿，要不，他真会这般谨慎关切？不会错，他定是望着‘幻星’收藏的地方……”忍不住，白羽又插口道：“说不定那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主子收藏‘幻星’的所在，他进门朝书桌上看，或许是本能的反应，也可能书桌上摆置着什么其他重要文件，或物品……”敖楚戈暴躁地道：“那家伙能够住在‘祥

瑞楼’里，可以自由行动，别人对他又极端尊敬，称他‘柴头儿’，这些迹像便证实他在‘十龙门’的地位与身份必然崇高，而且和童老驼子的关系也一定亲密，童老驼子交待他注意‘幻星’的安全，乃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再说，桌子也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或物品……”说到这里，他突然一震，双目发亮，就像满天的云雾淬而被一阵狂风卷开了一样，呈现在思维中的、意识中的会在一刹里变得明确而清晰了，似是一道闪电掠过了他的脑子，把一切都在瞬息里映得如此明亮……他憬悟地注视着桌面——宽大洁净，纤尘不染的棕红色桌面上，摆置着质地精美高雅的文房四宝，此外，只有一枚拳大的，上圆下平的斑玉镇纸球，除了这些，便空无他物了。

毫不起眼，毫不特殊，那枚斑玉镇纸球便和文房四宝排在一起。

敖楚戈伸手取过那枚斑玉镇纸球，凑在眼前细细审视把玩。

一边，白羽是越看越有气，他咕哝道：“这简直是发疯了，放着正事不干，却偏对着这么个斑玉球生了兴趣……就算我们再穷，也看不上这么个不值几文的小玩意，那纯银笔架，那方墨玉砚，随便一样也比这一枚斑玉球贵重，便说顺手牵羊吧，我也找件卖得出价的东西，不要这枚石头蛋子……”忽然，敖楚戈转过去背对白羽，很快的他又回过身来，斑玉球已经塞进怀里，他的脸上，流露着一抹嘲弄似的笑意。

抬起头，白羽道：“唉，楚戈，约摸你最近也过得不甚强，连这种东西也想要？好吧，贼不空手，我就取这银笔架，点缀点缀吧……”敖楚戈一笑道：“我们去吧？”呆了呆，白羽道：“去？往哪里走？”敖楚戈道：“离开这‘十龙门’的地方呀！”

大吃一惊，白羽奇道：“东西还没到手呀，就这么徒劳无功的回去？这次落空，下次就不一定再有机会了，楚戈，时间还有一点，让我们再想想法子找一找……”敖楚戈道：“不了，天快亮啦，再不走，可能一辈子也走不掉了！”

白羽又气又恼地道：“不行，我们是为什么来的？花了这许多心血，费了恁般大力气，好不容易到了宝山，怎能就这样便宜回去？”敖楚戈揶揄地道：“不算太便宜，你还拿了人家一只纯银笔架，不无小补。”

白羽急切地道：“楚戈，楚戈，替我们想想，这已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今番空回，只怕这一生就再也找不着相同的机会了，我们穷困潦倒了八年，巴盼的就是这一晚，这一刻，除非完全绝望，我们断不要放手！”

敖楚戈低声道：“去吧，别再说了，惊动了他们就大大不妙了。”

白羽神情激愤，他压着嗓门咆哮：“敖楚戈，你是在开我们的玩笑？你根本没有尽力，没有尽心，没有替我们设想，你只是在敷衍，在耍花枪，虚幌我们几招就要交差？他娘的，你这个伪君子，小人，口是心非，不顾朋友死活的混帐……”敖楚戈不以为意地道：“白羽，你是有意思招引‘十龙门’的人来！”

猛一咬牙，白羽恨怒逾恒，却把声音逼成耳语道：“我就是有这个意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不让我们混，不让我们活，好，你也得跟着垫背……”笑笑，敖楚戈道：“一直看不出，你还真叫歹毒！”

黑巾以上的脸色红得似火，双目却寒得如冰，白羽的声音进自齿缝：“敖楚戈，我不走，我就死在这里给你看，然后，你也得会目睹你二叔如今被章涂他们剥皮抽筋——我用我的性命，来换取你终生不可弥补的悔恨与劳苦，要走，你一个人走嘴巴！”轻轻凑上来，敖楚戈轻轻地道：“好小子，有种——”

—但是，如果东西我已经找到了，你还走不走？”睁大了眼，白羽吸了一口气，嗓门有些暗哑地道：“你，你骗人……”敖楚戈道：“龟孙子才骗你。”

咽了口唾液，白羽不知怎的竟有些发抖：“当……当真？”敖楚戈道：“一点不假。”

面孔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搐，白羽呐呐地道：“楚戈，你做做好事，千万不能骗我，我实在是失望得太多，也苦怕了。”

敖楚戈坚定又真挚地道：“我没有骗你，白羽，东西我的确已弄到手了！”

白羽的声音又似哭，又像笑，他紧抓着敖楚戈的肩头：“狡猾的家伙，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几乎不想活了……”敖楚戈笑道：“甚至还要和我同归于尽，对付我的者二叔？”白羽尴尬地道：“别说了，楚戈，我是一下子急疯了心，你要谅解我，我的处境和你的不一样，我受的压力很大，现在的、将来的、责任上的……”敖楚戈低声道：“我们走吧。”

跟着敖楚戈来到窗口，白羽似是还不十分放心地道：“楚戈，那东西，你到底是在何处找到的？”轻轻掀帘，敖楚戈小心地往外探视，边微笑道：“你没看见？书桌上呀。”

怔了怔，白羽道：“书桌上？”

敖楚戈道：“一点不错。”

突然间，白羽懊悔得几乎一口咬掉自己的舌尖，他急促地问：“可是那枚斑玉镇纸球？”敖楚戈颌首道：“对了，就是那枚斑玉球，其实，那枚斑玉球只不过是一个制作巧妙的壳子而已，它像蛋壳一样薄薄的一层，仔细用指甲括试，可以触摸到球中间的一条极细纹线，纹线大约和人发差不多细，这就是斑玉球的外壳嵌合的地方，轻轻一旋，即可旋开，壳子里面，包着的东西即是那颗稀世之宝‘幻星’……”白羽大感赞叹地道：“真是设计巧妙，别俱匠心，这枚毫不扎眼的斑玉镇纸球，竟然就是严丝合缝的一个宝盒，而又大大方方地摆在书桌上，多少人看见它，在它面前经过，恐怕都不会稍加注意一下，童老驼子实在是有心机……”敖楚戈道：“大隐于朝，小隐于市，越是寻常易见的地方，才是最容易令人忽略的地方，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却都差点被蒙混了……”白羽悄声道：“楚戈，你已启看过了？”点点头，敖楚戈道：“当然检视过了，乖乖，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你想想，不见兔子，我岂会撒鹰？”又咽了口唾液，白羽悦促地道：“我也想先看，光是摸，也是好的，我还没见过这样珍贵的宝物呢？”笑了笑，敖楚戈道：“趁现下四处无人，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以后，有的是时间叫你看个饱，摸个够！”

说着，身形一闪，敖楚戈业已掠出窗外，白羽也紧跟着翻出，两人并贴在屋檐角之下，敖楚戈已经从袖口里抽出一条白巾，连连左右上下幌动了几下——这是表示得手撤离的信号。

此刻，白羽轻扯了他的衣角一下，歉疚地道：“楚戈，先前在里面，我说话如有鲁莽失态之处，还请体原谅，我不是有心的，只是一时冲动……你不会怪我吧？”敖楚戈笑笑道：“我怎么会怪你？对我而言，比这更严重的冒犯你们都做过了，这一点点言语上的鲁莽，业已引不起我的反应啦……”面庞火热，白羽不安地道：“别这样说，否则，我就更难受了。一。”

轻拍白羽肩头，敖楚戈道：“随便发发牢骚而已，体就当是放屁好了，哥儿，走啦，他们两路人马还得掩护我们脱离这里之后才能撤退呢，别耽搁

了他们的时间……”白羽点点头，于是，他们两人按照原定计划，飞掠到“祥瑞楼”的后面，绕过那三幢花木扶疏的幽雅屋舍，悄无声息地直扑庄侧东院墙。

在他们后面，可以看见负责掩护他们脱离的两组人手——四条身形渐也在闪闪缩缩地跟了上来。

庄墙是用高有丈许的虎皮石砌就，坚厚而雄浑，就在墙边，生着一排高大蓊郁的响铃树，敖楚戈与白羽方才奔到，树阴叶影里，一条人影如大鸟般飞落——是严宜森！敖楚戈一见到严宜森，心里就不禁有气，他故意身形一滞，让白羽先迎了上去，他随在白羽后面，严宜森形色暗现紧张地凑上，劈头第一句就问：“得手了没有？”白羽是兴奋得过火了，居然耍起俏皮来：“你猜猜看？”严宜森双目中凶光暴射，他犷厉又霸道地道：“什么辰光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没有时间猜，快说，东西得手了没有？”一怔之下，白羽也不觉有些怒气，他面子上一时挂不住，但眼下的环境又不便撕破脸，一僵一室之下，他半晌没回上话来！

旁边，敖楚戈冷冷地道：“若没得手，我们怎能出来见你？严宜森双眉倏竖，但又立时平静，他的表情真是说变就变，忽然间笑哈哈的以一种矫作赞扬口吻伸出大姆指：“行，果然本领高强，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二位辛苦了……”敖楚戈生硬地道：“辛苦倒不辛苦，偷鸡摸狗的勾当，担几分风险倒是真的！”

话中有刺，严宜森如何听不出来？但他尽管又恨又怒，却也一样发作不得，低声打了个哈哈后，他伸出手来：“东西给我，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白羽板着脸，没好气地道：“东西不在我这里！”严宜森冷锐地道：“不在你这里？不在你这里在谁手里？”敖楚戈用左手姆指朝自己胸膛上点了点：“在我身上”赶过来两步，严宜森亲热地低笑着：“对，放在你身上才更为安全，来，如今你可以交卸担子了，由我保管着吧。”

敖楚戈摇头道：“抱歉，还是放在我身上才更为安全。”

严宜森凑上脸来，目光狠酷，他的语气却很平静；“敖兄，我有权请你把东西交给我。”

昂起头，敖楚戈淡漠地道：“谁赋予你的权力？阁下又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严兄，说狂话要挑对象，说笑话则眼前不是时候！”

勃然大怒，严宜森恶狠狠地道：“姓敖的，你以为我含糊你？”哈哈一笑，敖楚戈道：“至少，你也不会以为我含糊你吧？”瞪凸着一双眼，严宜森的模样就像要吃人：“给你脸你不要脸，姓敖的，恭酒不吃，那罚酒可就难咽了！”

敖楚戈不屑地道：“随你的便，在这里，在任何地方，只要你划出道来，我便奉陪到底！”严宜森切齿道：“你是嫌命长了！”

一侧，白羽插了进来，硬绷绷地道：“严兄，东西不错已经到手，但说好是当大家的面前才交，而且出手前再公推保管人，如今大家尚未聚齐，你硬要代管，似不合宜！”

白羽冷冷地道：“东西是他弄到手的，在他正式交付公推的保管人之前，自以留在他那里较为适当，我们都不该强欲把持，这也是避嫌！”

严宜森把两只眼都气红了，他磨牙如锉：“白羽，你这算什么话？你又把我严某人看成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不相信这姓敖的，又伯你怀有此宝或有所失，为了替你们分担责任，这才临危挺身，自甘冒险负起以命相保的重责，

我这叫强欲把持么？”白羽缓缓地道：“严兄若有此心，当然令人动感，不过，我却仍然以为在大家聚齐之后再由敖楚戈交了宝物比较来得公允与合理！”

敖楚戈道：“就是这话！”

狞笑一笑，严宜森道：“好，好，我一人斗不过你们两张嘴，但白羽，你可要记住，敖楚戈今天的身份与立场，更要弄清楚我严某人是站在哪一边，帮着谁的，尤其不要忘记饮水思源，过河拆桥的事只怕不易邀人谅解！”

白羽平静地道：“我想，严兄如果有话要说，当着大家面前申诉平断，似较中肯！”

严宜森吸了口气，阴冷地道：“你放心，我会这样做的！”忽然，敖楚戈道：“林翔呢？”严宜森的瞳仁里微微一闪，他扬着头道：“在墙外等着迎接我们。”

敖楚戈讥消地道：“挑得好地方！”

严宜森才被压制下去的火气立时被挑起，他粗暴地道：“你是什么意思？”敖楚戈不愠不怒地道：“就是我说这个意思——他挑的好地方。”

嘿嘿低声笑了，严宜森道：“姓敖的，你想挑拨离间我们么？如是这样，你就未免想得太天真，也做得太幼稚了，我们不会上你的当，中你的计！”

敖楚戈慢吞吞地道：“你真聪明得过份，严兄！”这时，白羽低促地道：“我们快走吧，时辰不早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有什么话，大家都可以等到以后再说，如今尽早离开方为上策！”

笑笑，敖楚戈道：“本来嘛，站在这里争执就算呆，我们走！”

严宜森迅速往敖楚戈与白羽背后瞥了一眼，那边，在花木的暗影中，章涂、唐全、武海青，萧铮等四个人仍然在隐伏着等待掩护他们撤离，而看样子，这几位殿后的仁兄都等急了，但又怕破坏了计划步骤，不敢贸然上来催促，一个个不时向他们用力挥手，暗示他们赶紧撤走。

于是，敖楚戈偕同白羽匆匆越墙飞出，严宜森却突的打了个跟跄——好像滑了一脚似的，也急忙往外掠去。

他们三人才一沾地，严宜森已朝南面一指：“这边走！”

三条人影像三只脱弦之矢，刹时便奔跃了十多丈远，直扑的斜侧到一片凹洼草丛中，而就在这时，后面的‘十龙’庄院里，他们方才越出的地方，突然传来了一阵叱喝吼叫声，紧接着灯笼火把的光辉便闪闪耀耀亮成了一片，其中，更加杂着兵刃的擅击，金铁的交响……蓦地一楞，白羽急忙站住，惶然回顾——天爷，东院墙那边，不但人声沸腾，怒吼厉喝串连如雷，明亮的火光，也映照得那一带恍同白昼了！

敖楚戈也发觉情形不对，赶紧转身奔近白羽，白羽神色败坏地道：“不好，楚戈，他们出事了！”黑深的双瞳中，闪耀着远处的光亮，幻为一种特异的色彩，敖楚戈阴森地道：“照说不会出纰漏才对，照先前的情形看，他们极少有泄露行藏的可能，这事未免透着奇怪……”白羽急切地道：“楚戈，我们不能坐视不救，我们要回去帮他们突出重围！”

一声冷笑响自二人的背后，严宜森的声音峭厉地传来：“只怕不行吧？白羽，我们事前是怎么说妥的？哪一个失风被困，哪一个就算倒霉，有本事自己逃出来，他的那一份自然可以找托管人照领，没本事逃出来，说不得他的利益便要充公——救人？办不到，那是玉石俱焚的下策！”

白羽霍然面对严宜森，神情激愤地大叫：“严宜森，你竟然见死不救？”

双臂环抱胸前的严宜森形容冷凜，音调寡绝：“我不能救。”

白羽双目中宛如喷出火焰，他紧握两手，嘶哑又悲愤地咆哮：“说什么同舟共济，说什么情感道义？你纯然是见利忘义，冷血黑心，是一个齷齪卑鄙，不忠不仁的伪君子！”敖楚戈微喟一声，觉得“十年风水轮流转”，不久前，他自己才奉白羽赐赠这项“伪君子”的帽盖，如今，严宜森不甘落后，却也挣得了一顶。

严宜森此刻突然长叹一声，倒令敖楚戈大吃一惊。他居然十分感慨地道：“白羽，你要理智一点，严某人在江湖翻滚数十年，素以忠信立本，仁义传宗，不敢说有口皆碑，至少也不会落人说个‘不’字，你误解至此，实令我遗憾痛心，我不是不救你的兄弟，实是无法去救，以我同‘十龙门’的渊源而言，此时此景，怎堪露面泄底？再说，如今已将对方整个惊动，十龙齐聚之下，便是我们回头增援，也一样于事无补；我们不跟着陷入，尚有个搭救他们的机会，他们也多少有点指望，我们如一同失风，则又靠谁来伸手相援？”白羽激动地狂喊：“我不管这么多，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去救援他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背不起这个临难苟免的臭名……”抬起头，严宜森道：“白羽，这不是义气用事的时候，只要你一旦转回‘十龙门’，必然难以幸存，便不送命，也会受伤被擒，明知不可为而为，何等愚蠢？我们事先又有约定，除非大家完全失风被围，不得不合力一拼之外，任何一组人手遭遇危险，俱由该组自行应变，其他各人，仍然按照计划撤离，不准赴援，为的也只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安全，与不能因少数而危害了多数；势既不利，又有言在先，所以，目前绝对无能为力！”

猛一跺脚，白羽大吼：“你是一定不回去解救他们了？”严宜森坚决地道：“不！”

一下子拉掉脸上的黑巾，白羽面孔扭曲，双目血红，他转向敖楚戈，声音里带着哽噎的颤抖道：“走，楚戈，我们走，叫他独自在这里，隔山观虎斗，我们便豁上这条命也要同他们几个人在一起，楚戈……”敖楚戈神态平静，默然无语。

严宜森缓缓地道：“敖兄，你可要衡量大势；莫做匹夫之勇。”

咯崩一咬牙，白羽怪叫：“你给我闭嘴，姓严的，你自己畏缩不前，见危不救，却不要煽惑别人！”严宜森阴沉地一笑，道：“如果你们坚持要回去自投罗网，我也不再勉强，但是，‘幻星’要留下！”

白羽的面色陡然间赤涨如火，他青筋浮额，目眦欲裂，愤怒至极地大叫：“好一个‘忠信立本、信义传宗’的严宜森，原来你竟是安着这样歹毒的心肠？你临危不前，畏缩观望，目的就全在要黑吃独吞，要借刀杀人，严宜森，你这个披着人皮不似人种的老畜生，今天我总算看清了你啦！”

勃然大怒，严宜森厉声道：“一番好意，会叫狗吃了——白羽，我为了不令你凭白牺牲，为了叫你不白送性命，苦口婆心一再向你剖析形势，解说利害，我莫非还不算仁尽义至？可恨你声声辱骂，咄咄相逼，更横加污蔑。血口喷人，白羽，体当我是惮忌你么？”白羽尖锐地叫喊：“姓严的，我们先一决生死，再论是非吧……”喊叫声中，他双手在腰间一翻一抄，两柄三尺短戟，业已银光灿耀的并握双手，严且森蓦地狂笑一声，凶狠地道：“你真要同我动手？”白羽嗔目切齿：“我和你这好臭之徒拼了！”

轻轻地，敖楚戈道：“白羽，放下家伙！”

身子大大一震，白羽望着敖楚戈，满脸惊恐凄惶，又悲愤无助之色：“楚

戈——你……你不帮我？”敖楚戈冷清地道：“我要帮你，所以才叫你放下家伙！”

白羽颤抖着，几乎咬碎了舌头，道：“原来……原来你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不仁不义，冷血黑心……”敖楚戈沉重地道：“严宜森说得对，我们此刻回去，于事无补，很可能一同受累，还不如等待有利时机，再回头搭救他们，而且，事先约定，亦不能强人所难！”

白羽跳起来，狂厉地吼叫：“这是遁词，这是藉口，这是可耻可恶的敷衍，我们现在回去，或许已迟，但至少求得心安，再要拖延，则只有替他们收尸的份了，不论生死存亡，我都要和他们在一起，什么时机，什么约定，我通通不管！”

说着，他又祈求地抖着声道：“楚戈，你要帮我这一次，楚戈、只这一次，快上点，再晚，就都完了……”敖楚戈走近两步、轻细地道：“我向你保证、白羽，我会回去搭救他们——但却不是现在，现在我无能为力，因为以我一己之力对付不了那十条龙，甚至加上你也不够！”

白羽急道：“我们可以试试，楚戈，我们可以试试……”本来，敖楚戈想告诉白羽——有人会拦阻他们，不让他们试，但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低沉的，他道：“相信我，白羽。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是你最亲密的伙伴，我们都是一窝子的，我绝不会害你，害他们，我一定尽心尽力来履行我的诺言，哪怕是赔上我这条命，我只要求你一点——现在照我的话做！”

白羽俊俏的面容上是一片凄黯阴晦之色，他的双颊肌肉重施松挂——双眼红肿无神，喉结在一上一下的移动，全身更阵阵抽搐，良久，他颓唐地放下兵刃，声音沙哑而沮丧地道：“罢了……希望你没有错，否则，我除了以一死报知己，再无别的选择……”温和地拍拍白羽的肩头，敖楚戈轻柔地道：“这样才对，白羽，这份担子，我会承当。”

严宜森呵呵笑了，夸张的赞美着敖楚戈：“敖兄，你真不愧是‘智勇双全’能发能收，能屈伸的大丈夫，既而洞烛机先，复又高瞻于后，沉稳如山，应变自若，实是识时务的俊杰！”

敖楚戈淡淡地道，“比不上你。”

严宜森嘿嘿笑道：“敖兄太谦了，太谦了……”这时，白羽四望“十龙门”庄院——叱喝吼叫的人声已寂，兵刃的撞响杳然，只有火把灯笼的光团焰留在游移闪动，间或杂着人声叫喊，显然，格斗结束，拼杀休止了，而更显然，失败的于方是他们的人，现在，夜很幽静，也很凄清，与那边庄院的由沸腾而静止一样，却有着曲终人散的意味，这种意味空洞而孤单，似乎也像随着人生某一种希望或段落的结束。

深沉又悲愤地，他道：“恐怕……他们都完了……”敖楚戈摇了摇头道：“不一定，对方留活口的可能性较大，而且，我们也颇有希望逃出几个人来！”

白羽精神略略一振，他忙道：“楚戈，我们赶紧到达预定的会合地点去吧，如果他们有人能逃出来，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等着朝上面，说不定，他们都已突围了……”苦笑着，敖楚戈道：“但愿如此了。”

严宜森也一派诚恳之状：“他们几位吉人天相，化险为夷的可能性却是颇大的，老天保佑伙计们平安啊，眼看着好日子就来啦……”白羽紧绷着脸，一声也不响。

敖楚戈也只是不带一丝笑味地笑了笑，这种小把戏，他看得太多了，猫哭耗子，算是扮的哪门子熊？有些窘迫地干笑一声，严宜森汕汕地道：

“呢，二位，我们好走了——”敖楚戈忽然问：“林翔呢？你先前说他在外面接应我们，在那个‘外面’？至今没见到他的人，总不会跑到三百里以外去‘接应’吧？”严宜森忙道：“敖兄说笑了，他就在附近，怎会去得那么远？”敖楚戈道：“其实他在越远越好，远到他不能来分他这一份了最佳，譬喻说，九幽地府什么的……”严宜森强忍着气，摇头道：“敖兄何必如此挖苦人？这未免有欠厚道……”敖楚戈一笑道：“我们都不算厚道，是厚道的人就不该出这坏点子做这上梁凿壁，偷鸡摸狗的勾当！”

每句话俱如钢针，又都针针见血，严宜森形色大变，再也忍不住怒火了，他重重地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挑起双眉，敖楚戈道：“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不相信！”

严宜森嗔目道：“敖楚戈，你可要放仔细点，我……”他还没说完话，白羽紧张地道：“注意——‘十龙门’总堂口里有人搜出来了……”严宜森立即噤声，急忙侧脸望去，可不是？那两扇生铁铸就的大门才只缓缓启开了一小半，但已有十多条人影飞掠出来，他们都擎着火把，在闪耀吞吐的青绿色火苗子映照下，那些人全是一式的白色劲装、白巾白靴，上身前后，却用暗色丝线，绣着盘龙图案，用不着数，那纠盘刺绣在衣裳上的龙图，包管是十条龙无疑。

敖楚戈冷冷地道：“现在，接应我们的林翔何在？”急忙往四周一看，严宜森表情逼真地道：“唉呀，糟糕——我竟引错地方了，难怪不见林翔等在这里，怎么搞的？上了一把年纪，莫非就真成老糊涂了？”敖楚戈没有答腔，脸色却是椰榆的，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严宜森仔仔细细，朝周遭打量，连连点头：“是了是了，我可不真个引错了方位？原该偏向左侧才对，那里也是一处极为隐蔽的洼地，林翔等候接应的地方该是那边——”白羽极为不满地道：“这算什么？这……”敖楚戈打断他的话，冷漠地道：“哪里都是一样，我们走吧，见着了林者兄，赶紧离开此地为是！”

严宜森也不再多说，低促招呼一声，引着敖楚戈与白羽急速伏行过去，这一次，他倒是目标找得相当准确，果然在偏向左方百多步的一个四周生满野草的洼坑里，发现了正在探头探脑，一付焦急之状的林翔。

林翔看见他们，匆匆迎上，边埋怨地道：“暖，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嘛？害得我提的心吊胆地在这里穷等；庄子里像是有了情况啦，我听到喧嚣打斗的声音，真急死人，如果你们再不来，我就势必不顾一切地冲进去了……”严宜森连连拱手，抱歉地道：“天黑，这附近地形我又不熟，引错了路，劳你久候，实在对不住，请劳你哥子担待……”林翔摇头道：“我多等个一时半刻倒没关系，就是替你们悬着一颗心，不上不下的心里难受极了；生怕你们出了岔子，一把冷汗直捏在手里——早知这等滋味，我宁愿亲自披挂上阵，也强似干熬着受这等活罪！”严宜森忙笑道：“林兄，你这种人溺已溺；人饥已饥尚侠精神，忠义心性，我可是早就仰慕不止了，我也知道，你如何关怀我们，悬念我们，其实，你要一力为大伙承担风险的念头已向我表示过多少次，我为了……”敖楚戈烦透了，懒洋洋地道：“唉，老词老调，你们二位不觉得腻，我却耳朵生起老茧了，你二位这么个互相抬举法，怎不找个没入的地方去表演？在这里，又算说给谁听？”林翔眼珠子一翻，怒道：“又是你——姓敖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专向我们挑剥？”敖楚戈道：“不平则鸣罢了。”

林翔板着脸，生硬地道：“什么地方叫你觉得‘不平’了？”敖楚戈笑笑，道：“但凡不是这么回事硬要说成这么回事，便是虚诈欺瞒，虚诈欺瞒叫我看在眼里自则不悦不平，这样解释，够不够？”脸色突寒，林翔恶狠狠地道：“姓敖的，你是吃了狼心豹胆了，居然在这里指桑骂槐，肆意嘲讽？”敖楚戈平静地道：“怎么着？觉得不痛快？我可没有法子像严老兄那样把肉麻当有趣，闭着一双熊眼楞咬着根驴鸟当萧吹！”

严宜森神色大变，愤怒地道：“我又惹着你啦？简直是疯狗过街，乱咬人！”

冷凄凄地一笑，林翔道：“我看这位敖老弟似乎是有心要同我们斗上一斗，处处启端，事事找碴，好像不见真章他过不得了……”敖楚戈阴笑道：“不错，而且我预料得到，我们迟早非得见真章不可，并非我找你们的碴，却是你们早就有了定案，逼得我要往这面做！”

严宜森气咻地道：“什么意思，你？”

敖楚戈道：“大家心里有数。”

严宜森语气不善地道：“有数？有什么数？”哼了哼，敖楚戈道：“不到关结上，你不会做，而当然，我也不会说。”

严宜森双目凶光闪闪，他厉声道：“姓敖的，你不要在这里心怀鬼胎，另俱企图，妄图分化挑拨，造谣离间，你这种阴谋小人的作风，瞒不过我们的招子……”一伸手拦住严宜森，林翔阴冷地道：“随他打算怎么样都行，宜森，只犯不上在这时和他斗气，哼哼！沙灰里的先生，我看他能蹦上多高！”敖楚戈毫不在意地道：“我不敢说能蹦多高，但至少，我可是蹦不到距离现场这么远的地方来。”

林翔脱口冒出粗话：“你这狗娘养的野种……”敖楚戈道：“阁下更是只挟着一张人皮净做些畜牲做的事。”

就在林翔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严宜森急忙拉住他，一边劝解着，一面暗暗连使眼色，白羽已拦住了敖楚戈，焦灼地再三提出警告……敖楚戈故意气愤地道：“好，我现在不同他们争执，走，我们走。”

说着，他拉着白羽，迅速掠出，后面，严宜森与林翔自己也不敢怠慢，生怕和他们走散了，急忙紧跟了上来……”白羽一边奔跃，边低声道：“不要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拖得太远，楚戈，免得叫他们误会我们别俱用心！”

冷笑一声，敖楚戈道：“你放心，这两个老小于精得多油，又刁又滑，撇不掉他们的；财神紧缀在我们身上，他们舍得散？”飞跃过一道干沟，在四周的蒙胧景物急速倒退中，白羽又涩涩地道：“楚戈，我想提醒你一下——不管他们两个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也不管他们两个的为人做事不被我们欣赏；但大家还是合伙人，千万不能翻脸成仇，起了内哄，这是对彼此都有害无益的事……”奔掠跃走里，敖楚戈冷冷地道：“你刚才还要和严宜森拼命呢。”

苦笑着，白羽道：“我是一时激动，悲愤过甚……回头再一细想，我的确是稍嫌鲁莽了些，不过，我并不否认我对他的憎厌与不满，但为了整个大局着想，亦只有强自忍耐了。”

敖楚戈淡淡地道：“有你不能忍耐的时候，而且，就快了怔了怔，白羽的奔速慢了一点，他愕然问：“楚戈，我一直就觉得你的神气不大对，走前，你只是对他们两人有成见，到现在，似乎已不只是成见了，好像……好像很敌视他们？敌视到不惜流血搏命的地步……”敖楚戈叹了口气，道：“看你

一向聪明，在这件事上，你却出乎我预料地反应迟钝……从头到尾，我就有不对劲的感觉，可惜你们全部茫然不觉，迷里马虎！”白羽迷惘地道：“我不懂你的意思……或许是，我是当局者迷……”沉默了半歇，敖楚戈在衣袂飘舞之中，低沉地道：“严宜森同林翔两个人，表面上夸张而虚伪，骨子里，却更狠毒冷酷，贪婪自私，如今，我判断他们已将这种狠毒冷酷、贪婪自私的心性付诸于行动了……”白羽惊异地道：“这话怎么说？楚戈，人与人之间，合不合得来是另一回事，可不能因为成见的关系而扭曲了对事物的正确评论……”脚步声沙沙里，敖楚戈道：“我对他仍是讨厌，并无成见，我也仅是就事论事，不以自己的好恶为依据，总之，你会明白的，就在不久之后……”白羽有些不安地道：“楚戈，你到底说些什么？你发现了什么？请你现在就告诉我；我简直被你闷慌了，闷糊涂了……”敖楚戈轻声道：“很快你就会知道，也许我将逼迫你知道。”

白羽忧虑地道：“不可能窝里反……”

敖楚戈断然道：“绝对无可避免，白羽，就算你不愿意，事实上也由不得你！”

急促地呼吸着，白羽抹了把汗，他发觉自己的手掌冰凉：“这……不正确吧？楚戈，他们不会自相残杀，我们更不会这么傻，怎有窝里反的可能？我看，你是有点敏感了……”敖楚戈平静地道：“恐怕他们两个不似你说的这样本份与安稳；白羽，你准备应变吧，千万留心他们，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下手！”急急摇头，白羽惶然道：“不，不，绝对不行，楚戈，你不要妄断骤论，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忠不信不义的百世罪名，我们承担不起……”敖楚戈忽然笑道：“也好，叫他们显露原形之后再说，那百世臭名，便由他们去承担吧。”

惊疑不定地望了望敖楚戈，白羽忧心忡忡地道：“说句老实话，楚戈，我还不不敢确定你到底是不是帮着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心里真正是在打着什么主意？我没有忘记我们彼此间的立誓——你是被我们逼出来的，你仍然和我们居于对立的情势，而他们两个，至少表面上还是帮着我们的……”抬起头，敖楚戈感慨地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多么描述浅显却寓意深刻的一句俗世警句，现下可不正是如此？白羽，不要太过注重表面上的姿态，这往往与内在的想法大为相异，他们在形式上和你们站在一边，心里只伯不在一边，而我，表面上同你们敌对，心里却是关切你们，支持你们的，我重感情，我们之间的情感基础却十分深厚……”白羽苦涩地道：“但我不认为你会坦然于我们加诸你身上的胁迫……”敖楚戈真挚地道：“你错了，我的确并不记恨，因为现实环境太过压迫你们；我不满，但不至于恨，我不曾忘记我们过去那段友谊，那一段隽永又美好的友谊，令人怀念，就算再退一万步说，至少，我也不会陷害你们。”

白羽透透口气，道：“你说的这一段话，我相信。”

敖楚戈道：“那么，有关前面的警告，你不相信？”白羽迟疑地道：“说真的，楚戈，我觉得你太过虑，再怎么，他们也不会怀有此等匠测之心……”笑笑，敖楚戈道：“你瞧着吧，到时候自见分晓。”

脚步又加快了，白羽小声道：“楚戈，你不以为你有时候过份的多疑？”敖楚戈道：“不，我没有根据不会乱下断语，蛛丝马迹，斑斑痕痕，俱已表示出我的推测错了。”

白羽，我一向观察入微，体验深刻，而且顾虑得很周详，这也是我所

以能一直活到现在的原因。”

白羽脸上有着困容，烦恼的神色，似乎，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适从才好……后面，严宜森与林翔逐渐向他们接近了。

在行事之前，他们约定事后会合的地点，已改成在隔着“大雁坡”十里外的“三道沟”，“三道沟”是一处地名；几户人家，有三条层叠干涸的古旧河道痕迹蜿蜒消失向东，由于河渠干涸太久，河床上下业已生满了杂树乱草，景像荒凉得紧，同时，人烟冥寂。

这也是他们为何选择事后以此处为聚集的原因。

现在，前面“三道沟”的景色业已迢迢在望。

黑夜已经过去，幽黯的大地浮着朦胧的曙光，有着丝丝寒意，拂晓的天空，泛着沉沉的灰白色，看样子，今天的气候不佳——就如同人们此刻的心情。

在“三道沟”那三条叠旋的古旧涸河道上，他们选择的第三条河边的第一个弯曲处，那里，比其他地方更要阴密荒僻。

第十一章

敖楚戈斜倚在这片凸突的沙面上，嘴里咬着一根草梗，远眺着这条蜿蜒向东的干涸河床，河床底下是起伏不平又卵石隐现的沙面，间或杂生着丛丛草树，两边的断层也参差不齐，呈现着深灰色，这里，一定有很长久年月没有被水滋润过了，干燥得近乎单调。

白羽坐在敖楚戈的脚边，目光空洞又茫然地望着天，不知在想什么，脸上却宛似蒙着一层阴翳，双眉也紧皱得如同订了个结。

离着他们丈许远，严宜森和林翔坐在一起，他们两人也极少交谈，偶而四目交投，却像是递着什么信号一佯一闪而过。

自从坐在这河床底下等候，他们业已从清晨等到近午了，而他们本先的约定，就只等到午时为止，任何人逾时不至，则做为被俘论，那人的一份利益，将由他自行选定的托管者代为保管，三月之后，仍不见来，则充为公有，由大家平均分配。

东西是由林翔负责脱手，在苗疆，早有一位买主等候着了，那买主是当地一个蕃王，他表示可以用五万两黄金的代价购买这颗稀世之珍。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林翔便将克日启程回到苗疆，由他将蕃王的专使带来——当然也带得有黄金——就在另一个隐密的地方，当着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且，当场便分脏拆伙，各奔前程。

时间是一点点的流逝，一分分的消失，眼看着，午时就要到了……”白羽突地打了个冷颤，转过头来，满脸凄惶之色道：“楚戈……我看，他们恐怕是谁也出不来了……”敖楚戈收回目光，沉缓地道：“不一定，我们再等！”摇摇头，白羽道：“如果他们四个人之中任何人已经突围，目前也该抵达此地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只怕是凶多吉少，希望渺茫……”敖楚戈冷静地道：“也难说，白羽，不能用我们或一般正常人的脚程来比照他们的快慢，如果他们突围前后，有人受了伤，就要延缓好些时辰了……”恍然醒

悟，白羽连连点头道：“不错，你说得不错，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受了伤，一定在行动上便要迟缓多了——对了，楚戈，我们别在这里干耗着，到附近走走，说不定可以碰上他们，正好帮他们一把！”

敖楚戈领首道：“可以，我们去绕个圈子试试运气看……”那边，严宜森突然厉声道：“你们要到哪里去？”刚站起来的白羽不由一怔，一怔之后随即冒火道：“我们要到四周看一看，如果他们有人突围出来，说不定可以接着他们，若是他们有挂了彩的，正可以救他们回来——严兄，你再要开口说话，最好稍微把腔调放软和点，别这么大呼小叫令人觉得不舒服！”

严宜森嘿嘿一笑，昂起头道：“我一向就是这种调！爱听不爱听随你，莫不成我说话轻重尚得看你的好恶？你也未免太把自己看高了！”

白羽又是气愤，又是意外，又是懊恼的僵窒了好半晌，方才猛一扭头，向敖楚戈道：“走，楚戈，我们走。”

严宜森蓦地大喝：“准也不能擅离此地一步！”

白羽的脸孔突然扭曲了一下，他的双眼立即喷出了火焰般的红光，愤怒从心底往上冲，双手已握上了交叉插在腰间的短戟把柄上！

这时，敖楚戈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警号在他意识中开始闪动，他深刻体会到，现下业已接近发生剧变的开头了！

缓缓站直了身子，他用手按住了手背，摇摇头，然后，他低沉地道：“严宜森，为什么不准我们出去接应可能负伤回来的伙伴？”

冷锐地，严宜森道：“因为我们说好只在这里等候，不须接应，‘幻星’放在你们身上，我担心你们意图独吞黑吃，逃之夭夭！”

白羽大吼一声：“你放屁！”

严宜森却出乎意料地并没有发怒，他以一种冷淡的腔调说：“好了，我们也不必再罗嗦了，东西现在就交出来。”

白羽强烈地道：“做梦——人不到齐，在没有经过大家公推托管人之前，谁也不能私自接受此物，严宜森，你休想破坏约定！”

嘿嘿笑了，严宜森道：“约定，什么约定？这完全是你们几个人的阴谋诡计，早就设下的圈套，保管‘幻星’的人不必经过大家推举，我现在就是，眼下你们除了乖乖地交出来，没有第二条路走！”

林翔也缓缓站起，他一面拍挥衣衫上的灰沙，一边阴沉地道：“宜森已说得不错，那保管‘幻星’的人，不用经过公推了，就算要公推，我们两个也不承认！”

白羽在一刹的震动之后，愤怒地大吼：“为什么不承认？”林翔冷冰冰地道：“你们是六个人，包括姓敖的在内，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六对二，推来选去，‘幻星’仍然要握在你们手里，我们不愿干瞪眼，就是这话。”白羽尖厉地道：“林翔——你的意思是我们会独吞？”皮笑肉不动在裂裂嘴，林翔道：“有这么点顾虑。”

白羽情绪激动地叫：“林翔，想不到你竟会说这种混帐话来，你是在侮辱我们！”

林翔暴烈地道：“得了吧！你们心里是在敲的什么如意算盘，当我们两个不知道？白羽，你把招子放亮，我们过江过海，岂会在你们手里栽跟斗？白羽几乎气炸了肺，他五官歪扯，青筋跳动，狂厉地吼叫：“林翔，你这满口胡说，血口喷人的老杀才，你和严宜森一样的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你们纯是利令智昏，叫这里财富迷了心窍啦……”严宜森重重地道：“白羽，你

话里带刺，句句不忘将我们横加污蔑，看样子，你是真想独吃独吞，见利不见义了？”摆摆手，敖楚戈阻止了白羽几不可抑的激愤；他微微一笑道：“见利不见义，我看不是白羽，是你们二位，最叫人难过的是，你们二位既想来个黑吃独吞，却又把这不信不义的恶名扣到人家头上，一面落得势非得已的辩白，一面可以推卸责任，而最后，好处却全是你们二位雨露分沾，这样的打算，美是到了极点，问题是，只怕行不通呢？”林翔怒喝：“姓敖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敖楚戈淡淡地道：“二位心中有数——我们闲话少说，你们想怎么样，尽管把场面摆出来，文的武的，软的硬的，都行，只要你们拿得出，我们便收得下！”

林翔咬牙咒骂：“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狂夫……”在片刻的僵窒之后，严宜森忽然哈哈大笑，他道：“好，好小子，果然又刁又滑，有你的——一手；林兄，我看，我们也不必再耽搁时光了，姓敖的既然把话明摆出来，我们如果再装佯，就未免显得太小家气啦！”

低促地，林翔道：“宜森兄，现在？”

点点头；严宜森狰狞地道：“现在！他们业已看出端倪。听以我们也用不着掩饰下去，迟不如早，无毒不丈夫，我们就狠上他一遭——通吃！”

白羽震动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敖楚戈早先警告他可能发生的这种变化，他根本便不以为然，他一点也不认为林翔和严宜森二人会有此等龌龊意图，甚至，他当时还怀疑敖楚戈别居用心，是在分化挑拨他们。像这种弃义背信的事，乃是江湖上最大的忌讳，少有人敢轻易触犯，那只似一些渊远而古旧的传说罢了，隔着他们是太远又太淡漠了，但，却在刹那之间，居然就已活鲜鲜地发生在他眼前，临到了他的头上！

敖楚戈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世道经多见广了，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发生的可能，而他明白。天底下最不可测的就是人心；经验是由血泪组合的，是一种痛苦的积叠，敖楚戈曾背负了许多这样的痛苦，也就非常尖锐又深刻地体察得出某些细微的征状与形迹，所以。他在很早以前，业已嗅出了整个事件里掩隐着的危机和忧虑，打开始，他就觉得此中的征兆不佳，到眼下，可不正是如此！

喃喃地，白羽道：“天杀雷劈的畜生……居然这么歹毒，这么阴狠；这么无羞无耻……”严宜森面不改色地道：“很意外，是么？嘿嘿，姓白的，要论起江湖上的门道来，你还太生嫩了，遍地的黄白财宝、乃是要留给背得起、背得稳的角色享用，似你这类半调子货，只有一边风冻着了！”敖楚戈一笑道：“严兄，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二位心里打要的主意，我可是早就一明二白了，不敢说了如指掌吧，至少也是洞若观火；江湖上的门道不错是诡谲阴诈，千变万化，但你记注，守得了一个诚字、一个义字、一个信字，则任是如何玄虑的法门，也终归要露底显形，邪不胜正的；人么，还是保持三分纯真天性较佳，似你们二位这种卑鄙下流，恶毒刁滑的手段，没啥自鸣得意之处，拆穿了，只不过留个‘臭名耻辱’而已，这算不得高明。”

严宜森冷酷地道：“你却把自己说得太高明了，姓敖的，在我们的眼里，你一样上不了台盘！”

吃吃一笑，敖楚戈道：“那得要掂过份量以后才知道，二位，说句心底话，尽管二位这时才显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我却早把你们看穿看透看烂……”突然，白羽直嗓子叫：“你说对了，楚戈，你说对了，他们果然是两个见利忘义，无行无德的小人，是两头贪婪的恶狼，是两只奸狡狐狸——我悔不早

听你的话！”

敖楚戈冷冷地开始作单刀直入的剖析：“在‘十龙门’的庄院之外，当严宜森领着我们兜了个圈子再见到林翔之后，林翔可曾问过一句其他的人何在？”白羽切齿道：“他没有问——他连提都不曾提过！”

点点头，敖楚戈道：“不错，他没有问，因为他早已知道其余的人出不来了，他是守候在庄外接应的，在与我们见面之前，原不该须知庄里的情况演变，然而，他却毫不以其余的人未曾随出来为异，好像他事先明白会是这个结果一样，白羽，为什么？”迟疑了一下，白羽怪吼起来：“林翔并没有真个在那里接应我们——他一直就隐伏在‘十龙门’之内暗中临视着我们？”敖楚戈深沉地道：“比这个更要坏，我认为，惊触了‘十龙门’，把‘十龙门’的人引动出来包围住他们的原因，也全在林翔身上。换句话说，是林翔出卖了他们！”

白羽的面颊肌肉抽搐着，双目怨毒已极的眯着林翔，而林翔栗然不惧，冷今今地摆着一付硬板板的脸孔，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敖楚戈又低缓地道：“我的判断是这样——严宜森与林翔分别隐伏在‘十龙门’庄院东墙左近等待我们得手出来，如果我们达成目地，东西拿到了，即由严宜森单独出面陪同我们离开，然后，由严宜森发出暗号给躲在暗处的林翔，林翔便以迅速的方式向‘十龙门’的人传警报信，我们堪堪撤出，掩护我们的两组人却已不及离开，被闻警涌集的敌人包围阻截——所以严宜森是跟在后面出来的，也所以他故意领着我们绕圈子，拖时间，以便给林翔下手的机会，而不至露出马脚，等我们见着林翔的时候，严宜森早就留给他这位同谋足够的现场见证了，实则，只怕他刚才才由‘十龙门’的庄院里出来不久！”

白羽磨牙如挫，一个字一个字迸自齿缝：“这两个王八羔子……”淡淡地，敖楚戈接着道：“本来，照原定计划，严宜森同林翔应该一起行动才是，然而届时他们却是分开的，无论严宜森把理由编造得多好，却仍显牵强——林翔没有必要躲在离现场那么远的地方‘接应’我们，更远得连严宜森都找不着？隔那么远，一旦需要他接应之际他也不可能来得及，若说因林翔与‘十龙门’上下熟捻稳而怕漏了形底，那么，严宜森莫非就不怕？他和‘十龙门’的人也是一样熟悉呀；再说，我们的行动从头到尾，进行得相当隐密而完美，不可能突然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行动发生了，更在我们刚刚离开之后——世间事有十分凑巧的因因果，不过，像这样一连串的巧合法，未免匪夷所思，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另有人为的成分了……”白羽悲愤膺陶，气涌如山。“好狠毒，好邪恶的奸计——这桩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一个经过严密布置的圈套，我们完全被利用了，被出卖了，我们只是被用来帮他们行非作歹，火中取粟的工具！”敖楚戈慢慢地道：“一点不错，他们从来就没有打过‘利益均分’的念头，从没有，他们一上来就是安了心要独吃独吞。要谋财害命，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白羽尖吼：“畜生啊，人性泯灭，丧尽天良的畜生！”

严宜森和林翔的表情；直深沉不露，僵木冷森，对于敖楚戈的剖析指控，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完全一派“你奈我何”的味道，阴鸷凶险得紧。

笑笑，敖楚戈道：“怎么样？二位，不反驳我？”严宜森这时才嘿嘿一笑，道：“有时候，我还真是低估了你，姓敖的，你比我想象同预料中更来得高明！”

摇摇头，敖楚戈道：“不是我高明，而是你们太拙了，处处照出马脚，现示破绽，只要对你们不太迷信，多少便也看得到点端倪——而且人性中有贪婪的一面，或许有人用理智及道理可以控制贪婪，那就算个好人，不过，我看人，往往从坏的起源先盘算，可惜，你们却叫我看对！”

林翔厉声道：“看对了，又待如何？”

敖楚戈笑道：“二位之心计不可谓不周密。更不可谓不歹毒，但值得庆幸的是，东西还不在于你们手上，仍在我手里，只此一桩，恐怕就要令你们大费周章了！”

严宜森不屑地道：“你当你是什么三头六臂，铁铸金刚？姓敖的，只要东西弄出‘十龙门’不论在谁身上，就和进了我们口袋相同！”

扬扬眉，敖楚戈道：“我看，你们是太也乐观了、为了证实你们的想法是否正确。

何不从我身上夺取试试？”林翔凶悍地道：“敖楚戈，你以为我们办不到？”敖楚戈昂然道：“十有八九是办不到！”

这时，严宜森抬头一望天色，狠酷地道：“时辰差不多了，不用等啦！”

敖楚戈阴沉地道：“本来也就用不着等了；赶尽杀绝的把戏经常不会称心如意，你们想候到午时辰光，若等到他们四个有人突围，再在此地加以歼杀，以便斩草除根，——网打荆是么？这等卑鄙手段，不但古老得可恨，更幼稚得可悲，你们两个披着人皮不是人种的九流畜生，却当老子们是白痴看不出来？”林翔怒吼：“敖楚戈，你一嘴污秽，满口腥臭，还有没有点风范与教养？”狂笑一声，敖楚戈道：“结了、我的儿，你们两个完全是一对不仁不义，背信毁诺的猪狗，是一双生为人形不办人事的三等窑子，和你们谈风范，论教养？还不如踢两脚粪。盖上人你们的丑脸，臭死你两个龟孙！”

严宜森形色暴现。煞气毕露，他双目凸瞪，狰狞又恶毒地道：“你是死定了，敖楚戈，我们会倾尽一切力量来要你的狗命，来把你一丁一点的凌迟碎割了；从我见你的第一面，我就看你不顺眼，不顺心，我就说不出是如何的憎恨你、厌恶你，对我来说，将你宰杀比什么事都要来得重要，这人间世上，你与我不能并存了，我们无法踩在一块土地上，无法共顶着一块天，姓敖的，任凭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叫你魂断尸横！”冷冷地，敖楚戈道：“奇怪，我心里的话，居然全叫你体说出来了？严宜森，我想你也一定明白，对你而言，我的感受绝不会比你对我稍好！”

林翔尖锐地叫道：“姓敖的，此番若不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我誓不问转苗疆！”敖楚戈轻蔑地道：“林翔，你倒并没有这种志气，主要的是如果你收拾不了我，便拿不到‘幻星’两手空空，你自然不预备回到苗疆再去挨那苦日子，这属是二而一之事，干脆抖明了。

却瞎充娘的什么三贞九烈？”

左右环视，严宜森冷森地道：“林兄，与这狂夫不必多言，刀口子下见真章……”敖楚戈大马金刀地道：“我这厢业已迫不及待了，姓严的，咱们可是老约会，你还不把你埋伏四周的那些狗路子帮凶叫出来呐喊助威，尚要真等到抬棺材的辰光？”此话一出，严宜森不由吃了一惊，他又疑惑，又震动，又愤怒地瞪视敖楚戈，神色连变，好一阵子没反上腔来！林翔也是颇意外地盯着对方，像要看透敖楚戈脑子里的构造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所安排下的每个步骤，每段环节，每条计划，敖楚戈都能未卜先知，料测如神？几乎就同亲眼目睹。自身参与一般，林翔觉得十分惊恐，他不知敖楚

戈到底底蕴如何深沉，胸中若干名堂？这未免透着玄异，透着怪诞了……当然，敖楚戈一点也不玄异，更一点也不怪诞，他只是世故些，仔细些，反应敏锐些。观察深入些而已，以上种种，再加上他对人事的经验，衬上点判断断力，则自然见微知著，由浅而深，直到豁然贯通。；说穿了，只不过他比较机警，肯思考，有着严密的推理组合能力罢了……严宜森同林翔两人，若想设计坑害同伙，独吞利益，则他们必然需要准备足够的力量，他们两人的心计周详，当初的预算，自乃十分谨慎，一切以稳靠为主，因此，他们不会傻到单以他二人之力，来对付可能有六人之众的多数好手，他们定然照打的是十掏十稳的主意，不会做无把握的莽动，如此一来，他们便非另外安排帮手不可，其次，他们阻止敖楚戈同白羽离开此地前往接应可能的突围者，则预见外面有鬼——他们是担心敖楚戈与白羽到河床之外巡逻，会发现他们埋伏周遭的爪牙，而那一番所谓的约定不可擅离会合地点的话，只不过是籍口而已，这样的端端形迹，种种征象，敖楚戈久经风浪，见惯凶险，又怎会看不出来，猜不出来？所以，他料定了严宜森和林翔两个是预伏得有帮手在附近，他不相信只凭他两个人就敢横下心来，拿脑袋往刀口子上碰，他知道对方不会忘记，他这位“一笑见煞”是个什么份量的角色！

此刻，白羽是又惊悸，又是震骇地高叫：“什么？他们居然还埋伏了爪牙在外面，狼心狗肺的两个东西，真是黑心狗肝，斩尽杀绝啊，我们瞎了眼，老天，怎会把这两个人当做朋友？”敖楚戈平静地道：“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白羽，过了此关，你再拿灰抹脸不迟——先前他们不让我们出去，为的就是怕我们发现他们须伏在河外的那干野种，等着看吧，他两个要一步狠似一步地谋财害命了！”

就在这时，严宜森突然狞笑如鬼，他猛仰头，嘴唇发出几声尖锐又清亮的口哨声——哨声打着旋转，在空气中割裂进：散，就如同拿着刀子刺在人的耳膜上！

敖楚戈叹了口气，道：“那活儿可来了。”

白羽却没有敖楚戈这般镇定；他嗔目切齿，双手翻处，一对银光烟阁的短戟业已亮了出来，同时嘶厉地大吼：“绝情绝义的两个杀才。我和你们拼了……”在河的两侧，从蔓生的杂草矮树从里，就那样快法，已有七条人影闪现掩近——他们并不跃到下面，却分据七个利于攻击的角度上，以高临下，虎视眈眈，一付伺机蠢动的强猛架势。

那七个人有四位把持右边，三个扼守于左，七个人的模样都不堪瞧，每人的形色俱是如此粗犷暴戾，表情全是这般凶狠寡绝，他们的出现，带着肉食者那种原始的残忍气息，宛似野兽在攫取猎物之前的挑逗与睥睨，似乎，他们没有想别别的，只准备下手溅血——在那七张布满酷厉意味的面孔上，再也找不出一丝一毫属于人性本质的丁点什么……对于这种典型的人物，敖楚戈是熟知的；因此，他也就更为戒备了，他明白这一类的人都是些什么内涵——冷酷、残暴、骠悍而粗鲁，这是一些为了某项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约束及后果的人；他们大多头脑简单，认定了一条路子便闷着头硬闯，是非黑白，一概不论！

那七个人当中，有两个的穿着打扮非常奇特，两个人都敞胸穿着棕色牛皮马甲，下配牛犊短裤，脚上踩的却是一双粗草鞋，光头的的一个左耳上还垂吊着一枚拳大金圈，满头长发披肩的一位则以一条三寸宽斑鬃的兽皮齐额勒紧，他们两人都在双腕上扣着兽皮护腕，突窄额，深细眼，扁鼻阔嘴，一

人一把大弯刀斜扛于肩——十足的野性加上十足的匪气，不伦不类的衣着，一看即知并非中土之民。

敖楚戈心里有数，——苗子，属于杀人不眨眼的那——类苗子。

和那两位苗族仁兄在左边押阵的另一个，腰粗胳膊阔，牛高马大，一脸的横肉黑里泛油，翻着厚厚的嘴唇，不停地舔吮，大号的八角锤倒拿两手，杀气腾腾，凶像毕露，完全是头披着人皮的大猩猩味道。

把持在河床右边的四个人，形态亦不比对面这三位稍强，一个是瘦比人干，尖嘴削腮的矮个子；一个是全身红袍，倒八眉、猪泡眼、嘴角上勾，像是老在朝人谄笑着的大块头，第三位，秃顶长脸，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闭起来就和刀刃一样泛削，那种寡毒的气息，让人见了就能感触到心窝里；第四个，则身裁朝横里生长，又粗又阔，活脱一块门板，扁平的面孔上毫无表情，连脸上那几颗顶着红头的暗瘡也都是静止的，若非偶而还眨眨眼，就和一座石膏的雕垫像没有二致了。

嘴里“啧啧”厂两声，敖楚戈摇头道：“瞧瞧，快瞧瞧吧，这些位‘人王’，真是一个比一个来得‘标致’，一个比一个来得‘灵巧’，这等的惹眼法……”河床左右两边的七个不速之客，却都似没有听到他在说话一样，七张怪异狰狞的面孔上仍然凝聚着生硬又漠然的残酷神韵——宛如天塌下来，也不能使他们稍稍流露出了点人类所惯有的七情六欲的反应一样……敖楚戈吃吃一笑，又以带刺的口吻道：“列位怎的都不打个招呼，套套交情？一朝面就寒着张尊容像他娘讨债的主儿那般神情？莫不成我欠了你们什么？”严宜森皮笑肉不动地开了口道：“你也甭在那里耍贫嘴了，姓敖的，眼下你还风风凉凉地说得出俏皮话来，只怕在你知道我们请来的这七位好朋友是谁之后，就不屁滚尿流，也包管吓得你腿肚子打转……”敖楚戈故作惊讶之色：“居然还有这么个唬人法？不过，我倒越发要听听这七位‘好朋友’的出身来历了——就凭他们这一付的模样儿，活似阎罗王打开了鬼门放出来的一批牛头马面，妖魔邪祟，竟是看不出来，这七位仁兄尚有怨大的道行？”林翔冷厉地道：“敖楚戈，就以你的嚣张狂妄而言，你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耸耸肩，敖楚戈蛮不在乎地道：“我却并不这样以为，林老兄，如果说像你们此等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的行径犹能一帆风顺，快活逍遥，那才叫没有天理了”摆了摆手，严宜森阴鸷地道：“林兄，勿须和他这种人动气，像姓敖的这类角色，我已不知会过多少，又放例多少；他们仿若全是由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都是同样的德性——表面上馅傲跋扈，不可一世，实则色厉内荏，掂一掂份量差多了，十个里头有九个是草包，剩下那一个便是疯癫，根本不知道自家能吃几碗干饭……”敖楚戈笑道，“宜森兄倒是颇有知人之明，这一下我吃你看扁到此般田地，下一步，恐怕你就要将我这‘草包’或‘疯癫’抖翻了吧？”顿了顿，他又展露出一抹狼枭似的奸笑，指了指河床两边的那七个凶神，道：“但是，在正式动手将你剥皮抽筋之前，我仍然按照造上的规矩，替你引见引见我们这七依好友；姓敖的，在苗疆一带，有个‘蛇母教’，你可知道？”点点头，敖楚戈道：“曾闻其名，‘蛇母教’是流传苗疆各地颇广的一个巫教，专门崇奉些妖祟邪神，而以一种‘丹螭蛇’的雕像为主要祭拜对象，他们教人鬼画桃符，念咒筋蛊，尽弄些邪魔歪道的把戏，但骨子里却籍此欺蒙一干化外土人，效财聚势，以图达成其惑民立威的目的；‘蛇母教’的组成份子，大多由苗疆各族中最为凶悍奸刁的‘异族’人为骨干，明为传教，实则愚惑其行，表面上扮神弄鬼，真正用心却在于培养深植其潜

力……”笑笑，他接着道：“我也听说‘蛇母教’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练家子，网罗了为数颇多的苗族好手，这些人端为用来铲除异己，威胁抗拮者以及消灭‘蛇母教’传扬途中的任何阻力；总之，他们明着迷惑于人，暗里却做的是土匪强盗勾当、既要人财。又要人命，既混人智，更眩人心，通通不是什么好东西，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帮子双手血腥行为狠酷的黑迈组合而已——化外野蕃的土黑产道组合。”

河床左边的那两个苗人似是听得懂汉语，这一下子，两个人的两张丑怪面孔立时扭曲变形，涨成紫红带煞，像要吃人一样瞪着敖楚戈，两个人的满口牙全挫得嚙嚙有声！

严宜森暗中冷笑，却故作愤然之状：“姓敖的、你休要随口污蔑‘蛇母教’的崇高声誉——你可知道左边上头这两位朋友正是‘蛇母教’中鼎鼎大名的‘三世巫师’马嘉与赫商？”敖楚戈嗤之以鼻：“‘三世’巫师？‘蛇母教’一向以教中巫师轮回过八世投生之说来眩惑那些野人土民，也藉此表示那巫师在居中的地位及权势。其实全是鬼话连篇；胡说八道，在我这个受过高度文明教养，有着精深学识的人面前而言。益发半文不值，怎么着，宜森兄，莫不成你介绍他们出来，是有意雕只‘丹螭蛇’的木像叫我也膜拜一番？她娘的！”

严宜森怒道：“你竟敢当着二位‘三世巫师’的面前如此侮辱他们！”

嘿嘿笑了笑，敖楚戈道：“老子便叫他们再转一世，做个四世巫师吧，而这也正是你所希望的；对不？”严宜森厉烈地道：“马嘉巫师与赫甫巫师非但是‘蛇母教’中的首要人物，更是‘异族’中。力敌万夫的勇士，他们和林翔兄相交莫逆。此次受林兄重托，便是专程来此收拾你的，姓敖的，你不用狂，等上一会，两位巫师就将侍候得你三十六样子般般不同了！”

斜瞄了那站在上头，嗔目切齿，跃跃欲攫的两个苗人一眼。敖楚戈的眉毛轻挑，吊儿郎当地道：“乖乖，可真吓坏我了，这两他的架势，不就和野狗抢食的阵仗差不离？再加点儿猜叫，便更像了……”严宜森侧首朝着那两位‘巫师’身边的大猩猩叫道：“可为兄，你巴亲眼看见了。姓敖的小子是怎么个日中无人法！”

那位满脸横肉累累，黑油光亮，不停舔吮厚嘴唇的大块头，“哺”的吐出一口浓痰，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地道：“叫他狂这一阵吧，老严，我包管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狂了！”

一声“可为兄”唤醒了敖楚戈的记忆，他心头一动，脱口道：“秦可为？‘八角霹雳’秦可为？”呵呵大笑，那黑猩猩道：“姓敖的。可别吓着你呀！”

敖楚戈也笑着道：“秦可为，你不在辽北当你的山大王，却跑来中土捞娘的哪门子横财？”那黑猩猩——“八角霹雷，秦可为怪笑道：“我同老严有交情，而且这趟的油水也厚，你说，够不够我来的理由？”敖楚戈道：“怕只怕你偷鸡不着蚀把米，秦大王。”

秦可为懒洋洋地道：“天下之大，到哪里也是一样，为了找财发，冒点风险并不为过；何况这档子事，我看来大有可为，呵呵，大有可为！”严宜森一指河床右边顶上站着的四个人，逐一点介：“小雷公”潘生，姓敖的，这是‘猴拳’的祖师爷；‘红衣天官’戚奎，想你也不会陌生，人家是北道绿林上顶尖的硬把子；‘人鹫’焦骥，‘大鹰爪门’的宗匠；‘木山神’胡钦，‘钟鼎三神’的头一位大阿哥……”连连拱手，敖楚戈就像在会见老朋友：“久仰久仰，一个个真是久仰了……”得意洋洋地昂起了脸，严宜森道：“他

们七位，再加上林翔只与我，姓敖的，你估量估量。就凭你白羽两个人，吃得住么？或者，顶得厂么？”轻啜一声，敖楚戈道：“难，委实难了，说真话，以各位目前的‘声势’，只我与内羽二人，恐怕是抵挡不住，胜算之望，极其渺茫……”严宜森迷着眼道：“由这几句话看来，你狂是狂；安是变，倒还并没有迷糊，但可惜的是，纵然你白知不敌，我们也要将你两人宰杀于此，没有第二个法子；姓敖的，你就准备受着吧！”

林翔也阴狠地道：“说起行事的手段，江湖的门道，姓敖的，你和你的几个伙计一样，还部是孙儿，生嫩得不值一笑，从头至尾，你们便全部罩在我们所布的天罗地网之中，一个脚步早就替你们挖下了一个坑，可怜你犹在自鸣得意，胡吹海谤，殊不知前程上业已给你们备妥了上好棺木，要将你们装殓入土了！”

敖楚戈不屑地道：“说什么‘天罗地网’？只不过是谋财害命罢了，这‘财’便在老子的怀里，能否谋得，列位尚须多少费点手脚！”

严宜森冷冷地道：“姓敖的，你明知不敌，却仍要做困兽之斗，岂非显得太愚蠢！”

敖楚戈大刺刺地道：“莫不成叫我双手献宝之后再伸长脖颈接诸位的刀？我人是不见得如何聪明，至少，也不致于似各位想象中的那样‘孙’法！”林翔大喝：“敖楚戈，你今天必无幸理！”

敖楚戈昂然道：“管他娘有无幸理，好歹也要找体们其中几个给老子垫背！”

此时，白羽在旁低促地道：“楚戈，敌势太强，我只怕眼前这一斗就难得渡过……”敖楚戈慢吞吞地道：“你有点含糊，哦？”

急摇头，白羽脸色泛青：“不，我并不含糊，却是十分忧虑，如果我们两个在这里转了世，这笔血债再找谁来结算？岂非永远含冤受辱，便宜了这些王八蛋？”敖楚戈低沉地道：“目前顾不得这些了，只好奋力一拼，能做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别的不敢说，我却包管能叫他们也囫圇不了！”

咬咬牙，白羽痛苦地道：“一步走错，满般皆输，恨死我了！”敖楚戈硬板板地道：“不见得‘满盘皆输’，他们将我们的‘军’，我们多少也能砍他们几条‘马’腿下来，流血割肉，大家全得沾上份子！”用脚尖挑拨开一枚卵石，严宜森的表情像是十掏八赞，胜算早握了，他大模大样地道：“你两个也不用再商议什么了，无论二位如何的神通广大，今天也化不成一阵清风吹走，这样吧，只要你们愿意交出那玩意，大家全不必动手，我主作，以英雄的方式让你们自绝，留你们一个全尸，也免得血糊淋漓的太不中看，二位认为是否行得？”白羽气冲牛头，大吼道：“放你的屁！”

敖楚戈道：“老严，你他娘的真叫‘仁慈’，财也谋了，要命却不用自家的刀，连手都不肯腥上一腥啊？”暴然地，林翔道：“哪来这么多罗嗦？你们不愿自尽，就当爷们的家伙送不了你们的终？”吁了口气，敖楚戈似是万般无奈地道：“好，好，好，我便奉上这颗‘幻星’，求得落个全尸死吧，人在屋据下，这头，还能不低下来？”白羽惊叫：“楚戈，你疯了？”但见敖楚戈伸手入怀，缩腕反掌，一团黑影闪电般飞射严宜森而去！

猝挪两步，林翔大喝：“小心有诈……”严宜森不及回答，右臂伸缩，又准又快地接扣住对方抛射过来的那团黑影——虽然他心里不相信敖楚戈会忽然这么听话将宝物献上，但下意识中却仍有万一的想法，他不肯失去任何机会，哪怕他自己也不认为这会有丝毫的可靠性！

投射出去的那团黑影，只是敖楚戈暗里藏在掌心中的一块卵石而已——正如严宜森内心里的所怀疑的那样，敖楚戈是不可能这么顺从的。

就在严宜森举手抓接那块卵石的刹那间，敖楚戈的身形已闪电般飞弹而起，不知何时，他的那只纯钢棒子已握在手中，一排栅栏也似的光彩要地布凝有罩，却又同时漫天舞跳着泄落左测！

劲风呼啸里，棒山重重，棍势如涛，站立在河床两边的那七位朋友在这突变之下，忙不迭的各自跃闪，怒叱喝吼之声顿时乱成一片！林翔的动作非常快速，只是那么微微一闪，人已欺进至前，但是。白羽的反应也敏捷无比，他猛一旋身，两柄银灿灿的短戟已吞吐如电般划着冷森的光弧汇聚向林翔身上！

这时，严宜森腾空而起，目标正是对着敖楚戈而来！

敖楚戈手上的纯钢棒子淬然翻飞，在又一轮棒影四射激旋，“八角霹雷”秦楞可为的一对巨号八角铜锤已雷霆万钧般重重硬迎上来，马嘉与赫甫两个“蛇母教”的巫师出似野兽般嚎叫着跳跃窜扑，两人的雪亮大弯刀霍霍劈斩，竭力反拒；同一时间中，那位瘦比人干，猴头猴脑的“小雷公”潘生，也焕忽一个蹦蹦侧身滚进，双手勾曲如爪，急抓敖楚戈两眼。

凌空的身躯猛的拳曲，敖楚戈急速泄落，钢棒子点弹颐飞，“当！当！当！”几响串成一片，大弯刀刹间荡开，“小雷公”潘生抓向他招子的两爪却在微沉之下快不可言地反扣上他的双肩……于是，蓝汪汪的寒芒便在此刻流映有如秋水的泓漾——一平静、冷冽，却又晶莹澄澈得森森透骨，潘生的十指宛若铁勾，猛的穿衣入肉，锋利的剑刃已“刮”“刮”连响。将这位“小雷公”的双手齐肘斩断。

鲜血滴溜溜的扬起，猩赤的血液洒凝成那样怪异又艳丽的图案于瞬息，映着敖楚戈残酷的笑脸，渗着潘生尖锐的呼号，这一切的情景，便全是敖楚戈预料中的演变了——他故意要挨上对方这两爪，但是，对方付出的代价却远超过他的这点牺牲！半空中扑来，距离尚差三尺的严宜森，睹状之下不禁神色骤变，他的行动已经够快够准利的了，但是。仍然差了一步，高手搏命，一步之差、便往往是生死线、阴阳界的分野了。

这一步，却是差了好远！

斗然间，失去双手的潘生竟并没有保人们预料中的那样坠跌下去，他干瘦的面孔扭曲，一双眼珠子宛似要炸出眼眶，在一声啤号的余韵里，全身蓦地一个跟斗翻腾，两只尖瘦的脚端暴踢敖楚戈胸膛！

敖楚戈不退反上，“呼”的一声飞近，潘生的足尖就在要踹上他胸膛上的一刹，他左手的钢棒已横里猛挥，肋骨的折断声向于潘生的滚落里，而敖楚戈的“无双剑”淬往后闪，立时在寒光流灿中分叉成双！

于是，带着强锐风声袭向敖楚戈背脊部位的那便五条银闪闪的“鳞甲龙”倏而扬起，活似五条真龙般倒飞而回！这是五条以缅钢为骨，白钢为表，精巧，却又霸道无比的龙形兵器，融合了技艺的美感同坚实的凶酷——每条龙身长皆三尺，粗若杯口，通体鳞片密接重连，略一幌动，光波流闪，银辉眩目，会发出细碎的金铁扭击轻响，但是，那些鳞片却都是杀人的利器，每一片都是椭圆形，每一片都有如铜钱般大小，在龙身静止的时候，鳞片垂贴向下，不过，只要一待运力舞动，每片龙鳞立时逆竖，仿佛千百只圆口的刀刃，括在哪里，哪里便是一块血肉割脱；龙头的双角尖锐如锥，龙舌伸了嘴外约有五寸，尖利如矛，龙之，这五条龙是打造精致，巧夺天工的艺术结晶，

同时，也是最为阴毒血腥的凶物！五条银龙的尾部却是铸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扣环，扣环便套在严宜森的右手掌上，他使用起来，便如此的随心所欲，收发自若了。

“五龙驭雄”是严宜森的号，从他的兵器，延伸到他名号的由来，便可以断定曾有多少鲜血染沾在这五条龙上，有多少冤魂缠绕着这五条龙哀号呻吟……现在，他只是在敖楚戈凌厉的反击下微微受阻——在他看来，形同试招；敖楚戈的身子已飞旋在河床的右边，他的“无双剑”在一片尖锐的呼啸中涌回着溜溜的交织的光华，但光华却不是单纯的弧线或练带，更渗合着十字形的影像，交叉的电掣，飞腾的星芒，这似是光的奇妙组合，用流动的实体所造成的不可思议的奇幻景色；秦可为、戚奎、焦骥、胡钦四个人忙乱纷纷退避，然而，隔着河床的另一边，那位“三位巫师”马嘉却发出狼号般的嗥叫、在令人毛发依然的颤荡里，马嘉连人带刀，一头疯牛也似撞了过来！

敖楚戈的“无双剑”仍然在身前飞舞着穿插交织的星芒月虎蛇电叉开，他却是在马嘉身形扑到的须臾间，犹然斜肩振抖，因此，“小雷公”潘生那一只插在他右肩肌肉里的枯黑断手，便血淋淋的飞起，宛似一只鬼爪子般准确无匹的抓扣向由背后扑来的马嘉！

也许是被怒火迷了眼，也许是已经闪避不及，马嘉狂叫如雷，大蛮刀寒森森地猛劈暴斩那只断手——枯黑瘦脊的断手在刹那间是被削成一段段，一片片的了，然而，敖楚戈的钢棒子也雷霆一击，反手兜头砸碎了马嘉的脑袋！

陡然间，在人们瞳孔的惊鸿一瞥里，马嘉的面貌就好像溶化了一样，顿时完全变了形，变扁了，变歪了，变得血糊糊的一团了！

粘稠浓腻的鲜血与血嫩嫩的脑浆掺合着四溅，马嘉只像是喝醉酒般咕噜半声，庞大的躯体便倒仰着重重跌落向干涸的河床下！

就在这一刹那——

“红衣天官”戚奎的闪动宛如一团火影，他的一柄“铁如意”在幻映的影像里涌现，飞袭敖楚戈小腹！

“无双剑”猝然回掠，倏而又开，“铮”声脆响，便嵌住了“铁如意”的前端，可是，那秃顶长脸，形容冷酷的焦骥，亦在此刻飞凌上空，果真有如一只巨蟹般双掌箕张郊爪，当顶扣落！

敖楚戈大喝一声，嵌住戚奎“铁如意”的“无双剑”猝然一剑暴起，直摄敌人心窝，他左手的钢棒则在一颤之下“嗡”的轻啸着旋展如一团龙卷风往上激扬！斜刺里，严宜森形同鬼魅，来如狂飙，“鳞甲龙”员首怒腾——五条龙分散成五个不同的角度，在一片银光眩阅中猛噬而至！

这兵器太霸道，使用这兵刃的主儿功力又太深厚，敖楚戈不能再顾着他敌，他剑俸飞绕，贴地窜射，但是。就在他贴掠丈许之际，一双斗大的八角铜锤，已恍如两枚巨雷般轰然罩落！钢棒子接点地面、敖楚戈“呼”的腾跃七尺，那一对沉重的“八角铜锤”砸得地面，“医”“匡”两响，沙石飞溅中，似是大地都在震动！

快得不能再快，敖楚戈的“无双剑”冷芒一束，“削”声直刺，秦可为用力太猛，收锤已不及，他上身立往侧移，然而，“无双剑”却猝然分展，秦可为黑光油亮的丑脸上便“嘣”的翻卷开一道血口子，粗黑的面孔，衬上那么一道红糊糊的血槽，黑红相映，的确不大好看！当敖楚戈得手的一刹，背后冷风进压，由这冷风冲袭的速度，敖楚戈知道已无法完全躲开，他却毫

不忙乱，单膝点地，上身竭力前俯，左手钢棒的尾柄猝捣自己的腰侧……银光灿烂的龙影飞快擦过敖楚戈的肩背，带起了一大片血肉絮屑。而就在那赤蒙蒙的光晕映入人眼的同时，敖楚戈挂在左腰侧的黑布套子却在棒柄一点之下破套飞出一圈蓝汪汪的圆唬弧光如月，只是那么微微一掠，已“削”声弹而回——一块颤蠕蠕的人肉正抛向天空：是的“鬼泣环”。

站在七步之外，严宜森咳目欲裂，肩头血染一片，他凶恶地大吼：“敖楚戈，你好阴损的手段！”

神色平静的敖楚戈缓缓站起。似笑非笑地道：“我身上的肉不是那么好剃的，老严，来而不往不是礼，出乎我意料的是，你的那身皮肉，倒也相当的鲜嫩，不似我想象中的坚韧粗厚。”

严宜森狞厉地道：“叫你俏皮吧，敖楚戈，用不了多久，你的俏皮话马上就要变成痛苦悲惨的哀号了！”

目光扫瞥向河床底下白羽和林翔的火拼，敖楚戈心里暗暗焦急——白羽虽是倾以全力，却依旧抵挡不住林翔的攻势，林翔那双戴着嵌布满了钢齿的鹿皮手套——“黑魔手”，真是凌厉凶猛，神出鬼没，施展起来笼罩四面八方；威力无匹，亦恐怕拖不了多时了！突然，严宜森低叱：“宰！”

随着他的这一声叱喝，第一个动作的不是他的人，却是敖楚戈，敖楚戈一腾丈许，电光石火般暴掠涧底。但见他身形才起，人已到了林翔头顶，“无双剑”星芒一点，候弹林翔眉心！

遭到突袭的林翔，淬不及防之下气得狂吼一声，倒仰五步，敖楚戈的“无双剑”飞抖出一串流电蛇队迫得林翔连连截拦，又再度后退，敖楚戈振吭大叫：“伙计，走了！”

口里叫着，他人已斜掠七丈之外，白羽奋力追上，双戟翻挥间，逼开了那苗人赫甫的横阻，两人一前一后，风一样卷向荒凉的沙涸干涧中；后面，严宜森，林翔，戚奎，焦骥，胡钦，赫甫等人，则似发了疯一般拼命赶过来。

一边发力奔驰，白羽一边气喘如牛地低叫：“楚戈，楚戈，我们总得好生想个法子应付这些人熊，一个劲的逃命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脚下腾跃如风，敖楚戈气定神闲地道：“我的乖乖，你现下就甭他娘的想得那么远了，能够逃命，业已是上上大吉啦，其他的事，且待把性命拴稳了再去打算不迟……”大张着嘴巴吸气，白羽又连连用衣袖抹着额头上的汗水，焦惶地道：“就算先顾着逃命吧，也得有个目标，楚戈，不能老是像这么一追一奔，直楞楞地像赛跑一样的……这绝对不是个了局碍……”匆匆回头一瞥，敖楚戈轻细地道：“我们同这些龟孙子捉迷藏。”

面孔涨得通红，白羽颈子上凸着青筋，他又是满头大汗道：“捉迷藏？老天，这时什么辰光了？你却忽起童心……”飞跃快掠，敖楚戈道：“你不用管，跟着你哥哥来就是了，小子，你哥哥我的这条命，不是命？抑或比你的命来得贱？娘的。你不想死，我也并未曾活够，跟着我，你吃不了亏！”

就在这三条层叠的，蜿蜒的、高低不平又深浅各异的干涸河渠上下飞跃奔腾着，而丛丛的杂草，蔓生的矮树，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两个人东转西绕，在弯过一个土壁似的断层河床后，敖楚戈目光一闪，发现河床的左下方有一个凹洞，洞口并被纠结的草丛垂掩，他一拉白羽，两个人急速穿掠入内，迅速匍匐下来。

只是片刻，他们已听到有急速的步履声与衣袂的振动声从他们头顶一一掠过，消失在重叠而弯曲的干涸河床那一边。

缓缓吸着气，又缓缓吐着气，白羽压制着自己的呼吸，蹙着声道：“楚戈……看样子，我们似是可以在这里躲一阵？”点了点头，敖楚戈道：“稍稍歇息一下，便算他们找不着我们，我们也人抽冷子的下他们的手！”

白羽体会出敖楚戈的意思，不禁钦佩地道：“好办法，楚戈，还是你的鬼点子多。”

笑笑，敖楚戈道：“不是我说句狂话，要比脑筋的灵巧，你们列位和我相较，大概只还是处在孩提的阶级，生嫩幼稚得不能说了。”

白羽觉得不是味，悻悻地道：“我们的智慧不如你，但却也不至于差得这么远。”

敖楚戈耸耸肩，道：“不服气，也算是幼稚表现的一种。”

沉默了一会，白羽道：“你挂彩了？”

敖楚戈道：“一点点，叫严宜森那老鬼的‘鳞甲龙’括的，不算重，仅是皮肉之伤。”

白羽细声细气地道：“我看见你也在他的肩头上削掉了一块人肉。”

轻拍腰侧悬着的“鬼泣环”，敖楚戈道：“我这位老伙计不答应嘛，人家占了我的便宜，‘它’就往往要替我找回来，‘它’也是稍嫌急躁了点，否则，说不定可以要拿下老严的一条膀子来……”白羽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楚戈，还是你比我们几个行，果然是真金不怕火炼，我们一个个全栽了跟斗，挺得住的仍是你，就以方才来说吧，若非你牵扯住他们的主力，恐怕我早叫人家连尸都分了……”微微眯一眼，敖楚戈道：“昭，这倒是实话，所以，你们以后还是多和我亲近点，少找我的麻烦方为上策，若非我替你们撑腰，你们再找个冤大头去？”提起“以后”，白羽不禁泄气，他黯声道：“不知他们几个如今的命运是凶是吉？也不晓得他们已落到了怎样的境况？唉，只怕我们哥几个再也凄不成堆了……”敖楚戈毫不隐讳地道：“‘吉’是包管吉不了啦，只是看‘凶’到一个什么程度而已；以我推测，他们四个或是不见得会死，但受伤却是免不了的境况呢！便不是阴曹之鬼，也必成阶下之囚，痛快不起来，更少不了受那活罪……”白羽伏在地下，眼望着垂掩在洞口的野草茎便，颇为不痛快地道：“你好像无动于衷？看你说得那样的轻松法……”敖楚戈轻沉地道：“我只是说实话，白羽，往往实话都是不中听的。”

哼了哼，白羽道：“不管你怎么说，也不管你怎么想，我们一定要回‘十龙门’去援救他们的！”

吁了口气，敖楚戈道：“听你说话的口气，这倒像是提着酒壶逛窑子般的心旷神怡？我说老友，再回‘十龙门’头上动土，可是玩命的事呀！”

白羽坚决地道：“无论如何，我们都非要回去救他们不可，就是死，大伙也得死在一起！”

敖楚戈道：“我们？你他娘的何苦非拉上我替你垫背？要想寻死，你尽可自便，硬叫我同列位一起到阴曹做搭挡，抱歉，我可是兴趣缺乏。”

白羽忽然十分伤感地道：“你变了……楚戈，你变得好陌生，好冷酷，又好绝情，难道说，你已不再怀念我们过去的情感，不再珍惜我们过去的友谊，不再将我们视为你的兄弟手足？”

敖楚戈舔舔嘴唇，道：“白羽，你也不想想，你们同我八年不见，一旦露面，又是绑架我的老叔，又是威胁我的生命，又是强迫我做我所不愿做的事，这等的蛮横霸道，拿鸭子上架法，娘的，叫我如何再对你们提得起‘重温旧梦’的兴头？”沉默了好一会，白羽才幽幽地道：“这件事……我发

觉我们的确做得太过火了……楚戈，只要你能谅解，等到一切过去之后，我保证……保证我们之间会从头开始，仍然和以往一样相亲相爱、精诚无间，楚戈，只要你能宽恕我们，包涵我们。”

移动了一下姿势，敖楚戈低笑道：“娘的，听起来怪叫人动心的，白羽，你先别来这一套软磨功夫，且等我考虑考虑；再决定要怎么办，现下，且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白羽正想开口说什么，河床上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奔了过来——就在他们隐伏的凹洞对面，几双人脚站住了，且在烦躁的踢腾着，是严宜森的嗓音：“这两个人八羔子，简直和钻地的老鼠一样，眨眨眼就不知钻到哪里去了……”林翔在咆哮：“先前明明看见他们转向这边来，怎么就没有影子啦？莫不成飞了？”是秦可为的粗哑声音，像是牙切齿：“狗娘养的敖楚戈，他上天，老子追到南天门，他下海，老子追到水晶宫，他便是入地，老子也跟他到十八层阿鼻地狱里去，非剥下他那一身人皮不可，老子脸上这一条口子，必叫他用身上的一百条血口子来补偿……”严宜森似乎正在左盼右顾：“大家别急，姓敖的和姓白的小子跑不了，他们一定就躲藏在这附近干渠的什么地方，我们不妨分头去找，一处处地翻，一寸寸地查，总共就不过三条涸河床，迟早也能将这两个王八羔子拿出来……”似是“红衣天官”戚奎在说话：“严大哥，分头去找，查搜的面积是大了，但人手也就相对地散开了，力量一单薄，恐怕有所失闪，姓敖的那身本事……”严宜森沉声道：“不要紧，说是分开，其实大伙也就在附近，最多相距不过百十来步，一旦有警，只要吆喝一声，马上就可以再把人手聚集起来圈住他们，唯一要注意的，说是在与他们遭遇的那片刻须挺得住，将他们缠牢；我们几个人的修为不敢说多强多高，至少才开始的一阵子还应该能够支撑，老戚，莫非你还有问题么？”戚奎忙道：“我？啊不，我哪会有问题？我又不是豆腐做的，一点就破！”于是。严宜森在发号施令：“好，我们就这么办，林兄，你与赫甫巫师是一组，搜上面第一条河床，老戚与朗钦胡兄是一组，就搜我们脚下的这条河床，我同老焦一组，沿着中间这条河床去搜查，大家全由南朝东搜，秦兄便把持在东边尾上，随时准备支援并拦截，各位还有什么尊见没有？如果没有，我们马上就展开行动了！”

很快，脚步在移动，身影在飞掠，这些个“追猎者”已经开始了他们围猎的步骤。

俏细的，白羽道：“像他们这样严密的搜索法，楚戈，连只野兔子也藏不住，恐怕我们就要现形了……”敖楚戈好整以暇地道：“莫非你还真打算窝在这鼠窟里一辈子？娘的，便是他们不搜，我也要对付他们了——白羽，你歇息过来没有？”白羽领首道：“行了，我早就缓过劲来啦。”

敖楚戈小声道：“等戚奎与胡钦一过来，我们抽冷子扑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千万记住，动作要快，出招要狠，最好一下子就宰得他们死透，连叫都不让他们叫一声！”白羽咽了口唾液，喃喃地道：“怕不容易……”瞪了白羽一眼。敖楚戈道：“若不能一下子就放倒他们，白羽，剩下的麻烦就全会由我们承挡的！”

白羽苦笑道：“你别冒火，楚戈，我尽力而为也就是了。”

于是，两人不再作声，开始等待，等待……不一会，终于听到有细碎的，轻捷的脚步声移了过来，非常快，却是非常谨慎地移了过来。

由垂掩的蔓草里，他们两人可以发现沿着河床两侧，胡钦在左，戚奎

在右，小心翼翼地一路搜查接近。

两人尽量把身子低伏下来，低到紧贴在沙砾面上，由外边朝里看，除非掀拨开洞口的草丛；否则是不易查觉的。

缓缓地，胡钦与戚奎二人走近了，就在四、五步外，胡钦忽然发现了这个凹洞，他立时加快走到，往洞里看了看，接着，又以手中的“金背刀”伸拨开洞口的杂草——戚奎本来站住脚端详了几眼，他却未能从草隙间查觉什么：因此，他摇摇头，不以为意地慢慢继续往前走。

金灿灿的、泛着紫光的锋利刀口子刚刚拨开一部分洞口杂草，白羽的右手短戟已猛力按住对方的刀锋，左手短戟闪电般暴刺而出！本能的反应，促使胡钦往后淬退，同时扭身翻刀——他力大无穷，竟一下子将白羽掀翻了一个跟斗，白羽的左手短戟也只仅仅划破了胡钦胸腹间一点皮肉而已！

走在前面的戚奎察觉不对，匆匆转身——敖楚戈的动作恍若狂风，他身材飞跃，反手一棒打得洞口前尚未站稳脚步的胡钦“吭”的一声坐倒地下，耳后颈侧血如泉涌，几在同时，他的“无双剑”已指向戚奎的咽喉：突然的惊变，使戚奎暂时忘了呼吸，“铁如意”在一片劲风中奋力挥拒，而敖楚戈的身形翻腾、九十一剑自九十一不同的方向狂涌齐聚，戚奎连连躲让；“铁如意”飞连拦截招架，但见冷电迸溅，流光似虹，戚奎已踉跄撞向土壁之上，沙石簌簌纷落中，他已身中七剑，血喷如雨！

尖锐的痛苦，反令戚奎醒悟了他的愚蠢与失着，于是，他猛力挣扎，张口怪叫：“来人呀，他们……”“无双剑”狂风暴雨似地急骤的直线，光灿灿的片羽、浪花般的回荡，雾气一样的迷漫，点与面，纵及横，刹时全叫眩目的蓝光寒芒布满了！戚奎拼命招架，“铁如意”舞展挥动，人也跳跃翻腾，但是，更多的鲜血，却自他身上更多的伤门里往外喷溅不已：当戚奎全身都叫鲜血浸透的倾刻，他的“铁如意”砸击向空幻的一抹剑影，“无双剑”刹时分叉，透进了戚奎的胸腹，更将这位“红袍天官”撞出五步之外！

那边——白羽刚刚从胡钦的腰肋里拔出了他的短戟，满身血污的奔了过来，胡钦痛苦地在地下扑腾翻滚，内脏在他的剧烈翻滚中瘵病温出伤口。

而白羽并非是完整的，他的额头上卷裂了一道血痕，左肩肿也赤淋淋的染红了一片，敖楚戈不及多问，拉着白羽便贴向土壁朝着南边的反方向移动——他们贴着土壁，敌人站在上面便看不见他们。

也只是刚离开现场丈多远的距离，他们才来到另一处河床的拐角部位，先前狙击戚奎与胡钦的地方，已传来一阵愤怒惊恐的吼叫声浪：“卑鄙恶毒的下三滥，居然用这种阴狠的手段袭杀我们的人！”“娘的皮，真叫狠哪，看看戚奎吧，全身上下怕没有几十个血窟窿！”

“老严，胡钦不成啦，天爷，五脏六腑他奶奶的淌了满满一地……”接着、是严宜森酷厉地叱喝：“人业已救不活了，我们大伙别净顾着吆喝。那两个鸟王八羔子，心黑手辣的歪种货必定逃不了多远，我们分头去追，血债血偿，我们要替被害的朋友报仇，林兄，你与赫甫巫师顺着这条洒床搜回去、我与焦兄，老秦朝下追，千万记住，一但遭遇，马上大声招呼，我们走！”

脚步声开始往两个方向散去，朝东边比较急促，搜回来的却较为缓慢——显然，他们心中一定判断敌人往东溜的可能性来得大，追向东边的几个人实力也硬札些。

白羽透了口气，几乎是耳语的声量道：“楚戈——干不干？”点点头，敖楚戈道：“当然，留着他们逗乐子不成？”形色有些紧张，白羽低促地道：

“林翔比较难缠……”敖楚戈压着嗓门道：“我来收拾他——娘的，我和这老小子早有约了。”

脸颊上的一根筋肉抽搐了一下，白羽呼吸急促地道：“这一道，恐怕并不会比刚才的那次更快……”敖楚戈低沉地道：“白羽，八年多来，你们的功夫似乎并未精进多少，好像还和以往的深浅相若，尤其是，定力方面，也一样浮躁得不堪承教。”

白羽俊脸泛红，赧然道：“这些日子里来，大约是不常历练的关系，自己也确实觉得是生硬多了……”轻“嘘”一声，敖楚戈悄声道：“他们来了。”

最先显出身影来的人，是林翔，他慢慢往前探索着，神色上是一片阴霾，而他的身子刚刚绕过这个弯角，斜刺里，一条浑实的黑影已暴砸向他的面颊！

林翔的应变果然老辣俐落，他半点也不慌张，面孔倏偏，左手石火般反扣敌腹，几乎不分先后，他的双脚也连环飞就而去！

敖楚戈旋出三步，钢棒子纵横翻舞，穿织如电，在强劲的风声里，硬生生地将林翔逼退了五尺，另一边，白羽早已凶猛地扑向那个苗族巫师赫甫。

双掌扣抓挥截里，林翔愤怒地叫：“敖楚戈，新仇旧恨，血债凤怨，此番便要叫你一并来偿还！”

进退闪掣于狭窄又起伏不平的河床中间，敖楚戈冷冷地道：“若你以为我对你顺心顺眼，可就差了，姓林的，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别忘了，我们有约在先，早就该比划比划啦！”

林翔突然全力拼命，他的身形跃弹翻滚，戴着“黑魔手”的双掌杆横扫斩，声势咸猛狂悍，一片片的掌影幻为一沼溜的乌鸿，一股股的劲力化做一阵阵的呼啸，绵密强厉之外，更是千变万化，莫测其妙！敖楚戈的钢棒子飞展如怒矢流光，一闪而变，一映而串，旋回戳扫，候进修退，随着他动作的腾掠，做着又准又狠又快的攻击，瞬乎排山倒海，刹那如浪如雨，顷刻间，他与林翔已经接触了十二招！

这时，白羽和赫甫的烈拼了到了白热的关头，白羽像是红了眼，横了心，双戟闪飞，狠攻猛扑，全是悍不畏死的打法，他的对手赫甫也似是凶性激扬，一边怪叫尖噪，一面亦是挥舞着大弯刀着着反击，凌厉无比。

猝然间，敖楚戈贴地仰飞，手中钢棒子由下往上连续顶扫，林翔身形挪移，蓦地一手发碑，居中闪砸，“铿锵”一声，硬生生将钢棒震斜——一抹冷电，便在这里暴映，“刮”的一响，林翔左臂血溅肉卷！但林翔却并不退避，他甚至连吭都不吭半声，一脚倏弹，在敖楚戈的侧转中，这位“黑手大圣”双掌分圈颤合，刹时有如掌影漫天，敖楚戈的“无双剑”仿佛一团爆炸的琉璃球般，带着无数的晶芒光束往外狂喷，都在左偏倚角的方向。林翔一掌有似鬼手凝自虚无，令人匪夷所思的抓到！

大吃一惊之下，敖楚戈竭力弓背扭腰，左胁处，血肉横刮一片，他的钢棒子也同时斜砸上林翔大腿！

林翔猛一个跟鲍，却又旋风似的一转再扑，敖楚戈的“无双剑”骤分成叉，飞刺敌胸，然而林翔却大吼一声，猛的以戴着“黑魔手”的双掌紧紧抓住了两剑的剑刃！

敖楚戈神色冷酷而僵木，左手钢棒一点，暴捣敌胸！一尖啸如泣，林翔仍然紧抓两剑，就在棒头点来的刹那，他整个身体倏平前射，两脚电闪般踢向敖楚戈胸膛！

敖楚戈飞快斜身，一环月弧蓝者鬼泣光碧，当弧影出现于空气中的凝形，它的实体却以另一个截然相反的面向毫无声息地切进了林翔的胁肺中。

于是，敖楚戈仍被对方的一只足尖扫过小腹，带得他连连打转，也带得死握双剑不放的林翔连连打转；晶莹锋利的环身大半切进了林翔体内，他每一转动，满口的血珠子喷流，混身痉挛不停，但一双眼却凸出眼眶，怒瞪着敌人不瞬：蓦然——敖楚戈钢棒直出，“吭”一声捣得林翔往外飞跌，切入林翔体内的环身脱回，闪亮泓的环刃上血水聚洒，半点不沾！

此时，河床上方，已有几条人影飞掠而来。

就在这须臾间，白羽旋身暴进，赫甫狂吼着，大弯刀在翻挥之下割裂了白羽胸前斜斜的三道子皮肉，鲜血淋漓里，白羽的双戟业已狠狠插进了这位“三世巫师”的肚腹之中，更将赫甫顶抵到土壁上。

白羽混身血污，咬牙切齿，双手紧握短戟，他的面颊已贴着敌人胸前，但他并不放松，只是一个劲地将双戟往对方肚皮中挺扎，挺扎，挺扎……河床上方，冷电倏闪，直射向白羽，没有招呼，没有任何警告！

喘吁吁地敖楚戈大叫：“小心！”

白羽淬往下蹲，冷芒“哺”的一声透进了赫甫的胸膛，颤巍巍的只露出半截尾杆——那是一只纯钢的“三菱梭”！当一蓬小小的血花溅洒自梭尖入肉的瞬息，白羽已猛力拔戟跃转，然而，就在此际，又是两只“三菱梭”，夹着锐风啸泣，一现而到！

敖楚戈往前暴抢，一直套在左腕上的“鬼泣环”黑练飞折，弧光串月，“铮”的一声磕起一只“三菱梭”，白羽双戟横抬，“当郎”，也将另一只钢梭反震得斜斜抛上半空！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人预料——在白羽背后，应该早已断了气，死透了的苗人赫甫，竟然在这时猛的野兽般号啤一声，他双手紧握大弯刀，狠命劈向白羽！

白羽往前弓背，双戟倒翻，他的戟耳是架住了弯刀的刀刃，但赫甫这垂死一击，力量之大，却不可思议，居然猛地压下了双戟，刀锋的前端，更在白羽背脊上挑开了条半尺长、肉翻口深的血槽！痛呼一声，白羽右腿反飞，“吭”的将赫甫踢出两步，而赫甫在这一击之后，便像堆死肉似的被端倒地下，瘫成一团！

空中人影连闪，严宜森、秦可为、焦骥三人连袂而落！

敖楚戈面对着他们，左手的钢棒子挺于地，右手的“无双剑”手扛于肩，他的“鬼泣环”便掖在左腰带上；他有些乏、有些喘，双肩处，“小雷公”潘生的另一只断手不知何时掉脱了，两肩的血全浸透了衣衫，左肋的伤痕也不轻，血淋淋的一大片，表皮合着里饥却红颤颤的翻糊似的烂柿子了；尤其他的小腹部，气鼓鼓的，僵木的，隐隐闷痛，颇不带劲……白羽倚在土壁上，像条涸澈之鱼，一片一片，受伤的部位内翻裂卷，颤抖着，吮合着，宛如；条条血红的，蠕动的大蚯蚓！

严宜森先望了望地下两具尸体，然后，又端详着敖楚戈与白羽的情状，虽然他在尽量地掩饰，但仍令人觉得他的愤怒感大大少于他的那股子微妙的喜悦；清清嗓门，他开口道：“敖楚戈，想不到你的手段这般狠毒。如此残酷，你用这种阴损卑鄙的邪恶计谋陷害我们的朋友，我们就要叫你连本带利的偿付代价！”

敖楚戈倦怠地笑笑，道：“这不正合你的心意？”怔了怔，严宜森疑惑地道：“什么意思？”敖楚戈道：“两位‘蛇母教’的‘三世巫师’轮回成‘四

世’，我们‘猴拳’的祖师爷‘小雷公’潘生也归了天，如今你的老伙伴‘黑手大圣’林翔撒了手，那位‘土山神’也回了本位，原该九人分摊的财富变成了三人分，或许他们分得少，但林翔一死，你则必然分得多，独吃独吞了，者严，你还不合心意？”严宜森勃然大怒：“放屁，你纯是在妖言惑众，挑拨离间，我严某岂是这类不肖之辈？况且林翔之死，对我们损失至巨，至少那颗宝石就脱手匪易了……”笑笑，敖楚戈道：“结了吧，老严，买卖的主儿——那位土王，你可以自去接头，不见得非经过林翔不可，再说，凭你的关系路子，削价卖出，还愁找不着买主？”“八角霹雳”秦可为突然大吼道：“我们怎么把东西脱手，不用你操心，你也操不上这门子心，姓敖的，你还是为你自己多伤点脑筋吧，看看你怎么求个痛快死法！”“人鹫”焦骥冷森地道：“姓敖的心黑手辣，寡绝酷厉，若不将他除去，今后我们便永无宁日！”

敖楚戈吃吃笑道：“今后？真叫新鲜，列位哪来的今天以后呀？就是今天，我伯三位就要魂断命丧，直挺挺地躺在这里烂透扬灰了！”

严宜森望了秦可为一眼，点点头，秦可为靠右，焦骥便移向左边，当中，由严宜森独立；气氛凛烈紧张，显然一触即发！敖楚戈平静地道：“你们要动手谋财害命啦？”严宜森嘿嘿笑道：“姓敖的，这是个大好时机，不是么？”叹了口气，敖楚戈道：“我总会捞个对本对利的，而主要的对象是你，老严，便宜不能叫一人独占！”

严宜森以一种做作的口气道：“谋财事小，敖楚戈，我要为我的老友们报仇雪恨是真！”

敖楚戈道：“那来这么多仁义道德？老严，你说话违心，不怕闪了舌头？”手中垂悬的“鳞甲龙”轻轻摇曳，发出轻脆的鳞片铿锵声，严宜森眯着一双眼，皮笑肉不动地道：“我们已说得太多了，话说得太多是无益的……”不错，话说得太多是无益的，于是，敖楚戈抢先行动——只是那么一闪，他的“无双剑”便函括了严宜森正面丈许的范围，钢棒子同时斜砸左边的焦骥！另一边，秦可为飞越而过，猛扑白羽！

严宜森的“鳞甲龙”五龙腾空，银光流灿中，两条龙飞缠敌人的剑刃，三条龙犷攻对方的身体，而“人鹫”焦骥也闪后蓦退，两只访若鹰爪的手掌，翩如惊鸿般带着强猛的劲力卷来！

秦可为的一对“八角铜锤”在这时就像是漫天滚地的两枚巨雷，以万钧之势围罩着白羽在旋舞，白羽倾力抗拒，双戟伸缩吞吐，拼命招架，但却明摆明显的强弩之末，捉襟见肘了！

敖楚戈也并不好受，这一天一夜来，粒米滴水未进，不停地奔波，不停地格斗，不停的动脑筋，身心两面全未有丁点的松缓过，再加上负创累累，眼前又面对着两个难缠的敌人，他这份辛苦，不言也可喻了。

五条银龙绞动飞绕，闪掣如电，光辉眩目中，鳞角森然；焦骥的双掌收敛难测，出招诡异，下手更是歹毒无比，敖楚戈越觉压力沉重……忽然，那边的白羽闷吭一声，往后斜斜的倒退，秦可为大笑着挥锤猛攻，半步也不放松，双锤呼轰，黄光团团回旋，气流强劲冲激中，白羽更加招架无方！敖楚戈见状之下，大叫道：“往我这边靠，白羽，往我这边靠……”斜刺里，焦骥一闪暴进，有掌箕张飞挥，敖楚戈弹跃避让，小腿肚上业已见了五条血痕，然而，就在血溢指痕的刹那，他的“鬼泣环”已“削”的一声带飞了焦骥的一只耳朵，一只血淋淋的耳朵！五龙恢映，敖楚戈的“无双剑”被撞向一边，他的胸前“刮”声裂开一条血口，而他荡开的“无双剑”却暴分如剪，

严宜森的左肋处也立时衣绽肉翻，血涌透衫！狂吼着，严宜森的“鳞甲龙”映成了云雾与光华渗合中的五条掠影，如真似幻，破空的吟啸带着风雷的意味，恍榴里，倒似真有龙翔九天的倩状了。

失去右耳的焦骥形同疯狂，他矮身溜旋，一回猛长，双掌暴抓敖楚戈小腹！

“无双剑”的双剑直连，宛若晶莹的透明的冰柱环绕，敖楚戈的“鬼泣环”却在微微斜偏里猝斩向下，焦骥的双掌甫沾他的衣衫，半片脑袋也“啐”的飞抛出丈外！

侧身闪入，严宜森五龙分飞，真幻相连，龙角龙舌光芒映寒，敖楚戈身上皮开肉绽，血水旋洒，他哼也不哼，十一个跟斗翻腾间“无双剑”织成一片冷到莹灿的罗网，“鬼泣环”自这片光与刃的网隙中暴落，于是，严宜森东一撞、西一头地摔跌出去，身上鲜血进溅，伤痕纵横！

敖楚戈奋力扑敌——却在跃起的一刹几乎跌落下来！他无意中目光一闪，我的天爷，河床上的两侧，不知何时已围满了幢幢白影，就仿佛来自冥渺中的幽灵！

脑中意念一闪，他仍然往前扑进，在地翻滚的严宜森连连挥动兵器拒抗，敖楚戈四面旋飞，却倏忽倒射而回，“鬼泣环”“削”声旋射，把那正在得势凌人的秦可为一块头顶油皮，“刮”声削脱！

怪叫着，秦可为“吟”的撞在土壁上，他惊恐的一摸头顶，却沾了一巴掌的血；“咯崩”一咬牙，他愤怒得真似一头春情发动，又找不着对象的黑猩猩一般，形容狰狞至极地便待冲向敖楚戈。

但是，敖楚戈没有动，他目光冷凛凛的望着河床上面两边。

本能的，秦可为在冲扑中也无意间朝上面瞥了一眼——他猛然像被人当头一棒似的煞住了去势，身子大大摇晃了几下，满脸的凶焰顿时凝冻，凝冻成无比的惊惧与迷惘！

河床两侧，每一边都整整齐齐排立着近百名白衣大汉，在这两排白衣大汉之前，又都卓立着五个容貌迥异，但却一般气宇威猛，形质冷厉的人物；现在，他们的每一双目光，全都利剪似地注视着下面。

“十龙门”的人！白巾、白衣白靴，还有，胸前以黑丝线绣楼的盘龙图！

他们怎么找来此地的？什么时候到达的？许是双方火拼过程太剧烈，大家全晕了头，彼此间竟是谁也没有事先查觉：眼有点发直，白羽手捂肚腹，喘气急促，一下子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

敖楚戈也一样的有些吃惊，有些意外，但是。他除了这样反应之外，他更在迅速地思索，匆忙的筹划，一遍又一遍地付度着对策——纵然他已事先有了一点安排。

从地下刚爬起的严宜森，更是目瞪口呆，以为大白日活见了鬼，他喘息如牛般楞在那里，布满血丝的一双眼睛睁得者大，几乎已忘了他浑身创伤的痛苦，忘了心里那一股怨气——是的，这些全不及他的老命来得重要，而“十龙门”的人，在目前来说，才是真正有力量左右他性命的人！在片刻的僵寂之后，空气如冰中，一个身材伟岸，面孔青灰，偏偏又驼背缩头的五旬人物踏前八步，他目光尖锐的一一打量着河床下血糊淋漓的四个人，语声寒酷地道，“把他们带过来指证！”

一声响亮的回应过后，也惊醒了呆室中的严宜森。他挣扎大拉开嗓门大叫：“童掌门寿春兄，是我呀，兄弟严宜森，怎的你认不出啦？真是老天

有眼，列位兄台来得凑巧之极，帮了兄弟我一个大忙啦……”那伟岸又冷肃驼背的人——“十龙门”的高掌权者“驼龙”童寿春，这时冷冷一笑，声音里不带丝毫“故人情谊”的味道；“严宜森，我双目不匮，怎会认你不出？倒是伯你不认得我们了！”

呆了呆，严宜森直觉地感到不对，他比哭还难看地挤出一抹苦笑，沙沙地道：“寿春兄，这话怎讲？我们也不过年余不见，各位就这等生疏了？”童寿春僵硬地道：“如果你还把我们当成朋友看，就不该勾引外人前来谋夺本门的异宝‘幻星’，严宜森，这不是做人的道理；相交十余年，只当我们瞎了眼；迷了心，有你这么一号‘朋友’！”

脸色大变，严宜森又慌乱又恐惧地叫道：“不，不，寿春兄，你误会了，你全是误会了哇，我……我怎会起这种邪心？这真是从那里说起？寿春兄，其中一定有人挑拨，你可要明察秋毫，别中了什么歹徒的分化离间毒计；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会做出这样的混事来？”没有一丝变化在面孔上，童寿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问你，你忽然来到这里做什么？又为何与人起了争斗？”艰辛地咽了口。唾液，严宜森藉着这瞬息的延迟，脑中飞快转动着念头，他一边扮出一付受冤莫白的苦相，边暗哑地道：“寿春兄，我本是要来拜访你们的啊，却在此地无意间查觉这些人偷盗了贵门异宝‘幻星’，是我为了一时想贪功心切，要替兄台夺回宝物，所以才和他们发生了拼斗……”说法太牵强了，童寿春岂有觉之理？他阴沉地道，“天下有这么凑巧的事？严宜森，你知道我们有这颗东西，也知道我收藏在我住的‘祥瑞楼’上；而此处一片荒凉，远离大道，你却偏生跑来此处查觉了这些人偷盗‘幻星’的行为？你为什么不早去通知我们？你身边的那人是谁？地下的林翔又是怎么死的？其余的尸首是怎么回事？你能一一向我说个明白？”本来就是无中生有，胡编胡造，严宜森在受到童寿春这一连串的盘诘之下，不禁手足无措，窘象毕露，哪里还能回答得上来？他或许仍可以瞎说一气，但要说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就不可能了，对方不是傻子，何况，还有叫他不能胡说的活人证！

于是，敖楚戈干咳一声，道：“呢，老童，我倒可以把实情说予你们列位听听……”童寿春冷冷地道：“你大概就是敖楚戈了？”点了点头，敖楚戈道：“正是——老童，我们先别顾着套近乎，叙清事情真像最重要。；东西么，是我下手盗取的，出主意，供消息的人呢？则是我们这位严宜森严大哥与林翔林老兄，他们二位真可是狼中带狼，奸里加奸，天字第一号的恶人；他们二位先唆使我们去盗宝，却又另集了帮手埋伏在此意图歼杀我们，又要黑吃黑，又要谋人命，既出卖了你们，又坑害了我们；刚才他所说的那一套，全是一派胡言，事实摆在眼前，各位不是看‘得分明？——姓严有的想要独吞宝物，在向我们下毒手呢！”

严宜森瞋目大吼：“你放屁，全是放屁，敖楚戈，你简直歪曲是非，混淆黑白，你是含血喷人碍……”闲闲地，敖楚戈道：“人家童大掌门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况且，这里除了我之外，尚另有证人，我想童大掌门手里就该抓着活证吧？”童寿春缓缓地道：“我们擒住四个奸细，我要他们一一指证后再加以处决……”敖楚戈惊喜逾恒：“他们四个都还活着？”冷冷一笑，童寿春道：“不错，都活着；只是每人或轻或重的挂了点彩，但这与他们最后的命运并无分别，迟早之间，他们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生命的代价！当然，各位也是一样！”

十分感叹地轻喟了一声，敖楚戈道：“做了什么，就该承当什么，生死之间，我并无遗憾，只要能指明元凶首恶是谁，澄清事实真相，不叫那该死的逍遥于报应之外，缀上这条命。我也甘心了……”童寿春深沉地道：“你会如愿的，敖楚戈！”

在一片森酷的肃静与僵凝中，八名白衣大汉押着四个形态狼狈不堪，满身血污的人来到河床之侧；那四个人全被粽子似的紧紧绑着，几乎是脚不沾地的由人挟持而至——哦，一点不错，正是敖楚戈的四位“老伙计”：“云山一鹤”章淦，“虎头”武海青，“花和尚”唐全，“抛拐子”萧铮，一个不缺，缺的只是那股子尊严，现下，每一位全是垂头丧气，神色萎顿而憔悴，十足的一付‘阶下之囚’模样……透了口气，白羽如释重负：“还好……不管事情糟到什么地步，至少他们都还活着，真是老天保佑……”这时，童寿春微微侧脸，向着他这四人“阶下之囚”冷森地发问：“唆使你们前来盗取本门异宝之人，可是河床下面的这个严宜森，以及业已横尸于地的林翔？另外，那两个人是否亦乃你们的同党？”四个显然受创不轻，历尽非刑的仁兄面面相觑，一时作声不得，此情此景，可不比先前在“十龙门”时受逼不过而招供实情的吻合——大家三六对面，又曾信誓旦旦；这种，便要“歪”也“歪”不起来碍……童寿春脸色一沉，重重地道：“我在问你们的话！”

河床底下的敖楚戈忙叫道：“伙计们，实说了吧，我们不会埋怨或责怪你们，我们知道列位的痛苦与无奈，另外，姓严的已违背了信诺，坑了你们又企图聚凶谋害我与白羽，姓严的同姓林的失信不仁于先，我们也就犯不上替他们担干系，通通抖出来，大家玩儿完！”

四个人又沉默了片刻，方始并不一致的朝着童寿春点了点头，表示承认了。

童寿春突然焦雷般大喝一声，瞋目面向严宜森：“奸妄之徒，你还有什么话说？”严宜森面孔灰白，五官歪曲，冷汗涔涔里气急败坏地吼骂：“你们这四个毁诺背义的猪狗，卖友苟存的畜生，你们要下阴曹地狱遭那割舌之惩啊，你们要被天打和雷劈，一群小人，一群无赖……寿春兄，寿春兄，你千万不要受他们的蛊惑，不要中了他们的离间之计，这纯系诬陷，全是血口相喷！我甚至不认识这些人，寿春兄，他们只是一面之词，其中一定另有原委，我……”敖楚戈悠闲地道：“童大掌门，‘幻星’还在姓严的怀里，俗语说，捉贼捉脏，捉奸捉双，你是讲理的人，何不搜个一清二白，也好叫那狡赖者罪证确鉴，无所遁形？”严宜森狂吼：“混帐王八蛋，简直无中生有，胡说乱语，好，我们便自行搜身，看看到底谁是盗贼，谁属清白，你这杀千刀的野种……”敖楚戈一言不发，开始翻转他的衣衫袖襟，暗袋，靴筒；严宜森也更急着表明自己的无辜，他亦如法炮制，宽带解襟，于是，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他怀中，一枚青白交杂，光溜溜的，晶莹莹的斑玉镇纸球业已坠落脚前！

那枚斑玉镇纸球甫始跌落，严宜森已不禁傻了眼，呆呆地注视着这颗不属于他的陌生玩意，一时完全楞注了，他甚至不明白，这颗东西是何时放在身上的！

一个脸膛宽阔，狮鼻环眼，又短髯如虬的白袍人——“怒龙”方亮，睹状之下蓦然霹雳般大吼：“斑玉球——‘幻星’就藏在里面，严宜森，你这卖友背义，贪婪虚诈的老匹夫！”

另一个面色腊黄，双目如鹰的人物也狠辣地开了口：“大哥，把姓严的

带回去活割了再说，看他还能狡赖到几时！”

严宜森全身猛地一哆嗦，机伶伶打了个冷颤——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他是被人坑了，被人栽了脏，但是，眼前的情形，显然已不由他推矮，不容他争辩，他已再没有环转的余地了，而摆在当场的，第一个就是他的性命问题，“十龙门”的残酷是挂了招牌的，“十龙门”的刑法也独具一格，能叫人在刑求的过程中渴望死亡！严宜森不想尝试，他还没有活够，而目前，他只有一条路好走……足尖一挑，“斑玉球”飞上手中，同一时间，严宜森风似地落荒卷逃，他身边的秦可为在一呆之下，也本能的紧跟着狂奔而去！

于是，暴喝厉叱连声，“十龙门”的十条龙亦出自本能的反应，齐齐凌空追扑，一前一后，刹时便隐没在这层叠蜿蜒的荒河湟渠中！

一点不错，敖楚戈笑了，严宜森这条唯一可走的路，是他早就为对方安排的，而“十龙门”那十条龙的行动，也出乎他意料地顺心顺意，这真不辜负他在方才冒险旋飞于严宜森四周时，暗中将斑玉球抛投于对方怀襟中的那番巧思。

向犹在怔忡的白羽一丢眼色，敖楚戈身形激射如电，由下往上，“无双剑”，“鬼泣环”，钢棒子同里齐飞进施，远斩近削，又密又猛，宛如降自九天，涌自九幽，来自四面八方的风雷神火，狂飘霹雷，光是锐利的，影是肃煞的，而光与影的组合，便令人的血肉横飞，惨号号噪，串成一片！如梦初醒的白羽也竭力挣扎着攀跃上河床边缘，一双短戟拼命挥杀，攻扑着围袭上来的“十龙门”所属！

八名扶持着俘虏的白衣大汉，早已在敖楚戈第一回合的淬杀中滚翻了四双，当其余的“十龙门”人手在突然的怔窒里尚未惊悟过来事情的变化时，敖楚戈业已挥剑削脱了他那四位老伙计身上的束缚！

怒吼尖叱着的白衣人物纷纷往上围截，各式各样的兵刃的举现如林，寒芒冷电，闪烁眩目，河床的另一边，大批“十龙门”所属，也在一片叫嚷声中扑跃过来！

“花和尚”唐全束缚一去，形同疯虎，掌脚翻飞里“吭”“吭”震跌出几名敌人，劈手夺过一柄朴刀，闪掣旋舞中，照面间已砍倒三名白衣大汉！

狂吼声里，“虎头”武海青也一头撞向了冲来的一个大汉，反手抓住另一个的双腿，猛力抛出丈许之外，大偏身，又端跌了另一名举刀扑来的敌人！

“无双剑”连续七次穿入又拔出自七名白衣人的胸膛，鲜血进溅下，又分展如叉，刮过四名大汉的咽喉，血在不停的涌现幻映中，“鬼泣神”也带着五颗斗大头颅骨碌碌的甩出老远，“抛拐子”萧铮抖掌劈了一名使棍的对手，红着眼大叫：“我们和这些兔崽子拼了……”暴退七尺，敖楚戈剑起如电，在人体的扑跌滚腾里，他振吭厉叱：“决走！”

“云山一鹤”章淦比较冷静，他也跟着怪吼：“兄弟们，赶紧退，十龙一返，则必无幸理，走哇……”一边叫喊，他已领先奔出重围，四个人脚步踉跄，但奔突之际则仿若出押之虎，猛不可挡！

敖楚戈殿后阻敌，同时，他还得搀扶着身子虚羸，已成强弩之末的白羽；在他的剑刃双单变幻、环飞如电里，血雨喷扬，人肉散飞，每一次血影的进涌，他们便已远扬出一段距离了在敖楚戈几乎是挟持着白羽脱离重围的顷刻，他回头远眺，隐约里，在荒河的那一边，几条淡淡的白影已在奔回。

显然，那十条龙已经完成了什么，或是警觉了什么，他们正在转回来，只是，他们稍稍嫌迟了一点，稍稍。

前面，唐全、章淦、武海青、萧铮四位仁兄，在亡命般的奔跃中一下跌倒，一下翻滚，但是他们跌倒又爬起，翻滚又撑立，他们什么也不顾了，什公也不想了，仅是竭力的奔逃、奔逃、奔逃……”人的情绪与心理因素是有感染性的，若加上环境的压迫，则这感染就更强烈了，敖楚戈与白羽便是这样，前面的人跑得那么快，他们也就益发不自觉的形成了奔命一般……

第十二章

在一个四周由深幽林木掩遮着的山洼子里、横七竖八地躺坐着他们几个：章淦、唐全、武海青、萧铮，以及白羽，只有敖楚戈是倚立在一块山岩之侧，当然，他们都很疲倦，尤其是伤口的迸裂，大量的失血，便使他们每一个人感到难以支持，但与肉体的痛苦相反的，却是心情上的宽松与舒坦——至少，他们已经脱险了，已经离着死亡够遥远，这条性命，总算捡了回来。

除了肉体与精神上这样的反应之外，他们几个人对于敖楚戈更有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那却是绝对善意的，情绪是惭疚、亏负、感激、与亲切温暖的总合，确实，他们欠了敖楚戈太多了。

在长久的歇息过后，章淦挣扎着站了起来，他走近敖楚戈，青灰灰的面庞上是一种尴尬又腼腆的神色，呐呐地，他开口道：“楚戈……我们真不知该如何向你说明，我们委实惭愧汗颜得无地自容……我们一直在胁迫你，威吓你，我们一开头就用那样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你，甚至……我们在熬刑不过之后，又泄露了和你会合的地点，几乎叫‘十龙门’的人连你一起坑了进去，但你却一点也不怨恨我们，反而在如此危危险恶的情势下挺身搭救了我们，楚戈，常闻人说‘以德报怨’这四个字，直到今天，我们方才深切感受到这四个字的意义是什么……”“花和尚”唐全也挺坐起来，伸出他红肿如疗的十根手指，沙哑地道：“不是我们歪了种，楚戈，实是‘十龙门’的酷刑受不篆……那些阴毒龟孙，先用辣椒水从鼻腔里灌我们，呛得我们鼻口出血，又用浸过毒汁的竹针从指甲缝扎我们的手指头，看看这十只生疗似的肿烂指头吧，接着又是火焰，又是倒吊脚趾，又是轮趾回肢，谁看谁的惨状也不忍心，直到他们要用家伙开始‘凌迟’了，我们才认了输，说了真话……伙计，我们对你不住，不求你宽恕，只要你知道我们的苦楚与无奈……”敖楚戈平静地笑笑，道：“我并没有怨恨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我一直也就没有怨恨你们过。”

五张血污虚孱的人脸上浮现着感动与惭愧交揉的凄惶，他们已是欲哭无泪。

敖楚戈微微弯下腰，伸手在靴筒里摸索了半天，等他直起身子，摊开手掌的时候，一逢奇异的光辉便闪耀在他的手心中——那是一颗透蓝的，晶莹的，好像天使眼睛一样澄澈而毫无瑕疵的宝石，呈现着棱角对比，流灿纷纷的绚丽光泽，俱有特异的天然与人工艺术之美，仿若含蕴了无比的丹英精华在内，搁在手上，像是一颗摘自云端的星辰，幻于梦和雾中的星辰！”

顿时，那五个人都呆了，傻了，痴了，五双眼睛像被吸定在这颗放射着蓝焰般的宝石上，他们似是被什么压制着，慑窒着，全身发冷之外，都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敖楚戈温柔地道：“这就是那颗‘幻星’，现在，我

交给你们。”

五个人全都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好半晌，章涂才张口结舌的道：“你，你是说，你要送给我们？”点点头，敖楚戈道：“一点不错，这原是我答应替你们做的。”

白羽急促地喘息着道：“但……但你先前不是已经暗中投入严宜森襟内了么？”笑笑，敖楚戈道：“偷偷投进老严怀襟内的，只是盛放这颗‘幻星’的斑玉球，在做此手脚之前，我已暗里将球心内的宝贝取出；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的目地是要姓严的背黑锅，岂能真个叫他白拣便宜？”“虎头”武海青挣扎着道：“楚戈，楚戈，你真的要把这东西给我们？”敖楚戈颌首道：“诚心诚意，你们是我的老伙伴，而如今境况又不大好，我理该为你们效点绵薄，略尽微劳，尚请诸君笑纳；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各位不要再迫我履行那些条件，请不要逼我白残自己，不要逼我异乡飘零……”突然间，萧铮号淘大哭，他一边猛掴自己耳光，一边悲号大嚷：“我混帐，我糊涂，我恩将仇报，我不能识人……楚戈是这么豪气干云，仁尽义至的兄弟，我竟把他当做仇敌，当成眼中钉，当做冤家，我是多么可悲可耻碍……”“花和尚”唐全也带着哭腔道：“甭谈那些荒唐条件，老敖。”

就当我们以前是吃多了尿放的狗屁……我们对不起你，老楚。

你对我们的好处，我们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我们错了，错到家了……”急迫又抖索地，白羽噙张着嘴巴：“楚……戈，还有，你的二叔……”微微一笑，敖楚戈道：“我知道，我二叔早已去世了，就在你们来找我之前的一个月，我才刚刚参加了我二叔的葬礼回来，我是亲眼看他含敛入棺，亲眼送他入土的，在你们前去胁迫他的时候，业已晚了半个多月；至于我二叔的住处、名姓、容貌，八年之前。我曾和你们叙及，你们说得清楚，只是证明记忆力尚好，其实，他老人家仙逝之际，已没有头发，早变得牛山溜溜，体态发福了，已不似白羽口中形容的，头发黑亮、瘦长清矍了；你们记得的，只是八年前他的模样，你们忽略了，八年时光漫长，世上，会有很多变化，何况人的外貌？”五个人都僵在当场，过了片刻，章涂方才十分吃力地道，“那……那么……你是早就明白了我们并没有擒住你的二叔当人质”敖楚戈道：“当然，你们总不至于也有法子拘魂慑魄吧？”艰辛地咽了口唾沫“虎头”武海青接口道：“这样说来，你晓得我们一直就没有威胁你的条件，你早就知道我们是在撒谎唬骗你？而你的武功更比我们高强，你根本就可以不理我们，甚至有力量报复我们，但你竟没有这样做，你不拆穿我们，不教训我们，你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勒索，又救我们的命，又不顾生死来满足我们的无理需索，你……楚戈，你这是为了什么？”将掌上的“幻星”塞入面前的章涂手心里，敖楚戈咧嘴一笑道：“为了什么？兄弟间的情义呀，你们知道，我一向做人的原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在五个人的羞惭的泪水与感恩的激动里，敖楚戈拍拍手，转身蹒跚地走了出去，等他们由震荡的心绪中醒觉，迫出山洼之外时，却只见林木萧萧，岭崖寂寂，哪还有这位“一笑见煞”的踪影！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既要活下去，就免不了寻求各式各样生存的门道，以赚取维持生活的酬劳；天下有三百六十行，而三百六十行之外，还有更多未曾列入名目的行道，譬如说——江湖黑道上的许多买卖。

现在敖楚戈正仆仆风尘地策骑奔驰于这条宛南天道上，从“宛青城”到“大南府”。

由于他在江湖上的名气，经常会有些夹三黏四的罗嗦事儿找到他，有的事，纯粹的卖交情的免费服务性质，花了时间力所气，还得倒贴腰包，但有的事，他便可以在中间收受一点报酬，服前这桩子要到“大南府”办的事情，便是当地一个富有粮绅的独生儿子叫人绑了票，这位粮绅也不知怎的辗转托人找到了他，请他去和绑匪的头儿谈斤两，言明的孝敬是二千五百两银子，托敖楚戈的目的是先保住内票的安全，当然，赎金也得压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笔酬劳，羊毛出在羊身上。苦主儿拿，但也等于挖了绑匪的成头一样，所以事情并不好办。

能够压低多少赎金，这就全看代表苦主出头的角色份量如何了，一般来说，在道上兜得转；摆得开的人物自是叫对方少收钱，反之，只怕不但压不下价，一个弄不好把自己一条命赔将进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所以，这是桩用名气、身份、本事加起来称论的勾当，比价全靠硬碰硬，半点取不得巧，几文银子的报酬，也并不好收受！敖楚戈是在傍晚时分进了“大南府”的城门。那户粮绅姓赵，人人在背后都戏称他为赵钱锁儿、由这个近似戏谑的称呼，便令人联想到他，为什么能积存下这么一份富厚家当。

举凡有钱的人，慷慨大方的固然不少，但多数都是这类“钱锁儿”之属，钱不锁、那能积少成多？赵钱锁儿的宅院很容易找到，他住家的地方和生意门头是连在一起的，相当够气派的一片粮行，粮行后面的一长串屋宇就是住处了。

这片粮行座落于闹市中心的一条街上，敖楚戈没费什么力气就摸上了门；赵钱锁儿的本名不叫赵锁儿，叫赵可诗，听起来挺有书香味道的一个名字。

进了这片有着两扇门面，连着楼房阁楼的“鸿利粮行”，敖楚戈只露了个姓，即被粮行中的掌柜们像捧祖宗牌位一样必恭必敬，诚惶诚恐地迎了进去，后头的花厅里，店东赵可诗，早已愁容满面地等候着了。

敖楚戈被让在首位坐下，在仆童献过香茗之后，整座花厅里，就只剩下三个人，敖楚戈，赵可诗，以及那位花白头发，清瘤瘦长的掌柜先生。

喝了口茶，敖楚戈舒适地吁了口气，伸长两条腿，悠闲地道：“赵老板，你与‘小无影’孙道朋是怎么认识的？”胖敦敦、圆滚滚，满面油光的赵可诗苦着一张脸道：“回教英雄的话。我只是个将本求利的生意人，又怎会认识孙道朋孙爷那样的江湖好汉？缘是出厂这桩不幸，街坊一位位骡马行的东主魏黑子同我是老交往，魏黑子常在外面跑，晓得英雄你的大名。由他献议去请你出来帮场轧平这档子事，我自然求之不得，难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请英雄你的大驾？魏黑子又帮我去找他素识的一位江湖朋友——就是孙爷，他晓得孙爷跟英雄你有来往，好不容易寻着孙爷，天幸孙爷一口答允赐助，这才几经周折，请到了英雄来此……”敖楚戈笑了笑，道：“绕的弯不少，也真难为你了！”

找拭大脑门上的汗水，赵可诗道：“只要能请到英雄你的大驾，就算再麻烦些，我也心甘情愿，英雄一来，事情就大有指望了，我这颗心也就定啦……”敖楚戈道：“我既然来了，当然就会尽力而为，但你也别期望太高，能成不能成，还真没个谁呢……”那位掌柜先生干咳一声，满面堆笑道：“英雄也太谦了，呵呵，真正太真谦了，我们都知道英雄是武林中的拔尖人物，江湖道上的一只鼎，举凡在外头混过几天世面，谁个不知‘毒尊’的名？哪个不晓‘一笑见煞’的威望？就怕英雄你不肯出头，只要一旦允于赐助，

则所向披靡，水到渠成乃是毫无疑问之事，唯一令我们东主汗颜的，就是孝敬太过菲薄了，近些年来生意不甚景所气，同行竞争又烈，舍东主一向乐善好施，慷慨输财，便越发不够张罗，今天这个小小局面能维持，也是在苦苦支撑之中……”连连点头，赵可诗可怜兮兮地道：“我们掌柜的贾先生说得一点不错，敖英雄，如今日子难过，表面上看我这片粮行似是气派不恶，其实全是付空架子，我们的苦处又有谁知道啊！”

可恨那干杀千刀没良心的匪人，居然掳劫了我的独生儿子不算，一开口就要勒索我纹银三万两，这可是三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敖英雄，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就把生意房地祖产一股脑变卖了吧，怕也没得这个数目……天……”贾掌柜赶紧帮腔道：“舍东主的苦况我很清楚，可是一点不假……”摇摇手，敖楚戈笑眯眯地道：“二位找错对象了，我又不是绑劫令少君的匪人，对我述说这些困难，实际上没啥个用处。”

赵可诗道：“是，是，我们并非在英雄你面前哭穷，只是把我们现在的难处向英雄作一番解释；所以……所以我们奉上的用度太少，尚盼英雄包涵则个……”“弱水三千；我也是取一瓢饮，二位放心，就是我们说定的那个数目，多了，我一文不要，少了一文也不行。”

赵可诗惶恐地道：“英雄放心，英雄宽怀，二千五百两银子，包管一文也不会短缺，眼前我们就先付一半，事成之后，再付一半……”敖楚戈道：“不必。我的习惯，事成之后一次领取，事若不成分文不收。该我拿的不能少，我不该拿的也不会向二位伸手！”

大拇指一比，贾掌柜奉承着道：“真是英雄风范，豪士胸襟，令人敬佩由心——”赵可诗也正中下怀地巴结道：“效英雄这样体谅我们，信任我们，真是叫我们感激——”又浅吸了一口茶，敖楚戈笑道：“二位不必客气，二位当然会有些顾虑，譬喻我拿了银子一走了之等类，但我对二位却无此顾虑，该我拿钱的时候，我不怕你们不给，所以，干脆我大方点，二位也落个心里塌实，对不对？”赵可诗胖脸一热，尴尬地道：“这……这个……英雄言重了，言重了……”贾掌柜也怪窘迫地道：“英雄明鉴，我们对英雄是绝对信服，全心依赖，怎会有这种大不敬念头？”敖楚戈道：“罢了，这些话不用再提；你们可知道是何方神圣，掳劫了赵老板的少爷？孙道朋找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也未指明……”赵可诗全身肥肉哆嗦着站了起来，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摸出一封信，凑前几步，恭恭敬敬，奉在敖楚戈面前。

信封是那种粗糙的灰麻纸裁就，土红的框框里写着几个东倒西歪的字体：“赵钱锁儿启”；信封左下角未落款，看这信封与上面的几个字，便可以想像到那写信的人是个什等样的粗胚子！

“呼”，吹开了信封封口，敖楚戈以两指拈出信笺来，这张信笺也是时下最便宜的一种，大多是下九流阶层者用的；敖楚戈飞快一‘扫’，即已看完信笺上的留字，那是和信封上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墨宝”：“字渝赵钱锁儿可诗：汝子赵根泉已于日前经吾等请至敝处，现一日三餐，鱼肉俱全，身着续罗，夜卧高铺，一切皆无须为虑；唯见字后即备现银三万两‘庄票不收’，于函到第十五日酉时来‘瓦窑山’下之土地庙点交领人，不准逾期，不准报官，否则撕票毁尸，勿谓吾等言之不预也！”

信末也没有落款，只粗粗画着一朵似云似雾的玩意，叫人真个莫明其土地堂！

这时，赵可诗又双手捧起一条下坠“福”字浮雕白玉牌的金项链，声

音沙哑地道：“敖英雄，信里还附来了这条系着白玉牌的链，这条链子，是我儿根泉在三岁的时候，他娘特地定制来挂在他脖子上作为镇邪避祟用的，链子在信里。证实根泉被掳之事是不假的了……”贾掌柜跟着又补充道：“这条吊着玉牌的金链子，我们少东从小到大，挂在脖子上，从来也未曾取下过，可说是贴肉的东西，现在……”点点头，敖楚戈打断了对方的话：“距信到之日，今天是第几天了？”赵可诗像是天天都在算着日子，毫不犹豫地說道：“第十二天了，敖英雄，业已是第十二天了……”敖楚戈平静地道：“那‘瓦窑山’在哪里？从这儿去要多久功夫才能到达？”贾掌柜接口道：“很近，敖英雄，‘瓦窑山’距此地只有五十里不到的路程，从本城北门出去，有条官道经过那座山下，那山下也有一座残破了的小土地庙，十分易找……”沉吟着，敖楚戈皱眉道：“这类的事，最伤脑筋的就是不知道下手的主儿属于什么码头堂口的，总般的组合最好办，伯就怕打流驻军的一类；因为无论何帮何派，哪山哪寨，总有个可寻的地方，若是走马式临时聚伙的黑道人干的，根本就没什么处所，又到哪里去找他们谈斤两？”一扬手上的信，他又摇头道：“何况这些人连个名姓也没有留下，连他们是些什么字号的人物都不知道，又如何去找上门去‘攀道’‘究底’？”贾掌柜急忙道：“敖英雄，那信尾不是画着一样事物么？”目光瞄了瞄。敖楚戈道：“不知道画的啥玩意，在我的记忆里，并不记得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组合或个人，我甚至不知画的是什么东西？”

贾掌柜忧心冲冲地道：“好像……呃，是一朵云彩？”敖楚戈眯着眼端详：“有点相似，不过，说画的是二团雾气也差不多……”贾掌柜争着说：“敖英雄，我已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辩认过十好几遍了，那东西不错是有点像团雾气，但我敢打赌，更近似一朵云彩！”

敖楚戈笑道：“好吧，就算画的是一朵云彩，据我所知，江湖上的各门各派，各帮各会里，并没有以一朵云彩来做为标记的组合或个人！”

赵可诗立时声音都发了抖：“如此说来……敖英雄，我那四代单传的唯一子嗣……是没有指望的了？”贾掌柜马上代为订正：“舍东主的意思是说，敖英雄若在事前找不着绑匪的地场预做谈判，恐怕赎金的减少就没有指望了……”又在不停抹汗，赵可诗慌乱地道：“是，是，我正是这个意思，赎金太多，实难负担，可是儿子又是至亲骨肉，四代单传……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敖楚戈低沉地道：“不必太过沮丧，你们请我来此，一则是确保令君的生命安全，二则亦是為了能够将赎金尽量压低，我既来了，总要竭力设法达到你们的心愿，这在你们来说，因是切身的重大问题，在我而言，也颜面攸关，对个人的声誉是项考验，所以你们放心，我定然会专一往赴的……”赵可诗揣揣地道：“多谢敖英雄不避危难而来重怜相帮。”

不知道敖英雄是否尚其他的法子？”

敖楚戈道：“现在找不着对方的来处，不晓得人家的出身，连他们任何有关的什么都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根本就没什么主儿，想要谈斤两也没有对象，如果我分出时间去查访，可能会有个结果，但人家所订的期限又迫在眉睫，业已不允许再这么做了，万一误了期限，可不是说笑之事；大凡干这种买卖的人，多是穷凶恶极，心黑手辣之辈，他们往往说得出，做得到，设若时限一过，被他们撕了票，那就任什么也来不及了！”

赵可诗连声道：“是，是，敖英雄说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误了绑匪定下的期限，我便拼着倾家荡产，也不能不救我的儿子……”话是说得不错，

但赵可诗若是依照人家的胁迫，一个子儿不能少的拿出三万两银子来，他辛辛苦苦，卑颜如膝地将敖楚戈请来又是干什么的？敖楚戈可就大大没有面子了！

事情有些棘手，这种情形，多少有点出乎敖楚戈预料之外，可是事到如今，他也不能敲起“退堂鼓”撒手不管，他不是这种人，尤其是他不能不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贾掌柜也一付祈求的表情：“敖英雄，舍东主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英雄身上，务恳英雄于万难中设法，使少东平安脱困，更折衷一个数目出来……”敖楚戈直率地道：“这不用你说，我也会尽力，我来此是干什么的？岂能一事无成，砸我自己的招牌？”连连作揖，贾掌柜满脸感激之色：“只要有英雄这几句话，我们东家就放心了……”赵可诗巴巴地道：“敖英雄，英雄可有了什么变通方法？”敖楚戈缓缓地道：“你先备妥纹银三万两，一分不能少一颗心往下猛沉，赵可诗大失所望：“这……这……敖英雄，这岂不是仍然和绑匪勒索的数目一样？我们大老远请了你来，又付出——”敖楚戈有点火了，他冷冷地道：“我话尚未说完，赵老板，若你认为我姓敖的不堪重托，好在我尚分文未收，彼此俱无瓜葛，我一拍屁股就走，你另请高明！”

慌忙站起拦阻，赵可诗惶悚地道：“英雄宽宥，英雄包涵，英雄万万莫误会……我断断没有一点轻视之心，更不敢有丝毫怀疑之念，一时出言欠周，务望英雄恕罪……”贾掌柜已赶紧离坐打恭：“敖英雄切勿误会，舍东主偶而失言有口无心，英雄明人，英雄豁达，千祈谅解，就当舍东主是放屁好了……”赵可诗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几记耳光：“我糊涂，我混帐，我真正是在放屁……”敖楚戈叹了口气：“好了好了，赵老板，你也犯不着这样，我知道你心忧心烦，但总得沉住气，别太仓惶焦灼，乱了章法，你既请了我来，就该对我有信心，而你们既已束手无策，我的法子再是不灵，也只有照我的法子做了，好在别的不敢说，对这一道，我比二位要是稍稍内行一点，至不济，亦坏不到哪里去……”赵可诗赶紧道：“还请英雄继续明示——”点点头，敖楚戈道：“我方才已经说过，你事先必须备妥三万两银子，分文不能少，用车装妥，届时你亲自押车前去。”

待与对方见面之后，我即出头谈判，如果对方买帐，愿意自行削减赎金，自是最佳之途，否则，我三万两银子如数交付，换回令少君，接下来，我便以武力再将赎金全部夺回！”赵可诗心惊胆颤地道：“敖英雄……这法子好固是好，但却仍有一层隐忧，如果这样做了，你将赎金全部夺回，那干匪人岂不迁怒于我？异日再加迫害，像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生意人，伯就如同俎上之肉，予宰予割了……”贾掌柜的也青面唇白地道：“可不是，敖英雄，这却不能不预作顾虑，英雄你也不能一辈子永远在此守护着我们碍……”萧然的一笑，敖楚戈道：“二位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

，赵可诗不知怎的见到敖楚戈这一抹笑意，竟不由全身一冷，机伶伶地打了个哆嗦，宛若一把冰雪沁进了心底！

贾掌柜也惶惑地道：“敢闻其详！”

敖楚戈道：“若是我一旦下手夺回赎金，二位，你们也不想想、我会任由他们留下半个活口吗？”猛的又打了个冷颤，赵可诗骇然道：“全……全部斩绝？”敖楚戈顿首道：“自然，全部斩绝！”

贾掌柜倒吸一口寒气，呐呐地道：“天爷……真是太可怕了……”敖楚戈冷清地道：“人命本就不值什么价钱，江湖上的人命更是如此，你们所知

道的只是为了三万两银子便鲜血横溅，伏尸五步，你们却不晓得有时为了三两银子，或是三钱银子也一样闹出人命，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症结是——有什么节骨眼下才会发生这类的惨事？”赵可诗涩涩地道：“敌英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变通的法子了？”摇摇头，敖楚戈道：“没有，要想一劳永逸，水绝后患，只有斩草除根才是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只有死人才是不会报复，不能报复的人！”

贾掌柜颤抖着道：“光听人说江湖凶险，却不知道江湖之上，人命竟如草菅……”敖楚戈笑道：“所以，侧身于江湖中的人，大多是玩命者，没有这个胆量与认识，就不要在江湖上打滚，而既然侧身江湖，就不能怕玩命了——譬如二位同我！”

赵可诗拉长声音道：“最好那些人愿意削减赎金，才是双方的福气……”敖楚戈道：“不错，这是最好的方法，不到迫不得已，我又何尝愿意大开杀戒？他们给我路走，我必给他们路走，反之，则只有大家朝绝处做了！”

顿了顿，他又道：“你还没表示过，赵老板，你打算要押低多少数目的赎金？说个底价，我也好斟酌！”

赵可诗搓着一双肥手，迟疑地道：“敖英雄……你的意思呢？”敖楚戈道：“这是你的事，我只管去执行——当然，不要离谱太远就行！”

赵可诗嘬嘴地道：“减少……呃，一半……行不行？也就是说，给他们一万五千两？”敖楚戈考虑了片刻，道：“照说应该可以，如果对方买帐——这全是面子上的问题，他们删减的数目就要我能交待方说得过去，但相对的我们在底价之外，也要多匀出二千两银子来作为投桃报李的奉送，如此才够味道……”赵可诗忙道：“一句话，全凭敖英雄一句话，你看着怎么合适，我们就怎么做，到时候，悉由英雄全权处理就行，我是绝对遵从……”架起了二郎腿，敖楚戈道：“这样就差不多了，还有一句话要说明在先——我押了三万两银子走，为恐二位不放心，二位可以一起押车同往，在眼皮子底下盯着银车，二位心意也比较落实些……”赵可诗不好意思，又有些迟疑地道：“我看……是不是一定有这个必要？当然，对英雄你，我们是再也信任不过，但若能早些与犬子相见，我自是希望一起前去，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万一动了家伙，我们又怕碍手碍脚……”对方的心理敖楚戈了若指掌——不陪着去，不放心这三万两银子，陪着去，又怕到时候；双方一旦动上手，刀枪无眼之下，谁也不敢说谁会碰上了什么，因此；这意思也就不易表达得透澈了……敖楚戈直接了当地道：“二位，我们实话实说，也不必净说些好听的——你们一起去，好处是可以跟着银车走，不必悬挂着一份心事，且可早些与根泉老弟见面，坏处是，如若一个谈判不成，双方在当场火拼起来，在那种混乱情形之下，我并没有太大把握保证二位不受波及；如何选择，请二位自己酌量着办吧……”赵可诗大大为难道在那儿下不了决定，贾掌柜苦思了半天，忽然双手一拍，兴奋地道：“有了，东翁，有了！”

赵可诗急切地道：“快说，你可想到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笑笑，敖楚戈道：“看掌柜的如此振奋，显然妙计已成——倒是要听听，是怎么个‘有了’法？”贾掌柜干咳几声，道：“舍东主与我们不妨冒险跟随英雄一同押解银车前往，届时如果一切顺利，自是上上大吉，反之英雄以三万两纹银交付对方，换回少东，我们尽速离去，再由英雄跟踪匪人夺回赎金，如此一来，我们人也走了，又不须冒着兵刃伤身之危，更可早些将少东接回来，岂不三

全其美？区区鄙见，未知英雄以为然否？”敖楚戈尚未答话，赵可诗已一叠声赞起好来：“好，好，先生此计不但周全细密，更且般般顾到，好，好，可真是太好了耸耸肩，敖楚戈道：“我无所谓，既是赵老板业已认可，我当然更没有异议，就这么决定，三天后一大早，我们便一起出发，这三天里，二位得分点神，先把三万两现银筹足装车，别误了时辰！”

赵可诗问道：“敖英雄，要带多少人，带些什么人去？尚请示下以便遵办。”

敖楚戈道：“除了每辆车驭车的夫子之外，就只二位与我，多了一个也不能带，以免闲人过多，引起以对方疑窦，招至不必要的误会！”点点头，赵可诗又道：“是，我明天就开始筹办……”贾掌柜忽然笑呵呵地道：“敖英雄果真艺高人胆大，单身一人，就敢赴敌阵，闯虎穴，没有超凡之勇，岂能为此般艰险之事？古谓‘万人敌’，我今天算是亲自开了眼界……”老家伙说得好听，弦外之音却自然显示着他的隐忧，等于在问，你一个人肩负这大重担，可是真个承受得下来？敖楚戈平淡地道：“我那里称得上‘万人敌’的美誉？主要得看对手是些什么材料，若是硬扎的，一对一也未必能取胜，如果是些半瓶醋，三十二十亦不在乎，最好全是一些个窝囊废，则一旦对仗，我就真能横扫如秋风卷叶，堪堪挂个‘万人敌’的边了……”贾掌柜忙道：“好说好说，敖英雄是太客气了……”敖楚戈一笑道：“不是客气，全是实话，掌柜的。”

这时，赵可诗满面堆笑地插进嘴来道：“敖英雄，这一路来风尘仆仆，昼夜兼途，想必也劳累了，先时我已吩咐下头准备了一些薄酒粗肴，聊作点心，英雄的住处也早已收拾出来，地方局促，招待不周，还望英雄暂且委屈数日……”敖楚戈道：“这已是天堂般的享受啦，其实一个草莽，乃江湖过客，成年浪荡四海，与山林为伍，荒原作伴，背上背的一尊穷神，两肩荷着一口，除了这身臭皮囊，啥也没有，如今吃住俱全，加上有银子好赚，我是太满足，太满足了……”下额的肥肉拌抖抖，赵可诗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那三万两银子，不禁暗自庆幸。幸亏他已说定亲自押解跟随，否则，像这么一号“浪荡四海”与“山林为伍”“荒原作伴”，而“背背穷神”“肩荷一口”的光棍儿，他可真不敢担保那票巨额现银是不是一去之下尚有再转回来的希望？只有一样，这位“赵钱锁儿”没有想到，如果敖楚戈真要坏心的话，便是他同他那伤风都能吹跑的贾先生跟了去，又能发生什么鸟的作用？

第十三章

“瓦窑山”之所以叫“瓦窑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或是形势上的附会，只因为这座山的半山腰一片平阳地上曾经开设过一片瓦窑而已，如今，那片瓦窑早已坍塌废弃，上下一片倾颓倒塌，野草埋蔓的遗迹了……山下，很容易就找到那间小小土地庙，土地庙也和半山腰上的瓦窑遗迹一样，残旧破落，意味凄清，连庙内供奉的土地公像，亦是黝黑模糊，不可辨认了。

这地方非常荒僻，非常寂静。荒僻寂静到偶而出现个把山精魅客，妖魔鬼怪，也不算是桩什么出奇的事儿……那干绑匪，挑选了这么一处所在来交换肉票，真可谓慧眼独具，拣得合宜之极。

一条静荡荡的驿道，便自瓦窑山南边的山脚下远远绕了出去，这条路修得实在绝，就好像瓦窑山带着什么邪气一样，仅是路的一个弯儿沾了沾就以那样斜折的角度跑开了，因此，瓦窑山也就更显得冷森、显得幽寂啦。

敖楚戈他们来得很早，未到午时即已赶到了地头，一共六个人——敖楚戈、赵可诗、贾掌柜以及三辆驴车的三个车夫。

三辆封盖严密的驴车，在解下牲口后。成一排并歇在那里，三个车夫聚在一起却不是聊天，只似三个呆鸟般发着楞——当然，他们已明白这一趟不是好差事。

靠在土地庙的半颓墙根上，敖楚戈的钢棒子斜支在残缺的一角的麻石阶侧。盛着“鬼泣环”的黑布套子便背在背上。现在，他一面啃着夹肉烧饼，一面就着左手羊皮囊中，清水送下肚去，吃得津津有味，一派意态悠闲……赵可诗可就沉不住气了，一会坐下，一会又站起来。不是伸长脑袋左盼右顾，就是心神急躁地来回走个不停，脸上的表情也时时变化，丰富得可以。

贾掌柜是硬充者成，坐在一截树桩子上倒能稳得住，就是那股子假窘勉强的味道叫人看了难受，若是谁突然大喊一声，准能将这位老先生像受惊的兔子似地吓跑。

来来回回走了半天，赵可诗再也整不住了，他凑到敖楚戈身边，用力挤出一丝笑意：“呃，敖英雄。那些人……怎的还不见来？”敖楚戈满嘴塞着夹肉烧饼，伊唔了半天，吞下肚去，方才透了口气道：“时辰未到呀，这岂不是最佳的理由？”抹了把脑门上的汗水。赵可诗抬头望望天色，呐呐地道：“哦。时辰未到……”敖楚戈笑道：“才过正午多久，赵老板，还有得等，人家信上定的时间是酉时，他们来，也恐怕要在太阳下山之后了……”赵可诗又擦着汗，边道：“怎的非要挨到太阳下山不可？”敖楚戈道：“摸黑交易比较方便，于这种买卖的人，不到必要，他是不愿意让你认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叹了口气，赵可诗道：“简直把人都等疯了，活了这大半辈子，至今才知道古人所谓的‘度日如年’的味道……”敖楚戈又咬了一口夹肉烧饼，嘴嚼着，含混不清地道：“不稀奇……有的人活上一辈子，没有这种体验的也多得很……人生在世，总不能般般件件的感受全品个遍……对不对？”赵可诗苦笑：“这个当然……”咽下口中的食物，敖楚戈扬了扬吃剩一小半的夹肉烧饼道：“别干着急了，赵老板，不到时间，急也没用，你晌午没吃饭，先来上一套烧饼吧？酥软香甜的芝麻烧饼，夹的是五香卤牛肉，味道不错、只是稍嫌凉了点儿……”摇摇头，赵可诗愁眉苦脸地道：“你请自便，我这会儿……实在是吃不下去……”敖楚戈道：“我劝你还是吃一点，肚皮一饱，自然心平气和，五脏熨贴，除了想睡上一觉，就不会再想别的了……”赵可诗舐了舐肥嘟嘟的嘴唇，涩涩地道：“不客气，敖英雄，我是真吃不下；尤其这颗心就像被吊在半空中一样，悠悠幌幌的不着实，睡觉，更谈不上……”喝了口水，敖楚戈同情地道：“真可怜，也真难为你了，所以说是‘天下父母心’啊，只希望你那少君平素懂得孝敬你才好，看他老子担的这份心，唉……”赵可诗忙道：“我那犬子笨头笨脑的，平时那个‘孝’字是谈不上，但他还算能顺着我就是了……”敖楚戈道：“那也就不错了，这年头。做儿女的有几个还能明白尊亲们的苦处？”说着，他又白干粮袋里摸出另一个夹肉烧饼来。

咽了口唾沫，赵可诗羡慕地道：“敖英雄，你真好胃口。这业已是第五

套夹肉烧饼了……”敖楚戈笑道：“我倒没算得这么清楚，只知道吃饱算数，如今，也才不过只是个六成……”“能吃也是福气，像我，想这么吃也吃不下……”本嚼着烧饼，敖楚戈边道：“你和我可大不相同，赵老板，你是家财万贯，有产有业又有人侍候，一呼百诺，争相奉承，我呢？睡下一身，起来一根，孤家寡人一个、天幸没病没痛，已是阿弥陀佛烧了高香，吃得睡得，骨架硬朗，就是唯一的指望，也是唯一的乐趣，像你，有个不适不爽还有人照顾，换成我，可又到那里喊天去？”望着敖楚戈嚼的动作，以及两颚上下交合的肌肉牵扯，赵可诗无限向往地道：“敖英雄，你这讨身底子可真够壮实！”

哈哈一笑，敖楚戈道：“回赵老板的话，我就是全靠这付身底才能挣口饭吃哪……”赵可诗搓着手，道：“敖英雄的本事大着，和一般只待着几斤粗笨力气的莽夫，可是大不相同……”敖楚戈也叹了口气：“都是靠劳力生活；相差有限。”

那边，坐在树桩子上的贾掌柜也酸了过来，一开口就是奉承：“敖英雄，舍东主骨肉连心，业已坐立不安了，连老朽我一样也是强自镇定，总觉得神不定，气不宁，恍恍惚惚的，不似英雄你，那等的雍容稳重法儿，两相一比，我们委实惭愧……”敖楚戈淡淡地道：“没什么，这只是个经验的多少而已，练到眼下的这份火候，可也是担了若干惊，受了若干怕，水里去，火里来硬将胆气磨出来的！”

摇摇头，贾掌柜道：“英雄说得好，可是这也得看是怎么块料，就以我来说吧，根本不是上供的果子，任怎么也拿不上台盘，硬要我去磨出胆量，怕早就连老命也磨掉了！”

敖楚戈笑道：“掌柜的你不知道，人这玩意天生就犯贱，只怕不逼到那节骨眼，一旦逼得非在某一类环境里挣扎，否则便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再不适应，也会慢慢适应了；有些走江湖耍马戏的班子里，养着一种叫做‘坛童’的畸形孩子，这种‘坛童’矮胖如坛，四肢幼细，颈窄头大，看上去就和一只酒坛子相仿佛；那种制造‘坛童’的方法，是将买来或拐来的幼儿养进坛子，整日喂以饮食，却不准离瓦坛，久而久之，幼儿的骨骼肌肉，便随着坛子的形状生长定型了，掌柜的，人会长成大坛状的怪形体形，照说是不可可能的，但事实上却做到了，畸形的孩子本心并不想长成那个样子，只因为他处在那种非生成那等形态不可的环境里，他便不能不生成那种形态，当然，这是很残酷暴虐的，比喻侧身江湖中的人们，也是由于残酷及暴虐逼使他们成为适应的形态，除非他不想活下去了……”贾掌柜沙沙地一笑，道：“我也听说过这种事情，可尚未曾引到这些道理上去，经英雄你这一指点，可不是？入的处境往往就是这么个悲惨法儿……”敖楚戈道：“想穿看透了，也就淡得不如一口清水啦……”赵可诗喃喃地道：“唉，这人间世上原本可以和和泰泰的，全叫人自己给弄得乌烟瘴气，诡异复杂了……”点点头，贾掌柜道：“可不是。”

敖楚戈把咬了两口的夹肉烧饼顺手抛了，懒洋洋地道：“不提起这些事，心里还不烦，一提起来，不知怎的也就觉得沉甸甸，灰黝黝的了……甬再扯啦，二位可要暂且吨上一会？”赵可诗道：“我那还有心情合眼？”贾掌柜堆着笑道：“英雄约摸是乏了，请自个歇了吧，我这里且陪着舍东主挨时辰——”敖楚戈眉毛扬了扬，也不再多说什么，两臂作枕、斜躺向地上，就这样仰天酣睡起来。

赵可诗嘴巴蠕动了几次，呆滞地摇摇头，与贾掌柜面面相视，互相作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苦笑。

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待下去，这两位是愁肠百结，咳声叹气，加上说不尽的惶恐惊栗，那一位正是天下太平，高“枕”无忧，睡得可香可甜，对比强烈，但却有着滑稽突梯的味道。

于是，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接近黄昏了……赵可诗焦急地连连向贾掌柜使着眼色，朝敖楚戈那边努嘴，意思是时辰到了，要贾掌柜去把敖楚戈请起来。

贾掌柜犹豫着，满脸的疑难之色，说实话，像这么一号有若老祖宗似的江湖人物，又在求帮于他，对方的脾气更捉摸不定，确然是招惹不起……急了，赵可诗一双猪泡眼不禁瞪了起来；比牛蛋子还大！

吃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的使唤，贾掌柜的不敢再迟疑，他只好万分无奈地点点头，拖着重迂万斤的脚步磨磨蹭蹭挨向敖楚戈那边。

就在他隔着敖楚戈还有五、六步远的当口，眼看着睡得如此沉酣的敖楚戈突然坐了起来，贾掌柜的正自吃了一惊，尚不待解释，敖楚戈已低“嘘”一声，冷静又平淡地道：“他们来了！”

贾掌柜还没听清，呐呐地道：“天色晏了，英雄。躺在郊野泥地上容易受风寒，我正在想请你起身活动一下——”敖楚戈稍稍提高了嗓门：“我说，他们来了。”

猛的打了个哆嗦，贾掌柜神色大变：“什么？他……他们来了？”那边的赵可诗闻言之下，也不禁抑止不住，像筛糠一样抖了起来，一面抖，一面仓惶四顾，两条腿踉跄不稳的移向了敖楚戈这边。

敖楚戈目光沉凝，注视向庙前那条黄泥小径上；小径两侧的竹林子簌簌地随风摇曳，影绰声幽，越发令人疑神疑鬼。惊惶不可自己了。

贾掌柜面色清白，眼珠乱转，结结巴巴地道：“在……在哪里？英雄？在……在哪里？有多少人？”挤在一边的赵可诗更是一个冷颤接着一个冷颤：“天……天爷，好像……来了不少了……竹林子里，我就看见很多人影在幌，看，又是一条影子窜了过去……似乎是还听到那样张狂的笑声……”敖楚戈冷冷地道：“不要瞎扯，竹林子里根本没有人，体是心里紧张，神晕眼花，被幻觉惑住了。”

脖子上上一根老筋跳了跳，贾掌柜揣揣地道：“但人呢？英雄不是说他们已来了么？”形态萧索而酷厉，敖楚戈烦耳聆听，一双眼睛半开半合；惊悚的回顾，赵可诗上下牙床交颤不停，克克作响：“他们……怎的还不现身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图？”蓦的，敖楚戈叹了口气，表情沉重：“事情有些不大对，二位，请随我一起到银车那边去再说。”

贾掌柜心惊胆裂地道：“不大对？什么事情不大对？英雄，可吓死人了……”赵可诗也几乎喘不过气似地道：“我们……全照他们信上所说的话一一做了……他们怎能不守信用？而且盗亦有道……江湖上，不是也有江湖上的规矩么？”双手各挽着一位，敖楚戈大步走向三辆车之前，迈步中，他低沉地道：“你们不要慌张，一切全听我的交待行事，天塌下来。我先使头顶着——目前别再提‘江湖规矩’了，江湖上的朋友们，有很多是不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写法的。”

银车前面，三个车夫早已满脸恐惧蹲到车辆旁边，三张面孔全在泛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吭声——道上的行规他们明白，受雇于车主夫役，不管

车船力脚，只要在发生情况的时候不问不闻，保持缄默，车役守口如瓶，便大多不会遭到池鱼之殃。

扶着两位已软了骨头的“东家”坐到车踏板上，敖楚戈将自家的钢棒子撑在身前，双手交叠棒端，一言不发。

非常突兀，也非常诡异的，庙前竹林中间那条黄泥窄径上，也不知什么时候，从那里冒出十几条白色身影，像是飘在空气中，飘在沉沉的暮色中一样往这边移近，毫无声息，毫无征兆，只是猛然里，他们业已出现在眼前了！

不但如此，土地庙背后的山坡林子里，也开始冉冉浮动着的白色的影子，看那恍恍惚惚的一大片，怕没有几十条之多！

是了，这却是敖楚戈刚才的意思——事情有些不大对！

一般的绑匪，在点收赎金，交换肉票的时候，大多只是几个人出面而已，但来的人多少不关紧要，却全是隐伏着的，为的是越少叫苦主认出模样来越好，此外，也怕吓着了对方，不似眼前，居然突兀出现了这么多人，况且，来势不善，竟是采取包围的姿态！

敖楚戈有些纳闷，有些迷惑，他搞不清那伙人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但他负有谈判于旋的担子，此等阵仗，就和冲着他来的是一样！很快的，那些宛若鬼魅般的白衣人由几个不同的方向涌出来后，在不觉间业已凝成了一个圈子，一个不规则的，但却四面八方把持得死死的圈子：不是坐在车踏板上，几乎是瘫在车踏板上的赵可诗，双手紧抱着后车杠，哆嗦得不能成声地道：“这……这是要干什么？敖英雄……他……他们想怎么对付我们？”贾掌柜的干瘪嘴巴也扁裂着，齿缝里直往后吸气：“英……雄……看这光景……不会……出岔子吧？”敖楚戈低沉地道：“你们不要说话，让我来应付！”

夜色已经笼罩下来，傍黑的时分，不像深宵那样黑暗一片，在摧沉的暮霭中，尚浮动着一抹淡淡的灰白，于是，山林旷野间，便似漾着一层蒙蒙的雾气了。

在片刻的僵窒之后。

围立四周的白衣人中间，突然有一人挺身站出几步，在朦胧幽暗的光影里，只见那是一个瘦长的身形，面孔的轮廓似是属于清瘤一类；他面对着敖楚戈，声音坚冷得像玄冰：“敖楚戈，你果然来了。”

微微一怔，敖楚戈随即笑了笑：“不错，我来了，敢情列位早就知道我要来？”那人阴冷地道：“我们知道你贪得无厌！价值矩万的‘幻星’你想要，连区区一点帮场的酬金，你也舍不得不赚，我们未出预料，你正是这样的人！”

那抹笑容顿时凝冻了——敖楚戈吃惊不小，他聚集目力，仔细打量对方，仔细观查四周的一个个白衣人：他的心在一下强似一下地跳动着，喉咙里泛干泛苦，老天爷，这些人莫非是？”

那人酷烈地一笑，道：“敖楚戈，是的，我们是‘十龙门’来的人，我是‘十龙门’大掌门摩下直属‘赤胆六卫’的头领，‘血判’柴云帆！”咽了口唾沫，敖楚戈暗地里叫苦连天，这辽阔江山，是何其大却又何其小？什么地方不好遇见“十龙门”的人？却端端在这等境况之下狭路相逢？柴云帆生硬地道：“姓敖的，严宜森与他的同党业已被我们废了，‘幻星’并不在他身上，所有的只是一双空然无物的斑玉球，可恨你勾结了严宜森、林翔等人，伙同你的旧党章涂、武海清、白羽、萧铮、唐全五个，潜入‘十龙门’总坛

之内盗出异宝‘幻星’，却而诡计陷害了严宜森与林翔等人，更假借我们的手来替你完成阴谋的过程，只怕你那五名旧党也遭到你同样的暗算亦未可言——敖楚戈，你真正是个心狠手辣的匹夫！”

敖楚戈耸耸肩，道：“别说这么难听，我并没有你口里形容的此般坏法……”柴云帆肃然地道：“少说废话，敖楚戈，你是自跟我走呢，还是要我们抬着你走？”舔舔嘴唇，敖楚戈道：“这样看来，你们今天在此地出现，至少有一半是冲着我来的是？”冷冷一笑柴云帆道：“一半？不，你错了，我们今日来此，全是为了你！”

敖楚戈迅速思考着，有些不解：“全为了我？”柴云帆尖锐地道：“‘十龙门’是一个严密又有功效的组合，强大而威武，它恩怨分明，利害分辨得极其精确，它拥有各式各样的人才，因此便也设下了这个圈套来叫你往里钻，不错，姓敖的，你果真把脖颈伸得好长！”

敖楚戈无奈道：“我只是嗅着了银子的味道才来的，却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早已经设好的圈套，尤其更没想到居然是‘十龙门’设下的圈套！”

柴云帆不屑地道：“你该想到的，我们已留下一个引使你想到的暗示，可惜你愚蠢，你不会运用你的脑子及连想力，你毫无警觉的本能！”敖楚戈摇头道：“我怎糟到了这步田地？”轻蔑地笑了，柴云帆道：“那封信，料想赵可诗已拿给你看了？回忆一下，信的留款是一朵云。”

敖楚戈哼了哼，道：“就算那写得拙劣无比的玩意是一朵云吧，怎么样？”柴云帆缓缓地道：“云破龙现，敖楚戈，云破龙现！”

喃喃念了两遍，敖楚戈懊恼地道：“娘的原来竟是这么一个含意，可不是？云破龙现，真的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上面去！”

柴云帆冷森地道：“先由你的挑拨，你的贪婪，你的恶意侵犯，再由你的愚昧，敖楚戈，目前就是你需要偿付代价的时候了。”敖楚戈艰辛地道：“那么，这桩事，从头到尾，全是你们为了诱我入壳，方才设计而成的陷阱？”柴云帆道：“不错，只为了你。”敖楚戈叹了口气：“也真难为你们，其实，何须绕这么大的圈子？”柴云帆冷凄凄地道：“‘十龙门’行事，一向讲求完美，敖楚戈，不要忽略了‘完美’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那是象征着愉快的成功以及功效，不似你们那般浮躁唐突，杂乱无章又破绽百出；如果你们也晓得如何达到‘完美’的境界，今天，‘幻星’的被盗，‘十龙门’便不会有线索可循了，这是你们的愚昧及不幸，在‘十龙门’来说，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敖楚戈摇头道：“你们耗如许心血，布置了许多情况，动员大量人力，其实全不需要，假若是我，对着目标去圈起来不就结了？”傲然一笑，柴云帆道：“姓敖的，你把我们看得太简单，将你自己也比喻得太生嫩了，如果我们大举出动来圈擒你，你只怕早已得着风声远扬天涯，岂会坐以待毙更自投罗网？但是，我们做了这种安排，你却会在毫无警觉的情形下顺理成章落入我们的掌握之中，敖楚戈，你江湖跑老了，‘十龙门’更全是些才智超人的老行家，要和我们玩手法，你的火候还欠纯呢！”敖楚戈敲敲脑门，道：“可是，赵可诗的儿子——”柴云帆缓缓地道：“赵可诗的儿子确实被我们绑了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在绑了那赵根泉以后，我们又向开设驴马行的魏黑子施压力，或者说是加以恫吓亦无不可，我们强迫魏黑子去游说赵可诗，叫姓赵的设法请你出来同我们谈斤两，当然，我们知道赵可诗一个生意人，怎会与江湖上的角儿，尤其是你这样的角色有交道？但没关系，我们却

清楚魏黑子认识孙道朋，‘小无影’孙道朋，魏黑子和姓孙的有过来往，又去游说赵可诗找你出来，很自然的，魏黑子便要去请孙道朋搭桥了——我们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曾对目标的选择下了一番功夫，在选择的条件上做过多方面的比较与深入查访，有关对象的家世、渊源，地方背景，财产状况，甚至个人的习性、嗜好，为人等也都测探得一清二白，了若指掌，我们一层的往内排，一圈圈地向上套，便形成了这天衣无缝的计划，你阁下也就自动自发地坠入陷阱中了！”

敖楚戈吸了口道：“你们是怎么威胁那魏黑子的？”柴云帆淡淡地道：“姓魏的开驴马行，做的是旅途生意，干这行营生，必须同江湖道上的朋友有来往，而我们在附近地面上有一点影响力，如果他不照我们的话做，只要我们点点头，他的生意就砸啦——更休提我们可以直接摘下他的脑瓜子了！”

敖楚戈沉重地道：“那……你们又是怎么知道魏黑子认识孙道朋，而孙道朋又认识我？”冷笑一声，柴云帆道：“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只要随便一问魏黑子驴马行中的伙计，以及同魏黑子打过交道的江湖朋友，即可知道魏黑子平素的来往，关系一一而姓魏的并非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日常之间，他已把我们想知道的问题说得太多了，因此，我们得悉他有那些江湖关系，然后，再查询这些人当中有谁和你相识，交情如何？于是，孙道朋即脱颖而出，当这些情况全在掌握中之后，我们马上便向赵可诗下手了，不错，我们在向赵可诗下手以前，自是已将他同魏黑子彼此间的关系，同时查得清清楚楚；这连串的一环，套成了一个铸定的形势，再由铸定的形势开始演变为一完美的计划，每一步，每一着，俱在我们预料之内，我们知道你会来，我们所要做的事，只是等待而已，敖楚戈，果然你来了，准确无比！”喃喃地，敖楚戈在咒骂：“娘的，真是大意失荆州了……”柴云帆轻藐地道：“也别把你自己拾得太高，大意？纵然你不大意，亦一样逃不出我们精心编制的罗网！”

注视着对方，敖楚戈平静地道：“对你而言，柴云帆，我并不陌生；我会在潜入‘十龙门’盗取那‘幻星’的时候暗中见过你——当然你没有发现我——那时，我就觉得你不简单，好像我没有看错，你确然是有几下子！”

柴云帆冷冷地道：“过奖了，‘十龙门’中似我这样的人物，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笑笑，敖楚戈道：“也没有这么个‘玄’法，姓柴的，别高帽子给你一扣，你就腾云驾雾，飘飘然上了南天门啦！”柴云帆生硬地道：“任你俏皮吧，只怕也俏皮不了几时！”

敖楚戈忽然一挺胸，大声道：“柴云帆，我与你们‘十龙门’之间的梁子是一回事，人家赵可诗的儿子你们绑了票又是一回事，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两桩事不能混成一团，我问你，那赵根泉你们打算怎么办？”柴云帆重重地道：“按规矩办！”

微微一怔，敖楚戈道：“按规矩办？按什么规矩办？”柴云帆狠酷地道：“不要装迷糊，姓敖的，赵根泉的身价是纹银三万两，我们点银子交人，半点不留难，但是，少了一文也就甭谈！”

敖楚戈怒道：“你们绑了赵可诗的儿子，只是为了籍以将我引来，如今我来了，你们就该放人才对，哪还能再要赎金？赎金多少原来就不是你我的目的，你们‘十龙门’家当丰厚，也不是靠这一行维生——”柴云帆强硬地道：“我们花费的心血与劳力须要报酬，这就是了；我们主要的猎物就是你，

但三万两银子也是附带的收获，‘十龙门’富有，不错，可是银子也永远不会嫌多，敖楚戈，你就把这件事当成真的绑案来看好了！”

敖楚戈火辣地道：“既然叫我当成真的绑案来看，行，今天我出面了，你们总该给我一个交待！”

柴云帆怪笑道：“什么‘交待’？”

敖楚戈暴烈地道：“我这脸面值多少？你们要折个价！”

柴云帆揶揄地道：“姓敖的，你是迷糊了，我们主要的就是拿你的人，想想看，连你的人我们都要带走，更何况你张脸面值多少？岂不是笑话，你说，看还能值多少？”咆哮着，敖楚戈道：“你的意思是分文不减？”用力颌首，柴云帆道：“正是，分文不减！”

敖楚戈愤怒地道：“姓柴的，你他娘也不要恶劣到这步田地，我敖楚戈纵说不能材，却两肩担得起一个‘义’字，任是钢刀架颈，也不会对你们这种霸道行为低头！”

柴云帆冷笑道：“好气魄，敖楚戈，只希望你这股气魄要有始有终才好！”

背后，早已吓瘫要车踏板上的赵可诗，勉力挣扎着往前凑，伸长了脖颈，抖抖索索地道：“英……英雄……别……别再同他们……争，到最后……就怕……大家的性命……全难保……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贾掌柜也哆嗦得宛似打摆子地道：“是……东翁……说的是……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凑合着忍这口气……三万两……就三万两……强似……赔了财……又赔上命！”

敖楚戈大吼道：“柴云帆，你们不给我留面子，可是认为姓敖的可欺？”赵可诗惊得就差尿了一裤档，他脸色青白，近乎哀求地道：“别……别……再吃喝了……英雄……万一激怒对方……我们就得全跟着……你陪葬在这里……英雄……可怜我有家有人……可是死不得碍……”贾掌柜也声泪俱下：“求求你……英雄……好歹放我们过关……你就点了头吧……我六十多岁的人……一辈子积德行善……总不该落个横死碍……英雄……银子我们照付……更不会为了此事低看你……你自然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一条好汉！”

上下牙床交颤，在连串的“克克”声中，赵可诗要能站起来，早就下跪了：“英雄……孝敬你的份子……一文也不会……少就算……再多加一点也行……我们还是……尊敬你……佩服你……只求你……别再逞能了……”满面激动之状，敖楚戈暴跳如雷：“奶奶的我敖某人走三江、过五湖，肩膀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马，水里来，火里去，上刀山，下油锅，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险恶没经过？谁敢给我姓敖的钉子碰？哪一个又胆敢冒犯于我？今天可好，‘十龙门’居然明着扫我的脸面，我他娘是王八好当气难受，说什么也不成，我拼了！”

嘿嘿冷笑，柴云帆道：“好一套说词，姓敖的你真会装扮，可就伯吓坏了出钱雇你的主儿哪！”

敖楚戈怪吼：“老子豁上这条性命，拼了！”

车踏板上，贾掌柜滚跌下来，他爬着，撑着，抱住敖楚戈的两条腿，老泪纵横地哭叫：“英雄……敖英雄……我们服了你……怕了你……求你别再将我们……拿鸭子上架了啊突然——赵可诗扶着车尾杠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像疯子一样呼出：“各位好汉爷，刀下留人碍……我们答应啦，三万

两银子全在驴车上……请各位好汉爷照数点收……我们连驴车也一起奉送，只求放了我的犬子，放了我们……”行了，敖楚戈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在一方的极度栖惶，一方的极度轻蔑，迅速交银赎票，等打发过这档子事，剩下他自己来应付以后的场面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目前，三万两银子赎票是一文少不掉的，至于以后如何再找回这场“过节”这是以后的事了。

在敖楚戈来说，事态的发展当然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根本没有想到绑票的主儿是‘十龙门’，更没想到这桩绑票的勾当澈头尾澈就是冲着 他而安排下的圈套，如今，交多少银子赎票已是次要的问题，主要是他自己如何脱险突围；他相信，只要他走得掉，迟早能把这笔冤枉银子找回来，怕就怕连他自己也过不了关，而眼前的颜面是否好看，业已不在考虑之列了！

这时，柴云帆昂首道：“你怎么说？姓敖的？还要居中作梗么？”咬牙切齿地，敖楚戈大叫：“好，好，你们两个无用的老东西，你们既然不照我的话做，竟然擅自与对方妥协，老子也就撒手不管这档子驴事了，随你们的便去，不要说拿给他们三万两银子，那怕献上你们的全部家当，老子也权作不见！”一边叫骂，他一边走向十几步外，愤恨的仰头望天，不问不闻，不看不视。

抹着满脸涕泪，贾掌柜呜咽着道：“各位好汉……银子便在车上……敬请各位好汉点点收……”柴云帆威仪十足地微微点了点头，于是包围四周的白衣人当中，立时抢出了二十余条大汉，他们动作熟练俐落，套车、紧辔、扣帘，直到扬鞭而去，从头到尾，也不过是眨几次眼的工夫，那么快，三辆驴车已被赶进了沉沉的夜黯之中，车上的三万两白花花纹银，也就泥牛入海，无形无影了。

目注着那好似自身上割下来的肉一样没入夜色里的银车，赵可诗忍住了眼眶中的痛泪，抖索索地道：“好汉，三万两纹银业已如数奉上，我那犬子……”柴云帆一探手，冷冷地道：“来了。”

接着他的语尾，就在土地庙后面，一大团黑影凌空飞起，又一个漂亮无比的跟斗翻落于地。这黑影之所以是一‘大’团，因为那是两个人体连在一起的缘故——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

柴云帆头也不回地道：“许老铁，把肉票放了！”

那块头粗大，黑暗里看去横眉竖眼，满脸凶像的“许老铁”回应一声，一把拎起了背上背着“肉票”，三把两把解绑之后，又取下塞在那人嘴巴里的一团布絮，然后，用力在对方背上拍了一记，喝声“滚”，那位仁兄便一如狗吃屎般抢跌出五六步远，同时杀猪也似的哭叫出声：“娘碍……”父子天性，骨肉情深，赵可诗一待认出那是他的宝贝独生儿子之后，便也不雇一切的冲了上去，父子相拥，哭作了一团：敖楚戈端详着那个“赵根泉”，二十来岁的年纪，却生了一付胖敦敦的身材，肥头大耳，颇得乃父真传，模样倒是相当“福泰”，只是，眼下那涕泪交流。惊吓得连哆嗦都走了样子的窝囊像，却委实可怜得不堪一瞧。

贾掌柜的赶紧踉踉跄跄，走了上去，一面劝一面求，好不容易总算把父子两人分了开来，这位老贾掌柜的又叫过来瑟缩在那边的三个车夫，帮忙搀扶，在向柴云帆不停地打恭作揖之后，一行人惶惶然有如丧家之犬般落荒而去……于是，敖楚戈长长吁了口气。

注意着敖楚戈的动作，柴云帆阴沉地道：“敖朋友，我们也该上路了

吧？”敖楚戈故作愕然之状：“上路？上什么路？”柴云帆厉声“少装佯，姓敖的，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嘿嘿一笑，敖楚戈道：“别他娘给我来这一套，哗哗喝喝的。你想唬你那个爹？我一不违圣旨，二不犯国法，三不逆纲常，凭什么要跟你走？”柴云帆粗暴地道：“姓敖的，你侵犯了‘十龙门’的禁地，盗取了‘十龙门’的珍宝，勾结匪人，暗中挑唆本门故友背义求利，利用情势戏弄本门十魁，借刀杀人，更伤害了本门之无数弟子，凡此种种，任是那一样也足够令你分尸八段，化骨扬灰！敖楚戈道：“胡说，这一切都是故意栽诬，有心编排，我完全否认！”

柴云帆狞厉地道：“铁证如山，只怕不容你狡赖！”

敖楚戈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们含血喷人，胡说八道，简直一派浑话！我潜入‘十龙门’干那当子熊事，乃是受了严宜森、林翔等人的逼迫，我也没有勾结什么‘匪人’，只不过几个老朋友适逢其会，替我帮个场而已；严宜森同林翔他们见利忘义，是他们自己没肝没心，关我鸟事？你们那十条草龙去追姓严的又怎能说我‘利用形势’？腿生在他们身上，我又不会来邪法，他们若不动，我吹口气能动他们？杀害你们的手下，是那帮混球想收拾我们，我们为了自卫，不得已才采取的下策，火拼之下，刀枪无眼，他们自己学艺不精，能怨得谁来？如今那‘幻星’也不在我身上，是叫严宜森独吞了，或者他隐藏起来，或者你们业已搜回，却故意在这里喊冤，意图弄个双份本利亦未可定，总之，我绝不承认你们对我的无理指控！”

真真假假，敖楚戈是一概不管他个羊上树，通通往外推得干净，他也知道今天的场面不可能善了，而既不可能善了，他承认也是那个结果，否认也是那个结果，何不干脆一推六二五，来个死不认帐？一刹间，柴云帆的面孔都气成了铁青，他粗浊的呼吸着，嗔目切齿地道：“敖楚戈，便是你舌上生莲，有一百张嘴，也无法为你的罪行辩解，不论你如何推搪，如何狡赖，我们有凭有据，有人有证，断不会容你开脱，叫你这首恶罪魁逍遥于‘十龙门’的惩治之外！”

敖楚戈大吼：“娘的皮，你们冤枉老子，还硬要强迫老子，‘屈打成招’？柴云帆，莫说你只是个毛人，就算你是大罗金仙，我也不低这个头！”

柴云帆冷森地道：“我看你今夜还有什么邪门道可使！”

“呸”了一声，敖楚戈叫道：“老子受冤受屈，老子就不会服贴，老子就要反抗！”柴云帆阴恻恻地道：“你是受冤受屈！姓敖的，你方才的狡辩，多有前后矛盾，无以自圆其说之处，总言之，你是罪魁祸首，头上生疗，脚跟流脓，你已坏到透顶；我不问你所谓的几个‘老友’为何恰巧‘适逢其会’，不问你他们肯替你‘帮朝却不肯替你抗拒严宜森、林翔等人胁迫的因由，我也懒得详告你那些‘老友’被擒后招的是些什么话，严宜森遭虏后如何吐的实？我只凭你擅闯‘十龙门’禁地，盗取本门珍宝，又敢害本门弟子等事，便要拿的问罪！”

敖楚戈大刺刺地笑道：“行，老子也豁上了！”柴云帆幽冷地道：“如许场面便是全为你安排下的，敖楚戈，你不豁上也不行，而你豁上，结果不会有二致！”

钢棒子上肩，敖楚戈汕笑道：“假设就是列位这些角儿的话，我不是放句狂话，就伯交手以后的结果就会大大出乎你们的想像了！”

哼了哼，柴云帆道：“你并不是拔尖儿的，我们也不是三九流的，所以；敖楚戈，你的狂傲与嚣张便愚昧幼稚得可笑可悲了！”敖楚戈笑道：“灵不灵

一试便知，我说柴老儿，你要是轻估了我，就是你的霉运到了！”

柴云帆冷硬地道：“姓敖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一挺胸，敖楚戈道：“不错，我就正是这么付贱毛病，问题是，柴老儿，你倒要摆出一具棺材叫我看看呀！”

柴云帆阴沉地道：“你就会看到的，敖楚戈，就会了！”那边的“许老铁”大吼道：“柴头儿，还与这厮多说什么？下令做翻了他万事皆休！”敖楚戈正眼也不瞧过去，轻藐地道：“姓许的，你省点力气吧，我知道你的跟斗翻得好——适合耍猴戏！”

那“许老铁”顿气涌如山，破口大骂：“狗娘的敖楚戈，你竟敢嘲笑我？我活劈了你这畜生！”

伸出左手小指头勾了勾，敖楚戈眯着眼，道：“姓许的，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有种先与我单挑，我就给你叩个响头，而且，我一手掐着老鸟一手陪你玩几趟！”

一下子红了眼，那“许老铁”大吼着疯虎一样往上冲：“狗王八蛋，我就劈死你——”敖楚戈嘻嘻笑着，但双目森酷如刃，他右手握棒的五指淬然紧缩——猛然往中间一拦，柴云帆暴叱：“站住！”

“许老铁”被柴云帆挡住去路，不禁又怒又躁地跺脚吼叫：“头儿，柴头儿，你听听这灰孙子说的话，可是些人种说的话？再不教训他，他就骑到我们头顶上来啦，你别拦着我，让我来收拾他！”

柴云帆萧索地道：“退下，不要乱了我们预定的步骤！”

“许老铁”才待抗辩，围立四周的白衣人忽然齐齐躬身垂手，在一片突兀凝成的凛烈涩窒气氛中，朝着黄泥小径那边的包围圈并立时，分开一道缺口，十条白色身影，徐徐又肃穆地鱼贯而入。

第十四章

十个内衣人是那样气度雍容，举止沉稳的走入了圈子中，然后，又一列排了开来，对着敖楚戈，十双眼睛宛若十双透骨沁心的寒电。

于是，敖戈几乎喊了天——一个也不少，“十龙门”的十条龙！

十龙齐现，可是大大的不妙了，‘十龙门’等于投进了全部力量来对付他，而‘十龙门’的凶悍残酷作风又是远近闻名的，由于眼前情况的显示，可见‘十龙门’是如何重视这一次的行动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怨恨敖楚戈，如何有着势必得之而后已的决心！

关于十龙的功夫，敖楚戈虽未同他们交过手，但多少也知道一些。他晓得这十个人个个都是狠角色，个个都难惹难缠。一对一，并不在乎，一对二。他也照样侍候，但是，设若人家一涌而上，或者就算是只上一半，十个人轮着番来消遣，恐怕他就罩不住了，何况，还另有那劳什子的“赤胆六卫”帮着助威！

看样子，他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对策便是突围，在这种形势之下，逃之天天并不丢人，楞着叫人家整倒在这里，才是不开窍的傻鸟！

他这里在琢磨着，那边，柴云帆业已退开几步，站到了十龙之首“驼

龙”童寿春的身边，并低声向童寿春说了一些什么童寿春青灰的面孔上没有一点表情。几乎缩入头腔之内的脑袋像一块磐石般牢牢钉在双肩中间，绞风不动，他那形态，不但阴森，更且怪异得慑人！咽了口唾液，敖楚戈笑呵呵地道：“久不相见了，老童，童老大，他乡遇故人，可真是有缘份，可不是？”

童寿春注视着敖楚戈，冷峭地道：“你这算是什么？临危不乱，或是强持镇定？”耸耸肩，敖楚戈道：“就算是强持镇定吧，在这等节骨眼下，我不相信我跪下来向你们叩头你们就会放我一马。所以、还是硬起头皮挺一挺比较有英雄气概些！”

童寿春漠然道：“你是要怎么办？见过真章以后再说话，还是现在跟我们走？”敖楚戈道：“老实话，本来我是想见过真章再说的，但我估计错了一点——我没想到你们十条龙全然在此！原先，我以为只有柴云帆他们干小角色而已……”童寿春寒酷地道：“对付你么一位名人，我们焉敢怠慢？‘十龙门’倾力而出，独恐不足以担待，你狂得过了头，离了谱，因此我们对你的评价，也就只有往最高的一层去下定论了，全军尽出，仍是战战兢兢……”嘿嘿一笑，敖楚戈道：“太客气，你也太客气了，老童，你们是重重包围，四面埋伏，人是一拨一拨的亮相，力道是一股股的加重，为的却是我一个角色，我就算三头六臂吧，也不必再挣扎，光叫你们一压一挤，就粘糊成一团啦！”

左右看看，他又叹了口气：“乖乖，人可是真不少，大军列阵，气势森严，就宛如在网中罩鱼，可怜我这条鱼还能往那里游去！除了吃瘪，也就只剩下吃瘪了……”童寿春冷厉地道：“敖楚戈，今天我们大举而来，布阵十方，完全是为了一个你，因此，我们不冒险，不取巧，不求侥幸，我们要势在必得；我们早在月余之前即已选定了这个地方，我们对这里的地形地势业已做过多次勘查，详尽探索，我们已很熟悉，我们设下的埋伏，哨卡，暗桩，安排的拦截步骤，全是纵横交错，环环相连，已臻至善之境。你是绝对跑不掉的，正如你方才所言，这是一面严密的罗网，你是网中之鱼，但下手捉鱼的不是我的‘赤胆六卫’，却是我们十龙自己！”舔舔唇，敖楚戈暗暗心惊，表面上却故作潇洒之状：“这样说来，你们是早就来了？”童寿春缓缓地道：“昨晚既至，今日凌晨本门所属便已各就预定位置进入行动状况；你们来到以后的一切情形，任何举止，全在本门暗中监视之下，巨细无遗！”

敖楚戈眼皮子跳了跳，道：“那么，你们怎的不早动手？”童寿春凛烈地道：“因为我们一向都讲求步骤，重视计划的安排，我们预定下手的时辰是入夜，行动便必须入夜开始，我们不自乱方案——那是经过详尽考量后的细密结果，除非有绝对变异，我们不轻易改换计划；敖楚戈，一个有力量的组合，与乌合之众间的不同，便在这里！”

敖楚戈道：“其实，十位兄台大可早些出现，早些了断。”

童寿春冷冷道：“我们出现的迟早对于预定的行动并无影响，我们早已在两侧竹林之内注视着这里的情势演变，你若想逃走，那时与这时，皆不可能！”

觉得握钢棒子的右手粘湿湿的在出冷汗。敖楚戈苦笑道：“童老大，我孤家寡人一个，再强再狠，也玩不过你们这一大票人；‘十龙门’在江湖上有头有脸，掷地铿锵有声，以你们这样一个势大气雄的组合，如此来对付像我这样的单帮客，好有一比——开绸缎庄的大东主杯葛一个背包袱，摇拨浪鼓的布贩子，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将来一旦传扬出去，我是没什么说

的，怕只怕你们‘十龙门’没有光彩啊！”

青灰色的面孔上连一根筋都不见扯动，童寿春阴森地道：“你这死皮赖脸的一套下作把戏，并发生不厂任何效果，敖楚戈，道上规矩叫你搅乱了，今天你就要为你的胡闹负责！”

敖楚戈失望地道：“如此说来，你是非要拿我开刀不可了？”

童寿春生硬地道：“假设你逼得我们这样做的话——不错！”

迟疑了一下，敖楚戈道：“只要我跟你们走，你们就不动手？”童寿春吼道：“废话！”

敖楚戈陪笑道：“可以不可以告诉我——跟你们到哪里去？”童寿春怒道：“当然是回‘十龙门’的堂口——你所熟悉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上次你是偷偷摸摸的去，这次是前呼后拥的去，好叫你风光风光！”

敖楚戈涩涩地道：“有什么好风光的？你们逼我去，又是要做什么呢？”童寿春重重地道：“很简单，第一，把‘幻星’交出来，第二，为你的罪行偿付代价！”

咧咧嘴，敖楚戈道：“你们真是心狠手辣，人也要，财也要。”

童寿春尖锐地道：“这是你自找的，没有人迫你去招惹这些麻烦！”

敖楚戈以一种十分诚恳的语气道：“童老大，我有下情相告——那‘幻星’的确是被严宜森拿去了，你们也曾经亲眼看见他藏在怀里，盛置‘幻星’的斑玉球也在他身上，这事假不了。”

童寿春大声道：“那完全是你做的手脚，我们和严宜森都被你耍弄了；不错，隐藏‘幻星’的斑玉球是在严宜森身上，但却只是一只空空如也的斑玉球而已，球中暗置的‘幻星’早已被你取走了！”

连天地喊起冤来，敖楚戈道：“这真是天大的冤屈，童老大，严宜森老奸巨猾，居心叵测，最是奸狡阴险不过，明明他独吞了宝物，却反咬我一口，童老大，像这种见利忘义，不忠不仁之辈，你怎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冷酷地笑了，童寿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当我们擒住他时候，他身上的斑玉球里即已没有宝物了，我们中了你的诡计开始追杀严宜森，一直到放倒了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形遗迹全未脱离我们的视线，也就是说，他没有机会把斑玉球中的‘幻星’另作隐藏……”敖楚戈急道：“他是故意狡赖……”笑得更可怕了，童寿春道：“我不否认人有说谎的天性，尤其在关系到切身利益之际，更会做不实的供述以求开脱责任；但是，在某一种情形之下，人却会说实话——就是当他的身体与意志受到他所不能负荷的痛苦压力的时候，譬喻，稍稍用点刑；我们把严宜森的双手十指一只一只勘断，又把他的两足十趾一只一只捣碎，然后，我们割下他一只耳朵挑断他两脚的主筋，等我们要剝出他眼睛的当口，他便说实话了，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又毫不保留的将他该说的一切通通供出；敖楚戈，我深悉人性，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场合，我知道人在什么时候说的是真或是假，人们的情绪反应有如一面明镜，我看得纤发毕露，一点也瞒不了我，所以我知道，也相信严宜森的供词是实，而方才你所说的却纯系一派胡言！”

敖楚戈呐呐地道：“童老大，这未免太主观了——”童寿春毫无表情地道：“奈何我的主观才是决定此事的唯一依据，并非以你的说谎为准！”忽然想起了什么，敖楚戈愁眉苦脸地道：“对了童老大，说不定那颗‘幻星’在秦可为身上，当时他与严宜森一起逃走的，很可能严宜森趁着你们不察之际……”话还未说完，童寿春已暴叱道：“放屁！那秦可为已被我们当场毙

死。从顶至踵全搜了个彻底，就差没揭下他一层皮来，但除了那一身肉，一身窟窿，任什么也没有！”

敖楚戈忙道：“会不会被严宜森或秦可为两人中的某一个吞下肚去。”

深深吸了口气，童寿春笑得好古怪：“‘幻星’是一颗棱角对比的宝石，大小更甚鸽卵，敖楚戈，你倒是吞给我看看？而且严宜森拼着性命之危盗劫的异宝，他怎舍得吞入腹中？他便能舍财，莫非连命不想要了？”敖楚戈赶紧道：“让我再想想，说不定他们搞了别的什么花样——”童寿春慢慢地道：“不必再想了，敖楚戈，那花样就正在你身上！”

这时——

十龙中一个头大如斗，面如撰血的粗眉环眼人物，蓦地吼喝如雷，霹雷般叱叫：“大哥，姓敖的王八羔子分明是故意胡说八道，瞎扯一气，绕着弯子拖延时辰，我们还和他磨蹭什么？摆平了才是下正经！”

童寿春颌首道：“我知道，老三，我是要叫他俯首认罪，无可抵赖！”

那个气冲牛斗的人物——“十龙”中的第三位“怒龙”方亮，又嗔目如铃般吼喝着：“罪证确凿，铁案如山，岂能容他狡赖？大哥，主动的是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犯不上和他耗费唇舌！”

另一条龙，是个高高瘦瘦，颧骨突耸，鹰鼻薄唇的中年人，他冷冷地道：“大哥，姓敖的若是老老实实跟我们走，我们只废他一双腿就行，否则，干脆斩他的手足再则去他的双眼，抬着他回去！”这人一开口，敖楚戈即已晓得对方是谁了，他嚷嚷道：“开明堂，你可真是名符其实，如假包换的‘毒龙’一条啊，娘的皮，你居然想这么个阴狠的方法作贱我……”弯勾的鹰鼻嗡动了一下，开明堂漠然道：“业已足够对你客气了，姓敖的！”

一个肤白如雪，眉目清俊，恂恂然儒雅如书生的俊逸人物接上来道：“敖楚戈，势已不利，你看得也很清楚，作困兽之斗，乃是最为愚蠢不过的，除了徒增折磨，不会有一点好处，你久走江湖，该知认时务者方为俊杰吧？”敖楚戈注视对方，叹息道：“我知道你是‘白龙’尤少君，你这人还不错，说的话也还带有几分人味，但是，我却歉难遵从。”

这可是拿着性命过关节的事……尤少君，你也替我想想，这一跟着你们去，还有回头的日子么？”深沉的笑声出自一位容貌端正，目若朗星的修长之人嘴里，那人安闲地道：“也不一定就有这么个悲观法，敖楚戈；如果你确实与我们合作，我以‘十龙门’第二把交椅的身份向你保证，至少你的性命可以留下来！”

敖楚戈明白说话的朋友即是十龙中的第二条龙——“翼龙”郑天云，那样子，这条“翼龙”似乎也还算是有点理性的；他微微躬身，道：“多谢郑二爷的担待，问题是——命便留下来，若一身机能全废了，这生和死，也就相差极其有限啦；人要活，该活得有生趣，活得像个人。若是残缺不全，正常的日子全过不得，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而显然，贵门各位是一心一意要造成我至少也变得‘残缺不全’！”一个矮胖如缸，四肢粗短的老头暴叱：“真是给你鼻子长了脸：姓敖的，叫你留下一条狗命来，业已是格外开恩了，你居然还挑肥捡瘦，振振有词，娘的，这里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敖楚戈怒道：“唏，你倒是哪一号人物？也对着我姓敖的来发威？”矮胖如缸的那人咆哮起来道：“你记牢了，‘火龙’朱济泰就是我，你若不服，尽管挑名指姓，我朱某人定然陪你松散松散！”

敖楚戈大声道：“姓朱的，你也唬不住我！”

“火龙”朱济泰秃顶泛光，气涌如山：“老子这就来消遣你！”

朱济泰身侧的那位大块——面孔脖颈手背上长满了红灰黄褐，斑斑癣疥的“癞龙”余上服，伸手。一挡朱济泰，懒洋洋地道：“五哥且慢，这小子顶不起你的大驾，还是由我来侍候他吧，看看他到底经得上什么的阵仗！”

在十人中最末尾的那一位，是个身形横如门板，厚似墙堵，双肩宽阔出奇，周身肌肉虬突如栗的怪异人物，他缓缓的转过他那张五官平扁，黝黑如漆的骇人面孔，声音浑沉如巨钟余韵：“我看，还是由我这做么弟的代劳了吧！”

“力龙”韦海是“十龙门”十龙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却属于功力最为纯厚的几条龙之一；敖楚戈早已听人说起过他，此人力大无穷，足有裂石断碑，举鼎分牛之能，几有当年霸王之勇，但是他却不似一般力大之辈那样行动笨拙，脑筋木讷，相反的，他非常灵活，非常俐落，更并反应快速，思维细密，可将他的长处发挥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人，再俱有如许的条件，在斗武较勇这一门上，就比之寻常人要占便宜得多了……

韦海是个如此可怕的敌人，幸而他的外形却也揭示了一些什么——他身体宽厚，肌肉坚硬如铁，再加上面孔的平板黝黑与少有表情，便也多少显灵了些怀有臂力者惯有的模样及气息，叫人一看就约略能以体会到他那种逼人的强悍压“驼龙”童寿春摇摇头，道：“不急，老么，不急，时间多得很，你们任是那一个想活动筋骨，都会有机会！”

敖楚戈不禁微微撇了撇唇角——好大的口气，童寿春简直认为吃定他了，这样的说话，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意思，拿着他只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好似耍猴戏一样，心里在骂着，敖楚戈在想：来吧，狗娘养的，你们且先莫狂，有本事就单挑单，一个对着一个拼，看看到底是谁在卖命，谁在活动筋骨！

“力龙”韦海脸上的肌肉像是僵硬，直板板的，连抽动一下都不见；他望着敖楚戈，沉缓地道：“敖朋友，我早就知道你的万儿了，闻说你是出了名的歹毒阴横，笑里藏刀，而且艺业之佳堪称凌霸一方，我一直想会你，可惜没有缘份，今番正好，我大哥已交待下来，眼下我们且搁一搁，过了这阵，还得多亲近！”

敖楚戈干笑道：“‘力龙’韦海名满江湖，威震五岳，有拔山移鼎之力，断碑裂石之能，勇冠三军，独御万夫，我这点小局面哪能相比？凑合着唬唬些二楞子倒还可以，想要在你面前充壳子，怕就差一截喽！”

韦海静静地道：“你越这样说，越表示你不易相与，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你是在当前逆境之下，方才话风滑溜，用词谦逊，若是换了个场面，只怕你就不客气了——敖朋友，你心里愤恨无比，对么？”敖楚戈暗里骂着韦海的祖宗八代，嘴巴里却道：“哪里话来，愤恨无比是说得严重了，不过呢，当然也不会太舒坦，我想列位也会谅解，因为这原不是桩令人愉快得起来的场面……”韦海盯着敖楚戈，目光深沉道：“敖朋友，你不是个甘于雌服的人，我看得出来，你倔强得很！”

叹息一声，敖楚戈道：“事到如今，我还‘倔强’得到哪里？眼看着老命都难保了……”一直没有开过口的两个人，一是面色苍白，双瞳闪幻不定的“妖龙”胡昌，一是满面于思，宽额扁鼻，两只眼老是半眯着好似没睡醒的“魔龙”康玉麟；此刻，‘妖龙’胡昌冷冷清清地说了话：“我们大伙全要注意这姓敖的，他表面上嬉皮笑脸，神情变化极快，又不时低声下气，不时

慷慨激昂，忽而娓娓陈诉，忽而故作谦虚，实则，这一切都是做作，都是顺势应变的姿态，隐藏在这些面具之后的是他坚决的报复意志与不惜豁命突围的胆识，他不是个远就近利的人，更不是一个能以轻易降伏的人，他很刚烈、很强悍、很倔强，也很狂傲，更且，他鬼计多端，反应灵敏；我们要小心，他任是有什么说词，骨子里却是流血的打算！”

在其他的‘十龙门’诸人惊然动容中，敖楚戈不由苦着脸，道：“这一位——你这不是坑我么？只要各位能高抬贵手放我过关，或是改以谈判的方式化解纠葛，孙子王八蛋才会有‘流血’的打算……”“妖龙”胡昌淡漠地道：“不要给我来这一套，敖楚戈，似你这一类型的人并不多，但我胡昌也见识过，我知道你们的惯性是什么，所以，我不会相信你表面上的姿态！”

敖楚戈道：“胡老八，八爷，莫不成还要我掏出心来给你看？”沙沙哑哑地一笑，‘魔龙’康玉麟答腔了：“你那颗心，姓敖的，掏得出来么？只怕上面除了千创百孔之外，更是都是透了！”

敖楚戈怒道：“我晓得你是康玉麟，‘魔龙’康玉麟，但我却不晓得你这双招子还有这等本领透人肺腑，洞察入微，尤其我不晓得你竟生了这么一付长疗生蛆，臭不可闻的唇舌！”

康玉麟不温不怒，闲闲地道：“你记住你说的话，话里的每一个字，姓敖的，我会再叫你生咽回去，丝毫不漏的生咽回去！”

敖楚戈重重地道：“康玉麟，你是说，只凭你么？”摇摇头，康玉麟道：“我不会中你的激将之计，姓敖的，你不用管我凭了什么，总之，你会后悔你方才所说的话，至于如何令后悔，这是我的事，你就无须费心了！”

“驼龙”童寿春稍稍踏前一步，语声森酷地道：“现在，敖楚戈，你决定了没有？是自己跟我们走，抑是我们抬着你走！”

敖楚戈的表情有些痛苦：“童老大，你们怎不相信我的解释？”童寿春厉声道：“如今还谈这个，岂不是废话？”咽着唾液，敖楚戈又艰涩地道：“那么，你们是否愿意稍微做得公平些？”冷冷地，童寿春道：“什么意思？”敖楚戈苦笑道：“如果你们一定要求个了断，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明摆明显的要吃亏，你们以全帮之力对付我一个人，可不是太欠公平？我的意思是，你们多少讲点武林道义，江湖规矩，稍稍做得大方点——譬喻说，推选一个人来——和我决战，以胜负之分来解决怨隙，这么样一来，也比较……”童寿春带一种奇异的嗓门打断了敖楚戈的话：“我觉得你有点迷糊了，敖楚戈这些年来的江湖岁月，不知你是怎么混下来的？尤其你的名声又是怎么创下来的？居然连一件事的内涵，它的本质，以及必然的结果都看不清，摸不透？你算是那一门子的江湖人物？”敖楚戈咧咧嘴，道：“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什么意思了？”童寿春火辣地道：“我们要你把盗去的东西拿出来，要你对你所有的罪行负责，敖楚戈，这岂是用一次决斗便可以解决的？你想讨这种巧，我们岂会叫你称心如意？”“火龙”朱济泰恶狠狠道：“大哥，根本不必再和这厮罗嗦下去，他既不愿老老实实跟我们走，我们就把他摆平了抬回去！”

“魔龙”康五麟阴鸷地道：“不错，我完全支持五哥的说法！”

歹毒的一笑，“毒龙”开明堂道：“那么，大哥，我们下手吧？”急急退后两步，敖楚戈大叫道：“鼎鼎大名‘十龙门’十龙，居然真要以多欺少，以众凌寡？你们就不要脸面，不雇道上的规矩了？”“火龙”朱济泰大喝：“对你这种钻洞挖壁，偷鸡摸狗的下三流蠢贼而言，还犯得着讲什么道上的规

矩？”“怒龙”方亮也厉烈地道：“姓敖的，你要是知道重道上规矩，也不该潜入本门禁地做出那种盗窃的羞耻行为，你既然鄙视你自己，又如何要我们来高抬你？瞪着眼，“癞龙”余上服吆喝着：“说多了全是白搭，空耗唾沫星子，大伙一起上，放倒这龟孙带回去整治个够，不怕他不低头叫苦！”敖楚戈嘶哑地吼起来：“娘的皮，不用说动手开打了，光是嘴巴说话，你们这个一言，那个一句，七嘴八舌好像下雨一样就叫人招架不住啦，一旦动起手来，你们岂不是就要把我一个大活人生生撕碎？”“毒龙”开明堂阴着一张脸道：“你可说得一点也不错，姓敖的，我们正是这个心意！”“驼龙”童寿春不耐烦地道：“敖楚戈，最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乖乖跟我们走，还是非要我们硬逼着你走？”敖楚戈是一付悲愤交集的神气：“童寿春，你们怎可如此仗势欺人？这简直就是跋扈，就是嚣张，就是横行霸道，你们这样胡作非为，武林同道不会原谅你们的，他们将会群起声讨，替我主持公道，主持正义——”“怒龙”方亮大喝：“放你娘的屁，你等着做了鬼再叫他们来为你主持公道吧！”

冷森的，童寿春也道：“你在不知所云，敖楚戈！”

敖楚戈嘶厉地吼叫：“我决不屈服，决不向恶势力低头，我要支撑到底——”“底”字方自敖楚戈的齿缝里往外迸，他的人已有如一团蹦起圆球也似，朝半空猛弹，斜刺里，只见三条人影齐起交叉飞越，一条儿臂粗细的金箍蟒皮鞭，两柄蓝电般的“倒勾匕首”一双纯钢“鬼王掌”闪跃着光影险极的截搁落空！那三个反应奇快的人物，正是“毒龙”开明堂，“怒龙”方亮，“魔龙”康玉麟！

敖楚戈人在空中，连吊十几个跟斗翻滚，当他堪堪躲开第一波攻击之后的瞬息，“火龙”朱济泰已暴喝一声，双手齐扬，十二枚拳大的“火磷弹”成串喷射，那十二枚“火磷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只是一个个灰黑色的球体，但在接近目标前的一瞬，却倏而撞做一片，于是“波”“波”连响里，青白色的火焰与蓝莹莹的流芒便合着腥臭的烟雾布满成了一张要命的火网！

敖楚戈深切知晓这玩意的厉害，举凡磷毒硝磺一类的火焰，不但极具腐蚀之力，而且着体不熄，越烧越深，甚难加以扑灭；方亮的这种火器，爆裂之始，那种味道便不好闻，敖楚戈明白它是属于磷毒之类，他凌空的身形陨石一样急泄，贴地飞窜快掠！

然而，就在他甫始贴地飞掠的一刹，一条人影鬼魅般横闪而至，那么快又那么准，一对锋利无比的“日月环”暴切至首！

敖楚戈急掠中的身形在他左手猛力撑地之下，“呼”声腾起六尺，右手钢棒子笔直捣出，棒端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锐声响来：那人双环切空，好迅速的动作，立即双环交合并扬，“锵”的一声脆音里，跟着发出“当”的一记撞击，敖楚戈的钢棒子已横荡于傍！

藉着这反震之力，敖楚戈飞跃而起，目光闪处，他吃吃一笑：“好功力，‘妖龙’胡昌！”

双环淬闪，胡昌又是冲刺快攻，顿时，团团孤影莹光流灿回旋，恍若日芒幻映，月晕浮沉，好犀利，又好诡异！

敖楚戈倏然幌移，钢棒子急弹快点，一只黝黑的棒身，仿佛变成了一排排四面挥舞黑杵连桩，于是，在不息的密集的金铁震击声里，胡昌飞流的双环已被硬生生逼退！

“怒龙”方亮大吼：“杂种会装！果然是故作姿态！”

蓦地——

“力龙”韦海沉叱半声，一阵风似卷了上去，他的一双“金刚铜”浑重有如两座山岳般罩天盖地地压向了敖楚戈！

像这等的声势，敖楚戈自是不会硬接的，他棒端触地，整个人倒飞如电，而韦海的双铜未落，却又狂浪扫卷般横挥过来！

“乖乖！”

敖楚戈口中大叫，钢棒子看似迎架对方铜身，实则只是一点，只这一点，他的身体已猛滚弹扬，就在他弹起的同时，一抹蓝焰似的光芒已淬闪淬敛；韦海闷哼一声，退出七步，左边面颊上，业已出现一条极细极窄，但却叫人看得清清楚楚的血痕！

悄无声息的，“白龙”尤少君一幌掩上，左手“蛇头锥”，右手“镰刀”，暴戮敌人背脊！

刚刚沾地的敖楚戈脚步不动，钢棒子淬往后飞，尤少君右手“镰刀”硬接，左手“蛇头锥”却加速扎向对方背后！

变化快得无可言喻，钢棒仍是那只钢棒子照旧飞扫，但奇幻得匪夷所思的，一溜冷电却自敖楚戈右边倒射而至！

侧边，“翼龙”郑天云，“癫龙”余上服二人夹攻齐上，郑天云大叫：“老六快躲！”

尤少君吃惊之下竭力后仰，边回锥自救，但是，已稍迟一步，他避过了面门上的伤害，却未能让开胸前的一击——“刮”声音，尤少君的左胸上已皮肉翻卷，血溅处，裂口近尺！

“翼龙”郑天云目眦几裂，他双袖猛挥，人已有如一条驭云之龙般飞上了敖楚戈头顶——快得出人意料——寒芒映处，一柄奇异的“纹云短戟”已划过敖楚戈肩膀！

沥沥的血水才随着戟尖朝外洒，“癫龙”余上服的“镰刀炼子锥”已“哗啦啦”暴切敖楚戈腰际，敖楚戈身形微斜，钢棒子横砸挥来的大镰刀，棒中心的“无双剑”不反攻头上的郑天云，却淬闪之下削掉了余上服肋间的一块肉！

怪叫着，余上服踉跄退后，半空中的郑天云却倏然滚身，凌虚侧翻，短戟如电，飞击敌人心窝！敖楚戈身形往左，却猛而偏右，钢棒子截击，但郑天云原式不变，毫不理会他的反映，“纹云短戟”依然照直戳到！

于是，敖楚戈的“无双剑”飞快横迎，当“锵”声交击，郑天云大喝一声，身形骤旋，左手一柄宽刃弯刀已神出鬼没的刺向敖楚戈小腹！刹那间，敖楚戈微笑了，接架敌戟的剑锋蓦然分叉，比郑天云的短刀更快，叉开的另一柄剑刃便“削”声划过郑天云的肩头！

喉中闷响，郑天云一个旋转抛开几步，左肩之上，血肉卷裂，深几见骨，他在一阵突来的痉挛之下，手上的“纹云短戟”“呛当”坠落于地！

嘿嘿笑了，敖楚戈道：“来而不往不是礼，二哥，这一记回敬了！”

“怒龙”方亮嗔目吼叫：“你不要得意，姓敖的，现在才只是开始，你的乐子还长着！”耸耸肩，敖楚戈道：“对于列位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火龙”朱济泰痛恨地道：“狗娘养的敖楚戈，你倒是专会装孬扮熊，抽冷子施暗算——今晚上我们要不将你段段分尸，就算是你的八字生得巧！”

“力龙”韦海任由面颊上的鲜血蜿蜒流淌，也不去揩拭，他平扁的脸孔上更没有丝毫表情，僵木地，他道：“敖楚戈，你果然厉害，更难得的是你

明明功夫如此硬扎，偏又能忍气吞声，佯扮装态；这证明了你的深沉，更证明了你为求自保自利而不择手段的阴毒心性，越其如此，便越其不能将你放过，否则，‘十龙门’树敌如你，只怕难有宁日了！”

“魔龙”康玉麟亦异常冷静地道：“老么说得不错，这人，决不能留！”斜眼睨了睨肩头上血津津的一团，敖楚戈略略活动了一下胳膊，笑吟吟地道：“诸君也不能怨我心狠手辣，这乃是诸君相逼如此，设若诸君高抬贵手，能放我一条生路，谁要有心与诸君作对，谁就是儿；所以，或有开罪之处。也是势非得已，还望各位包涵、包涵……”“怒龙”方亮厉叱着道：“包涵？包涵你娘个头，姓敖的，今晚若不将你凌迟碎剐，挫骨扬灰，‘十龙门’的招牌不用人砸，我们自己就他娘摘下来踩了！”

用撕下的衣袍下摆包扎着肋间伤口的余上服，怒不可遏地狂叫：“敖楚戈，你削掉余爷二两肉，余爷就必要斩下你身上两斤肉来挖补，你叫余爷流一碗血，余爷就要你流一锅血，除了你用命来顶，别的美梦，你也就甭做了！”“火龙”朱济泰咬着牙道：“任这王八羔子说些什么，我们也断断不能饶他，否则，一口怨气难咽事小，‘十龙门’的名声受辱事大，若是放不倒他，我们往后也不用在道上叫字号了！”

方亮气汹汹的应合着道：“就是这话，更何况这小子身上还背着与我‘十龙门’的那么多纠葛？”“妖龙”胡昌阴冷地道：“我早说过姓敖的不好相与，无论他的表情如何，言词如何，他内心深处的倔强同狂傲是不会改变的，为这一个难缠的，狠毒又冷酷的敌人，任何对他的侧隐与悲悯，都是在替自己留祸根，掘坟墓；最好的对付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只有除去他！”

敖楚戈笑笑，道：“胡昌，你也未免过分的危言耸听了，其实，我是个颇有理性，更甚俱天良的人，只要你们放我一马，我发誓，今后绝不与列位为敌……”胡昌幽幽地道：“如果你指望我们相信你的话，敖楚戈，你就太看轻我们了，我们并不似你想象中的那样愚蠢或无知！”

敖楚戈忙道：“大丈夫言出必行！”

沉沉一笑，胡昌道：“在这里，用不上这一套！”

敖楚戈怒道：“妈的，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我一再向你们说好话，固然是为了我自己，但又何尝不是也替你们打算？要知道，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真个弄到最后，我就算被你们大卸八块吧，我就不相信你们这十龙门还会是完完整整的‘十龙门’！”

胡昌冷森地道：“这不足以吓阻我们，敖楚戈，江湖生涯原是如此，以命易命，以血溅血，说穿了，看透了，也就没什么大不了——”敖楚戈大声道：“姓胡的，老子不信你们这十条龙能有这个豁达法——”双目细眯，光焰火毒，胡昌低沉地道：“事实会证明给你看，敖楚戈，你一定看得见的！”

“怒龙”方亮粗暴地叫着：“爷们的性命是爷们自己的，用不着你来烦这份心，敖楚戈，你还是为你自己琢磨着这口气尚能喘他娘多长时间吧！”

敖楚戈不屑地道：“方亮，你实不该只因年龄痴长几岁，便排在‘十龙门’的第三位，你他娘是一脑袋糊，满肚皮的大粪，十足草包加废料，半点人味不带，如果我是童老驼子便包管把你驱出十龙之列，管叫你扫茅房去！”

方亮闻言之下，直气得双目如铃，面似翼血，肺几为炸，他暴跳如雷地扯高嗓门大吼：“好畜生，好王八蛋，你你你……你竟敢如此辱骂方爷？我要不将你生撕活啖，誓不為人，你，你这头一号的野种！”

一伸手，沉默老久的“驼龙”童寿春拦住了几乎抑止不住自己的方亮；

这位“十龙门”的大当家注视着敖楚戈，冷峻地道：“姓敖的，每一场搏杀，其过程俱皆艰辛而惨烈，这只是开头，离着结尾，还非常遥远——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样的遥远；你无须太过狂傲，更不值得过于嚣张，到了最后，能站着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如今而言，任何自称自夸，都是一种幼稚与肤浅！”敖楚戈气咻绣地道：“如此说来，你仍要不雇事实，不管利害，一味蛮干到底了？”童寿春冷漠地道：“什么事实，什么利害？”敖楚戈冒火道：“你们聚众相围，非但莫奈我何，更且多人负伤，情况比较，并不乐观，这就是事实；力战火拼到了最后，必定玉石俱焚，两败俱伤，于你于我，皆属有害无利，这就是利害，姓童的老驼子，你他娘睁大两眼，把形势看清楚了再发熊也不迟！”

冷清地一笑，童寿春木然道：“刃断思仇，江湖洒血，原是武者的生之法，也是无可避免的日常课目，身为武林中人，就该逆来顺受，甘心认命；敖楚戈，你江湖厮混多年，莫非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敖楚戈吃吃一笑，道：“奶奶的，越说就越是他娘的悲愤壮烈，慷慨激昂了；老驼子，少对我来这一套，只要你懂，我还有不懂的？问题是，千遍万遍的大道理，顶不上人的一条生命——尤其是自己的命——来得实惠，我们两造双方，大家好来好去不是上上大吉么？何苦非要豁命拼刀不可？一旦彼此间有人挺了尸，任是如何的豪气干云，铁胆无畏，也管不了卵用啦……”童寿春无动于衷地道：“你准备接着应战吧，姓敖的！”

敖楚戈忙叫：“喂，老驼子，你不再考虑考虑，琢磨琢磨！”

重重地，童寿春道：“海涸狱倾，此意不回！”

敖楚戈也气冲冲地叫：“你不要说得这么绝，老驼子，这不就在这时候，背后，由多种尖锐的劲气汇聚成的几股力道，便那么强猛又突兀的对准敖楚戈背心同时袭到！”

他早已防着这样的变化，甫觉有异，人已一个前翻跟斗弹上半空，钢棒子宛若横扫千军一般在一片狂浑的劲风里反卷回去！于是——“毒龙”开明堂，“火龙”朱济泰，“白龙”尤少君，“癞龙”余上服等四人便匆忙往各个不同的方向跃开！

一边，“力龙”韦海半声不吭，“金刚铜”挟着开山裂碑的力道，呼声暴卷，劲气涌荡回溢中，恍同四周的空间全被钢上的压力布满了！

敖楚戈拗肩扭腰，人是一滑候斜，“刷”的闪出，而“魔龙”康玉麟此刻适时堵上，“鬼王掌”斜横，影像突映，五指如刃锥般的掌端便在倏颤之下分罩敖楚戈的正面十二处要害！

同一时间，“毒龙”开明堂的蟒皮鞭也有若一抹虹影般凌空急落！

敖楚戈大叫：“狠啊！”

叫声如啸里，他的“无双剑”倏然双柄连接如一字，而一字的剑形与光轮的飞舞乃是不分先后淆混的，尖锐的割裂空气声响恍若鬼泣，冷电晶芒，四散迸流，那果真是个不折不扣，追命夺魄的刃之光轮，康玉麟断叱一声，退身抽回武器，“毒龙”开明堂却心狠手辣，不换招式，鞭如怪蟒，仍然狂挥猛卷而下！

敖楚戈的光轮暴转向上，但是，开明堂的蟒鞭强韧无比，又粗又极具弹性，飞旋的剑刃一时削不断鞭身，便立刻缠绞在一处了。

凌空而落的开明堂大吼如雷，奋力带鞭，身形急泄，双足足尖向前，怒矢般踢向敖楚戈的胸膛！

敖楚戈的面庞上不泛丝毫表情，他双目凝注，刹那间左手钢棒斜挥，其快无比，开明堂的足尖尚未沾到敖楚戈的衣衫，一棒似闪，斜背带肩，“吭”的一记已打出了五六步远！

一条人影便在这时候飞撞而至，那种速度，快得不容人眨眼——敖楚戈挥出的钢棒子倏扬回翻，又猛地落向来人背脊之上，在“蓬”的一声闷响之后，那人重重跌仆于地，但是，他的一对“倒勾匕首”也结结实实插进了敖楚戈两条大腿肌肉之内！拼命的仁兄，不是别个，正是“怒龙”方亮！敖楚戈那一棒回击之力，沉猛强劲，方亮大约是脊椎骨被砸断或是内腑受创，跌仆地下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只是一个劲的全身抽搐，一口接一口的往外吐的是血！

方亮固是受创极重，但敖楚戈也并不见得就愉快多少，那两柄“倒勾匕首”锋利无比之外，更由尖端朝后弯曲成勾，一入人体，便深嵌入肉，难以拔出，其痛其苦，实贯心脾，尤甚者，看那颤巍巍露在肉外的青蓝泛乌刃身，那种痛极又加上麻灸的感觉，怀疑其上淬毒，亦并不为杞人忧天！痛苦、愤怒、忧疑的反应只是一刹，敖楚戈尚未及再有他的考量，“白龙”尤少君，“癞龙”余上服二人已如同两头疯虎般扑上！半空中，“妖龙”胡昌偏在这时又双环闪映不定的泻落！于是，敖楚戈知道，再不突围是不行了！

“日月双环”的圈沿锋利有如刀刃，闪耀着冰寒的，凝重的，森酷的光华，那是一种由环刃本身质地中所散发出来的光华，也是一种真正可以夺命的光华，就如此般在眩目的灿亮中飞旋来到！

敖楚戈吸了口气，“无双剑”的光轮淬然隐身飞滚，“癞龙”余上服的“镰刀练于锥”激向斜扬，“白龙”尤少君的“蛇头锥”被震指地，“镰刀”也歪了准头，但是，“妖龙”胡昌的双环却在连串的颤动跳弹中，于须臾之隙切入，两溜血水，便随着环刃的抖翻而溅自敖楚戈的左胸与右肋！

几乎不分先后，在敖楚戈手中旋飞的光轮立进暴射，狭窄的剑锋候然洒出晶芒一点，那么准确，胡昌的一只左眼眼球便血糊糊地跳出了眼眶！

胡昌的号叫声令人毛发抹然，他手捂左眼，一头便撞跌倒地，痾得在地下连连翻滚不已！

敖楚戈的身形一个侧滚移出丈外，一条庞大的身影便自横里闪近，沉重又巨大的“金刚铜”重重居中劈下！

不错，“力龙”韦海！

双臂猛抖，敖楚戈暴掠三尺，一对“金刚铜”在他身后擦过，然而，强浑的劲力余波，仍将他的身子震得整个凌空打横！便在他的身子翻滚之际，“驼龙”童寿春首次出手了——其来势宛如一条魅影，一条突然出现，又巨大无庞的魅影！那是一双“啸魂拐”，长只三尺有半，通体乌光，虬栗纠结的拐；这是一只由“焦铁”打就的拐，拐的握柄前三寸凿有二孔，孔中装有细小风叶，每一挥动，其声尖锐凄厉，如若冤鬼呼魂般，慑人心魄！此刻，拐的影像便与那种凄厉的啸声一同来到，急劲狂猛，难以言喻！

暗中喊了一声“亲娘”，敖楚戈的钢棒子一抖候迎，“当”声撞击，他不但一条左臂几乎立时僵麻，人也滴溜溜往上弹滚了几个跟斗——他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方才紧抓住手中的钢棒子未被震脱。

双瞳中金光又至，敖楚戈目光一闪，天爷，那一对巨号“金刚谏”，居然又如影随形般以开山之势从斜刺里扫到。

虽然两条腿如今已经不大听使唤，但敖楚戈却无法不再加借重一下自

己这两条勇腿；他猛力拳腿又猛力抖伸，人是硬生生拔升了丈多高，可是那种用力时插入腿肉中的两柄巴首倒勾部分的扯痛，却几乎使他闭过气去！

韦海的双铜呼呼挥空，总算没扫着他，而童寿春的“啸魂拐”却怒涛排浪般在一片锐啸声里由四面八方卷罩过来！混身的血污合着混身的汗，敖楚戈真是力竭精疲，气虚神浮了，内腑翻腾着像要倒转过，胸口更似熟烧着一把火，唇焦舌燥，喉咙里又干又苦，他几乎连口气都喘不动了！情势是这样的险恶、身体机能是如此的孱弱，但求生的意志却强烈地支持着他——不屈伪自尊却残酷地鞭策着他，迫使他不甘雌伏，不愿低头，也不能认输，他以他最大的力量挣扎——在童寿春凌厉又暴虐的拐风如飘中闪躲穿掠！

童寿春这刹那间的攻击是七十九拐，七十九拐密集而猛烈，敖楚戈竭力躲让，也只躲过了七十二拐，身上仍然被打中七拐，虽然挨上的七拐俱非要害，却也痛得他筋骨几折，汗下如雨！

敖楚戈的身体恍若巨浪上的小舟一叶，起伏抛掷着，他堪堪躲过了童寿春的这轮猛攻，“力龙”韦海的一对巨钢又由下而上，朝着他的小腹及跨下捣来！

韦海这一着固然歹毒狠辣，纯是要命的架势，而敖楚戈从眼角膜脆的余光里，更发觉到“白龙”尤少君，“火龙”朱济泰，“癫龙”余上服三人紧接着也分自三个不同的方位掩近！

敖楚戈心里有数，只是童寿春与韦海他目前已经应付不了，如果等到余上服，尤少君，朱济泰三个人一同扑到，他就算是生铁铸成，恐怕也要被对方拆散了！

陡然间，他猛一咬牙，做下了生死一发的冒险决定——韦海的双铜暴挑上来，他不但不躲，反而猝然往下迎落，身子急转，于是原来插向他小腹的一钢贴着他的肚皮擦过，连皮带肉刮掉了一大片，原来挑向他胯下的一铜便擦过他的大腿，磨出血糊淋漓的一道血痕来，而他的双足，却先堪堪踏上韦海的钢身，并籍着对方那股抬铜的劲力飞弹向空，这一弹之高，几达七丈以上，而且因为有抬铜之力的帮助，比平素更要跃腾得疾速！

正待再往截击的童寿春，睹状之下，不禁失声大叫：“糟了刚刚扑近的几条“龙”在蓦失敌踪之下，方自一愣，夜空中，敖楚戈已流星泄空也似长掠八丈之远——他不往那边的官道方向去，却反朝后头的“瓦窑山”山坡上飞跃。

就在童寿春的一声叫，其他各人的瞬息怔愕间，敖楚戈已落向山坡的林梢顶——而显然他又是经过选择的了，只见他身形落下的树梢朝下一弯一弹，又将他送上了半空，这一次，他再度大鸟般掠出了七丈之外！

童寿春连责骂韦海的功夫都没有了，一声“追”，他已抢先飞腾向山坡上。

于是，韦海，余上服，尤少君，朱济泰等四人一边呼叫着一边随后跟去，前一后四、五条人影起落如电，翩似惊鸿，眨眨眼，业已没入山坡上的林丛里！

正在照应着伤者方亮，开明堂，胡昌三人的“魔龙”康玉麟，以及受伤不轻的“翼龙”郑天云，一见情形不对，立时由“魔龙”康玉麟赶去增援，“翼龙”郑天云也嘶声大叫：“‘赤胆六卫’与所有人手全由柴云帆指挥调度，身责照应伤者，并立时将‘瓦窑山’封锁包围，一切入出山径孔道马上布桩安卡，决不能任姓敖的脱逃——”一边吼叫吩咐，这位受创不轻的“翼龙”

郑天云一边急毛火爆地循着他兄弟们追上山坡的方向拼命奔掠赶往。

夜深沉，林寂寂，风萧萧，“瓦窑山”在夜晚看上去，是如此的黝暗深邃，又是如此的辽阔广郁，每一处草隙、林幽、石缝、崖角中，都似隐伏着一些不可知的精灵，而精灵们皆似在不怀好意地向这些“十龙门”的朋友窥探着、窃笑着……。

第十五章

江湖上的日子原就是苦难与煎熬的汇合，是血腥同暴力的交结，敖楚戈在江湖上打了这么多年的滚，自然明白他容身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涵，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质；他是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由煎熬里成长起来的，他熟悉血腥，熟悉暴力，更懂得如何来运用及支配，同样的，他也体验过此等的滋味，可是，目前他却不能不承认——他几乎便支撑不住了！

天与地，林木及草丛，山势周坡脊，；切的一切全是一片无边无尽的混沌与迷蒙，双眼望出去，远近皆是那样浮沉幻异的昏暗……敖楚戈有种感觉——觉得他的身体好像已不似一个完整的身体了，官能的僵木，肌肤及内腑的反应，痛楚的异样，使他觉得自己像被零碎分开来一样，他的肩头仿佛驮着千斤担似的沉重麻滞，胸肋间的伤痕有如撕裂般的火辣，肚腹上却似揭去一层皮那样刺痛，肩股和两膀的关节又恍同拆散般淤血肿胀，而两条腿早已沉重到拖不动了，尤其是内腑的翻涌震荡，更加是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次呼吸的过程，都像是使五脏痉挛，六腑移位一样，那等的不可承担，又那等的压力沉窒，几乎把他里里外外的肤体器官全都撕碎了他非常小心地在移动——爬着移动，形状宛如一头怪涎的走兽，他知道“十龙门”的追兵已经迫了上来，就是方才，他亲眼发现几条人影，以那样凌厉的去势飞越过他的头顶，从他们那急猛的身形，快速的奔掠上，便可意味到他们心中那股子至极的愤怒与恼恨！敖楚戈自己有数，万万不能叫对方给圈住，否则，生死暂且不论，眼下便免不了要先脱了层皮，“十龙门”的人是绝不会轻饶过他的！

他没有继续往山坡顶上爬，他只是隐伏在一块斜斜往横伸展的长条形山岩之后，四周野草蔓生，正好掩遮着他；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隐藏处所，但目前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叫他另外再找寻更合宜的地方了，这个所在不够理想，可是，至少能将他的形迹掩蔽起来，除非对方一寸一寸的搜查至此，否则，仅以粗略的探索或目视方法来寻找，是不容易发觉他的……敖楚戈一动也不动的俯卧着，缓缓的吸气，他的身体就好像没有丝毫反应一样的静止着，难以查觉那几等于无的细微抖动——就仿佛他面前这块山岩一般——不走近细看，便不知道他是个有生命的物体！

他把面孔埋在草丛里，静静的，只用耳朵来做一切对外的触觉，鼻孔中嗅着泥土的气息，草梗的生期味，忍受着草梢的搔刺，更忍受着身体上的无尽痛苦，他强制着自己没有丁点动作——纵然是有助于减轻痛苦的丁点动作。

于是时间就像这样极其缓慢地度过；有人形容辰光的难熬，譬喻作“度

日如年”，他，这却算是什么？不止是度“日”如“年”，更且是拿着生命的折磨在交换时辰，用鲜血的流淌来染赤时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又听到衣袖飘风声强劲的凌空飞向坡下，又听到人体快速冲破气流的音响横越他的头顶，一刹时“呼呼”交叉而过，一刹时纵横“刷刷”跃掠，更不时传来低促的咒骂声，恼怒地叫嚣声……敖楚戈屏息若寂，毫无动静。

他几乎晕睡——不，几乎晕迷过去，在那样朦朦胧胧的恍惚中，就在身边不远，一阵语气冷厉的谈话声惊醒了他：“老六，大哥今晚上神色不佳，我们都得小心应对，一个不好弄毛了他，他那火性子你是知道的，只是方才，老么已被他臭骂了一顿！”

“白龙”尤少君在回答：“今晚上若不把姓敖的擒住，老七，我们回去便都有得消受了！”

“癞龙”余上服重重一哼，道：“擒不住姓敖的你还想回去？大哥不下令将这座‘瓦窑山’整个翻过来才怪，他会把这座山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草一木，一洞一隙都搜遍！”

低喟一声，尤少君道：“说老实话！老七，姓敖的可真叫棘手，似他这等的硬角色，我已好久没遇上了，我们‘十龙门’十龙并肩子一起上居然没能放倒他，更被人家摆平三个，挂了两双，这样的功力，确是凶悍精绝——”余上服不悦地道：“你也别光长他人志气，减自己威风，不错，我们是受创不轻，姓敖的却伤得更重，我们固然有了损折，他可连者命都要缀上了！”尤少君沉重地道：“老七，你甭尽往好处上想，以姓敖的突围时那样俐落快速的身形来看，他的伤，只怕未必有你想象中的严重——”余上服是时窒了窒，又悻悻地道：“你知道什么？这不过是‘回光反照’‘强弩之末’的现像罢了，人到了要逃命的时节，自然会突生那股子莫明其妙的劲力，一旦这股劲力消失，便马上就瘫成一堆烂泥了！”

尤少君沙沙地道：“既是如此，他人呢？却未见窝在何处……”哼了一声，余上服道：“他包管就瘫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只是我们尚未发现而已……”尤少君轻轻地道：“我担心他早逃掉了。”

余上服大不以为然地道：“胡说，他只一逃，我们衔尾便追，而且这‘瓦窑山’又立时便被封锁包围，凭他伤得那等沉重法，又往那里跑？”尤少君道：“可是，我们反复搜了好几次，为何又未见他的影子？”余上服大声道：“不用急，迟早能把这小子挖出来！”

一阵风声掠过，有人落上了那块长条形的山石——是“力龙”韦海那低沉浑厚的嗓音：“五哥，七哥，你们这里没有发现什么吧？”余上服恨声道：“没有，其他地方可见丁点端倪？”韦海像是在摇头：“半点踪迹不见——那小子像在风里消失了一样，就那么飘了两飘，便再也找不着！”

余上服移动了几步，好似向四周巡视，声音近得就响在敖楚戈的耳边：“娘的，这座‘瓦窑山’说大不大，说深也不深，但一到了晚上，竟也是黝黑的摸不着边，四面八方全是乌漆漆的一片，像叫墨黏住了似的化不开，打眼望出去，任是那里也晕蒙蒙的看不真切，这等光景，却是躲的好躲，找的就难找了！”

韦海徐缓地道：“大哥判断姓敖的可能隐伏在山顶一带，刚才已交待‘赤胆六卫’中的谷钦率领二十名弟兄上山帮着搜查去了；大哥叫我过来在这边会同你们再搜一遍……”叹了口气，尤少君道：“再搜十遍也是白费力气，

姓敖的很可能已经逃离这‘瓦窑山’了，便未曾逃脱，他也不会傻到仍然隐伏在这片山坡上……”韦海道：“可是，搜却仍得搜——”余上服忽然低声问：“老么，你刚刚下去，你们几个情况如何？”知道自己七哥口中的“他们”是指的谁，以及指的是什么事；韦海沉默了一会，声音带着暗哑：“三哥的咯血已经止住了，但人已晕迷过去，好像脊椎骨折断成好几截，相当痛苦，人且不易移动，他晕迷着，仍在抽搐不停；大哥已叫他们临时做好一付软兜，马上就要负担着三哥到前面‘老汾河’去找‘乔瘸子’治……不过，即使保住了性命，怕也终生残废了……”“咯崩”一咬牙，余上服痛恨地道：“狗娘养的敖楚戈，只要捉住他，你们看我怎么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韦海也阴沉地道：“不但你，七哥，我更不会轻饶过他！”

尤少君插口道：“现在先不忙说这些，等擒住了他，有的是法子叫他消受——老么，四哥同老八的情形怎么样？该比三哥强得多吧？”

韦海吁了口气，道：“四哥的左边肋骨折了三根，肩膀脱臼，大概内腑也受到震伤，人已苏醒过来，就是痛得受不了，柴云帆已给四哥接骨合臼，又服了药，暂时还可撑着，他不肯先离开这里，定要看着姓敖的受缚才甘心。八哥那只招子是完了，整只眼核全被姓敖的剑尖挑了出来；人他是很清醒，就一口怨气咽不下，若不是大哥斥责着，八哥还想提着家伙上山搜人呢……”余上服愤怒地道：“娘的皮，今晚这一阵子，我们算叫姓敖的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不逮住他狠狠的来一顿整治，往后‘十龙门’的招牌就不用再朝外挂了！”

尤少君道：“可不是？伤了人还不说，主要这口气更叫难忍！”

余上服火爆地道：“大哥在山顶上么？山后由谁在负责搜？”韦海道：“山腰近山顶一带由大哥亲自领着谷钦及二十名弟兄在搜查，主要是细查那片废置的瓦窑附近，山后是五哥同九哥，这边及两侧便由我们三个负责了——”尤少君道：“二哥呢？这一阵子追赶，把人手都追乱了！”

韦海道：“二哥在山上，他伤得也够重，肩骨全显了出来！”

余上服道：“柴云帆和他的人可将这座山的进出通路全把守住了？”韦海道：“全按下桩卡了，老柴是精明人，动作快，手眼活，办这些事俐落得很，别看我们哥几个在他头顶上，七哥，要比心思，可不定比得过他！”余上服悻然道：“自己入比个鸟？要比，同姓敖的去比，谁能拿下他，才算是高明！”

韦海哑声笑笑，道：“七哥，姓敖的逃不了，如今天黑如墨，视线不清，他有的是地方好躲藏，不用多久，只待天色一亮，我们就等着捉活的！”

余上服“呸”的吐了口痰，道：“但愿他不要瘟在哪个老鼠洞里挺了尸才好！”

韦海道：“姓敖的虽然伤得是不轻，可是还不至于死得恁般快，七哥，尽有我们抖漏他的时候！”

声音是从齿缝里进出来的，余上服道：“老子腰上吃他削掉了一块肉，一待拿住他，老子决不用家伙割还他身上的肉，老子要使嘴给他咬下来，还得生啖进肚里！”

尤少君“扑哧”笑了：“人肉可不是专治你身上癞癣的灵药、老七，生啖何益？”余上服怒道：“去你的；这等辰光了，亏你还有心思说笑？”韦海忙道：“别吵了，六哥，七哥，我们开始搜人吧！”

于是，三个“追魂使者”纷纷掠身而去，“呼”“呼”的兜风声由近而

远，瞬息间便渺不可闻了。

寂然不动的敖楚戈，这时才略为深沉的大大呼吸了几次，空气进出肺部，纵然有着火炙一样的刺痛，但也强似窒息般的闷涨感来得好受；现在，他身上的创伤更令他觉得难以支持，不过，他的头脑却反而清醒了些，第一个使他焦灼的问题就是——天一亮，他该怎么办？夜来，他以他的钢棒子及“无双剑”，已经剧烈的重创了“十龙门”，相对的，他与“十龙门”的仇恨也就结得深不可解了，“十龙门”的十龙对他的怨恨，他可以从大家的言谈中、举止中，甚至气息中体会得明明白白，他晓得，只要一旦落入对方手里，那等的罪，就不是人能受的了……而天一亮，他落入敌手的可能性便要大增，他实在不敢想像，在光天化日，视界清晰又广阔的情形下，他又如何像此刻这般隐藏？如今的掩蔽方式是不差的，但一待在白昼间，他这样的掩蔽就未免有些滑稽了……突然，他感到沮丧，感到绝望起来，他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觉得他就快要被对方发现，就要遭到残酷的厄运安排了……人一到了这种光景，思维就会变得混乱与空洞起来，他想到了很多，也想得很怪诞，仿佛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已回溯几十年的辰光，又徘徊到将来的尽头，他恍惚的付度着，人这一生，莫非就如此了断于过去同将来的半中间？迷迷糊糊的在磋叹、在悲哀、在怨艾，直到遥远处不知打哪儿传来的一声鸡啼，才将敖楚戈猛然惊醒——鸡啼声细微而轻渺，但却像针一样骤刺向敖楚戈的神经中枢，他机伶伶地一哆嗦，冷汗涔涔里，他才意识到天快亮了！

一股子悔恨袭上心头，敖楚戈气恼得恨不能猛掴自己的耳光——老天爷，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关头了？不思脱身之法，却独自在这里胡思乱想，自怨自艾？这一阵子恍榴，又该浪费了多少光阴？说不定已把最后可以用来思考逃命之策的余暇也虚掷了！

敖楚戈狠狠的将头脸搓向地面，发泄似地用力折向泥土，他几乎悔得想自己闷死自己——很微妙的，也很突兀的，有一点意识从他心中萌芽，而非非常迅速地便自萌芽趋向成长定形；他伏仆着，右手的五指还插在泥土里，这个有些奇异怪诞的思绪便由他对泥土的搓揉下肯定了。

泥土很潮湿，也很柔软。

这块长条形的山岩有一部分是埋在泥土里，一部分横着伸展在泥土外。

山岩埋在泥土与露在泥外的接连处，有一条不规则的细窄空隙。

四周的野草蔓胫，甚至齐腰，很浓密，正好掩挡着山石中间那埋于泥里及露在泥外的分界部分。

他在想——顺着山石下埋于泥土中的间隙朝里挖；是否可能挖出一个足以容身的窄洞来？他佝偻着身子扁侧着躲进去，再用浮土将自己掩盖？或者，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根中空的草茎以便通气……时间业已不多了，敖楚戈不能再犹豫下去，他咬咬牙，立即开始行动，十分谨慎，却十分快速地行动——至少在他目前的情形来说，已是够快的了。

不错，土质的确很松软，即使他如今这般孱弱无力，也仍然能够并不太辛苦的便以钢棒子与双手挖出一道泄槽，一条深沟，一个窄穴……他是顺着岩石的底部往里挖，那个窄穴挖成后，便在岩石的下面，长条形的山石伸遮出去，像屏障，也像——棺材的盖子。

敖楚戈也管不得像啥玩意了，他挣扎着四边摸索，这一挑拣试探，终于，被他找到一根好似芦管般中空的干草茎；凑在口里，他吸了几次，不太

通畅，但好歹可以进气；于是，他非常非常小心地移动着身体，费了很大的力气，总算把他自己塞入了山石的下面——那个窄穴里。他并没有忘记，仔细将他方才俯卧过的草丛弄平整自然，过后，他又抓起几把泥土，薄薄的往草丛中洒落——如果草梗上沾有血迹，被泥沙一黏一盖，就不易看出，至少，颜色也就改变了。

弄妥了这些，他再尽力往窄穴里缩身子，忍着混身的痛苦，他把自己卷曲在里面——更像是折在里面，然后，他开始将方才挖出的泥土往自己身上堆掩过来，一次又一次，他努力做得不留痕迹，直到泥土盖上他的脸，他屏住气息，只以嘴里那根通往泥土外的中空干草茎呼吸，草茎也只露出一点头在外面。

像是他把自己活埋了，他觉得身上很沉重，很窒闷，很阴寒，除了心在跳，意识清醒之外，他不知道一个人真被埋下土里时是不是便和他现在一样？如今，他无事可做，除了等待，便只有祈祷了。

而敖楚戈到现在方才想起，他竟然从不知如何来“祈祷”。

由于他是闭着眼的，触觉上便是一片黑暗，不但眼前黑暗，甚至连脑子里也逐渐变得混油晕沉了……他嘴唇含着那根中空的草茎，徐徐地吸气，又徐徐地呼气，他保持着肺活的平稳，不使草茎有丝毫颤动的现象。

一切都是昏暗的，他看不见，也听不见，恍惚里，他的思想也停顿，偶而，他怀疑他自己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时间在流逝，在过去，感觉上，好像很缓慢，也好像很快速；他把握不住他自己业已躺了多久？他有时晕迷一阵，有时又清醒过来，因此他不知在他晕迷当中挨过了多长的辰光？就在他清醒之际，对于时间的反应，也竟是那样的麻木了。

不论如何，敖楚戈知道，等得久一点总是好的，而越是久无动静，越表示他生还的比率会增加——他明白，只要对方一旦发现他的秘密，便将毫不考虑的把他从自制的“墓穴”里拖出来！

方才的过去，并没人将他拖出去，现在，也没有，问题是——能否挨过那不知仍有多么长久的未来？他真和一具死尸似地卷伏在泥土掩盖的窄穴中，阴冷的感觉越来越重了，一阵阵的冰寒直沁入他的骨缝子里，更有些什么虫蛾之类的玩意在他身上和脸上蠕动着，他却毫不动弹，是不敢动弹，也是麻木了。

敖楚戈虽然一向不喜欢“死亡”，但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的不喜欢法，他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被埋在此般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安息”？这样无边的黑暗，沉沉的幽冷，浓浓的潮湿，重重的压力，再加上虫蛾的侵扰，就算埋下的确是个死人吧，这个死人伯也忍受不了……但是，现在他却必须比个“死人”更有耐性地忍耐着这样的折磨，他明白——如果他还想从这窄穴里出去再做个活人的话！

等待，等待，等待……

不知等了多久，不知挨了多久。

敖楚戈醒着在等，晕沉着在等，周而复始，一直往下挺着，往下撑着，他不希望功亏一篑。

在那样的煎熬里，他直到再也不能等了——几乎就在他真正要变成一具尸体之前，他猛力咬牙，不雇一切地挣扎着以他仅有的一点活力奋身推开躯体上掩盖的泥土，喘息吁吁，连爬带滚的从窄穴中翻了出来！仰躺着，他大口大口喘气，毫不雇忌的喘气，闭着眼，张着口——就算被“十龙门”的

人逮住吧，好歹也先呼吸个痛快再说！

逐渐的，他呼吸平顺了，心定了，脑筋也灵活起来，他变得非常清醒，非常敏感，于是，他才发觉混身透湿，而且还不不住的继续湿下去——有轻轻的冷冷的雨水自空中飘落，落在他身上，飘在他脸上。

突然睁开眼，他定定的凝视天空——天空是灰沉的，阴黯的，在下着毛毛细雨。

舐了几口沾沙的雨水，敖楚戈又长长吁了口气，他才待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又猛的像被蛇咬了似地跳了起来——目光急速回巡，老天保佑，山坡上下，除了萧萧林木之外，空空荡荡的没有一条人影！奋力支撑着站起来，他摇摇幌幌地走向高处，再一次较为仔细的查探，可不是？不但山坡上下不见人踪，甚至连整座“瓦窑山”也没有第二条人影！

走了，“十龙门”的人已经撤走了！

这也是说，他已经死里逃生，脱离险境——至少，这一次是脱出险境了！极度的紧张，极度的振奋，又极度的喜悦之后，接着来的便是极度的疲乏及松弛，他只觉头重脚轻，全身发软，两眼一片晕黑，天地都在打旋，一个踉跄，人已萎顿倒地。

他像瘫痪一样倒在那里，一点力气也没有，连骨架子都似酥了散了，但是，人并没有晕迷，他的神智相当清醒。

他也知道目前的情形乃是一种亢奋过度的暂时虚脱现象，只要略事休息，等这阵亢奋的情绪过去之后，便会多少恢复一点体力，然后，当务之急是尽快脱离此地，赶紧找个郎中救命第一！

他闭上眼，首先把呼吸调匀。

同时，他脑子里在想——找谁替他治伤？或者是，找谁来帮他治伤？他本身对于岐黄之术颇有心得，也可以不劳他人之手，但在他目前的情形下，至少也要请个人来为他抓药煎熬，服侍他一阵子；他能自己医自己，奈何现在却难以动弹，他需要一个不必懂医道，但能听使唤的人。

这个人，最重要的是靠得祝

在调息过一段辰光之后，敖楚戈自觉已好些，体力精神上，似是都能勉强支撑一刻了，他缓缓睁开眼睛，开始试图站立起来。

人要从躺着到站立，过程之间，敖楚戈也是第一次发觉居然这么个艰辛法，他用手上的钢棒子权当拐杖用。撑立起好几次，又倒跌下好几次，直弄得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方才十分不易的将身子挺稳，他双手撑持在棒柄上，急促的呼吸了一阵，然后，就像个盲者或是老髦一样，颤巍巍地，踉踉跄跄地，一步磨蹭一步朝山坡下走去。

挂在他腰间的，盛着“鬼泣环”的黑布套子，便随着他身势的摇幌，不停地拍打着业已苦楚难当的跨骨，这一阵，敖楚戈不觉奇怪自己，怎会把家伙待在这样一个碍事的部位来这片山坡，其实并不陡，也不算太长，但在敖楚戈的感觉里，却几乎和跋涉了千山万水般的劳累辛苦，便是攀南天门，他相信也不会有这么困难法，一路上连摔带跌，连爬加滚，他像是翻着跟斗翻到坡脚下的，不单止是又染了一身的泥积，也啃了不少的灰土，混身上下，雨水合着泥沙，血融着汗，把他整个人变得都不似个人样的人了……。

就伏在那座破落的土地庙旁边，敖楚戈几乎要断了气似地喘息着、呛咳着、皮前是一阵加一阵的晕黑，脑袋里宛如要涨裂般的发炸，血气翻涌，险些儿就忍不住呕吐起来。

而身上的创伤，在这时又凑趣似的痛得更为剧烈了，敖楚戈感到他已被撕碎，已被拆散，五脏六腑同四肢五窍，全收缩着，挤迫着不停地痉挛，这付臭皮囊，好像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把面庞贴着泥地，头顶在墙角上，敖楚戈张口啃着稀湿的土浆，双手紧握来抵受这至极的、恍若浪潮般卷上来的痛苦！

于是，缓慢的，痛苦就像浪波涌逝，馀溺涟涟，渐渐减轻了些，那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力也跟着消除了不少，他的精神略略又恢复了点儿，思维与触觉方面也就变得平静而清晰了。

深深叹了口气，他不禁为自己抱起屈来——这二千五百两银子可真叫是赚得辛酸，只不过是二千五百两银子而已，却等于是割肉卖血的代价，又顶了这么一口黑锅上身，这犹不说，事到如今，那二千五百两银子连边还没沾上一下，如果要想大大方方伸出手去，就得再替赵可诗讨回三万两银子的半数来才行；硬索，当然也不怕姓赵的不拿，只是太没光彩，说出去委实不好听，况且，他压根就不是这种缠赖或强横的个性，不好开口的钱财，他一向便提也不提……那二千五百两银子的报酬，设若要到手，他必须要在“十龙门”梁子再加个尾巴——到时还得设法把三万两银子的赎金捞二半回来……谁说武林中的岁月粗豪痛快？谁说江湖上的日子逍遥自在？就凭这区区二千五百两银子吧，他便几乎把一条者命也垫上了！

摇摇头，敖楚戈又叹了口气，他方待振作精神，挣扎着朝外爬，就在土地庙前的那条黄泥成浆的土路上，一阵隐隐约约的轮轴转动声业已飘了过来。

是辆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敖楚戈，立时又将半拱的背脊伏了下去，细雨霏霏中，他眯起眼从半颓的坍塌后面往来路上窥探！不错，是辆车，是辆单轡的乌篷木壳马车，正在稀糊糊的黄泥浆路上歪歪斜斜朝这边驰近，车轮滚陷在高低不平的烂泥路面上，使车身颠簸得相当厉害，车架的震动声、轮轴的呻吟声，“扑撝扑卤，“咯吱”“咯吱”，便响成了一片。

那匹拖车的老马大约是老了，也可能奔驰的路途长了点，显得异常吃力，混身毛皮湿辘辘、滑闪闪的也不知是雨水抑是汗水？口鼻间直喷着白气，打着呼噜，拉着这辆乌篷车，活脱就像驼着一座山那样的艰辛法！

敖楚戈看清了这付光景，不觉有些诧异——这是怎么回事？此处荒僻冷寂，又不当大路，这辆乌篷马车却这般费力地沿着那条烂泥窄道往里来，不是抄捷径，亦非赶店宿，跑来这里却是搞的啥名堂？细雨飘飘散散地往下落，像撒了漫空的牛毛，又像结织了那样宽宽松松的一片无止无境的丝绸，凉凉沁沁的，湿湿腻腻的，此情此景，没多少诗意，却凭添了一抹冷清凄凉。

抖去眼脸上的雨珠，敖楚戈突发奇想——敢情是老天爷在指引这辆马车来接我？或是有什么怀有未卜先知之术的善士算到我有劫难，特来相迎？自己骂了自己一声，敖楚戈连责荒唐；那么，这辆马车忽然在这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突然，他打了个冷颤；该不会是又有什么三山五岳的道上同源恰巧选择了这个鬼都不呆的所在来谈斤两或作买卖吧？若是如此，则未免巧得太叫人操他的亲六舅了！

吐了一口血糊糊、黑混混的口水，敖楚戈越发小心地注视着那辆马车的动静，他已经打定主意，不管如何，他尽量以不露形迹为原则，露了底，万一碰上了不对路的，在他眼前这种情形之下，只怕就除了喊天，没有别的

“门”了！

于是……

他发现那驾车驭者，竟是一个大狗熊似的粗横汉子；有雨水迷着眼，他精神又不济，天色再一黯，便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他隐约觉得，驾车的汉子好凶恶！对了，说到天色阴暗，这不只是阴天落雨的原因，此时，敖楚戈方才看出了时辰，竟是近晚了，也就是说，他在那个窄穴里，几乎被活埋了一整个白昼！

在约略辨认出驾车人的轮廓之后，他却又查觉了一桩奇怪的事——篷车里，似是有着叫骂惊喊的声音，更同擂击车篷挡门的杂器声相应合——是个女子，更似是个受到什么惊吓与刺激的女人！但是，驾车的大块头却恍似不闻，一边犹发出那种狼嗥般的怪笑声来，这种笑声，在这种辰光，这种环境，又出自这样的一位仁兄嘴里，便不只是表示“得意”“快乐”的单纯内涵，更露骨地透着猖狂、蛮横、凶残、又加上原始兽性的淫邪味道，好像在说——叫你娘的吧，便叫破了喉咙的你真能叫出个什么名堂来？就在这样的马车震颤、女人悸叫、男人怪笑的情况里，车子便戛然停在土地庙前，驾车的粗汉一跃而下，左手握着一根细藤条的长马鞭，再一弯腰，乖乖，右手上居然又多出一柄亮闪闪的匕首来！

敖楚戈眯着眼，心里在笑：别看只这一辆破车，两个男女，发出来的动静可真不小，足够组上一家戏班子了——那等的五音俱全法。

同时，他也差不多有了数，大略猜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劫财、逼奸、仇杀，少不了这三样中的一样，或是三样中的两样！

狗熊似的大汉走到车傍的小窗边，先是一声大笑，接着又是一声厉吼，横眉竖眼，凶神恶煞地叫骂起来：“姓乔的臭妮子，你甭尖起你那喉咙给我嚷，就任你叫断了气，你还想嚷出那个鬼来现灵？乖乖的给老子闭上嘴，老子痛快完了，自会毫发无损地送你回‘老汾河’，若是不然，一个惹得老子性，先刮了你，再将你剥光了喂狼！”

车子里，女人的声音显得惊恐又悲愤——是个听上去相当清脆的少女嗓音，在这个光景里，虽然多少走了腔调，但仍不失其优美：“郭大发，郭大发，你……你简直狼心狗肺，祸灭天良，毫无人性……你怎么可以起这无耻念头？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不怕王法、不怕天理、也不怕遭到报应么！”嘿嘿狞笑，那郭大发狂声道：“小妮子，少给我来这一套，今天我只要你，除了你之外。老子是一概不论，一概不理；你顺着我，万事皆休，否则，嘿嘿，莫怪老子心狠手辣！”

车中，姓乔的少女尖锐地叫喊：“你这没有良心的下流畜生，我爹对你一向不薄，每次到‘白杨镇’，那遭不是叫你的车，脚力钱多给你不说，逢年过节什么的我爹又几曾忘过加赏你的银子？就是你去年生了病，还是我爹不取分文替你医好的，我爹待你如此之厚，如此之仁，你就用这种手段来作回报？”郭大发似是楞窒了一下，却又随即怒吼：“再给老子休提这些！老子做的是生意，你们坐车当然要付钱，莫非老子是现该白搭的？你爹那老东西要叫老子的车，是他自愿，没人逼着他，老子有病，也是他自己要逞能给老子治，他不收钱是他活该，老子不领情，什么鸟的仁厚？老子通通不理这一套！”

姓乔的少女激昂地叫：“忘恩负义，没心没肝的畜生，郭大发，你枉披着一身人皮了！”

郭大发咻咻地吼：“待老子剥下你那一身皮，再看你里头是啥个玩意！”那少女恐怖加上悸动地狂喊：“你敢，郭大发，你敢，我爹不会饶你……”“呸”了一声，郭大发不屑地道：“你爹？那瘸子？他能管个屁用？他如今不在这里，就算他站在眼前，他敢动一动，老子一嘴巴子能扇他三丈远！”姓乔的少女声嘶地尖叫：“郭大发。你这不要脸的卑陋东西，你以为我爹残缺老迈就可以欺侮？便是我爹找不了你，还有王法治你，还有乡里街坊的公义罚你！”

轻蔑地大笑，郭大发道：“你算了吧，贱丫头，今天的事，我不信你与你爹胆敢张扬出去，嘿嘿，一个未出阁的大闺女遭了这样的‘新鲜’，若是一旦传遍乡里，你还能混、还能活么？再说，即使你们父女不要脸面豁开了，老子大不了是一走了之，光棍一个，哪里不能闯天下，找生活，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还是我？不用想，你也该明白！”

车中的少女悲愤逾恒地哭喊着：“只要你敢动我一下，郭大发，我拼了一死也会揭露你的罪行，叫你受到报应，受到该得的惩罚！”

郭大发“咯登”一咬牙，恶狠狠地道：“你讲清楚，姓乔的小贱人，如果今天你不相从，或者有胆回去揭发，老子就把你活活刚在此地，老子至多远走他乡，但你死了却见不得人，甚至连谁杀了你都不会有人知道！”

姓乔的少女忽然像泄了气一样，不再喊叫，却那样悲痛地嚶嚶哭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好酸楚、好令人不忍……咆哮一声，郭大发怒冲冲地道：“哭，哭，哭你娘的什么劲？这又不是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这是大家快活的事；老子看上你，是你还长得像个人模人样。”

姓乔的少女抽噎着，哀哀地道：“郭大发……你不可以这样作，更不应该这么昧着良心来糟塌我，我父女都对得起你，就不能算好，至少也不算坏，你没有理由如此来作贱我……”郭大发奸滑地笑了起来，“呵呵呵”地咧开大嘴：“妞儿，你要理由么？我告诉你吧，是你生得太标致了。”

那女娃子几乎就在车里对着姓郭的下了跪，声音好凄惨：“我没有看不起你，郭大发，我更没有不理睬你，我是个女儿家，总要有我女儿家的规范与仪态，我总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和你联噪不停……郭大发，求求你不要……不要糟塌我……女人的一辈子，守的就是一个“节”字，你坏了我的贞操，比杀了我尤要来得残酷……郭大发，求求你，就算你做好事，抬抬手，放了我，饶了我吧郭大发，你要钱，我身上还有些金链子，碎银子……还有十两的银票五张，另加我的几件首饰钗簪，通通都可以给你……如果你嫌少数，只要你说个数目，我回去定管央求我爹如数给你，郭大发；只求你饶了我，别作贱我……”郭大发粗暴地道：“少罗嗦，老子是人财都要，你爹那块老东西我也不会放过他，迟早也是诈他几文出来，但却不是叫你回去通风报信，等挖坑叫我去跳，娘的，你当我真粗？老子是张飞卖豆腐，‘粗中有细’，不会上你这臭丫头的当！”

那可恨的姑娘几乎就哭断了气：“行行好……郭大发……求你行行好……你放过我……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我永不向别人提起今天的事一个字……郭大发，你多福多寿，多子多孙，我供你长生牌位……你放了我，饶了我吧……”狞恶地笑着，郭大发狠毒地道：“臭妮子，我巴望着今天这个日子，业已不短辰光了，我时时盘算，刻刻思量，苦等着眼下的这个机会，好不容易捞上了手，天打雷劈我也不能松，想叫我敲退堂鼓，提也甭提，今天说什么你也得陪着老子痛快；多福多寿老子不想，多子多孙么，嘿嘿嘿，

便全看你肚皮的本事啦，这个好兆头，可都得应在你身上呢！”

姓乔的少女简直哀泣得肝肠寸断“郭……大……发，不……作兴……这样的……这是……丧天……害理……的事啊……郭大……发……请看在……我爹……待你不杯……看在……我们父女……照雇你……好几年……的生意上……可怜……我还是个闺……女……高抬贵手……你……”郭大发瞪起一双牛眼，火辣地叫哮“臭妮子，你就生受吧，老实点依着驯着我，你至少能占个活命，否则，老子能叫你死都死得不干不净！”

那少女惊号着：“不……不……你不能……你不能……”一个箭步窜到车后，那郭大发宛若凶神附体，他猛力扭断了车后的木挡门扣锁，使劲往后扯带，只听得“克嚓”一声裂响，好家伙，那扇窄小的木挡门居然被他硬生生的扯落下来！

女人骇极地尖叫，拖着颤室的尾韵，溢着哭音传出了车外，郭大发大吼如雷，疯狂了一样冲进车内，刹那间已抓着一个女人的长发将那女人拖出车篷，又一腿把那女人端翻在烂泥地上！眯着双眼一直注视着这幕活剧——不，丑剧的敖楚戈，忍不住又叹了口气，可不是，没出他的预料之外，这是场逼奸的老把戏。

那跌滚在地下的女人，年纪大约十九至二十岁之间，因为隔得近了，敖楚戈便也看得清楚得多；不错，模样挺秀气，挺伶俐的一个少女，白白净净的，纤纤瘦瘦的，是属于那种温柔朔淑的小家碧玉型——这样出身的少女，往往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

虽然，那女孩子如今长发披散，满脸的泪痕与满脸惊悸绝望之色，混身的泥污沾染，衣裙揉皱，但却仍掩不住她那一股楚楚人怜的韵致……。

那郭大发双目通红，射出两道宛若野兽般怨等原始的凶残及贪婪的光芒来，他面孔的肌肉紧扯，五官丑恶的裂扁，大张着嘴巴，口涎流淌，就和一头春情发动的雄猩猩一样扑向了地下的少女！摇摇头，敖楚戈汀着譬喻——饿虎扑羊，真像。

姓乔的少女凄厉地号叫着，拼命翻滚开去，但见泥浆飞溅，郭大发粗壮的身体便扑了个空：狂吼一声，郭大发一个挺身跃起，又一次转身急追，一边愤怒地叫骂个不停。

那少女几乎是连爬带滚地竭力挣扎躲避，奈何天雨地滑，遍处泥泞，她也只是仅有几次闪躲的机会而已——事实上，此情此景此时此地，便不是天雨地滑，她也一样逃不脱魔掌！

于是就在那少女堪堪奔到土地庙右侧那堵大半坍塌的残墙之前时，已被由后一个虎扑冲上来的郭大发撞仆倒地，不待少女稍有抗拒，郭大发一座小山似的粗大身子，已重重地骑上少女的腰背！

那少女痛苦地呻吟着，面庞侧面埋进了泥泞里。双手痉挛地前伸，刹时一个人就变成了半个泥人了！

郭大发坐在少女的身上，先是猛挥手中藤鞭狠苔了少女几下，然后，他把藤鞭掖回腰间，以蒲扇般的巨灵之掌抓住了少女的长发，用力往后扯起，又重重碰向地面，泥水进溅中，少女哭叫如号，惨不忍闻！一边连连抓着少女的长发来回碰击地面，郭大发一边狂厉地吼骂：“臭贱人，烂污货，老子叫你跑，叫你逃，老子先把你折腾个半死，看你还能往那里跑，那里逃去？”就在泥水飞扬，那张清秀的小脸蛋迅速污染与扭曲里，在郭大发的叫骂中，在“扑扑”的肉颊与泥浆接触声里，敖楚戈的左手对撑在颓墙断层上，支着

上额，瞅着面前只隔三、四尺远的这两个人，有气无力的开了声：“朋友，好郎友，就算这地面全个泥浆，并不太硬吧，人脸总是肉做的，像这样一个劲不停的猛撞法，也一样吃不消，人脸顶在脖子上，不是碰地用的，何况还是这么一张大姑娘的俏脸儿？”几句话说得是暗哑低沉，无精打彩，但是，在眼前的光景里，那郭大发却惊得张口结舌，魂飞魄散，模样就好像突然听到冤鬼的哭泣，受到霹雳的震撼一般！

慌得猛的那少女身上跃起，郭大发大概是因为紧张过度的缘故，一时竟找不着近在咫尺的发话者，他目光四转，脑袋乱摆，仓惶的叫喊：“谁？是谁？那一个在说话？”敖楚戈手托下巴，微扬着脸，吃力地道：“是我，好朋友，在这儿，你低下头一看就着。”

郭大发急忙循声望去，不由得吓得他“猴”的一声怪叫，差点一屁股跌坐在泥水里——那只尺多高的断墙上，露着一颗叫雨水淋得透了的人头，头发纠缠着披散在脸上，不住往下滴着水珠，这还不说，那张脸，又是泥污，又是血迹，斑斑抹染。就在一团血污中瞪着两只人眼，活脱是恶鬼厉魄的形状！筛糠似地打着哆嗦，郭大发手指着那露在断墙的人头，抖抖索索地道：“你你你……你是人是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纯阳祖师，十八罗汉，南无观世音菩萨，托塔天王，一切妖魔鬼怪俱皆回避……”敖楚戈眨眨眼，沙哑地道：“诸神皆在，但却不护恶人，朋友，说到恶人，你就是了。”

郭大发直瞪着一双牛眼，结头打着转：“你……你到底是何方妖物、什么鬼怪？我正当阳刚气盛之年，头上自有三尺红火，你莫靠近，否则当心神形俱灭……”敖楚戈咽了口唾液，道：“朋友，你头上不是‘三尺红火’，乃是三尺‘邪气’，我呢？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反倒是专门来收妖魔鬼怪，譬喻似你这一类。”

定神地望着对方，郭大发揣揣地道：“这么说来——你，呃，是个人了？”敖楚戈咧咧嘴，道：“不错，而且还是个活人，和你一样的活人，只是，心地比你要好。”

有些惊疑地仔细端详着敖楚戈，郭大发呐呐地道：“但……你怎么……怎么……只剩了一个脑袋？”敖楚戈涩涩地道：“这堵破墙挡住了我的身子；鬼怪现形，不似我这么个狼狈法，它们大多先起一阵阴风，或是祭起流闪的鬼火，绿惨惨的在你身边围走，要不，便猛古丁地飘向你眼前，露出一张掀唇撩牙，拖着尺把长红舌头的尊脸叫你看看；那样的气氛，要比现下恐怖得多，但也潇洒得多，我不是鬼，所以变不出这多的把戏来……”就好像一个教毛孩子的塾师，或是向么儿谈人生道理的老爹一样，敖楚戈不厌其烦又和和气气地向郭大发说了一篇不是鬼话的鬼话，语声沉滞但却客套得紧、果然全是个活人的味道。

磨磨蹭蹭往前走了两步，郭大发余悸犹存，忐忑地道：“你既是个人，又是个活人，怎的却弄成了这付怪气？头发湿淋淋的披散下来不说，一张脸也灰黑抹染，血糊一团的乌七八糟？”悠悠一叹，敖楚戈做了个痛苦的表情：“便说与你知道，也好叫你放心……我受伤了，受了很重的伤，是叫好些人打伤的，如今，业已连站也站不起来啦，混身都像被拆散了一样。”

郭大发满脸的横肉缓缓松懈下来，他惦起脚尖，伸长脖颈，尽力朝断墙之后张望，于是，他果然隐约看见了敖楚戈斜侧在断墙后的身子。

渐渐定下心来，郭大发却仍然极其谨慎地道：“呢，你好像真个身子不便……挺拖累的，却又怎么会叫人伤成这样？”敖楚戈苦着脸道：“好多人

打我一个，又是刀又是捶的，就算我是铁铸的吧，也抗不住这多人的折腾哪，眼下还能开口说话，只是先前，我尚晕迷着呐，委实够受啊，几乎就被他们零碎刮了……这付身架骨好虚脱……”双目中极快闪过一抹恶毒又阴狠的光芒，郭大发额头两边的太阳穴开始跳动起来，他森森的露出一口黑板牙，两腮的肌肉再度往后扯紧，语气也变得尖刻了：“敢情是这么回子事，你老兄却硬朗，居然尚能活到如今”敖楚戈沉沉地道：“约莫是命不该绝吧……”郭大发嘿嘿冷笑，道：“现在你还能动弹么？”敖楚戈沙哑地道：“能抬起头业已不错了，那还动弹得了？”郭大发神色一变，满脸煞气，他大吼道：“龟孙王八蛋，你连动都不能动，就该好生找个地方缩起来别朝外伸头，自身都保不住了，你竟尚有胆管闲事，坏老子我的姻缘？你是他娘的寿星公吃砒霜——嫌命长啦？”敖楚戈叹口气，道：“你也别横，朋友，休说做人不似你这个做法，在外头混世面也没你这个混法的，所谓‘路不平、有人踩’，你要如此丧天害理，怎叫人看得过去？莫说我还能开得了口，便只剩一口气，也不能睁眼看着不管碍……”脸上的横肉乌黑泛亮，显露出粗糙的纹褶及细密的颗粒来，郭大发的眼泡部分不住抽动，他狂笑一声，恶狠狠地道：“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他娘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却卖你娘的哪门子仁义道德？你要管闲事，可以，我倒要问你——怎么个管法？拿什么来管？”敖楚戈挣扎着道：“用我的良心……点化你的执迷……这还不够？”重重地吐了口痰，郭大发卑夷地淳：“扯你娘的蛋，你的良心值几个子儿？我干我的好事，又算啥鸟的‘执迷’？我看你这邪龟孙子才叫‘执迷’‘执迷’到连自家惹上杀身之祸都不知道！”

敖楚戈提高了嗓音：“什么？你还敢杀我灭口？”怪笑一声，郭大发凶恶地道：“你说对了，我可不正想杀你灭口？小子，你说说，叫你撞见了这个场面，还能容你再活下去么？”敖楚戈气喘吁吁地道：“胆大包天，泯绝人性的畜牲，你竟敢这般狠毒？”缓缓逼近，郭大发咬着牙道：“老子干的狠事多着呢，这只不过是其中一桩，浑小子，你怨不得我要刮了你，只怪你自己不知利害，不识好歹，楞要挖坑往里跳！”

敖楚戈艰辛地道：“姓郭的，你逼奸不成，又想杀人灭口，真是罪大恶极，无可宥怒，你就不怕天打雷劈、不怕报应临头？”郭大发狰狞地道：“老子怕个卵！老子只知道干老子的事，谁要拦着碍着，就是老子的眼中钉，眼中钉便非拔除不可，今天是你，你就认倒霉吧，即便换了老子的二娘舅，老子一样也容不得，饶不过！”

撑着断墙顶头，敖楚戈颤巍巍地道：“你还算是个人？你这枉披一张人皮的狗熊，下流无耻的禽兽，你真狠得下心，丧这种令人发指的天良？头顶三尺有神灵碍……”郭大发狞厉地大笑：“你现在求神业已晚了，不自量力的杂种，这可是你自找的，你原本可以不惹这个麻烦，你既惹了，如今你便承当了吧！”在郭大发身后的泥地上，那姓乔的少女才挣扎着爬起，她满身满脸的泥浆血污，双手撑起上半身，凄怖又恐惧地尖叫：“那位大哥……你赶紧逃命碍……这畜生不是人，他疯了，他早已没有人性了，他会杀你的，你快逃，快逃碍……”郭大发一个回转，飞起一脚将姓乔的少女踢了个四仰八叉，一边吼骂：“臭婊子，小贱人，你叫你娘的皮！待老子收拾了这个龟孙；再来整治你。”

翻跌在泥浆中的乔姓少女，仍然断续不停地张口呐喊：“逃……碍……那位大哥……甭管我了……你快逃……死一个总比死一双的好……那位大

哥……我叫乔小倩……‘老汾河’人……托你回去向我爹稍个信息……就说……”郭大发蓦地转身朝着乔小倩走了过来，他嗔目如铃，凶残似鬼般咆哮：“你叫，你嚷，小婊子，我这就整治，看那龟孙怎么回去向你爹通风报信，娘的，我先整治了你，再过去活活掐死他！”

乔小倩两手撑地，将身子往后移动，一身衣裙全拖染得成了一团泥黑，她泪水含着血污纵横满面，窒噎地哽咽：“不……不……你不能……你不能……”郭大发左手握着那柄亮幌幌的匕首，右手猛然一抓，“嗤”的一声裂帛响处，乔小倩尖叫出口，胸前的衣裳已被撕开了一大片！

满脸的兽性映合着眸瞳中原始的残暴光芒，郭大发咧开嘴狞笑，丑恶无比地扑向地下的乔小倩。

也许是惊恐过度吧，乔小倩拼命拒闪却未能逃过“饿虎扑羊”似的一扑，于是，她娇小的躯体，顿时便被压在郭大发一座小山似的身子下！

乔小倩竭力挣扎着，哭叫着、扭动着、踢腾着，但是，却如同蜻蜓撼柱，丝毫推拒不了郭大发那粗壮的巨型身体的压迫！

郭大发狂笑宛似狼嗥，左手的匕首斜插于地，右手又抓向下面乔小倩的裙摆。

“啧啧”两声嘴唇最响便在这时进入郭大发的耳中，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隔得如此接近，郭大发几乎可以感受到从对方口中喷出的热气：“我说，朋友，这就能成了么？你怎么能连我也不顾虑一点哪？”惊愕中，郭大发骇然扭头，这一看，他差点便从乔小倩的身上滚落下来——一张血污斑怖的人脸，便这般接近地在他眼前，近得就能鼻尖贴上鼻尖了！

不错，是敖楚戈，正俯身低头，面对着郭大发微笑。

在一刹的惊愕之后，郭大发怪叫一声，连爬带滚地从乔小倩身上翻到一边，顾不得沾了混身的泥浆，又急忙挺跃起来，骇然回视！是那个人，一点不错就是那个人，刚才只露着一颗脑袋，如今，却四肢俱地全都移过来了，正微曲着身子，向这边呲牙咧嘴地笑着……郭大发是满心的悻怯同疑虑，但他仍不忘注意对方的身体——那果然是血污狼藉的身上，皮开肉绽，处处伤痕之外，两条大腿根的部位，还明明白白地深插着一柄匕首，而且，从对方的形容气色上来看，也显然是精疲力竭，神虚意溃的模样，摇摇晃晃的孱弱之极，仿佛使手指一顶就能推倒！

于是，他稍稍定了定心，面孔泛音地哑着嗓门道：“你——你就是先前的那个人？”敖楚戈双手撑着钢棒子，有气无力地道：“这还用问？”郭大发迷惑又愤怒地道：“你是怎么……怎么过来？”敖楚戈舐舐嘴唇，道：“很容易，略略——挺身子，人就飘过来了。”

郭大发口沫飞溅地大叫：“娘的皮，你你——你竟敢诳骗老子？你明明说你伤得很重。动弹不得……”点点头，敖楚戈道：“我的确伤得好重，我这身伤，你也可以亲眼看看，造不了假；至于动弹不得，只是稍稍夸大了一点，挪动一下很痛苦，但逼到节骨眼上，却还可以勉强凑合着移挪移挪——譬喻现在，你楞要丧天害理了，我又怎能不逼着自己拿鸭子上架，硬着撑上一撑，搪上一搪！”

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郭大发凶恶地咆哮：“混帐狗头，我恐怕你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就凭你如今的模样，一阵风就能掀翻了你，你连站都站不稳了，犹敢来管这闲事？”敖楚戈挺了挺胸，道：“为了维护善良，救助弱小而向暴力邪恶对抗，虽处逆势，也决不畏缩！”

狞笑一声，郭大发大吼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浑小子，我能光使两双手便将你活活掐死，你信是不信？”敖楚戈咧咧嘴，道：“恐怕不一定呢，朋友！”

郭大发目光一转，瞧见了对方手上的那只钢棒子，他嘲笑道：“敢情你自以为手下有那么一根打狗棒呀？呵呵呵，甭说你打不着我，即使老子伸出脑袋，让你使尽吃奶的力气狠狠地敲上一敲，就凭你现在的这么点力气，我也保管你连根汗毛也敲不弯！”眨眨眼，敖楚戈道：“若是如此，郭朋友，你不伸脑袋来叫我敲上一记试试？”郭大发怒冲冲地道：“你当者子不敢？”敖楚戈道：“你敢，但得先把你这颗狗头伸过来才算敢呀；郭朋友，我不妨老实告诉休，只要你敢把头伸出来，我若一家伙不砸掉了它，我就自己一头碰死！”又是惊疑、又是愤恨、又是火爆，郭大发却不由踌躇起来，他眼瞪瞪地看着人家手上那根乌黑棒子，一时拿不准是否真个上去试试？偏在这时，敖楚戈又要死不活，软塌塌地把手上的棒子斜斜举了起来！

郭大发望着对方举起棒子的架势，确然有气无力，摇摇晃晃的一点不扎实，但是，当他目光转到人家脸上，那一种轻蔑的，捉狭的神色，却又使他惊惕揣栗，不敢冒险……咽了口唾液，他一时僵在当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自己讲的话，反把他自己弄到了尴尬的境界，其窘无比！

敖楚戈招招手，慢吞吞地道：“姓郭的，你是来也不来？怎么着，人高马大，半戴铁塔似的一条汉子，说起话来却像吃了灯草灰，净放这等的轻巧屁呀？”郭大发暴吼一声，叫骂起来：“你这半死不活，只剩一口气的混帐王八蛋，你他娘的在眼前便要挺尸喂狗，却还得意你他娘的哪一门子？你不用说风凉话，待我把你摆平弄直了，看你还狂不狂你他娘的羊上树？”敖楚戈呛咳着一笑：“这么说来，你老兄不伸头出来叫我白砸一下啦？”郭大发怒吼道：“怎么样？你当老于是呆鸟？就这么个傻法自家伸出脑袋去叫你敲？”敖楚戈道：“所以说，满饭好吃，满话可就难说了，你既没这个种，何苦充这个能，要这等好汉？算了算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吃屎的狗——窜不上南墙，压堰也就没打谱占你这便宜！”

咬咬牙，郭大发叫道：“你，你敢骂我？”敖楚戈“呸”了一声：“直到如今，你才知道我是在骂你？乖乖，却没料到你竟是这么个反应木讷法，郭朋友，难道你就不晓得，打从我与你朝面开始，我就没停嘴的在骂你？几时我又向你说过一句恭维话啦？”满脸煞气，双睛通红，郭大发切着齿，一个字一个字进自唇缝道：“我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我会把你剁碎了喂狗！”

敖楚戈眯着眼道：“请，请便，没人拦着你，可不是？”业已撑坐起来的乔小倩，眼中看见的是敖楚戈满身血糊肉绽的创伤，鼻子闻到的是那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息，由于她自小跟随她爹，耳濡目染的机会，使她对医术一道也略有经验，因此，心中明白，这位现身相救，有如神灵露形般的恩人，是受了多重的伤，身子孱弱到了什么地步！

抖索索的，乔小倩颤栗着道：“大哥……这位大哥……多谢你的好心搭救……但你自己伤成这等模样……只怕血气亏损过巨……挡不住那郭大发的一身蛮力……”敖楚戈温柔地低下头道：“没关系，好歹，我总是个男人，有我在这里，那姓郭的粗胚多少也得顾忌点……”连连摇头，乔小倩泪水泪，在污染的面颊上冲流两条蜿蜒的白痕，她吸着气道：“不……这位大哥……你不要再护着我了，赶紧自己逃命去吧……你不知道郭大发这畜生有多大力气……他双臂能提得起八十斤的石锁一付，两百斤的石担都舞得溜身

打转……我亲眼见他在一匹受惊癫跳的壮马硬生生制服……大哥你别说重创在身，自顾不暇，即使你在平时的情况下，也未必能抵得过他……”敖楚戈缓缓地道：“看不出，这厮好一身蛮力。”

乔小倩抽噎着；焦急又迫切地道，“大哥……不论你今天能否救我出去，我是一样的干恩万谢……愿老天爷保佑你这样的好人长命百岁，福寿全归……这位大哥……你快逃吧，只要你能带口信去给我爹，揭发这畜生的罪行，你就是替我伸冤报仇了，恩情我死，九泉之下，也可……也可限目……”这时——郭大发又是得意，又是狂傲地怪笑起来：“你都听清楚了？小子，别说以你这样三根糊吊着个脖子，两个鸡蛋掐一乌的瘦毛猴子，便是块头再大上你一双的人，我也一样能两拳擂瘫，一巴掌扇个跟斗，何况眼下你就只剩了一口气？呵呵呵，我两双手全不使，光用一双腿，也包管踢得你滑地滚！”敖楚戈道：“我不信。”

郭大发昂烈地叫：“你不信？待老子将你抬起来把你的瘦脖子扭个结的辰光，约模你就会信了，只是，到了那个辰光，就都迟喽！”

颤巍巍地伸手抹去额门上的一些雨渍，敖楚戈道：“姓郭的，你充其量也不过就是空有一身蛮力罢了，我只要机灵点儿，你便无奈我何……”郭大发狂笑道：“老子看你连站都站不稳了，风吹荷摆一样在那里摇摇晃晃，只差一屁股坐下地来喘粗气，还怎生个‘机灵’法？浑小子，你等着，我这就过来将你大拆大卸开来！”

乔小倩惊叫道：“这位大哥，你快逃，你的好心我多谢，你救不了我，你快逃……他就要过来行凶了，他已是失了人性的疯子，什么事他也做得出来……”敖楚戈忙道：“乔姑娘，你放心，我……”一语未出，那边，郭大发业已一座肉山似地猛然冲撞过来，体壮势急，竟也带起了“呼”“呼”的风声！

于是，乔小倩恐惧地尖叫颤泣，急闭双眼——她不敢，也不忍目睹那付惨象，那付救命恩人被扑击倒地后的惨象！

就在乔小倩的惊叫声里，敖楚戈身形微扁——只微微扁开半尺，郭大发便一家伙扑了个空，将整张肉墙似地后背送到人家面前！

非常悠闲地，敖楚戈还眯着眼挑选了一下部位，然后，他才猛翻右手，钢棒子横松倏闪，“吭”的一记重重落在了郭大发的背脊！

只听得“嗷”的一声嗥叫，郭大发双臂前伸，屁股拱起，一个“黄狗吃屎”的架势，抢仆于地，啃了满口的稀泥！

敖楚戈嘴里“啧啧”了几声，笑吟吟地道：“哎，哎，别忙呀，你看看你这一股急劲，如今没撞着我，反倒自己先绊跌了一跤，真是何苦？”紧闭双眼的乔小倩，一直听到敖楚戈在说话——笑眯眯地在说话，那光景，不像是吃了亏的模样，她才又是惊疑，又是不解地怯怯睁开了眼睛。

于是，她不禁大大的觉得意外，更大大的感到惊喜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刚好看到那凶煞似的郭大发扒在泥地上，“噗噜”“噗噜”像猪吃糠；样吐含着满嘴的泥浆！

敖楚戈耸耸肩，冲着乔小倩一笑：“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大本事，乔姑娘，只怪这家伙太急躁了，自家没把持稳，方才摔了个大马爬！”

乔小倩有些张口结舌地道：“天……真叫人不相信……怎么……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跟着屁股，拱着腰，郭大发好不容易把嘴里的泥巴吐净了，却又一时翻不过身来——方才那一棒，打得可还真不轻，他的整个背脊

梁全发了麻；腰间也木楞楞地使不上力，这犹不说，一股郁气便好像堵在胸膈里，涨鼓鼓地把内腑都似要挤炸了……哼哪了好一阵子，郭大发总算换了劲，他撑着地，异常辛苦地爬了起来，一张面孔抹成了大花脸，却越朝横里扯了；睁大一双牛眼，他瞪着敖楚戈，模样活脱就像要吃人地道：“好……好小子，你竟然暗算你老子我……得，我这一遭不防备，着了你的道，吃了你的亏……我却看你还有什么花招可使？”敖楚戈双手撑着钢棒子，笑道：“第二次，郭朋友，你可得小心点了，莫急燥，莫贪功，稳着点上，至不济，摔得也轻些，不似现下这么个狼狈法。”

深深吸了口气，郭大发暴烈地吼：“你不要得意，老子不会再上你的当，只要叫我抓着，你就等着零碎受罪，王八羔子，我要；点一点地大卸了你！”

敖楚戈道：“来吧，光练口把式济不了事！”

极度关怀地，乔小倩道：“这位大哥，你小心……”敖楚戈道：“别挂念，姓郭的粗胚其笨如牛，他捞不着便宜！”那边半声不响的郭大发，一个虎扑便窜了上来，这一次，他果然乖巧多了，却也凶狠多了，才一上手，便两拳并擂敖楚戈的太阳穴，下面飞起一腿，直踢对方跨档，喂，亦算得上是一招两式呢！

对于敖楚戈来说，像郭大发这样的身手，简直如同儿戏，他闭着眼，四肢不用，光是逗弄对方打转，也能足足累死这样的货色百儿八十个，就算他眼前身受重伤，极度虚弱的情形下，他亦有绝对把握可以在举手之间放倒这种九流粗胚一型的角色三、五名；因此，完全是猫戏耗子的心情，他开始耍着郭大发玩了起来。就在郭大发那一对铁体似的巨拳快要沾上他额头两边的太阳穴之际，他似有意，又无意地往下一缩头，手上的钢棒子淬而下插，又几乎同时上扬——下插的一记，便刚好捣中那郭大发飞来的一脚脚背，上扬的一下则撞准了郭大发的下巴骨！

“嗷”声窒叫，郭大发才觉踢出的一脚受到重击而痛澈心脾，下额又猛地一麻，震得脑袋晕眩，双眼发黑，整个人便四仰八叉地倒仰回去，跌得泥水四溅！

从头至尾，只是瞬息的过程，但见郭大发往上一扑，便又倒跌而回，休说乔小倩不明所以，就连郭大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叫人打横了的！

喘了几口气，敖楚戈眯着眼，道：“我说兄台，你就算嫩吧，也不该这等嫩法，怎的才一上手，愆快的又躺下来歇着啦？莫非连两个回合的力气也接不上？”在泥地下挣扎着坐起，郭大发的下巴都像是歪了，他有双手一个劲地揉搓不停，不住地使下颚翕动——好似在查验他的下巴是否还在原处？乔小倩这一次总算定了心，现在，她才知道这出面救她于危难的“大哥”，硬是“真人不露像”，有着一身好本领的；她不禁为她先前那种沉不住气的惊慌和绝望举止感到羞愧无比，论看人，论世故，她体会到她是太生嫩了，她应该想得到，若没有把握，人家岂肯横里插进来自找难堪！

轻轻地，她振奋地叫道：“这位大哥……原来……原来你是一位身怀绝技的侠客……”敖楚戈一笑：“侠客，你过奖了，我哪里配称为侠客？只不过是个在江湖道上吃碗闲饭，混个生活，跑跑龙套的小角儿而已……”乔小情感激零涕地道：“这位大哥，你莫要客气，今天我幸亏遇上了你，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如同再造重生，我……”摆摆手，敖楚戈道：“不用谢我，乔姑娘，一定是你的运气好，要不就是你祖上积德不浅，才使你化险为夷，恰巧在这里与我凑成了一路……”他正说到这里，

郭大发已经再次站了起来，满嘴血糊淋漓的，像咬着一枚猪泡胆般含混不清又气冲牛斗地大吼道：“奸刁阴毒的杂种……想不到你还有两手……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便与你拼了……”敖楚戈斜睨着对方，道：“姓郭的，你那几下子庄家把式，只配打烂仗、斗笨功，欺侮一些老弱妇孺，真要临阵对兵，你是连边也沾不上，怎么着？你还以为栽得冤？”郭大发口水与血沫子一齐飞溅的狂吼：“你这狗娘养的不要在那里大言不惭，胡吹海谤，老子硬是不信你这个邪，非要同你分个生死，见个上下不可！”

敖楚戈淡淡地道：“郭大发，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次，我叫你连在空中翻上七个跟斗再往下跌，而且还是屁股先着地，你信不信？”郭大发面孔扭曲，声嘶力竭地吼叫：“你在做梦，老子是面捏的？要往哪里抛就往哪里抛？你试试看，是老子要栽跟斗，还是你先哭天抢地地求饶？”敖楚戈笑道：“郭大发，如果你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表演法，我就自愿认输，伸长脖颈任由你刀砍斧斩如何？”满面凶残之色；郭大发厉烈地道：“你说话算话？”敖楚戈颌声道：“当然，赖皮如你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你自己不成材，可别把人家也‘一视同仁’了！”暴叱一声，郭大发一个箭步跃上，腾起五尺又猛然拧身，右手倏挥中“削”声锐响，乖乖，那根细藤马鞭已兜头盖脸地抽了下来！

敖楚戈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他的钢棒子淬而斜飞上指，准疾无匹地横击上郭大发的腿弯，郭大发怪叫一声，挥出的藤鞭骤失准头，“削”的在敖楚戈头顶尺许处落空，他自己已一个跟倒栽下来！

仍然双目平视，敖楚戈的钢棒子暴闪连挥，但见影横影旋，风声急动，郭大发的双肩、两腿和腰肋各处迭遭点戳，整个人便身不由主，“呼呼呼”连续不停地翻了六个跟斗，他在天晕地暗中犹想挣扎，敖楚戈的钢棒子却适如其来一记挥上他的足踝，使他的身子倏忽兜转，刚好一屁股重重顿坐于地！

这重重的一顿，郭大发几乎满口呛血，闭过气去，他手上的藤鞭早不知飞到那里去了，人坐在地下，双眼上翻，鼻涕口涎齐流，全身抽搐不停，活像得了“羊癫疯”。

乔小倩喜极大叫：“恩人，侠士，你好大的本领碍……”敖楚戈叹了口气：“雕虫小技，凑合着立身保命罢了；对付这种货色，实在胜之不威，算不上一回事，乔姑娘，老实说，和姓郭的这一流人物动手，业已等而下之，面上无光了。”

乔小倩激动又兴奋地道：“你太谦虚了，恩人，但不管你如何说，我已脱离虎口，逃出魔掌乃是可以确定的，全仰仗你，全亏了你啊，恩人……”敖楚戈笑笑，道：“姓郭的再也欺侮不了你，这倒是实情——打我一介入这档子事，我就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了，只可惜姓郭的还不知道。”

乔小倩奋力站起身来，急迫地道：“恩人，我们可以走了吧？”敖楚戈道：“你先上车，待我打发了这家伙再说。”

吃了一惊，乔小倩呐呐地道：“恩人——你的意思是？”敖楚戈坦然道：“除掉他！”

脸色在血污中有些苍白，乔小倩恐怖地道：“这是必须的吗？恩人，郭大发虽坏，但已经受到你的惩罚了，我认为……似乎不一定非要取他的性命不可，恩人……”敖楚戈摇摇头，道：“你这是妇人之仁，乔姑娘。”

乔小倩垂下头去，怯生道：“恩人……看他如今的样子，我不忍心再见他被杀，好歹，那也总是一条人命，你饶了他说不定能藉以渡化他，使他洗

心革面，重新做人……”敖楚戈冷静道：“乔姑娘，你所说的，我比你更明白；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人间世上，有的人可以渡化，有的人却执迷不悟，业已陷入魔孽太深，无从使其洗心革面了，这样的人，与其留他在世继续为恶，荼毒善良，还不如除去的好，而哪一种人尚可救药，哪一种人至死不悟，我分辨得出来，像郭大发这一类，就正是邪恶太深，难以超渡的一类，留着，只是个祸害，于人于己，皆无裨益……”满眼是祈求的神色，乔小倩哀恳地道：“恩人，他已受到你的惩治，理该有所警惕，有所觉悟了，请你看在我的份上，暂莫杀他，给他一次自新的机会，也让这人间世上少一个歹人，却多一个好人……”默然半晌，敖楚戈道：“随你吧，但是，你可不要后悔！”

乔小倩有些畏缩地道：“恩人，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不快……”敖楚戈低喟道：“只要你不会因此遭至什么不快，我就更不会有什么不快了……”说着，他转向坐在时下直喘粗气的郭大发，语声极其冷峭地道：“姓郭的，按说像你这种无情无义，阁顾道德伦常，又泯灭人性天良，妄图伺机以暴力行淫邪的恶胚子，就该凌迟碎剐亦不为过，但念在乔姑娘一片善心，苦苦为你求情的份上，我暂且放你一马，你以后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倒也罢了，否则，你即使遇不到我，也包准碰上比我更歹毒的主儿来收拾你！”郭大发一言不出，只管坐在那里喘气，血污斑染的一张丑脸却扭曲着，两只牛眼更那等怨毒的瞪着敖楚戈，一瞬不瞬！心里杀机顿炽，但敖楚戈又竭力压制下去，他缓缓地道：“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可以感化向善的人，你是个天生的坏种，从你的本质上你就发邪，但我仍然不杀你，这完全是看在乔姑娘的面上；姓郭的，你如不服，尽可以再找我试试，看你那一身蛮力管用，还是我这杀人的手法比较有效，我老实说与你听，要论到如何来伤害于人这一项上，你只算是初学步的奶娃子，而我，才是行家中的行家，你那几下子，只合乎规矩规矩去赶车，想要动武，你高处风凉着吧，连边全沾不上！”

郭大发仍然没有作声；，但双目中的光芒越发凶恶，也越发歹毒了，火辣辣地宛似两股烈焰，闪动着赤漓漓的血影……敖楚戈又再忍住自己那股子愤怒，转过身子，向乔小倩示意走向马车那边。

凑近了些，乔小倩关切地道：“恩人，我扶你一把……”摇摇头，敖楚戈道：“不必，还勉强凑合着能走几步；乔姑娘，你会不会赶车？”乔小倩迟疑了一下，苦笑道：“不怎么行，但多少也知道一点驾驭的法子，曾常跟我爹到四乡出诊，爹都是雇车下乡，有时，我好玩便坐在车夫旁边……”敖楚戈吁了口气，道：“这玩意并不难，乔姑娘，你就试试看吧，我的体力伯支持不住这一程，况且我也不便在这一带路途上露相……由你驾车，我在后头指点着，大概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

乔小倩道：“你大可放心，恩人，我自信还可以赶得了这一程，你尽管舒服的躺在车篷里歇着吧……”两人到车傍，乔小倩正想伸手搀扶敖楚戈从车后踏板上车，后面，一阵急促地喘息声便合着一股劲风那般猛烈地撞了过来！

本能的，乔小倩惊惶回顾，自目光的一闪里，她赫然发觉正是那郭大发——满面狰狞暴戾之色，双手持着一柄匕首，形同疯狂般从后扑到的郭大发！

郭大发的匕首，目标指向敖楚戈的背心，他双手执着匕首柄，咬牙切齿地狠狠扎下，模样似想一家伙便将敖楚戈通个透穿！

斗然间，乔小倩被吓呆了，一声惊恐的呼叫，噎窒在嗓眼里发不出来，

而敖楚戈却幌同未觉似的，搬着一条腿，正艰辛地踩到踏板上——当乔小倩几乎是像梦呓般的极度慑迫，却又不及呼救的一刹，只觉眼前忽然寒芒如电，飞闪幌亮，满瞳的光亮洋溢，一切景像又立时敛没。

她的第一反应是，敖楚戈完了！

她已忘记闭眼，她恐惧得全身僵木，神智晕沉，只管大瞪了两只眼珠凸视着身侧，而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看见！

轻轻的，柔柔的，一个声音仿佛自极为遥远的地方飘来：“乔姑娘，你怎么了？”她嘴角痉挛着，呓语般呢喃：“完了……完了……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一只手伸了过来，重重地拍了她肩头几下：“乔姑娘，你清醒一下，是我！”

猛的打了个寒噤，乔小倩如梦初醒，他骇然望向那人，又差一点尖叫起来——那不正是她的救命恩人么？她以为已经遭了毒手的救命恩人！

敖楚戈面带微笑，温和地道：“乔姑娘，刚才是怎么回事？你好像突然被什么崇住了一样，那般魂不守舍又迷迷糊糊的？你脸色很不对，是不是那里不舒服？”瞪视着敖楚戈那张血污斑斑却十分平静的面庞，乔小倩惊疑不定地问：“你……恩人，真是你吗？”敖楚戈笑得更加开朗了：“这是什么话？我不是我，又会是谁？乔姑娘，你没什么地方不对吧？”吞了口口水，乔小倩不期而然的伸出手去，却又突的收了回来，脸蛋上涌起一片红晕，一片朱霞，一片羞窘的赧然——她原本是想触试一下对方是不是个实体的真人，抑或只是她的幻觉？但，在须臾间，她也惊悟到这是个荒唐的怀疑！

敖楚戈似是看得透她的心，笑着说道：“你别再疑神疑鬼的了，我好端端的在这里，和先前一样的，半点问题也没有，你这岂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快把那些怪的念头赶走，好好的到前面驾车……”深深吸了口气，乔小倩尴尬地道：“恩人……刚才直把我吓死了，我以为……以为那一刀扎着了……”敖楚戈耸耸肩，道：“如果这么容易就挨了刀，我早活不到现在了，乔姑娘，就凭姓郭的那两下子三脚猫把式，在我看来只配提鞋，伤得我一根汗毛，都算笑话……”乔小倩馐悸犹存地道：“但是……但是我明明看见他快刺着你的背心了，照常情来说，那种形势是根本躲避不了的！”

微微一笑，敖楚戈道：“对于‘形势’优劣的定义，你与我的看法相庭迳，乔姑娘，一个习武者同一个门外汉，往往在适应险境的程度上大有差别，反应也就大有差别，或许，你认为绝望的情况，在我来说正是藉势反制敌人的最佳机会！”

乔小倩呐呐地道：“太险了，太不可思议了……”敖楚戈淡淡地道：“这并不算什么；郭大发出此下策的结果，恐怕才使他自己更认为不可思议。”

提到郭大发，乔小倩方才想起这个凶人的下落来，她忙问：“恩人，那个畜生呢？”敖楚戈一笑：“你要看看？”来不及思索，乔小倩脱口道：“他在哪里？”朝着乔小倩身后奴奴嘴，敖楚戈道：“喏，就在你后边过去一点。”

一听郭大发在她身后，乔小倩慌忙偏凑过来，顺势回头瞧去，而这一看，天爷，她几乎连隔宿粮也一下子翻倒出来了。

就在她身后五尺开外，四仰八叉的躺着郭大发那个巨型的身体，不，那已不像是一个“人”的身体，更似是一大堆红糊赤颤的烂肉，一头经过了十座屠场刀刷的死猪，混身上下，布满了纵横交织的道道伤口，每一条伤口都是肉翻皮绽，筋断骨裂，白白的脂肪映着猩红的里肌，大量的鲜血便将郭大发浸透泡软，活像是留了一只什么野兽在小潭似的血泊中；他面孔上呈

现着可怕的蜡黄，五官歪扭，嘴巴大张，一双牛眼爆突出眼眶之外，宛似两只黯然无光的猪泡胆；他的整张面孔，便由至极的恐怖与无比的痛苦组合成了一付死亡前的形象，可怕而丑恶，他的致命伤，显然便是咽喉上那个血窟窿，儿拳般大小的血窟窿！

第十六章

又呕了一声，乔小倩悻悻地道：“可是……可是……他怎会死得那样难看？就像……被千百把利刃支解了一样……”敖楚戈冷淡地道：“很简单，当九十六剑双刃齐挥的一刹，便是这么一个结果了；乔姑娘，你大约还不知道，人肉是很软弱又很幼嫩的，尤其当与锋利的刃口接触时更应如此。”

乔小倩吃惊地道：“你是说……恩人，就在那么快的瞬息里，你已挥出了……挥出了九十六剑？”敖楚戈颌首道：“不错，而且非常准确，全部割切到它们应该割切的地方上！”

脸色泛白，乔小倩惶怯地道：“但……我明明看见他那一刀快要刺上你的背心了……”笑笑，敖楚戈道：“怎么你老是担心业已过去的事？不错，他那一刀快扎上我的背心了，其实在他刚一起步的时候我已查觉了他的动作，更明白他的企图，我故意等他来到身后，来到最为接近的位置，然后，我才用反手剑削碎了他；你放心，我并没有被他伤着，现在的我，仍是先前的我，活生生的一个人！”

乔小倩窘迫地道：“我，我晓得……只是那一刹里，情形的变化快得叫我不敢相信……”敖楚戈低声道：“乔姑娘，这就是杀人的技巧，夺命的功夫，我们武林中人，吃江湖饭，辛辛苦苦练的就是这么几下子玩意，其诀窍也便在一个‘快’字上，没啥稀奇的，我们所要求的境界，即是在短暂的辰光里突破时空所予的限制，谁能突破得深，谁便取胜的希望大，现在，你懂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乔小倩苦笑，道：“我不是练武的材料，难以确切的体会你话中的精义……”敖楚戈轻叹一声，道：“无须体会更好，这其中没有什么精义，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残酷暴力的研习，杀戮动作的探讨，不够仁慈，但是，我们要混下去，往往，我们的圈子里便只有以暴制暴，以杀止杀的唯一途径！”怯怯地，乔小倩道：“恩人，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四周巡视了一遍，敖楚戈道：“好，我们走。”

在乔小倩的帮助下，敖楚戈十分艰辛的攀进了车门里，他刚刚在这鸟篷木壳的车厢中躺下，前面车座上，乔小倩已经动作生疏地暇唇打噜，抖缰催马……大约拖车的马儿也习惯了尽它的本份，竟相当驯从的挪蹄掉头，朝着来路上缓缓行去。

掀开车座与后厢中间的小小油布窗帘，乔小倩兴奋地凑上脸来叫：“恩人，恩人，我已经把马儿催动了呢！”

半倚在车板上，敖楚戈有气无力地道：“很好，至少这头畜生要比那郭大发温顺多了。”

脸儿一热，乔小倩赶紧道：“恩人，你身上的伤很重，是不是还能再挺一会？”敖楚戈的身子随着车的颠跟摇震，时时引起一阵痉挛般的痛楚，但

是，他却只有咬着牙，吸着气，故作轻松地道：“还好……我想应该挺得蒙……”闭闭眼，他又道：“乔姑娘，你不必送我进入‘老汾河’镇里，就在镇外停车，我自己下来找地方治伤……”乔小倩道：“这怎么行？你伤成了这样，就别说你还是我的救命大恩人，便是素不相识，我遇上了也不能不加以援手呀，更何况我爹现成就是一位悬壶行医的大夫？”敖楚戈摇头道：“不，我自己下来……”乔小倩急了，竟泪汪汪地道：“恩人，你对我的大恩大德，难道叫我连一点补报的机会也没有？你这不仅是在作践自己，更是要我良心不安，终生负愧……”于是，敖楚戈此时不打算把他心中的隐忧与顾虑说出米了：“你别误会，乔姑娘，我不是不通人情世故，更不是故示清高拒绝你的回报，我……唉，我实在另有苦衷，你想想，在这个节骨眼下，除了我确实势不得已之外，我还会充什么壳子，装什么好汉？我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是在玩命？”乔小倩又回过头来道：“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由你负伤离开……恩人，你有任何苦衷，都等你的伤治好了再讲咬咬牙，敖楚戈只好直言了：“好吧，我更明白告诉你；乔姑娘，令尊可是有个浑号，叫‘乔瘸子’？”正在小心赶车的乔小倩呆了呆，忙转过脸来，充满惊异之色地道：“是呀，你怎么知道的？你可是认识我爹？”敖楚戈又道：“乔姑娘，我再请问，你爹与‘大雁坡’的‘十龙门’有什么渊源？是怎么个称呼法？”“噗嗤”笑了，乔小倩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使你这么慎重，又害得我一场紧张——我爹与那什么‘十龙门’的人没有什么交往，以前也不相识，只是半月前镇里一位开武馆的曹大叔来我家知会我爹，说有一帮叫‘十龙门’的江湖组合最近在这边要有次大规模行动，恐怕届时会免不了伤亡，预先与我爹说妥，如果他们有了受伤的人，便送来我爹处医治，做大夫的嘛，就是要替人治命救难，不管病家是什么出身，皆一视同仁，况且像这些江湖上耍刀抡棒的粗汉，我们更不敢得罪，在曹大叔关说之下，我爹就一口答应下来许他们上门施医……”敖楚戈沉沉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乔小倩道：“莫非你对这些人有什么顾虑？”敖楚戈呛咳两声，道：“不错，老实说，‘十龙门’所谓的那次‘行动’，就是来围杀我；你已看见我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模样，相对的，他们也在我手上吃了不少亏。”

怔了怔，乔小倩半贴在窗口上道：“如此说来，你们是……是对头了？”敖楚戈道：“何止是对头？更是死仇大敌！”

乔小倩呐呐地道：“那么，你不能叫他们看见，否则只怕他们对你不利……”叹了口气，敖楚戈道：“不利？他们现在正是纵骑四出，大举搜寻于我，一旦被他们找着，我就不被他们凌迟碎剐，也包管五马分尸！”乔小倩惊恐地道：“他们——这么恨你？”敖楚戈舐舐嘴唇，道：“同样的，我对他们也并不友善。”

乔小倩迷迷惘惘地道：“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凶？”敖楚戈无精打彩地道：“江湖恩怨，说来话长，且等以后我再向你细叙吧……眼前，我却不能承受你的美意，到你爹那里自投罗网，据我所知，‘十龙门’已有不少伤者在昨夜送到你爹那里了……”乔小倩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敖楚戈挪身子，道：“我在突围之后隐伏起来，窃听到他们的人在谈话，方才知他们是把伤者送到‘老汾河’你爹那里医治，如今，你家里一定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受伤的或是护卫伤者的……”沉思了片刻，乔小倩在马车转上大路的时候，忽然回头道：“我有了个主意——恩人，我们不到‘老汾河’了，就在离着‘老汾河’五、六里

地的一条岔路上，我们转绕到‘菜庄’去，那里有我姑妈在，只我姑妈同两个表弟住着一幢大房子，再就是几个跟随多年的下人；包管不会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你先在我姑妈家歇着，我另外再设法转知我爹赶来替你治伤……”敖楚戈迟疑地道：“不怕会叫‘十龙门’的人看出什么破绽来，那就要连累你们了……”乔小倩道：“你放心，恩人，我会谨慎从事的，我又不是三岁孩子，岂会傻到被他们看出什么不妥之处？别的不敢说，这点小聪明我还有。”

敖楚戈十分小心地道：“你姑妈那里，她会答应么？”乔小倩道：“这一层你更不必系挂，她不但是我的亲姑妈，她也比谁都疼我，她是位心地慈善的老人，莫说你对我尚有救命之恩，即使陌路相遇，毫无渊源，她见你如此伤重，也会一力接纳，加以救治的……”考虑了一会，敖楚戈道：“好吧，事到如此，除此之外更无善策，我就只有打扰了。”

乔小倩道：“别客气，恩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人做人的义务，对你而言，我更为了可以稍微尽点心意觉得宽慰不已……”车子走得较平稳些了，敖楚戈随着车身有韵律节奏地摇摆越觉疲乏困倦，晕晕欲睡，他强振精神，沙哑地道：“多谢你身，皆一视同仁，况且像这些江湖上耍刀抡棒的粗汉，我们更不敢得罪，在曹大叔关说之下，我爹就一口答应下来许他们上门施医……”敖楚戈沉沉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乔小倩道：“莫非你对这些人有什么顾虑？”敖楚戈呛咳两声，道：“不错，老实说，‘十龙门’所谓的那次‘行动’，就是来围杀我；你已看见我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模样，相对的，他们也在我手上吃了不少亏。”

怔了怔，乔小倩半贴在窗口上道：“如此说来，你们是……是对头了？”敖楚戈道：“何止是对头？更是死仇大敌！”乔小倩呐呐地道：“那么，你不能叫他们看见，否则只怕他们对体不利……”叹了口气，敖楚戈道：“不利？他们现在正是纵骑四出，大举搜寻于我，一旦被他们找着，我就不被他们凌迟碎剐，也包管五马分尸！”

乔小倩惊恐地道：“他们——这么恨你？”敖楚戈舐舐嘴唇，道：“同样的，我对他们也并不友善。”

乔小倩迷迷惘惘地道：“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凶？”敖楚戈无精打彩地道：“江湖恩怨，说来话长，且等以后我再向你细叙吧……眼前，我却不能承受你的美意，到你爹那里自投罗网，据我所知，‘十龙门’已有不少伤者在昨夜送到你爹那里了……”乔小倩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敖楚戈挪身子，道：“我在突围之后隐伏起来，窃听到他们的人在谈话，方才知他们是把伤者送到‘老汾河’你爹那里医治，如今，你家里一定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受伤的或是护卫伤者的……”沉思了片刻，乔小倩在马车转上大路的时候，忽然回头道：“我有了个主意——恩人，我们不到‘老汾河’了，就在离着‘老汾河’五、六里地的一条岔路上，我们转绕到‘菜庄’去，那里有我姑妈在，只我姑妈同两个表弟住着一幢大房子，再就是几个跟随多年的下人；包管不会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你先在我姑妈家歇着，我另外再设法转知我爹赶来替你治伤……”敖楚戈迟疑地道：“不怕会叫‘十龙门’的人看出什么破绽来，那就要连累你们了……”乔小倩道：“你放心，恩人，我会谨慎从事的，我又不是三岁孩子，岂会傻到被他们看出什么不妥之处？别的不敢说，这点小聪明我还有。”

敖楚戈十分小心地道：“你姑妈那里，她会答应么？”乔小倩道：“这

一层你更不必系挂，她不但是我的亲姑妈，她也比谁都疼我，她是位心地慈善的老人，莫说你对我尚有救命之恩，即使陌路相遇，毫无渊源，她见你如此伤重，也会一力接纳，加以救治的……”考虑了一会，敖楚戈道：“好吧，事到如今，除此之外更无善策，我就只有打扰了。”

乔小倩道：“别客气，恩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人做人的义务，对你而言，我更为了可以稍微尽点心意觉得宽慰不已……”车子走得较平稳些了，敖楚戈随着车身有韵律节奏地摇摆越觉疲乏困倦，晕晕欲睡，他强振精神，沙哑地道：“多谢你了，乔姑娘。”

乔小倩半侧着脸道：“看你，又和我客气起来啦？”咽了口唾液，敖楚戈摔摔头，道：“咋么样？天黑，车子还驾驶得住么？有没有要我指点的地方？”乔小倩笑道：“我想没有问题了，，这一路来都很顺当，马儿也好乖、好温驯……拖车的牲口一向比较老实些……”敖楚戈心想：只怕不是那牲口老实，而是被以前的主人打怕了……前座上，乔小倩又在羞羞涩涩地道：“对了。恩人，直到现在。我……我还不知你的尊姓大名呢？”敖楚戈低沉地道：“我姓敖，敖楚戈。”

乔小倩仔细听着，又问明白了是哪几个字，不由含羞带臊地道：“恩人……你的名字起得真好，一看这三个字，就带着那种铁铲，昂昂然，行侠仗义的英武味道，名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错……”无声苦笑，敖楚戈没答腔，他在自嘲着——昨天差一点就送了老命，还“英武”呢，几兄乎就和阎王爷打了交道啦……。

约莫是受伤过重，血气亏损太巨。也可能是插在两腿上淬毒匕首发挥了毒性，但敖楚戈因为形势紧迫而张聚的精力获得松懈，都亦是促使他晕沉过去的原因之一；这不像睡眠那样的酣适舒畅，亦不是晕迷，在朦胧与混沌中，他仍然时而苏醒。

且有感觉，只是，人显得瘦乏，又那样孱弱了、如今身体上的苦楚，不是裂肌绞肠般的灸痛，也不是肝肠寸断般的痉挛，仅有困倦，像是暗的浪潮般袭卷过来，几不可抵挡的困倦。

就在这样时晕，沉沉迷迷又似真似幻的境界中，他恍惚觉得在被移动，在旋转，他清醒了一下，只感到人已在一间灯火明亮的房间里，有人语声幽幽渺渺的响在耳边，似很近，又像很远，以后，他感到自己的头在一“张非常柔软非常温暖的塌褥上，蓬松松，绵嫩嫩的，仿佛睡在一堆云絮里那么安逸法，他脑袋里像晃荡着半瓢混水，涌过来又翻回去，似是有许多事尚未交待，但却又任什么也连贯不起来，他想张口叫喊乔小倩、喉咙似蹙了弯，乏得舌头都抬不起；身子宛似又在浮沉了，他整个人有种吊在半天空的滋味，飘飘忽忽的，茫茫沌沌的……再一次醒觉的时候，他又意识到自己那种习惯的人，对于身体的赤裸感是相当敏锐的；然后他觉得宛似有几只人手在他身上移动。视线朦胧里，好像有两个人影在床边摇晃。人的影像因为目光的迷茫而映幻成怪异的形态，有说话的声音，但他却分辨不出是男女老幼哪一类的腔调，总是那样低沉又幽迢的，宛若传自另一个世界……于是。他又晕睡——或是晕迷过去，他在做着些古怪荒诞的恶梦，梦中，他有被什么暴力支解，以及像被什么野兽撕裂的感觉，很痛苦，很难忍受，但却说涵盖在那一片黑暗的困倦浪潮里了……在黑暗与晕沉里，在那或长或短千变万化的恶梦循环中。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魔幻般的煎熬，桎梏似的折磨，他终于挣扎了出来。

当他真正清醒，神智完全恢复于正常的时候，他极为艰涩又沉重地撑开了眼皮，带着那样陌生同愕然的感受体会着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目光缓缓的巡视着他如今所处的环境，在开始的须臾间的他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不知道这是何处，他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在虚幻中抑或真实里；但这样的麻木与迷失状况只是在苏醒后那一刹，意识着尚未和现实连系的自然反应，人从虚幻里回到了清灵，从晕沉中转向醒觉，由无尽的煎熬下获得解脱，总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短促的迷失的自我，短促的使记忆陷于停顿了！

脑海里先是有如一个空白的书框，除了一蒙蒙的白，也只剩一片蒙蒙的白，逐渐的，书框中的景像显印上眼前所看见的物事——相当呆板的静态，没有过往的连系，也没有将来的伸引，只是那样木讷的一副形象而已；但这种空茫仅是片刻，很迅速的景象开始移动，开始转换，有如一副活动的图片在交替，在经过，于是，他记忆恢复了，由模糊而清朗，他记起了每一个锁扣的环结……淡淡的，带着一抹宁静意味的偏西阳光从窗口透了进来，晒印一地的柔和；房间不大，却很素雅，白色的墙壁，红砖砌铺的地面，几件古朴的家俱，再配上这张黄铜雕花的厚垫床榻，如此而已，干净、简洁，线条分明，更有一股子安详的深沉，在这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敖楚戈目光回转，不由长长的舒了口气，身子在衬着缎褥的铜床上移动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全身被裹得紧紧的，除了脖颈与两臂之外，几乎都让那纵横交错的长条白布缠卷不能动弹了……敖楚戈本人懂得医术，也知道札伤裹敷的法子，他稍一试探，已经晓得自己剑伤轻重程度，以及那施疗者的手艺如何？于是，他不禁暗自点头，他是遇上了一位十分高明的大夫。

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情况不错？心绪平静、神气畅活、精力也颇兴旺，身上的痛苦业已减轻了很多，由那种锥骨裂心的火炙感觉，变为隐隐的僵木钝滞，不扯动伤处，几乎就不觉得什么痛楚了。

就在那安宁的气氛，那一抹暖暖的夕照映洒里，房门轻启，乔小倩窈窕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惦着脚头，非常谨慎地走了进来。

微微一笑，敖楚戈开了声：“有劳你了，乔姑娘。”

虽然声音低沉而暗哑，却也使乔小倩吓了一跳，她攢着心口，又是惊喜，又是埋怨地道：“暖——你醒了？我还以为你仍在晕睡着呢，差点惊得我一颗心蹦出了口腔子！”

敖楚戈咧咧嘴、道：“大天白日的，胆子怎么这样小？这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在说话，莫非还会有鬼？”来到床前，乔小倩笑道：“听你讲得这么邪气法，伤还没好，就满口鬼呀鬼的，也不避讳一点？”敖楚戈道：“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噗嗤”一笑，乔小倩微俯下身来，带着歉意地道：“恩人，先时你还睡得很沉，我一进来你就醒了，大概是我惊扰的你摇了摇头，敖楚戈道：“不，我已经醒过来一会了；先时你曾进房来过？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乔小倩道：“我已不只进房来探试一次了，哪一天我不是来探视你十几次？有时就坐在床边守护你，一耽就耽上好久……”怔了怔，敖楚戈道：“哪一天？”乔小倩温柔地道：“你真是迷糊了，我的大恩人，从我送你到我姑妈这儿治伤开始，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莫非你还没算清日子？”敖楚戈苦笑：“我还以为只是昨晚的事。”

乔小倩撮唇笑道：“有人说时光如梭，恩人、形容日子过得快，像你这

样的感觉，岂不就和上峨媚山顶看仙人下棋似的、一局棋的恍惚中尘世已逾五百年啦？”

敖楚戈低喟道：“我可不确定是在不觉间失去了三天的辰光？”

乔小倩义轻轻地道：“恩人，你放宽心，其实这也难怪，你伤得那么重，血流了好多。元气又耗损过巨，整个人已经虚脱了；神智上的朦胧及反应上的错觉乃是不足为奇的，每个人在你这种情形下都免不了这样的昏沉、你还算是好的了，我爹说过，似你此等伤势，晕迷十天八天也是常有的事……”敖楚戈忙道：“乔姑娘，令尊已经来诊视过我的伤势了！”

乔小倩笑道：“你这人呀，怎么武功那么高强却偏生脑袋里缺少几条纹路？你也不想想，在你这种情现之下除了我爹，谁还方便替你治伤？而且，你已化险为夷，大有起色，除了我爹，谁还有这么精湛的医术？”

连连点头，敖楚戈道：“当然，当然……”乔小倩道：“我爹不但费了一整夜的时间为你洗涤伤口，敷药包扎，光是拔除你腿上的那两把倒勾匕首就耗了他一个多时辰的功夫，两柄匕首上全喂得有毒，我爹又将匕首入肉部位内外四周毒性净蚀较重的血肉剂除，再合以他老人家独研精炼的解毒药，不但如此，又给你撬开牙关，灌下了十多种内服的药物？爹说你的外伤固然沉重，该马上医治以求止血生肌，合口结疤，内腑五脏也要使药力透达，收到固元保本、平气定神的功效。这样的内外互施，双管齐下，则可增厚本元，痊愈快速，且不至留下后患。将来又是一番麻烦……”敖楚戈仔细听着，不断颌首：“不错，令尊的看法与处方都根有见解，是一位救人活命的良医……”乔小倩得意地道：“这还用说？我爹早已是一等一的大夫了，在‘老汾河’周围几百里的地面，谁不知道我爹的医名？举凡经过我爹诊治的。病家，无不着手回春，药到命回，就说我爹是华陀再世吧，也不为过……敖楚戈笑道：“我相信这是错不了的，术体天心，系壶济世，唯令尊是赖了。”

乔小倩“亦有荣焉”地道：“恩人，你真会奉承人啊，不过，这倒也不是谬誉……”敖楚戈忽然想起了什么，道：“乔姑娘，那两把倒勾匕首上所淬蕴的毒，是否属于糜烂性腐蚀肌肉的一种？而毒性也较为缓慢些？”乔小倩睁大了眼道：“是的，你怎么会懂这些？”敖楚戈道：“老实说，有关歧黄之术，我也并非门外汉，多少也知道一点，纵然比不上令尊的博洽精湛，也暗晓皮毛；各种毒性的反应微候，差不离心中都会有数，如果那两把险毒家伙上的毒性是剧烈的一种，只怕我受的罪就更大！”

乔小倩关切地问：“恩人，当你刚受伤的那一刹，你就知道这两柄匕首有毒，以及判断得出是属于哪一种毒性吗？”敖楚戈道：“不错，当刃口入肉后的反应可以感受得出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判断出来了，如果毒性较烈，我当场就会进行令尊事后所做的疗法……”乔小倩笑着说：“敢情你会的东西还真不少……”敖楚戈道：“过奖了；其实这是一种矛盾——我学过杀人的本事，也学过救人的本事，你说这是不是带着那么一点讽刺的味道？”乔小倩道：“我倒不觉得有什么讽刺的味道，恩人，这却更显得出你的多才多艺呀……”笑笑，敖楚戈道：“多才多艺？像我这么一个草莽武夫，江湖落拓的过客？乔姑娘，你是说笑了。”

乔小倩认真地道：“我是真的这样以为，恩人，我不但感激你，更佩服你——”敖楚戈转动了一下脖颈，道：“得了，别再和我客气啦——哦，还有，你莫要一口一个‘恩人’，叫得我浑身发麻，肌肤起粟，记得我说过，我姓敖，叫敖楚戈，干脆，你就叫我敖大哥，这样，你也顺口，我听着也舒

坦些……” 嫣然一笑，乔小倩道：“恭敬不如从命，我这就开始称呼你‘敖大哥’了；敖大哥——” 答应一声，敖楚戈道：“昭，是要顺耳些……” 乔小倩若有所思，眉目间一片欣然：“敖大哥，我在想，如果你真能做我的大哥，我这个当妹妹的将来不怕有人欺侮了，有你保护我，谁敢再动我的邪念头？” 敖楚戈一笑道：“你放心，不会有人再敢欺侮你的，况且一个人的运气这么坏，同样倒霉的事，岂会接二连三的碰上？” 乔小倩道：“希望是永远不会有那天的事情重演了，只那一次，我的胆都要吓破啦，再说郭大发使坏的时候幸亏遇上了大哥你，若再有一个郭大发起一遭相同的坏心，却又到哪儿去找一个敖大哥出来救我呀？”

敖楚戈眨眨眼，道：“那天的事，令尊全知道了？” 乔小倩道：“我全都一五一十，仔仔细细，面禀我爹了；在聆听时我爹就面青唇白，惊出一身冷汗，直到我说完了，他老人家倒谢天谢地，如释重负。又拉着我在祖宗牌位面前叩拜默佑之恩；他事后一边大骂那郭大发的狼心狗肺，一边又颂扬大哥你的古道热肠，豪侠作风，等我向老人家说明了你受伤的情形，与目前的处境，我爹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只进去打了个转，就拖着悄悄从后门溜出，直奔‘莱庄’来了……” 敖楚戈谨慎地问：“进去打了个转？进哪里去打了个转？” 乔小倩道：“正屋客堂和东西厢房呀，里面住了好些个‘十龙门’的伤者，再加上一干随护的人，零零碎碎，拉拉杂杂的真够应付；爹就是为了怕引起他们疑心，在走以前才特地进去敷衍了一会……” 敖楚戈道：“你已将我与‘十龙门’对立的情形告诉令尊了？” 乔小倩道：“全说了，所以我爹才特别谨慎。”

敖楚戈低沉地道：“在你回家之前，可已把自己收拾了一番？并且，有没有让‘十龙门’那些人看出什么不妥来？” 乔小倩忙道：“你放心吧，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更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怎么会不特别审慎？在把你妥当安置在姑妈这里以后，我马上把自己梳洗干净，又换了一套衣裳，脸上碰撞的痴肿还加意用脂粉掩遮，直到一切都满意了，方才由姑妈这儿坐车回家，我的行动相当快，为的是怕我爹见我逾时太久不归，万一因为焦急而嚷叫开来，则引起‘十龙门’的人注意，又是诸多不便……” 敖楚戈微微道：“很好，你做得很好。”

乔小倩道：“敖大哥，不是我自夸，我这个人呀，虽说并不聪明，可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笨法……” 敖楚戈打了个哈哈，道：“言重了，我几时说你笨来着？” 脸蛋上浮漾起一抹妩媚的神色，乔小倩娇娇柔柔地道：“敖大哥，这一阵子，你觉得好多了吧？” 敖楚戈道：“当然。痛苦大减、周身熨贴，里外全是一片轻松，乔姑娘，这证明令尊下药非常正确，否则，我就不会有这么舒适了……” 乔小倩当仁不让地道：“晓，这可一点也不错。”

敖楚戈问：“对了。令尊呢？”

乔小倩道：“回去了，这三天里他每天都来，不过全是在入夜之后，为的是避免泄漏行迹，怎么样？敖大哥，够不够周到？” 舐舐嘴唇，敖楚戈道：“周到，周到，太周到了……” 顿了顿，他又道：“令尊如此善待于我，又这般辛苦每于贫夜来回奔波，更担受极大风险，这份情，真不知该怎么个补根法了……” 乔小倩摇摇头，道：“敖大哥，你这样说就错了。如果我爹要你补报，那么，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护贞之德，我父女又如何来补报你呢？那岂不是更难以育报了吗？” 敖楚戈往枕头上移了移，笑道：“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乔姑娘，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怎么会坐上那郭大发的‘霸王

车’的？”满脸陡生愤恨之色。乔小倩咬着牙道：“不提还好，提我就生气；放大哥，‘白杨镇’注着我三叔爷一家，每一年里，参与我总要去上几趟，探视三叔爷，那郭大发是在‘白杨镇’旗楼场子。边专做赶车生意的，也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这畜生为人殷勤，嘴巴能说，我爹就偏挑上了他的车子坐，遭遭回来全雇他的车；其实我一见他就打心眼儿憎厌，不光是他那模样叫人起不了好感，尤其他的谈吐沧浴，举止粗鄙，再加上一双眼贼溜溜的浮偷着往人身上瞄，就益发使我腻烦他，爹还为了这事教训过我，说什么人不可貌相喽，英雄不问出身低喽等等一大套，这一次可好了，就因为要接候‘十龙门’的人可能上门，只我一个人到‘白杨镇’去探望三叔爷，去的时候，包了自己街坊上李大伯的车，倒是一路平安，回来可就上了贼船啦，偏生又雇了郭大发的车，我本来不想坐他的车，但碍于我爹一再叮咛，说熟人有个照应，不好意思推掉他的生意，非指定要我坐他的车回来不可……”敖楚戈平静地道：“姓郭的等待这个机会，只伯也等待很久了……”乔小倩气冲冲地道：“可不是？现在回想，他到三叔爷家门口来接我的时候，一听说我爹没跟着，就立时眉开眼笑，眼中露光，好一付高兴的样子，约摸那时辰他已打定主意了；我坐在车上本来就有些莫名其妙的怔忡，不自觉的就提高了戒心。

前一程，倒还中规中矩的顺着该走的道路走，到末了，他猛然加鞭赶马。竟折往一条靠山的窄道。我很快就发现方向不对了，车是奔朝一片荒野僻静的所在，我惊恐之下，先是大声责问，可恨那郭大发却毫不答腔，只顾一个劲狂笑，反倒把车子赶得更急更快了，我心知不妙，责骂之后跟着就是尖叫求救。

一边又拼命撞门踢板，但车子实在太颠波，又奔行得急，空自把我东摔西跌碰撞得头晕眼花。就是挣突不出……”敖楚戈笑道：“那只是你在情急之下的无益举动，你也不想想，车子奔得那么快，又在荒郊野地里，就算你撞开车门。除了跌你个七荤八素之外，又岂能逃脱他的魔掌？一个强壮汉子如果发力追赶一个似你这般的小女人。是不须费多大力气的长长透了口气，乔小倩苦笑道：“现在我当然想到了，但那时却没有顾虑到这么多。一心一意，只要逃出车外就行……放大哥，真是鬼使神差，老天有眼，偏在那个辰光，那个地角会遇见你，否则，那个后果，我如今想都不敢去想了……”敖楚戈坦然道：“也是我的运气，要不，谁来帮我离开险地，又去找谁替我来治伤，我救了你固然不错，但你何尝不是也救了我？”乔小倩道：“不过，敖大哥，还是我受你的恩惠比较重些，如若我没遇上你的搭救，非但这条命早完了，一个姑娘家比命更重要的贞操也完了；你如没遇上我，人被逼到那种境况，迟早总是会想出求生的法子来的，对你而言，损失并不大，对我来说，假使没有你，事情可就大不一样了……”敖楚戈笑笑，道：“或许另有遇合，也不一定。”

乔小倩道：“别说得那么玄法，人的好运不是老旋在头上的。到时候若碰不上，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连喊天都不应……”又试着活动了一下四肢，敖楚戈道：“令尊有没有说，我这身伤要养息多久才能痊愈？”乔小倩缓缓地道：“爹说了，月余左右即可活动自如，但要完全恢复正常，大概还得两个来月……”点点头，敖楚戈道：“和我料想的日子差不多，唉，两个月，时间真够长……”乔小倩道：“长？一点也不长，爹说，换了别人，身架骨没你这么硬朗的，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要全好，至少也得半年辰光

呢……”敖楚戈道：“一般常人的体质是不能和一个习武者同日而语的，乔姑娘，习武者在入门至出师的过程间，备受体能上的磨练，饱经艰苦生活的淬励，在底子上就特别厚实坚固。尤其这个习武者再勤修过内家功夫，吐纳之术，则更形体气实强，超越常人甚多，譬喻我，就是如此！”

乔小倩笑道：“对了，我爹也说过，说你的体质异于常人，且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奇妙现象发生，我爹说，你的伤口极易自行闭合，血脉宛似也能受你的意志控制，而你的骨路坚实逾恒，肌肉富有奇异的弹力，有几处伤势，照受制角度看，本来应该更严重些才对，但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反见轻微得多，好像在受伤的刹那间，由于某一种超能力的自然反应阻遏或闪避开伤害的深入一样……”敖楚戈缓缓地道：“这就是武功修为的表现，乔姑娘，苦练多年，求的便乃此等火候。”

伸伸舌头，乔小倩道：“你真了不起，敖大哥。”

敖楚戈安详地道：“没什么，这些只是为求自保与活命的本钱而已。”

垂下头来。乔小倩忽然充满歉疚意味地道：“有件事，敖大哥，还要请你原谅我——”敖楚戈不解地道：“什么事呀？会有个这么个严重法么？”脸色微变，乔小倩道：“就是有关那郭大发的事——当时你坚持要除去他，是我一再要求，你为了我，答应放他一条生路，但是……倒差一点害了你……”敖楚戈淡淡地：“过去的就算了，这也等于给你一次经验，乔姑娘，仁人之心我也不是没有，但却要看对那一种人来发挥，有的人可以渡化，有的，委实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对于后者，若不加以澈底的惩治，对天下苍生是害，对自己而言，也是留下一条祸根，如此则非仁恕，反为愚昧了……”乔小倩点头道：“现在我可想通啦……”敖楚戈道：“郭大发那类的人，凶残暴戾，忘恩负义，毫无半点人性人情可言，对一个曾经如此善待他的人，犹要造此恶行，造此罪孽，他哪里还有心肝？他还会留存什么道德观？这种澈头澈尾坏透了的角色，不杀，便是不智了……”乔小倩怯怯地道：“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以后，我不这么傻了！”敖楚戈正色道：“你要记住，乔姑娘，人世上的每一种事，不能样样都去经验，总须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才好，因为有的事尚有从头来过的机会，有的，却只能错上一遭，一遭错了，便成千古遗恨，永无重见天日之时。”

抖了抖，乔小倩道：“你说得好可怕……”敖楚戈道：“我说的是世故与经验。而这些都是用血肉的惨痛堆砌而来的，很残酷，但却珍贵，后人见到前车之辙，便知是非舍龋可是前车之辙，乃是前人于混沌中摸索的痕迹，说不定那留辙之车，早已连人堕入万刃不复的深渊了……”乔小倩脑缩地道：“敖大哥，越说越“森”人了……”笑笑，敖楚戈道：“世事本就无情、人生原本乃是悲凉，七情六欲，到头来哪一桩不落得一个“苦”字呢？”凑近了一步，乔小倩道：“说了这一阵子话，你也该歇会了，要不，爹一来，又怪我引得你伤神耗力啦，敖大哥，我扶着你躺平——”敖楚戈咽了口唾沫，道：“乔姑娘，累，我倒不累，就是觉得肚子饿了，能不能劳你驾送点什么东西给我来吃？”乔小倩笑道：“敢情，你也真该饿了，这三天来、除了灌你几匙鸡汤，半碗米汤之外，你可任什么也没吃；先等着，敖大哥，我这就去替你端吃的来……”望着乔小倩的身影匆匆出门，敖楚戈又吞了口唾液。喃喃地道：“多谢……”乔小倩的父亲乔瘸子——不，他叫乔忠，来到“菜庄”的辰光，果然已经是入黑了，不但入黑，而且已经起更了。

乔忠是个满脸驾厚相的老人，六十上下的年纪、胖敦敦、富泰泰的，

除了那条左腿微瘸着，走路有些透着不便之外，看上去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半点老态也不带。

敖楚戈在见到乔忠之后，双方自然都免不了有一番客套寒暄，互表谢意，接着，乔忠就开始为敖楚戈换药看伤；他的动作熟练而俐落，比敖楚戈预料中的要迅速得多，而且也高明得多。

等一切都弄舒齐了。乔忠先去净了手，然后，搬一张椅子坐在敖楚戈的床前，脸上含着悄梯的笑容。神情在安祥中透着亲切，是准备长谈一番的模样。

乔小倩替他斟了一杯热茶，自己便侍立在一边、这付光景，衬着躺在床上表情十分宁静的敖楚戈，昭，颇有几分一家人围灯话家常的味道，相当融洽，也相当温暖与祥和……敖楚戈先开了口：“老丈，承蒙救助，又每于贫夜奔劳，实在是令我心中感愧莫名——”摆摆手，乔忠呵呵笑道：“别客气，别客气，这是老汉我的责任，更是我略表微意的一点机会，小哥、你也不想，倩儿若非是你，早已不知道落得一个什么样的悲惨下场了，而我年事已高，中年得此一女之外，可谓再无根苗，倩儿就是我的命，如果她一旦有了好歹，只怕我这老头子也活不去了，你不只救了她，也和救了我救了我全家一样，此等恩德如天如还、难以补报，我父女都不敢言谢，你却怎生客气起来啦？”敖楚戈笑道：“我也是适逢其会，做了趟顺水人情而已，不足一提。”

乔忠道：“你太谦了，小哥，太谦了，如今这个年头，世态越见炎凉，人心更为不古，遇上他人有难，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又会有几个人能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何况，你犹是那等伤重力竭，自身艰困的情形下，舍命救人！小哥，这份道义、这种胆识、这股豪情，怎不令我父女感激零涕，终生铭忆的了。”

敖楚戈忙道：“老丈，先前你还叫我不要客气，眼下你自己却竟客气起来了……”一边，乔小倩佯嗔道：“看你，爹，就是这么个唠叨法，自己说的话自己一转眼就忘了！”乔忠作势拍了拍自己脸颊，笑道：“可不是，可不是？人啊，不能上年纪，一上年纪，就老糊涂啦！”

敖楚戈道：“老丈精神矍铄，体气康健不让少年，我看这不只是老丈身底子厚实，平素于养生摄补之说，也颇有心得吧？”一提到涉及医术方面的事，乔忠的劲头可就来了，他眉飞色舞地道：“小哥，这不是我自己吹嘘，干行医这一行当，说得好听一点，是济世救人，说得难听一点呢，还不是将本求利，为的个养家活口？自己是郎中，好歹总得要把自己保养得白白胖胖，光光朝朝的，看上去好看些，这等于是招牌，叫病家看了也安心，若是做郎中的本人就‘黄皮寡瘦’，满面病容，看病的就会说啦，瞧瞧吧，这位先生闷疮，懒洋洋模样，自家就好似得了不活之症，还怎么来诊活病人呀？这样一来，不就砸了锅啦？所以行医的人，自己的珍摄是很重要的……”敖楚戈道：“有道理，老丈说得很有道理……”乔忠又兴致极大地接着说：“至于我个人的养生方法呢？说来很简单，首先做到清心寡欲之外，便是生活规律化，按时作息，慎选饮食，不动嗔念，不作无谓烦恼，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多做有益身心活动；自然，在时令上相机进补也不可缺，我平素挑拣的补药都是采用温和平稳的种类，在徐缓间，使药力达全身，发挥其极致的妙用，譬喻说——”乔小倩急道：“爹，爹，人家放大哥又不是来求治的病人，更非向你求教的后生，你净说这些把戏什么？”敖楚戈道：“没关系，没关系，正

想聆教，正想聆教……”呵呵一笑，乔忠道：“好，好，不说！小哥，你知道，我这人就是这个毛病，一听人提到我的本行，就忍不住兴致大起，非要卖弄一番不可……”敖楚戈道：“老丈医理精湛，赛似华陀，我倒正想有所请益……”乔忠眯着眼道：“听倩儿说，小哥对于岐黄之术，也颇多涉猎之处！”

笑笑，敖楚戈道：“哪里，只是对此道尚有兴致，平素喜好相近，略知皮毛罢了……”乔忠自告奋勇地道：“说句不怕见笑的话，小哥，在这一方面，老汉我自认尚有心得，如果你真有兴致的话，不敢说授教，只算我们互相磋商，说不定从我这里，小哥你也多少可以收获一点什么……”敖楚戈道：“是，若有馀暇，当向老丈面请教益。”

旁边，乔小倩又岔了进来：“爹，你别忘了，还有些更重要的事向敖大哥说呢……”一拍脑门子，乔忠道：“不错，看我这记性——我可不差点就忘了？”敖楚戈迷惘地道：“更重要的事？什么更重要的事呀？”乔忠不自觉地压低了嗓门道：“就是‘十龙门’那些人的情形。”

神色一肃，敖楚戈道：“愿闻其详。”

凑近了些，乔忠道：“小哥，你与他们之间，仇恨像是积得相当深哪。”

苦笑一声，敖楚戈道：“彼此总不大谅解就是了，否则，我不会伤得这么重，相对的，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挂彩。”

乔忠顿首道：“他们对你，可真叫咬牙切齿，恨你恨得什么、似的，一提起来的那付样子，就像要将你生啖了一般，凶来哉！”

敖楚戈道：“这是无可置疑的，‘十龙门’那几位，包管不会对我太友善……”乔忠道：“但是，我看小哥你对他们，似乎不像他们对你这样痛恨！”微微地叹喟，敖楚戈道：“他们对我是仇恨；我对他们仅是纠葛而已；老丈，仇恨与纠葛的性质，乃是大不相同的，再说，他们吃的亏比我更大，因此对我的不满自然就比我对他们要来得深，这不足为奇……”点点头，乔忠道：“我就正要告诉你这些；打从那天晚上，‘十龙门’的伤者送到我那里开始，他们便没有一时一刻放松对你的围堵及追捕，巴本能立时将你擒住活剥了才甘心；近几天来这周围百余里方圆，尽是‘十龙门’的。提骑纵横，眼线密布，每一条道路；关口、隘径，都有他们的人守着隐伏，只要是稍有可疑的地方，全部加以搜查，那等细密法，恨不得能翻抄起三尺地面……我看，这些人一个个简直都疯了心啦，人人熬得两眼通红！”

敖楚戈沉沉地道：“这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不得我誓不甘心，‘十龙门’自来没栽过这么大的跟斗，一旦栽了，过节自然非找回来不可，否则，将来他们再想在道上混世面——就不容易抬头了……”乔忠有些忧虑地道：“小哥，我看他们这口怒气只怕很难消呢……”敖楚戈静静地道：“当然，我已说过，这场过节，他们一定是要找回来的！”

神色沉重，乔忠道：“像这样搞下去，不知会是一个什人样的结果？”敖楚戈默然片刻，低声道：“无他，白刃割肉，溅血横尸而已！”

不禁打了个寒噤，乔忠呐呐地道：“不可避免吗？”

敖楚戈徐缓地道：“怕是无可避免：他们要对付我，我总不能伸长脖颈任由他们宰割，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反抗，反抗之下，便是那等的形势了……”咽了口唾液，乔忠道：“真是……呢，叫人想想都心惊！”

敖楚戈不以为然地道：“其实也没什么，老丈，江湖生涯原就如此，展观人间世，还不是一样你争我夺弱肉强食。为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法则，谁都

要为自己打算，那就无可避免的要以许多回异的手段却目的一致的方式，彼此倾轧以求活下去！”

乔忠感慨地道：“这样看来，还是我们这种与世无争的小民生活比较逍遥，或许缺少刺激，但至少平静安祥、不用担架惊受怕……”敖楚戈由哀地道：“一点也不错，我羡慕你们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老丈，再休言刺激，江湖岁月，波谲云诡，惊涛骇浪，充满了险恶与杀机，充满了冷酷及寡绝，那是用血染的，以冤鬼厉魄围绕起来的一个黑暗圈子，那不是刺激，而是恐怖，不是多姿多彩，而乃是风暴雨狂，沾上边的江湖人，谁都后悔当初为什么会一脚踩了进来，不但苦，更凄惶得紧……”乔忠笑得有点窘：“但是小哥，你——”叹了口气，敖楚戈沉重地道：“不错，我也是江湖人，我也早就一腿插进这个泥沼里来了，如今拔腿，亦是洗不净的污染——任是到了哪里，也少不掉那牵连的麻烦；况且在这样的环境里讨生活讨了半辈子，再想骤离，谈何容易？隔行如隔山，可不是？既然如此，压根不打这个念头也罢……”乔忠嗓门微带暗哑地道：“不过，你总不能一辈子吃这碗刀头饭！”敖楚戈涩涩地笑道：“一入江湖，十之八九便注定老死江湖，或是横死江湖了！少有人活到天年，大多半途而去，老丈不闻两句话——‘瓦罐不离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吗？夜路走多了，说不准在哪时就会遇上鬼！”颤颤地，乔小倩道：“听你说得多可怕，敖大哥，难道说江湖圈子真有这样血腥法？”敖楚戈道：“你也见识过一道了，不是吗？”脸儿白白的，乔小倩怔怔地道：“放大哥，但我也听讲过武林中人或江湖之辈有封刀退隐，重享人生乐趣的……”点点头，敖楚戈道：“有，却要看所处的环境与形势是否允许才行，与大多数道上朋友比较起来。能似这般幸运的人并不太多；乔姑娘，你只听人说有封刀退隐的江湖人物，但你可也曾听说某些退隐之人事后所遭到的下场？”乔小倩呐呐地道：“这倒没有……”敖楚戈目光抑郁，缓缓地道：“一个江湖中人退隐了，便也等于明告同道，从此不再涉及江湖之事，不再对武林之事有所牵扯，可是，这只乃形式上的问题而已，如果这个退隐之人，曾有昔日恩怨未了，那恩怨却不会因他退隐而中断，仍会如蛆附骨，宛似带着永不可除的。”

诅咒般跟着延伸过来，所以，许多退隐者同样抛弃不了往日留传下来的纠缠遗患，仍旧闹了个退隐净如不退，但在这种情势下，业已宣布退隐的人就要吃大亏，一则不能违背封刀之誓，二则往往一旦退隐便早年关系隔绝，难以再寻帮手，三则不近武事，难免生疏，这样一来，设若再起争纷，退隐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痛苦不堪了……”乔小倩忧虑地道：“那么，你就不想退出这个是非圈？我想，总不至于每一个封刀退隐的江湖人都会的你说有这种遭遇吧？”笑笑，敖楚戈道：“当然，人分幸与不幸，机运之间，差别可就大了；将来如果形势可能，我必定会远离这个漩涡，找处清幽之地去修真悔过……”乔忠诚挚地道：“小哥，但愿这一天早点来，江湖圈子，不是个可以清静度日的善境……”敖楚戈道：“不错，老丈，可能你不相信，我比你更为憎厌这个环境，苦的是，一时又挣扎不出去……”乔小倩低沉地道：“最近你可得加点小心了，在听他们的言谈中，我还知道‘十龙门’已广传这一带的黑白两道，三教九流，他们提出悬赏金额，通风报信黄金一千两，能把你拿获者黄金三千两，这是指活口，你的尸首也值上黄金一千五百两呢，重赏之下，怕不有人告此奋勇，对你有碍……”双眉颤了起来，敖楚戈道：“已到了死活不论的地步了？‘十龙门’是豁开来啦……”乔小倩忧心忡忡

地道：“放大哥，你千万要小心碍……”敖楚戈展颜一笑道：“当然，我还没有活够呢！”

顿了顿，他又道：“老丈，只不知此处是否合宜直待我将伤养好？”连连点头，乔忠道：“当然合宜，当然合宜，小哥，这一层你无须顾虑；我这老妹子处，只有她一个人当家，两个半大孩子之外，就是三个老仆，和一名佣妇，全是跟了她多年的，牢靠得很；你这养伤的地方，乃是后园的一幢小屋，早年原是我那妹夫尚未逝去之前用来读书的所在，很僻静，也很隐蔽，就在屋子四面，全种满了树木，平素也少有人来，你在这里静养，乃是再理想不过了……”敖楚戈轻声道：“令妹全家是否都知道我的事了！”

乔忠忙道：“除了那两个孩子之外，都知道，但你放心，小哥，包管他们都能严守秘密，半个字也不会泄露出来……”敖楚戈道：“这就好了，老丈那里，更须特别注意言行举止呀呀一笑。乔忠道：“你更不必替我担心，小哥，我日常就有不少病家来求诊，时而四乡奔走，来回不定；如今那些个人的伤势已到了每日按时换药服药的辰光，不算紧急了，他们总没理由限制我接别的生意呀，而我犹防他们一着，‘菜庆’前头。就有一个病人，正好要求我每天前来诊治，顺水推舟，我更有借口了；每次出来，我也十分谨慎，直到确实没有人跟踪之后，方才前来此处……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朝我身上怀疑的，这些措施、只不过是防万一，求个小心罢了……”敖楚戈低声道：“老丈，我这样仔细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自己，主要的，是怕贤父女及令亲遭受牵累……”乔忠恳切地道：“你不用挂虑我们，小哥，我们各人自会加意谨慎，你只要安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才是当务之急，第一大家……”敖楚戈感动地道：“我会遵照老丈的话做……”乔小倩柔和地道：“这才对，敖大哥，一朝你身子痊愈了，便又如同生龙活虎，那时，要走要避，来去自如，他们就更难动你的脑筋了……”要走要避？敖楚戈笑笑，他与“十龙门”之间的梁子，岂是走与避解决得了的？若不来一次彻底了断。此生此世，怕就永无宁日了，但他此时亦未说破，以免再增加这一对好心父女的精神负担，他只平静地道：“到了时候，再决定怎么个做法吧，只要不叫各位受牵连，我了无后顾之忧，一切也就简单得多了。”

乔忠笑道：“小哥，我说过，你别替我们担心，自己把伤养好最要紧，记住胸襟要宽畅，心情要愉快，放轻松点，就会好得更快了……”敖楚戈微微顿首道：“在这种舒适又温暖的环境中养伤，更得此良医，真乃托天之幸也，享受无限。老丈，还怕我的伤势好得不快么？”轻笑一声，乔小倩道：“说真的，敖大哥，依我看，你只是现在，已经十亭好了五亭啦！”

敖楚戈也笑了：“果然有此神效，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呢……”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急切地问：“乔姑娘，我还忘了问你——我的兵器呢？是否被你收起来了？”嫣然一笑，乔小倩道：“别急，敖大哥，自然是我替你收起来了，你身上所有的物件，包括那两样兵器，全都在一起，放在你现在躺着的床铺下……”舒了口气，敖楚戈道：“多谢，这样我就放心了……”乔小倩闻言之下，竟带着那种酸溜溜的味道开了口：“敖大哥，看你这付关心入骨的样子，好像你那两件凶霸霸的东西。倒似你的命根子一般重要，这么个难舍难分法？”乔忠忙斥责道：“不要胡说，倩儿，你懂什么？习武之人，那一个不把自己的兵器视若第二生命的爱惜异常？”

第十七章

敖楚戈沉声道：“老丈说得是，像我辈练武之人如此珍惜自己的贴身兵刃，固然因为长年使用，业已习惯顺手，不肯轻易言失，而实际上，兵刃也与我们的生命同值，它在危难中可以救我们的命，渡我们于困境，它不会抛弃它的主人，不会背义退缩，它永远都是忠心耿耿的，能以信任的此外，它也俱有灵性，相处久了，肌肤润泽，互为沾黏，仿佛听得到它的低语、感觉得到它的跳动，它是亲切的，有情感的，也懂得喜怒哀乐的……我这样说，二位或许以为荒诞不经，可是，对兵器的主人而言，确是有着这样的感应……”乔忠点头道：“对，不错，小哥，这一点也不荒诞，不要说你们赖以保命拒敌的兵器了，就光说一般人经常接触使用过的器具吧，天长日久之后，也自然会生出感情，有一种亲切熟稳的味道；我对我的药箱、玉槐、石臼等用了年久的这些玩意儿，便也有同小哥相似的感觉……”乔小倩失笑道：“爹，敖大哥在说些匪夷所思的话，怎么你老人家也跟着‘玄’了起来？如是叫人听到，还以为这屋里有两个疯子在讲疯话呢？”“昭”了一声，乔忠瞪眼掀唇：“小妮子，你说话遮拦点！”

敖楚戈往上起了起身，道：“多谢老丈如此照应周到，恕我不送了——”按住了他，乔忠道：“你别动弹，歇着吧，明晚这个时候我再来……”目送这父女两人出屋之后，连敖楚戈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如此舒畅又迅速的酣然入梦。

前一天晚上，话说得太多，为了使乔忠早些回去，因而敖楚戈便把这个问题藏在心里没说出来，这个问题是——业已受伤的“十龙门”那见条龙；目前经过医治的情况如何？他要从对方痊愈的比例中，研判出对方现在的实力来。

这样的研判，在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入夜后，乔忠在他女儿乔小情的随同丫，来得比较早，在他替敖楚戈换过药，刚刚净了手，敖楚戈已不绕弯子，简单明了的开了声：“老丈，有事正想请教——”坐了下来，乔忠忙道：“不敢当，小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了，只要能力之内、无不效劳。”

敖楚戈低声道：“想请者丈示下，‘十龙门’的伤者近来情况如何？”点点头，乔忠道：“原来是这件事，本来昨天晚上我还记着同你谈谈的，不知怎的又搞忘了，现下正要告诉你，便是你不提，我也会说与你听。”

注视着对方，敖楚戈凝神道：“愿闻其详。”

干咳一声，乔忠道：“那十龙中的第三个，‘怒龙’方亮，业已成了残废啦，他的背脊骨被重力砸为数段，虽然替他接合起来，但能否重生重长，吻黏如初，大成疑问，就算接得好，无法再行使力运劲，甚至连腰杆子都挺不直；硬朗点的：或可佝偻腰身以拐杖支撑移动，身底子薄点的，就只有躺在床上，容人服侍了，走几步路都要扶着才行……”顿了顿，他又道：“总算将方亮及时送来我这里，否则，他除了脊骨碎断之外，内腑也受了震荡，血气逆涌，正在大量吐血，若非我紧急施救，恐怕他那条性命早就完结了：“敖楚戈连忙道：“那么，方亮就算能够好起来，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运转自如，挥洒如常了？”

连连摇头，乔忠道：“运转自如，挥洒如常？老天，说得太美啦，他将来能以自己走几步路就算上苍保佑，挽了高香喽，小哥，你大概也知道，脊

骨折断，最是难治，各类骨折情形中，这一种就叫人没法儿！”

敖楚戈颌首道：“很好，姓方的不足为害了！”

乔忠又接着道：“那第四条龙——‘毒龙’开明堂的左边肋骨折了三根，肩肋骨折了三根，肩膀也曾脱了臼，另外，亦受了内伤，开明堂的那三根肋骨，我已替他接合，约模个把两个月左右可以长合，脱臼的那条肩膀我也重给他接回原位了，只是他受的内伤讨厌，那不能急，得慢慢来，恐怕也须要个把两个月的时间才行……”敖楚戈静静地道：“看样子，开明堂也暂时卖不得狠，发不得熊了！”

乔忠低声道：“这位开四爷的情势你放心，一两个月之内，他包管还起不了床！”

敖楚戈道：“少一个敌人，我便多一分机会，老丈。”

乔忠道：“这个，我自是明白；哦，那位‘妖龙’胡昌的一只左眼是报废了，照常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人硬生生挑出了眼珠，对于整个身体的元气大受影响，人，也就会衰弱不振上一段极长的辰光，但是，这个胡昌却端的与众不同，他只是敷了药，止痛，看起来就和平素的模样一般无二了，而且犹要森酷阴沉些，除了精神有些萎顿外，他几乎和一个健康的人差不多！”

敖楚戈缓缓地道：“至少有一点不同以往，老丈、一个有两只眼的人骤然只剩一眼，在聚光的把握与距离的判断上就要差了，等习惯于一只眼睛，重新将焦点校正，就仍须要一段日子揣摩演练才行！”

乔忠佩服道：“不错，一点也不错，那胡昌最大的困难便在于此，一只眼同两只眼视物，总是多少有点不相似的，尤其是在人的习惯上……”敖楚戈道：“武家终生习武，讲究的便是那毫厘之差，否则只此一分，便要谬以万里了。”

乔忠又道：“除了这三个伤得最重的，那‘翼龙’郑天云也伤不轻，他左肩上一道口子，深及骨路，失血不少，便在愈合之后，那条膀子使起来，也不会像往昔一样灵便了……”敖楚戈问：“老丈，你看郑天云左肩上的伤势，要多久时日才能完全愈合？”沉吟了一下，乔忠道：“至少也要半个月以上吧……”敖楚戈微喟道：“这就要比我快了……”乔忠无可奈何地道：“我也恨不得他的伤势长不好，但事实上，小哥，我不能这样做……”点点头，敖楚戈谅解地道：“这是你的天职，老丈，不能怨体。”

乔忠继续道：“另外，那‘白龙’尤少君的左胸口割伤盈尺，‘癞龙’余上服肋间硬是被割掉巴掌有的一块人肉，‘力龙’韦海面颊上也见了彩，但他们伤得却不算重，如今业已能够活动如常了，就是尤少君还弱了点……”敖楚戈低声道：“这三个人也都不是好缠的，他们一旦派得上用场，我所受的压力便会相对的增加了！”

乔忠忽然严肃地道：“但是，小哥，你不必在乎他们！”敖楚戈笑笑，道：“怎么说？”乔忠郑重地道：“‘十龙门’倾十龙之力，都不能占你丝毫的上风，而且弄了个灰头土脸，丢盔曳甲，现下他们‘十龙门’中倒有三龙身受重创，四龙挂彩见血，完好无损的只有‘驼龙’童寿春‘火龙’朱济泰‘魔龙’康玉麟，小哥，十龙全力犹奈何不了你，如今他们受损至此，你又何须顾忌？”咧嘴苦笑，敖楚戈道：“老丈，你忘了我并不完整，此战之后，我元气大伤了！”乔忠正色道：“不然，好生调养，即可痊愈如初，甚至胜以往！”

敖楚戈道：“待我调养竣事之后，他们也差不多全好了，即使方亮与开

明堂登不上场子，只那八龙，也一样够我消受的了乔忠迷惘地道：“小哥，莫非你能力敌十龙，还会在意更减其二？”敖楚戈稳重地道：“老丈，你切莫小看了‘十龙门’中的这十条龙；他们个个都是顶尖的好手，一等一的练家子，哪一个也不好招惹；不错，我以一敌十，还重创了他们，但我自己也同样被他们所重创，换句话说，他们力量的总合超过我个人许多，两相比较，我可以一对一、甚至对二、对三，再多我就难保自己不受损伤，他们十龙能用六龙来与我易命，可是我，却只有一条命呀，拼到最后，我完了，十龙仍在，即使残缺，依然能够昂首阔步，重挂招牌，甚至招兵卖马，另起炉灶，我敖某人一旦躺下，可就永也没有这一番风光了！”

乔忠怔忡地道：“说得也对，是不宜硬拼……小哥，你莫非还有更高明的应付方法？”敖楚戈道：“目前还没有，到时候，我再相机应变吧，但除非势不得已，我会尽量避免与他们硬碰硬的正面上，那样，没有我的便宜占。”

乔忠谨慎地道：“小哥，他们一一呢，不讲究武林中的规矩？”敖楚戈问：“什么规矩？”有些微窘的搓搓手，乔忠道：“我曾听人说，武林中讲究的是光明磊落，公平无私，譬喻说不管敌对双方人数多寡，都得以一对一；单挑独斗，不能以众凌寡……”想笑又不好意思，敖楚戈只好吸了口气，神情古怪地道：“不错，老丈，武林中是有这样的规矩，也讲求这样的道义，但是，却要看是什么人物而定，像‘十龙门’，同他们谈这些，不仅是荒谬、要且有如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了……”乔忠楞楞地道：“他们不管这些？”摇摇头，敖楚戈：“他们不管，他们只讲求暴力，讲求目的，只要能遂所愿，一切手段都在施展之列的，同他们讲武林规矩，江湖道义，更如缘木求鱼，愚蠢得可笑了！”

乔忠揣揣地道：“那么，也就是说，‘十龙门’的人再遇上你，就会一涌而上，来一场群打群杀，任什么道理规矩全都不理不睬？”用力领首，敖楚戈道：“老丈，正是如此，而且，他们也已证实过一次给我看了！”

乔忠愤然道，“简直无耻，如此这般，岂不是和野狗抢食一般无异，还混什么世面，跑什么江湖，又称他哪一门的字号？”敖楚戈笑道：“对了，他们原本不配，所以我虽处劣势逆境，亦不甘受此欺压，咽下这口怨气，好歹总要与他们周旋到底！”

叹了口气，乔忠道：“说真的，小哥，我这几天确实为了这件事摘苦恼，心里有些恍惚，老是迟迟疑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有心要帮你——不只是像这样消极地帮你；而是要积极的帮你，我曾几次三番考虑过暗动手脚，使‘今龙门’的伤省情况恶化，至少，延缓他们痊愈的时日，但是，在我个人的意愿上说，我很想这么做。不过这却大大违背了一个大夫的医德，也不见容于自己的良心，我一辈子没做过这样的事，因此，尽管是在想，就下不了手……”敖楚戈诚恳地道：“老丈千万不可如此，你的一番盛意，我是全心领受，你却要考虑到，你自身的处境，老丈，姑且不论你个人的医德与良心问题，就在实际上说，万一你在‘十龙门’的伤者身上动了手脚，而令他们的伤情有所变化，他们一定会追根究底，探索真象的，‘十龙门’的人；个个精明于练，且极多疑，假若查出是你在其中玩了花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们定会对你加以异常残酷的报复，这不是我所愿见的、我也担待不了这样的精神负荷——”乔忠低沉地道：“这层顾虑我也明白，而我一再思量之下，对这一方面的计划竟找不出什么两全其美，不启人疑窦的法子来……”摇摇头，敖楚戈道：“不须了，老丈，务请到此为止，切莫再进一步为我冒

险，否则，若有意外，老文爱我始足自害，我就终生不得安宁了！”

乔忠皱着双眉道：“但听你方才的说法，对付‘十龙门’又似并无太大把握？”敖楚戈道：“我说的也是实情，然而，像这种斗命之事，其最后胜负的关键，却并非绝对建立在力量的强弱厚薄上，往往是运气、智慧、巧合等因素也占了极大的比例，如今我势虽不利，也未必就一定输，倾力周旋之后，我认为我仍有很高的成功希望……”乔忠苦笑道：“小哥，但愿如此，你可不能只是故意说着安慰我碍……”敖楚戈道：“我说的乃是经验之谈，老丈，以寡敌众，于劣势里搏击优势中的对手，我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邀天之幸，我大致都能达成目的，至少也落个全身而退；在这样的境况下应该如何挣扎自卫，我夸言一句——也堪称为行家了！”

乔忠道：“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但情势对你来说，也实在是太险恶，不能叫我不替你担忧着急！”

忍不住了，乔小倩说道：“敖大哥，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你在这里养伤的事，除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你一旦伤势痊愈，悄悄溜走，他们怎会找得着你？”敖楚戈笑笑，道：“我会知道怎么做的，乔姑娘。”

乔忠低声道：“小哥，倩儿所言，也未尝不是一种暂避锋头的法子……”敖楚戈的神色有些忧郁，他沉缓地道：“老丈，多谢贤父女如此的关爱，但事实上却无此可能！”

呆了呆，乔忠道：“这——怎么说法？”

乔小倩悻悻地道：“还不是敖大哥要充英雄？认为丢不起这个人！”

一瞪眼，乔忠斥道：“不许胡说！”

敖楚戈不以为件的一笑，平静地道：“乔姑娘，事情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英雄好汉是谁都爱扮的，可是真个要以玩命来充英雄好汉的时候，只怕谁也会考虑再三了，用血肉来衬托虚名，实际上没那么容易，尤其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我之所以明言我无可逃避眼前的危难，乃有我的苦衷在——”乔小倩厥着嘴道：“我就不相信除了活命最重要之外，还有什么‘苦衷’比活命还重要？”乔忠呵责道：“倩儿，你先听人家说话，别净是在那里打岔！”

敖楚戈安详地道：“我告诉你都是为了什么，乔姑娘；其一，‘十龙门’与我既有旧恨，又有新仇，旧恨新仇加起来，就不共戴天，势必得我而后快，他们对我痛恨的情形，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不报复我是决不会甘休的，这一次就算我逃得了，还有下一次，今天我逃得了，我能躲一次，避两次，逃一月、逃一年，但我不能者是像这么逃下去，躲下去；我是个人，是个正常的人，因此，我也要求正常的生活，安宁的岁月，平静的心境，我怎能终生处于忧惶中，惊疑里，不安下？我又怎能一辈子东逃西躲过日子？这样精神下的折磨我实在难以承担，故而，长痛不如短痛，是好是歹，我已打定主意，要同他们来一个彻底的了结！”

舐舐嘴唇，他又接着道：“其二，乔姑娘，不瞒你说，我是个男人，是个真正的男人，我不敢自譬志节高超、铁胆豪情，但是，我却有血性、有骨气，有自尊，另外在我所处身的环境里，我也多少有点地位，我不能在劣势之下便畏缩逃避或受辱贪生，这不仅我处身的环境传统所不允许，也为我的尊严与人格所不允，我宁肯血淋淋地任白刃割肉，也做不到因势不利而退避，我宁肯无所愧疚地死，也难以承受将来自尊的挞伐！”

乔小倩的脸蛋上表情复杂，有些儿凄惶，有些儿焦虑，有些儿怨恚，

又有些儿颤栗，但无可讳言的，敬佩与仰慕之情却占了更大的成分！一伸大姆指，乔忠赞美地道：“硬汉子！”

敖楚戈笑得极苦：“天生就是这么一付不服输，不向人低头的性子，明知是愚蠢，但偏偏做不了聪明事，说起来，实在不堪一赞！”

乔忠正色道：“你错了，小哥，天下就是因为还有你这种明是非，辨忠奸，不畏强权，不畏危难的刚烈人物在，这世上才有公理长存，才使正义不泯，如果谁都得过且过，能以苟安便求苟安，那么，邪恶烂滥、奸先横行，还有谁来主持公道，阴遏暴虐，这人间世，伯也早不成个样子了！”

敖楚戈叹息着道：“老丈，我实不似你夸誉的这般神圣清高，但我绝不忘记做人的本份，凑合着不达人伦道德，勉强不做个坏人也就是了。”

乔忠道：“你很自谦，但由此也可见你的人品内涵都是不同凡俗的人……”乔小倩在一边插嘴道：“爹，先别净顾着说好听的了，敖大哥将来的性命能否保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呀！”

沉默了一会，乔忠道：“你敖大哥武功高强，为人机警，对于应敌却难得经验又极其丰富，在‘十龙门’重创之后的情形下，我想，他不至于太过吃亏了——”乔小倩急切地道：“这只是朝好处想，爹，你有没有考虑到——若是敖大哥万一失手栽了跟斗，又怎么办？这不是不可能的，难道说，到时我们只有喊天？”乔忠愁眉苦脸地道：“倩儿，你知道爹不是在害愁，但……爹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敖楚戈道：“老丈无须为我担心，这个阵仗，我自己会应付，不劳老丈过虑，老丈对我的帮助到此为止，若再进一步，则是冒着性命之危，这非但大不必要，而且，我也断然不会接受！”

唇角抽搐了几下，乔忠呐呐地道：“我真惭愧……”敖楚戈坦率地道：“正好相反，老丈赐我良多，觉得难以为报的该是我——”忽然——乔小倩好像想起了一条什么万全的计策一样，兴奋地道：“对了，敖大哥，爹和我可以去替你请帮手！”

乔忠也连连点头：“不错，小哥，这倒是个好法子，我与倩儿可以代你去外面邀请帮手前来助拳，他们人多，你也可以找人，如此一来，优劣之势扯平，情况就会大大改观了！”

微微摇摇头，敖楚戈道：“多谢贤父女一番盛意，不用了。”

乔小倩气恼地道：“为什么不用？难道这又犯了你的忌，影响了你的威名，沾辱了你的自尊吗？”笑笑，敖楚戈道：“不，原因很简单，只因我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可以相助的朋友！”

父女二人都怔住了，乔忠疑惑地道：“你——没有能以相助的朋友？”敖楚戈道：“没有！”

乔小倩忿然道：“又不知你在想些什么了，敖大哥，我可不信你的话，你在江湖有那么大的名气，又跑了那么多地方，混了这些年头，莫非你就真会没有个把连心托命的知交？连秦桧都有三个好朋友呢！”

敖楚戈的神色平静又安详，他道：“我说的是实话，乔姑娘；我刚才已告诉过你，我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相助的朋友，更明白点的意思是，我不能拖累我的朋友，让他们和我一样面对‘十龙门’的强大压力，接受可能遭至的伤害，我宁肯自己担负一切不幸的后果，但我内心平安，如果任何一个人为了我而蒙受牺牲，则我势必终生愧疚，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另一个事实是——这附近，我也没有足俱力量能在此事上相助的友人，所以，这个想法就无法成立了。”

乔小倩怔了一会，幽幽地道：“敖大哥，你就是这么倔，这么替别人设想，依我看，你前面那个道理才是真的，后面那个‘事实’只怕不一定是事实吧？”笑笑，敖楚戈道：“我没有骗你，乔姑娘，活命总是好的，举凡人，谁又不想活着？我岂会有使自己生存下去的法子而楞不肯用的道理？”乔忠赶忙道：“小哥，倩儿不懂事，你可别把她说的话当了真——不过无论如何，总得怎生筹思个妥善对策，应付得了那‘十龙门’才行……”点点头，敖楚戈道：“我会好好筹思考量的，这一层，老丈就无须代为顾虑了。”

乔忠又关切地道：“但是，你也不能太过耗费心神，以免精力透支过巨，影响了你痊愈的辰光……”敖楚戈道：“多谢老丈体恤，我自当加意养息——”突然，他双目光芒一闪，紧接着道：“有件事，想请教老丈。”

乔忠殷勤地道：“不客气，有什么话，你尽管开口好了！”

敖楚戈低声道：“有几味药，老丈不知是否储存着？”乔忠道：“不知小哥指的是哪几味药材？”敖楚戈道：“是‘金英豆’‘黑莲子’‘龟壳内绒’‘童虎鞭’‘珍珠粉’‘参根’？‘珍珠粉’不能少于十五年以下的老蚌珠磨研，‘参根’须要六十年以上的老参……”瞪了敖楚戈好一阵，乔忠方才吁了口气：“老天，你所说的这六味药材，俱都是价值昂贵得吓人，而且极为罕见的珍异种类；此中价格倒不在话下；尤其难找难求，等闲的行医者，往往当了一辈子郎中，没有见过这六种药材一样的也大有人在……”敖楚戈道：“我晓得，所以我也只是姑且一问罢了。”

乔小倩急切地道：“爹，你倒是说话呀，到底你那儿有没有存着这几味药材？”呵呵笑了，乔忠道：“看你这丫头片子，怎的就这么样迫不及待法？你是非要把为父的这一点家底子都抖露净了方才称心如意么？”原来下怀着什么希望，敖楚戈仅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意——他本身是曾习医道，钻研过各类药物，是而方才所提出的几味药材，其珍罕难求处，自然也相当明了，然而，如今一听乔忠的口气，倒好像真的藏有这些罕见的药材一样！

乔小倩更是惊喜，她望着乃父道：“爹，爹啊！莫非你有？”乔忠颌首道：“有，但却不全。”

敖楚戈精神一振，双目放亮：“老丈，我方所提的那几味药材，老丈果真藏备着？”乔忠笑道：“不错，‘金英豆’‘黑莲子’‘龟壳内绒’‘珍珠粉’‘参根’等我都有，‘珍珠粉’的原蚌者珠至少在二十年以上，那参根也是不会少于百年的老参了，只少了一样‘童虎鞭’。”

沉吟着，敖楚戈在自言自语。“少此一味，则效能即减一半……虽可使其他药材顶用，却仅俱胶合之功，怕也达不到原有的神效……，昭！倒是再想想看……”乔小倩直幌父亲的手臂，撒着娇央告：“爹，好爹爹！你想个法子嘛，看看到哪里再把这差缺的一味药补全，爹爹，在这一方面，谁也比不上你的门路，你是道行最高，神通最大的了，爹爹，亲爹，你帮帮忙，好歹为敖大哥凑齐这味药材……”敖楚戈道：“不须麻烦了，只五味药材合渗，效果固不及六味齐全那样来得神速，但也俱有一般药物所不能比疑的神效，乔姑娘，能够获有其中五味药材，来已是大为不易了，千祈莫再烦托令尊。”

说到这里，他蓦而表情窘迫，十分歉然地道：“看我这人，怎的一下子却迷糊到这等地步？全是在做一厢情愿的打算了，还不知乔老丈能不能割爱交付呢？”

乔忠恳切地道：“药材本身便是活人之用，储存药材亦乃为了不时之须，只要小哥的身子有这几味药材能以补益之处，我又怎会吝而不舍，密而

不示？小哥释念，你若需要，我定然奉上；所缺的‘童虎鞭’一项，我这里固是欠缺，但我的一恢老友那边据我所知却收有了三条之多，我想向他索取一条，是不会被拒的……”敖楚戈感激地道：“多谢老丈关怀——”这时，乔小倩一下于扑过来搂着老爹脖颈，兴奋地在乔忠面颊上‘啧啧’亲了几下，娇蛮地笑着：“爹，你真好，你真太好了……”乔忠大笑着在爱女臂部轻拍，道：“看看你这疯丫头，越来越放肆了，客人面前，不许这么胡闹。”

乔小倩狡诘又俏皮地道：“我是替放大哥谢你哩，爹，敖大哥不会见怪的，他眼看着我对他这么卖力，不但不会见怪，恐怕更是乐在心中，谢在心中呢——”侧脸朝着敖楚戈眨眨眼，她又道：“是不是呀？”敖楚戈笑道：“这个当然，这个当然。”

顿了顿，他接着道：“老丈，这几味药材皆极珍贵，想老丈当初购藏之际，必也所费不贷，我亦不能白受，还请老丈示下价目，以便奉上原银——连连摇手，乔忠道：“不，不，不，这怎么可以？小哥千万不能如此见外，这几味药材，就算我赠送给小哥你的，其他都不值一提……”敖楚戈道：“贤父女对我爱护备至，关怀有加，人情上说，我已欠负大多，怎能再使贤父女在银钱上再有耗费？老丈，请容我略表心意——”乔忠正色道：“小哥，你是江湖豪侠，亦为武林义士，这一类人，皆有明爽磊落之胸怀，慷慨激昂之天性，突破世俗，不拘小节，怎的你却在这臭不可闻的银钱一项上斤斤计较？你何尝欠我父女的情？倒是我父女欠你的恩才终此一生难以报答，区区几味药材，你若必以货值衡度，那么，你救了我子女一命，保住了子女的贞洁，我父女又该用多少银子来抵价呢？”窒了窒，能言善道的敖楚戈却是一时反而说不上话回答了。

乔小倩也老大不悦地道：“放大哥，你这样说就太不够意思了，完全把我爹和我当作外人了嘛，我爹说得对，你救了我，我们又该用多少银子来赏付你？”苦笑一声，敖楚戈道：“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展颜一笑，乔忠道：“对了，这样才是大丈夫的风范，伟男子的气度！”

哼了哼，乔小倩道：“敖大哥，不是我要数落你，可全是你自己找的！”

敖楚戈无可奈何地道：“你别见怪，乔姑娘，我只是——”打断了他的话，乔小倩抢着道：“只是什么？只是觉得于心难安，对不对？那你待我这般恩重义隆，我又该怎么办？干脆一头撞死，不是一了百了？”敖楚戈忙道：“哪里话？你言重了！”乔小倩悻悻地道：“好，既然你也觉得不像话，你就给我好生躺在床上，乖乖地接受我爹送你的药材，再要多提一句‘钱’的事，我就一根绳子吊死还你的情！”敖楚戈赶紧道：“没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我受下就是，受下就是……”眼珠子一转，乔小倩这才漾出一丝笑意：“昭，说了半天，只这几句话才不冲耳朵。”

乔忠却有些迷惘地道：“小哥，据我所知，‘金英豆’功能合肌补肉，‘黑莲子’滋润肺腑内藏最有奇效，‘龟壳内绒’配合其他补药可以提神凝气，‘童虎鞭’强肾壮阳最著，而‘珍珠粉’，老‘参根’只是上好的进补药材罢了，至少能使皮肉细致，容颜光鲜，这六种药材只其中数样对你适用，但另几桩无关的你却拿来作甚？”敖楚戈微笑道，“合起来煎熬，待成浓胶状时，便一同吃下。”

楞了楞，乔忠惊异地道：“我行医数十年，倒还没听过这六味药材合煎的方子，而其效能各异，药性迥殊，小哥，你不会搞错吧？要知道药石乱投，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呢……”敖楚戈道：“这是一帖偏方，老丈，不会有问题

的，你放心好了。”

乔忠担忧地道：“你真不会弄错？小哥，这可不是能够大意的事，合药配方，其中学问深奥无比，药材的配合，数量的多寡，往往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哪种药材可以搭渗另一种药材，乃是有一定规格的，万一疏失，就大不得了，明明是补药也会变成毒药，明明可以这几成力道，也都会比例适得其反了；因此你若没有绝对把握，还是不要冒险为佳，小哥，开不得玩笑碍……”敖楚戈平心静气地道：“老丈释怀，我还想多活些年岁，岂会拿着自己的性命儿戏？我当然有一定的把握，否则，我也不敢麻烦老丈赠我如许珍罕药材了……”摇摇头，乔忠道：“可是，我悬壶行医了大半生，论医道、谈见识，说经验，不敢自比扁鹊华佗，但在时下也堪为上乘者了，怎的像你所说的这种药方，我就压根子不曾听说过？”敖楚戈道：“这是偏方，老丈。”

乔忠道：“就算是煽方吧，我也知道数百种之多，可是，独这一味却闻所未闻！”

犹豫了片刻，敖楚戈坦然道：“老丈，有几句话，我且向老丈说明一下，老丈或许就能了悟了——医术访佛武艺，浩瀚如海、探不可测，而其中纷歧杂陈，百家各派，干头万绪，且无奇不有；一个医道精湛的郎中，只是说他已能把握住一般的病情，在寻常的医理上可做正确的判断，作适当的治疗，但是，这位郎中医术再好，他却也无法通晓天下所有发生的疾病源和医治天下所有的疾病，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郎中能够全然洞悉世上每一种药物的功用以及每一种药物搭配后所产生的反应，这正如一个习武者，小之足以防身，大而能以伤人，神而玄乎其艺，奇而俱有特技，但任是这个习武者如何功力高强，他也只是在一般的以防身术上有所心得，至多专擅于某几类特殊的武功，却亦不可能囊所有武术精华于一身，总总般般明了，却也极为不易；天下事，奥妙无穷；繁杂不尽，想学得全，习得全，习得齐，在人类的智慧、记忆、体质，以及生命的时日上，都是无可负担的，而学一件事，又有许多路途，许多捷径，事半功半也好，事半功倍亦罢，只要能求个‘殊途同归’也就是了……”沉思良久，乔忠道：“不错，小哥，你说得很有道理，的确很有道理……”敖楚戈道：“得罪了，老丈。”

乔忠呵呵笑道：“哪里是‘得罪’？我可真算受益良多，小哥，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点不差的，若未听你这一席话，我还一直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了不得呢，今日印证，可见我该学的事还正多着，不说别的，就指歧黄这一门吧，我就有好些地方尚得再下功夫，再仔细琢磨！”

乔小倩笑道：“好新鲜哟，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爹爹对他的医术说过这种谦虚话呢……”乔忠笑骂道：“不许塌爹的台，疯丫头！”

敖楚戈又道：“但话又说回来，老丈，单凭老丈现下的医术，已是足当一‘面而有余了；我所知晓的；些邪门外道，老丈或者有所不知，然而老丈精擅各种医理，我及不上的恐怕更要多之又多！”

乔忠大笑道：“小哥，你可别再朝我脸上贴金啦……”乔小倩顽皮地道：“爹还害羞呀？”眯着眼，乔忠道：“疯丫头，当心老爹打你的屁股！”脸蛋儿一红，乔小倩娇羞的往乃父怀中钻，边不依地道：“我不来了，爹你怎么当着人家敖大哥的面，这么说人家嘛……”敖楚戈笑道：“没关系，不伤大雅，不伤大雅。”

好不容易把女儿从怀里扯开，乔忠喘了一阵，方道：“这丫头，简直被我娇惯得太不成样子了；小哥，你可别见怪。”

敖楚戈忙道：“父女亲情，天伦之乐，我羡慕都来不及，怎会见怪呢？”乔忠想起了什么，又接着问：“对了，小哥，讲了这老半天，你还没告诉我，你要的这六味药材，合煎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功用？”敖楚戈低声道：“造血生迹提神凝气，固本保元尤俱功效，最大的好处是可令伤口加速长合，效能之快，要比一般的药物治疗快上很多——简直有些像奇迹！”

睁大了眼睛，乔忠道：“真有这么灵法？”点点头，敖楚戈道：“一点不假，我往年曾亲眼见过一个实例！”

乔忠道：“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不良反应呢？”敖楚戈颌首道：“有一点，但不足为虞，就是在服药之后，身上会起些小红斑点、微微痛痒的，三天之后便可自行消除，以后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乔忠笑道：“如此说来，这可真是一个好方子了！”

敖楚戈道：“是的，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常说——‘偏方治大病。’”

乔小倩忽道，“敖大哥，你这人也真叫迷糊，既知有这么一个好方子，为什么不早说出来？却；直拖了这么些天，耽搁了许多辰光……”敖楚戈道：“这也不能怪我，前几日我一直晕晕沉沉的，这两天方才有了精神，再说，我一时也没想到这上面，是方才提起，心里头亦不寄什么希望，因为我知道这几味药材十分难寻，若要六味齐全是极其不易的事，只可遇，不可求，先前想到，也不过随意问问罢了，岂知老丈却居然藏备得有，这真是想不到的收获，天上掉下来的运气……”乔小倩咯咯笑道：“你呀，敖大哥，我看你真有点对什么事都蛮不在乎的味道！”

敖楚戈道：“也不尽然，至少，对我自己的性命，我就一向非常慎重的。”

在父女两人的笑声里，乔忠又道：“小哥，明天晚上，我就把你需要的六味药材给你送来，份量上，你再说，看每一种要多少？我大概都还够。”

敖楚戈熟畅地道：“‘莱豆’两只‘黑莲子’十粒‘龟壳内绒’三钱‘童虎鞭’一条和‘珍珠粉’五钱‘参根’三钱，老丈，数量足么？”乔忠道：“足，我多得有余了！”敖楚戈道：“明晚上送来，老丈是否来得及向贵友去讨取那味‘童虎鞭’？”乔忠道：“没有问题，我那老友也是和我一样干郎中，家就住在镇北角上，来回散着步也便到了，我亲自去向他要这味药去……”敖楚戈道：“偏劳老丈了。”

摆摆手，乔忠道：“自己人，莫要客气。”

乔小倩声道：“原来爹说的那人就是镇北的何二叔呀？”乔忠道：“不错，就是你何二叔。”

笑了，乔小倩道：“那还有不给的？不给，我去揪他胡子！”

乔忠瞪了女儿一眼，又朝敖楚戈道：“小哥，但愿你把这帖药眼下去之后，能够加速身子痊愈，争取时效，你早一天恢复健康，你那些仇家便少一分胜算，否则，单凭你孤身一人，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未免令我父女太过忧惶……”敖楚戈严肃地道：“我明白，所以我才尽量挖空心思，设法使自己早日康复，如果能在对方之气势未及补足之前适时动手，我的机会便大得多；总之，彼此之间，能够行动的时间迟早，便与胜负的关系成出正比，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才有活命的希望！”乔忠道：“你会成功的，小哥。”

敖楚戈道：“便讨老丈你这句好口彩了！”

乔小倩也激昂地道：“敖大哥，你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叫他们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

微微一笑，敖楚戈道：“放心，乔姑娘，两军对阵，白刃相向，我就不

会是善人了，我在那样的场合里，素来是怎么做狠毒便怎么干的！”

乔忠低沉地道：“务必珍惜自己，小哥。”

敖楚戈诚挚地道：“我会的。”

站起身来，乔忠向敖楚戈告辞，由乔小倩送出房外，敖楚戈精神奕奕，心里觉得十分振奋，至少，他已有了一个指望——在时空的距离上争取优势的指望，如今情况业已稍有改善，他不是光居于挨打的地位了人在能够求得较大的生存机会的时候，总是喜悦的，纵然这原本便是他的权利，纵然这个机会的比例尚不是绝对的，但却要较那种空茫的未知数扎实多了；敖楚戈可以预期，他今晚必有一场好梦。

敖楚戈的话并没有错，就在他服下那帖自开的药物之后，他的伤势便加速复原起来，那种复的速度，不由把一个行医多年的乔忠也弄傻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桩超乎他所知悉的一些岐黄之理的异道，这是另一样对于医术奥妙无穷的证明，这也是奇迹！

只有十天的功夫，敖楚戈身上的创伤全已合口生肌，长合的部位甚至连疤痕都不易看出，平滑细致得几与从未受过伤害一样，同时，他的气色也一天比一天丰润明朗了，惩般的爽健法儿，脸上透现着淡油油的红光，行动举止，自若如常，假设让一个不知内情的人去端详，说什么也不会相信他可在半个月之前曾领受过那等严重的伤势。

乔忠是又服贴、又惊讶，却又暗里喜悦，对他的职业来说，他算又多学了一门，只这一门，可能便会带给他莫大的受用啦。

最高兴的乔小倩，她的想法十分单纯；敖楚戈身子的健朗日速，便表示他体气功力的恢复越正常，这便意味着他在与敌周旋的形态中占着较大的比重，乔小倩当然明白，敖楚戈能尽早一天痊愈，则制敌的机会便大一分，这不仅是人与人争，势同势争，更是时间上的一场残酷竞赛！

于是，敖楚戈在继续养歇了两天之后，已经决定即日离开此地，进行他对“十龙门”的反击行动，他老早便想这么做了，他一向不是个惯于龟缩着挨打的人，一有机会，不管这机会是肯定的可微渺的，他都将竭力运用发挥，予敌痛创，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宁可为断头鬼，不甘做窝囊废的人。

这些天来，他心中窝着的一股子乌气就差点鼓破了胸膈，他豁上再削掉十斤身上肉，也非要出这口气不可。一待他能够这么做了，他便立时要做，片刻也不耽搁，虽然，他明知这口气要出得异常艰辛！

在后园里，乔小倩眼圈泛着红潮，呜咽着道：“敖大哥，哪有像你这么急性子的人？说走就走，连我爹也不知会一声？至少，你总要等我爹来了打个招呼嘛！”

敖楚戈全身披挂——还是者打扮，只换了一袭黑衣，模样儿透着十分粗壮，神色也开朗得紧，他笑开了一口白牙道：“放心，我与令尊，是一定还得再相面的，倩姑娘，贤父女的恩情未谢，我又怎舍得去死？好歹办完了这桩麻烦事，我就马上回来。”

乔小倩伤感地道：“但你身上的伤——”敖楚戈挺挺胸膛，活动着胳膊：“早就好了，你看，我如今的身架骨，壮实得就像一头大公牛，比我未曾受伤以前更要强健得多，包管没有问题！”

哽着声，乔小倩犹牵心挂肠地道：“我看，你最好再养歇几天比较牢靠……”敖楚戈和悦地道：“别替我担忧，乔姑娘，我们相处，也这么多天了，我是个义气用事或逞能卖狂的角色么？如果没有把握，我怎会冒这种不

必冒的险？这是玩命的事，若非自觉体力已经确可胜任，我又何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凑近了一些，他又道：“至于见过令尊再走，事实上无此必要，更可免了一些离别之际的黏缠；人要分手了，总是多少带点帐惘同离意的，叫我一人尝此滋味吧，不须把令尊也硬拖上；再说，我的行踪不会太远，还要回来和你们重聚些日子呢，眼前的暂别，不值得难过，你快乐点，别把气氛搅混了，权当送我上街沽壶酒……”乔小倩幽幽地道：“大天白日的，敖大哥，为什么不等入了黑再走？”笑笑，敖楚戈道：“说走就走，这才叫干脆俐落，拖拖拉拉，我最不喜欢，何况迟早也是得走，延到入黑亦一样要上道呀；大白天行动，并不一定较晚间困难，因为对方在白天的警觉也会跟着降低，当然我更加小心……”叹了口气，乔小倩道：“如果正好碰上了他们呢？”敖楚戈道：“碰上了就只有硬干，那还有啥说的？原本我也就是抱了这个目的而去，什么辰光，什么地点豁上刀子，那就容不得精挑细拣啦！”

乔小倩低沉地道：“好吧，反正我也知道留不住你，任是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的心意……”敖楚戈安慰着道：“别这么依依难舍法，叫我心里泛酸，这又不是一去不回，你有什么好犯愁的，而我已告诉过你，只待这桩麻烦了结，我定管回来再和令尊及你盘桓一阵……”拭拭眼角溢出的泪水，乔小倩垂下头去：“敖大哥，说话算话，你可得一定回来，别忘了爹和我惦着你……”敖楚戈忙道：“当然，我什么时候不是一言九鼎？”又抬起那张悲戚、帐惘、眷恋同关怀揉得白素素的清水脸蛋，乔小倩的声音里泛着那样浓重的情感：“敖大哥……保重自己……”轻轻一拍她的肩头，敖楚戈温煦地道：“你宽怀，凭那些兔崽子还要不了我的命！”

不待乔小倩再说什么，敖楚戈身形倏掠而起，凌空一个转旋，便穿越枝梢之间，鸿飞冥冥，无影无踪了。

第十八章

敖楚戈的目的地是“老汾河”。

由乔忠的嘴里，敖楚戈知道“十龙门”那十龙中的伤者仍然住在他那里；其余的人便在邻近的住家，租了两整幢的房子暂居，一则保护伤者，二则可以收到迅速呼应的功效。

现在，敖楚戈先要到“老汾河”把形势刺探个明白，然后，他再决定下手的步骤与方法。

掠出后园到了外面，他便不以这种足以引人注目的身法赶路了，他迈开大步往前赶，当然他不会忘记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同时，尽量挑有掩蔽而且偏僻的地方走。

大约只走出百里多路，他刚顺着一条小径穿过那道窄河上的木桥下面，已突地传来一个沙哑的噪音：“那个过桥的，你站住！”只急着赶路，敖楚戈倒没提防桥下面会有人，他怔了怔，站住了，一面侧过脸细视桥底，就在桥下河边，一棵低枝叶茂密的树荫底下，三个矮的汉子翘着腿躺在那里，模样倒是挺悠闲自得的。

说话的那一个这时坐了起来，一张瘦削干黄的脸孔上透着狐疑的神色，

他打量着桥上的敖楚戈，侵吞吞的又开了声：“伙计，你是打何地来的？”敖楚戈胡乱朝后拈了个方向，道：“那边。”

对方灰褐的眼珠子顺着他的手式一转，眉毛吊了起来，道：“那边？那边是哪边？三家洼？刘集？同安镇？还是莱庄？”敖楚戈靠近了桥栏边，把上半身倚在粗糙的原木桥栏上，似笑非笑地，道：“各位老兄，你们——是六扇门里的人？”哼了哼，那个原来说话的人道：“我们是什么人你就甭管了，能问你的话嘛？自然便吃得住你；喂，你还没明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敖楚戈耸耸肩，道：“我是从‘刘集’过来的。”一说出这句话，原来仰躺着摇幌着腿的另两位仁兄忽地都坐了起来，乖乖，好两张凶神恶煞般的黑鬼尊容；黄皮寡瘦的这个冷冷一笑，道：“你要到哪里去呀？”敖楚戈陪笑道：“‘青阳城’，老乡。”

那人站了起来，一个跟斗翻到桥上一——身手倒蛮俐落——他冲着敖楚戈一扬脸，大姆指朝后一点，大刺刺地道：“朋友，闲话少说，我看你形迹可疑，透着老大的下地道，来吧，跟我们走一遭！”

敖楚戈是一付愕然的表情：“跟你们走一遭？到哪里去？”这位仁兄嘿嘿笑道：“老汾河’，这个地名对你有点意义么？”敖楚戈叫了起来：“怪了，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把戏？我是要到‘青阳城’向我二舅拜寿去的，却跟你们去‘老汾河’作甚？你们是个什么人？官差？地保？还是拦路打劫的棒老二？”对方脸色一沉，重重地道：“少装蒜，跟我们到‘老汾河’走一遭，叫童寿春童大当家的当面认你——认，若是没有干系，马上放你走路，要不，你休想过这桥！”

敖楚戈道：“这是干什么？童寿春又是么人王？我一不犯国法，二不犯刑律，三不为非作歹，四不作奸犯科，你们凭哪一点要硬带我走？我不认识你们，和那什么童寿春更毫无牵连，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你们还想强行绑架不成？”忽然怪笑一声，那人道：“他奶奶的，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居然冲着我哥几个鸡毛子喊叫？你也不先弄清楚，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我‘三猫子’叫哪一个往东他还敢往西？”“三猫子”这浑号敖楚戈是闻所未闻，再一看这几位老兄的架势举动，他便判断只是地方上的青皮无赖一类角色，或者会两手把式，但料想也强不到哪里去；这三个一定也是被“十龙门”的那笔巨额悬赏冲晕头了，竟然也想横插一腿沾点油腥，敖楚戈觉得好笑，他眯着眼道：“先把话说明白，老乡，为什么各位硬要叫我去见那童寿春？”木桥上起了一阵摇撼，昭，敢情另两位也跳上来了，其中；个双眼赤红，翻着厚唇的仁兄大吼一声，恶狠狠地道：“老子’们就告诉你都是为了什么——在你后头的方向，一个往‘同安镇’一个往‘莱庄’，那东边便是‘白杨镇’了‘三家洼’‘刘集’都在前面，隔着体来的地方正好相反，老子问你，你如从‘刘集’来，真的是往这边走？可见你分明胡说八道，存心掩饰些什么，这就透着形迹可疑，既然可疑，你就跟我们上道吧！”

原来是这么码子事——敖楚戈没想到就凭这三个上不了台盘的货，倒还动了如此的心机，把他耍了一转；笑笑，他道：“如果我不去呢？”黄皮寡瘦的一个阴毒地发了声冷笑，道：“在我‘夜猫子’苏二顺面前，这个‘不’字由得你说？”

敖楚戈干笑道：“二顺哥，大家初见，也交个朋友，你这两位兄弟，又是怎么个称呼法？”

小眼赤红的那位粗声哑气地道：“好叫你知道者子就是‘醉猫子’梁克

明，那个位是我们老么‘花猫子’丁勉！”

作了个罗圈揖，敖楚戈一派恭顺之色：“失敬失敬，三位叫我前去遇见那童大当家，却不知为了哪桩事情？”“夜猫子”苏二顺不耐烦地道：“少嗦嗦，你去了自然会知道：你有牵连，便只好认命；没有牵连，一拍屁股走你的阳关大路，现在却不是你发问题的辰光！”

敖楚戈咧开嘴，笑嘻嘻地道：“好吧，我跟三位前去便是，但是，在我们挪腿之前，三位也不想问问我姓甚名谁么？”那“醉猫子”梁克明大喝道：“管你他娘的是谁，先跟我们走一道再说！”

“夜猫子”苏二顺忽然一伸手阴恻恻地道：“小子，你也休在这里反穿皮袄老装羊(佯)了，明着把话抖出来，你是谁？”敖楚戈笑得好和气地道：“我姓敖，敖楚戈，三位。”

三个人蓦地往后跃开，火烧屁股一样连蹦带跳，模样就像叫什么妖精鬼怪吓慌了也似；他们躲出老远方才站住，三个人的脸上全变了颜色，那等惊魂不定，震骇恐惧的瞪视着敖楚戈，一时间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敖楚戈慢条斯理地道：“怎么啦？莫非我这名姓，对各位也还有点意义？”

三个人，两个在桥的那一头，一个在桥的这一边；三个人对面楞望着，就像被定在当场一般样，谁也答不上腔，回不上话来……敖楚戈双手一拍，摇头道：“列位有兴致站在这里当傻鸟，我可没有功夫奉陪，对不起，‘青阳城’里我得赶紧前去向我二舅拜寿——”猛的一机伶，“夜猫子”苏二顺突然怪叫：“且慢，我们险些叫这狗操的给唬住了！”

那边，“醉猫子”梁克明揣揣地道：“怎么说？”苏二顺急切地道：“这小子定如我们原先所料，只是姓敖的同党，或是前来替姓敖的探路，或是帮着姓敖的出外刺探消息的——如果他就是敖楚戈本人；他的那根钢棒子呢？他那个‘鬼泣环’呢？可见这小子是在冒充，何况姓敖的受伤甚重，断不会这么决便痊愈，从哪一头说，他也不可能是敖楚戈！”

“醉猫子”梁克明的脑瓜里，显然缺少了几条纹路，他闻言之下，不加思索地大吼道：“不错，二顺子，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这小子可不正是冒充姓敖的？记得童大当家的曾着人传话，说敖楚戈受伤极重，附近地头对他更十分陌生，之所以能够隐匿遁形，必有人暗中相助，童大当家的还再三提示不可忽略了那暗助于他的人，二顺子，这家伙必然是那姓敖的同党，替他跑腿的狗奴才！”苏二顺咆哮道：“娘的皮，先拿下姓敖的这个党羽。不愁追不出姓敖的下落来！”

于是，“三猫子”立时又扑回桥上，三柄雪亮的“鬼头刀”便映着日光泛起了寒电！

敖楚戈笑吟吟地道：“童寿春的悬赏方式是通风报信黄金一千两，尸首一于五百两，活口三千两，你们就该自己掂掂份量，量力而为，或许通风报信，或者暗中拿毒药毒死我，都不该贪婪过甚，硬要我这活口去替你们换那三千两金子；可能你们财迷心窍，晕头瞎眼，误以为我是敖某人的同党，可以捡便宜下手，那也只能说你们时运不济，误打误撞上了棺材板，这棺材还有不掀开来等你们受用的？”“夜猫子”苏二顺尖叫：“好杂种，你还待唬？”好整以暇的，敖楚戈一掀外罩长衫，缓缓地拔出了隐插腰间的钢棒子，他笑容可掬地道：“唠，这不是我那根要命的棒子？”接着，胯边盛着“鬼泣环”的黑布套子也亮了亮：“看，这里头装的玩意，圆滚滚的，可不正是那枚圆

圈？”斗然间，就像焦雷砸顶，三个人全傻了眼，发了呆！身形暴闪，敖楚戈的钢棒子淬砸苏二顺：“叫你去发财！”强风压头，苏二顺方才好梦初醒，他惊叫一声，慌忙倒翻，但是，明明当头挥下的钢棒子却神鬼莫测的转现到他的身后，就像早已等着他一样，那么不紧不慢的正好敲上了他的尊头！“噗”的一声血水渗合着脑浆四溅，苏二顺这边才痉挛着跌下来，拼命扑上来施救的“醉猫子”梁克明刀锋甫往敖楚戈的背上沾，那根尚染着苏二顺鲜血白浆的钢棒子已倏往后穿，快不可言的透进了梁克明肚皮，更将他手舞足蹈的撞翻向木桥下面！

“花猫子”丁勉奋力冲刺，“鬼头刀”猛劈而至，口中厉吼：“好歹毒啊——”敖楚戈的钢棒子飞弹斜挥，“呛当”一声震脱了砍来的“鬼头刀”，那沉闷的骨路碎裂便也不容于：呛当”声的击撞声中，惨叫着，丁勉打了个旋转，跟着也一头栽下桥去！

嘴里“喷”几声，敖楚戈在鞋底上抹拭着钢棒子沾染的血污，喃喃地道：“钱可不是这么好赚的，三位老兄，对不对！”插回了家伙，他把长衫掩好，然后，又头也不回的往前走。

经过这一场风波，余下的路上，他越加小心了，他不存侥倖的想法，他并不认为下一次的遭遇也会像这样容易打发。

现在，他已来到了这座土岗之下，翻过土岗，即可望见“老汾河”的街景了。

但是，有桩情况的发生却使他不能就这么方便地翻越土岗。

隔着土岗顶尚有二十几步路的距离，他已听到上面传来隐约的谈话声，那是一种粗犷与充满野性的语气——江湖中人惯有的口吻。

敖楚戈立时潜伏疾行，极其小心地往声音传来的方位摸近，就在土岗于上的一处洼沟边，他发觉了五条穿着白袍的身影。

这样的服饰打扮，对敖楚戈来说，可是太熟悉了，咽，“十龙门”中的朋友，五个人都盘坐在地上，看样子，全是一付无聊又闷气的神态，其中一个大胡子仍在继续他的高论。

“……三爷的伤势不错是有了起色，但也只是说不会死人罢了，要想痊愈如初，可是黑夜里头撒尿——鸟影也没有，他这一辈子，就这么玩儿完定啦；昨天当家的过来同三爷说了些话，三爷在屋里大吼，嚷着叫着，表明了若不亲眼看着姓敖的被逮遭刺，他决不肯先回去……”另一个生了两颗大暴牙的仁兄道：“大当家是在劝三爷回堂口？”大胡子道：“可不，但三爷说什么也不答应先回去，大当家一再开导，并要四爷偕同三爷一起转回堂口治疗，三爷都不干，他摆明了，如果不把姓敖的凌迟碎剐，挫骨扬灰，他就恁情死在外面也不回去！”

暴牙叹了口气：“这方圆上百八十里周围，各处通道要冲，关口隘卡，我们哪里没派不上眼线？哪里未伏下暗校？至少有两百多人分日夜的在四处打转，更休说向这一带的各路同道发出悬赏了，可是，姓敌的人呢？大半月来连个鬼影也不见大胡子“呸”的吐了口唾沫，恨恨地道：“说不定这小于早就逃之夭夭，脱出我们的包围圈了，不知龟缩到哪个老鼠洞去了，我们却呆鸟一样成天插在这里枯候，也不知要守到什么辰光才算完！”另一个淡麻子抬起头向四周扫视了一遍，无精打彩地道：“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当家的这笔赏额不可谓不大了，但勇夫何在？十多天下来，连他娘个通风报信的龟孙也没有见到一个，莫不成都被姓敖的吓破胆啦？我操他的八代祖

宗！”暴牙哼了哼，道：“胡子说得不错，姓敖的很可能不在这附近地面了，如今难保准他正藏在哪个隐密之所，睡高铺，拥锦裘，更搂着个俏姑娘在温存也未可定，我们一个个都白痴似地窝在这里风吹雨打，日晒霜凌，想想，自己也觉得未免楞离了谱！”

生了双鼠眼的一位冷冷一笑，道：“你们甭在这里发唠骚穷嘀咕，凭你们这几个傻鸟，把脑瓜里的纹路合起来也比不上大当家一根汗毛，大当家神机妙算，几时还错过了？大当家说姓敖的没离开这附近就包管未离开，你们懂啥？净放些驴屁，说着说着倒像他娘的真像有这么回事一样……”大胡子瞪起一双牛眼道：“孙小楞子，就只你对当家的忠心耿耿，莫非我们都在谋反？娘的皮，大家就事论事，谁也没说大当家的半句闲话，却犯得着你来表他娘的二十五孝？你倒是说说看，假如姓敖的还瘟在这块地面上，人呢？怎的大半个月不见人影？”暴牙也悻悻地道：“可不是？如果他还在这里，岂能逃过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嗤”了一声，鼠眼转了转，这一位道：“你们懂什么？我可是亲耳听过大当家说的，大当家肯定姓敖的仍然藏在这附近，自有大当家的远见；其一，姓敖的身受重伤，逃不到远处，如今必是躲在哪个隐密处所养伤，现下伤未养好，他怎会冒然漏了行底？他不出面，我们当然便找不着他，其二，姓敖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不服输，不认输，他遭过我们围，吃了大亏，必然不会就此逃遁，自甘隐匿，便我们不找他，他也会来找我们报那一箭之仇；何况，姓敖的狂惯野惯了，又怎受得了我们日后对他不停的追杀？大当家说得很明白，姓敖的是个干脆了当的人物，恩怨纠葛，一向斩钉截铁，是好是歹全主动了结，从不拖带尾巴，因为种种道理，大当家的判断姓敖的定未远扬，迟早他会现身！”

暴牙不服地道：“如果大当家确是像你这么说，我们还如此般麻烦一天到晚派出恁多人手踩他做什么？那笔悬赏就更不需要了，只等着姓敖的找上门来把他擒下不是省事得多？”轻蔑地笑，这孙小楞子摇头道：“说你脑袋里没几条纹路，你他娘还不服气，怎的连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通？我便告诉你也好叫你增加点见识；设若等姓敖的自己找上门来，他那时就必已养好了伤，更且壮健如牛也似了，我们要收拾他便得大费手脚；但我们先找到他呢即可在他伤势未愈之前痛下杀手，这其中的利害分别可就大了，等他自己是不得已的下策，先把他挖出来乘虚围杀才是上策，所以大当家便毫不放松，全力探查姓敖的下落，现在你该懂了此中奥妙了吧？”暴牙哑口无言，虽是满腔恼火，可也反不上一句话了。

隐伏在洼角一侧的敖楚戈听得是清清楚楚，他不得不佩服童寿春的见解正确，断事精到，同时，又不禁恨得牙痒痒的。

不错，童寿春正如他自己所言——深悉人性。经验过各种各样的场合，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做为，什么角色会扮演什么戏份，果然，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

略一沉吟，敖楚戈已经决定了该怎么做，如今他是能将对方实力削弱多少就削弱多少，半点不客气人家全心打谱要他的命，他又何苦扮善人？轻轻的，他跳进了洼沟里，吃吃笑道：“太不幸了，各位，偏偏我就挑了你们最不喜欢的那条下策——自己找上门来啦！”沟里的五个人急毛窜火地纷纷跃起，那大胡子喷目大吼；产吓，你，你他娘是什么人？”敖楚戈惊讶地道：“乖乖，弄到现在，你居然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那孙小楞子面色骤变，喉咙里像塞下了一颗火烫板栗：“我的皇天……敖楚戈……他是敖楚戈

碍……”半月前围袭敖楚戈于“瓦窑山”，因为是黑夜，又加上情况混乱，大胡子委实没能看清敖楚戈的长像，更主要的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煞星竟会在这时出现，是而虽然敖楚戈和他面对面，他的脑筋却一时未转过弯来，待到孙小楞子认清来人叫出了声，有大胡子和他的同伴们便不由簌簌打起哆嗦，几乎个个尿了一裤裆！

暴牙的嘴巴开始不斗风了，他往后缩远，调门就和在哭一样：“不……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恁大的地方，他……他单挑拣了我们这一处现身？”敖楚戈笑眯眯地道：“许是你们霉运当头了，伙计，要不就是我们彼此有这么段缘份，或者各位宁愿没有这段要命的缘份更好，是不是？”暴牙抖索着，面青唇白：“糟……糟了，这，这简直就是中了大彩……”敖楚戈咧着嘴道：“而且，这彩还是赤红赤红的呢！”

到底那孙小楞子比较镇定，手握在腰际上插着的朴刀刀柄上，他口唇泛干地道：“你，你想做什么？”敖楚戈闲闲地道：“小楞子，岂不是多此一问？现在你们五位是自己横刀抹颈呢，抑是要我来动手，每个人给你们喉咙上开一个血窟窿？”孙小楞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他呐呐地道：“姓敖的，我们几个只是‘十龙门’中的小角色，你冲着我们下辣手，胜之不武，等于在你自己脸上抹灰……是有本事的，你就该到‘老汾河’去，与我们十位当家见个真章……”敖楚戈笑道：“少来这一套，老子是放倒一个算一个，擒下一双算一双，好歹先摆平了你们几个再说，否则，迟早你们也会来绊我的腿！”孙小楞子咽了口唾液，涩涩地道：“你……你这么个不饶人法，也算是道上混得有头有脸的角色？”吃吃一笑，敖楚戈道：“老弟，如若此刻我饶了你们，将来你们就饶不得我喽！”

孙小楞子青着面孔道：“眼下，你是真要赶尽杀绝？”敖楚戈道：“列位枯守在各处，‘风吹雨打’‘日曝霜凌’，目的全是在要等我擒我，如今呢？我可不是来了？这正该合了各位心愿才是，怎的事到临头，各位倒同背后奚落我一样——做起缩头乌龟来啦？”在敖楚戈的后侧，五人中那唯一没有开过口的一个大块头，开始慢慢往敖楚戈身后移近，孙小楞子看在眼里，急忙故意找话说以求吸引敖楚戈的注意力到这边，分他的神：“姓敖的，净是捡生嫩的吃，可不叫英雄好汉，有种就硬碰硬，我们‘十龙门’的十位当家，你又敢在哪一个面前卖狂？我老实说与你听——”他刚讲到这儿，斜刺里，他那大块头的伙伴突然发难，一柄锋利乌黑的大板斧，狠狠劈斩向敖楚戈的后脑！

一抹那样怪诞的笑意浮现在敖楚戈的唇角，当这抹微笑甫始展现，他的钢棒子已暴探向后，但闻“呼”声风响，大板斧隔着他的后脑尚有寸许，立时失去准头，歪劈于旁——这是因为执斧的大块头仰身翻跌的原故，钢棒子正带着他额门上浓稠的血浆扬起！

怪叫一声，孙小楞子矮身猛扑，朴刀雪亮的横探过来，敖楚戈连眼皮也不撩一下，手中钢棒竟像有着弹性也似，倏忽颤闪出数十条棒影，孙小楞的朴刀“当“当”震响着滴溜，抛上了半空，小楞子的身体也连连打着旋转，满头满身的鲜血往外摔出！

又一柄大砍刀在大胡子双手紧握下死命劈向敖楚戈背脊，锐风破空声中，敖楚戈半步不让，钢棒子反手猝穿，“呛”的一声由棒后端架了敌人的刀锋，棒子前端便硬生生插进了左胸，惨号如泣哩，更把大胡子撞跌出洼沟之外！

前面人影一闪，那位脸生麻点的朋友五官歪扯，粒粒麻点泛红透紫、就那么咬牙切齿地扑了上来，一对“手叉子”猛刺敖楚戈胸膛！笑笑，敖楚戈手握钢棒子中间，快得无可言传的转一圈棒花，一度乌黝黝的棒光幻现，两柄“手叉子”倏撞齐落，那人——声惊呼尚未及叫出，棒端已将他的尊头砸了个四分五裂，血糊淋漓！

从开始动手直到第四个汉子躺下来，敖楚戈站在原处未曾稍移半步，而过程之迅速更是匪夷所思，仿佛他只是那样笑了几笑，便已形成这等的结果了，那四位仁兄，像是被他笑得送了命似的！

目光悠闲的眺望着几十步外那个疯狂逃奔中的身影——是暴牙的朋友，他正在连滚带爬地没命般冲刺，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紧张狼狈，敖楚戈本来就不想宰杀他，敖楚戈故意要他的嘴回去传信告警的……当然，敖楚戈这样做乃是有他的打算，现在，他非常友善的目送那位暴牙仁兄越去越远，就似一头狗般四肢并用的下了土岗……环视了一下洼沟里的情景，敖楚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然后，他站到土岗子最高的顶点，并找了一处可以掩蔽身形的所在，伏下来，极目眺望远处“老汾河”的动静。

比他预料中的反应更要快，片刻之后，“老汾河”通往外面的那一条官道，三条窄径上，已经出现了几十条白色身影，这几十条白色身影，行动间有快有慢，但却全是朝这座土岗子扑了过来！

微微一笑，敖楚戈迅速顺着土岗子的这一边往下溜，人一到了平地，马上以他所能施展的最快身法奔掠起来——他乃是绕一个大弯，转向那边的——大片树林之后，以一个与“老汾河”相对的角度潜进“者汾河”！

他要避开敌人的主力锋面，不愿与对方硬干，至少，目前来说还不是时候，他有他的作法，有他的“锦囊妙计”！

就像一阵风平地卷起，一头大鸟在飞掠，一只狸猫在窜走，但却更似一抹惊鸿的影子，乍现即逝，一沾倏腾——敖楚戈快到不能再快的扑向了“老汾河”里。

“老汾河”这地名不知从何而来？这只是个半大不小的镇甸，除了一条涸渠穿过镇中，将这地方分为两边之外，连条臭水沟也看不见，却哪来的“河”？敖楚戈的目的地是乔忠的家，他早已问清楚，在这条涸渠的右边，一座“文昌庙”的左旁巷子里头一家便是。

这是一幢古旧但却宽敞明亮的屋宅，青砖墙里正对大门是客堂，左右两则是厢房，院落非常大，还种植着几棵树木。敖楚戈腾空扑进院子里的时候，刚好与三名站在院中，似是司守卫之责的“十龙门”大汉碰上！这三位“十龙门”属下的朋友但觉头顶上黑影一闪，风声急劲中，尚未看清是啥玩意，三颗人头已在同一声“克嚓”里碎烂成了三团血球！

敖楚戈身形侧滚，飞扑左厢屋，另两名白袍大汉正好提刀奔出探视——钢棒子淬颈分弹，“吭”“吭”两响合为一响，这两位仁兄也是任什么都没有看清，便双双横摔出去——两颗人头由圆的变成了扁的！

左厢屋里分隔成了三间，皆以布帘为屏障，敖楚戈的足尖尚未沾地，已听到第一间的布帘后传来了沙哑的喝问道：“赵子壮！什么事乱嘈嘈的——”哈哈，是“怒龙”方亮！

布帘一掀，敖楚戈闪身而入，笑嘻嘻地冲着对面竹榻的方亮一龇牙：“没啥事，方兄，只是我来探望你老人家罢了！”侧卧在竹榻上的方亮，形容枯槁而憔悴，双目深陷，颧骨削耸，面皮腊黄粗糙，不带一点光彩，就这十来

天的功夫，方亮那原是脸膛赤红，浓眉大眼的康强模样，便全被折腾得定了形啦，那颗大脑袋，似乎也一下子缩瘪了一半有余！

一见竟是敖楚戈闯了进来，方亮不由大惊失色，他在又急又慌又愤怒的情况下，又一口痰涌上了喉管，呼噜呼噜地说不出话来，瞬间他腊黄的面孔上涨成了可怕的紫红，他想挣扎，但却哪里动弹得了？从容不迫，敖楚戈来到床前，露着满面微笑点戳了方亮的“软麻穴”与“哑穴”然后，他嘴里“嘖”了几声，惋惜地道：“真叫不幸，瞧瞧吧，才只半个月的辰光，方兄你竟已被折磨成这等凄惨法儿了，唉，这不正应了那句话啦——‘我见犹怜’啊方亮原本便不能动弹，如今穴道受制，就更别想动弹了，非但动不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空自凸突着一双牛眼，暴起了满额的青筋，大张着嘴巴，却只能进气出气，屁都放不了一响！

敖楚戈刚刚用方亮身上的棉被把他卷住，布帘掀处，一条人影飞快闪进，一进来，便大吼着朝他没命般扑上！

昭，是那“许老铁”，童寿春摩下的心腹死党——“赤胆六卫”之一！

敖楚戈二话不讲，反身迎上，许老铁双手是各一柄前阔后窄而三边锋利却短只尺许的“铲刀”，一照面，他便双刀齐挥，狂风暴雨般卷向了敖楚戈！

在凝成片片泛辉的锋刃罩泄里，敖楚戈的钢棒子闪点飞弹，强疾有似陨石并溅，火星射舞，“当当当”连串密响里，又粗又横的许老铁不禁双刀乱扬，身形遥摆，踉跄往后退出！

钢棒子便抡得有如巨木擂滚，山倾岳颓般逼压过去，斗室之中，顿时风声如啸，气流激荡，空间里，宛似每一分，每一寸，全被那万钧之力排布满了！

甬看许老铁牛高马大，腰粗膛阔，面临敖楚戈如此凌厉强悍的攻势，也一样吃不住劲，他正手忙脚乱，慌忙招架中，敖楚戈左手电翻，一道寒芒炫闪暴叉成剪，许老铁尖噪颤号，两只人手握着他的“铲刀”，猛飞而起，“登”“登”插进了屋顶横梁里！

敖楚戈的脚便在这时端上了许老铁的路骨，像一团巨大的肉球，许老铁冲破门框，骨碌碌翻滚出去十多步，然后，便一头死猪似的扒在那儿不动了！

这时，敖楚戈不往外走，反而侧身破窗飞出，昭，他估计得没错，院墙那边，一名白袍大汉正背着一个人奔到墙脚，显然是想越墙逃走！

身形横闪，敖楚戈的飞跃宛如一抹流光，“呼”声风响，他已抢先上了墙头，正好拦截在那位白袍大汉之前！

白袍大汉刚刚作势欲跃，仰脸间，不由骇得惊嚎出口——敖楚戈站在墙头上，正笑嘻嘻地瞪视着他，并在颌首示意呢。

这人背上背着的那个，乃是“十龙”中另一位伤者，“毒龙”开明堂，开明堂的伤势虽然也是不轻，但却要比之“怒龙”方亮好上许多，至少，他还能挣扎，还能破口大骂：“阴险卑鄙的敖楚戈，你这下流歹毒的匹夫，你不敢明刀明枪的对阵厮杀，居然用这种诡诈狡猾的调虎离山计来坑害我们，算计我们，你你你……你还算不算个混世面的人物？”敖楚戈笑吃吃地道：“别激动，老开，别激动，两国交兵嘛。

兵就不厌诈，这是他娘的朝好听处说，要讲得难听一点呢？你们‘十龙门’以整个组合的力量来对付我孤家寡人一个，就是明摆明显的人多吃少，

仗势欺人，是如假包换的死不要脸，无赖行径，这乃是极端不公平的局面，而你们可以不要脸，我就不能碰碰动点脑筋来把这不利的情势改换改换？”伏在这名白袍大汉的身上，开明堂怒极大吼：“姓敖的，你不用得意，任你施展什么龌龊手段，鼠域技俩都必将难逃脱你最后悲惨的命运，‘十龙’全把你生生撕碎，大卸八块！”

敖楚戈皮笑肉不动地道：“开明堂，我们是骑在驴背上唱本——走着瞧吧！”开明堂瞋目怪叫：“敖楚戈，你逃不掉的，我们会活擒住你，食你之肉，寝你之皮……”眯着眼，敖楚戈道：“那是后话，老开，目前，我还得借助你的大力，跟我帮衬帮衬！”

开明堂仰着头，惊恐地道：“你，你想搞什么鬼？”敖楚戈道：“这个么——喂，就算把你当做做人质吧，有了你，再加上有了方亮老哥，以你们二位的性命做条件，我可以和老童谈谈斤两，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可真叫你们这人多势大的阵仗逼得透不过气啦，好了，我也该捞点什么在手上掂着，以便生死关头之际，有点保障！”开明堂顿时满身冷汗，又是焦灼，又是惊恐地吼叫：“敖楚戈，体简直混帐透顶，邪恶之极了，你，你休想你这阴毒诡计能以得逞……”敖楚戈钢棒子上肩，大马金刀地道：“只怕我非要‘得逞’不可了，老开，你会睁着眼睛看我‘得逞’的！”

背负着开明堂的那个白袍大汉，这时咬牙道：“四爷，且待属下将这截路之贼除掉！”敖楚戈打量着对方，淡淡地道，“莫非你也是‘赤胆六卫’中的角色？”白袍大汉一张圆而又黑的大脸上布满了霜寒厉烈之气，他凶暴地道：“不错，‘赤胆六卫’中‘紫鳞剑’伍至宽就是我！”点点头，敖楚戈道：“好气魄，伍至宽，真好气魄！”

开明堂低促地向他这名忠心手下道：“至宽，小心，千万小心——”猛退十几步，伍至宽轻轻将背上的开明堂放在地下，然后，他左手一抽，插在腰板带上的一柄铜鞘长剑便连鞘握在手上。敖楚戈豁然大笑：“好朋友，我来了——”“了”字像一颗冰珠子也似蹦跳在寒凛的空气中，只见敖楚戈身形一起，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钢棒子已到了伍至宽的头顶！

卓立如山，伍至宽左手倏扬，“呛当”暴响声里，铜壳剑鞘已飞射敖楚戈！

钢棒子蓦地一弹，“当”的一声，剑鞘凌空抛起，而在此刹那之间，一柄长近四尺，刃身两侧嵌满紫红色锐利三角鳞片的奇异长剑已递到敖楚戈小腰！

敖楚戈闪电般七个跟斗连腾，在翻腾的过程中，钢棒子挥霍掣掠，急打快扫，重重光影层叠纵横，就宛如一面力道刚猛的罗网！

伍至宽身形穿走闪挪，奇速奇快，长剑矫飞旋舞，居然硬生生躲过了敖楚戈这一抡强浑至极的攻势！”

“好！”

敖楚戈大喝如雷，身形贴地暴射，钢棒子由下而上，刹时又组成一片狂荡的排涌，伍至宽飞腾跳跃，一边躲避，一边长剑递出，密集反攻！

长剑穿刺吞吐里，寒芒点点流闪，与钢棒子狂悍的挥动相截相帮，映出火花来，响起金铁之声震耳不绝！

淬然间，敖楚戈的钢棒子在一幌之下形成百条棒影，由四面八方卷罩而去，伍至宽也大吼厉叱，运剑飞截，剑刃抖动中，他凌空拔身，但闻一片铿锵之声，几十枚三角形的锐利鳞片便一蓬光雨也似泻向了敖楚戈！

这一手，并不出乎敖楚戈意料之外，更明确地说，他是早就等着敌人施展这一手，漫空的鳞片儿当头罩泻，他的钢棒子突而悬虚自行飞旋，在强劲无匹的旋舞里，他那根钢棒子变成了一团隐泛风雷之声的乌云！

在钢棒子出手自旋的同一时间，冷电暴起映射，伍至宽瞬息间身中七剑，打横翻跌，在他跌出的须臾里，一蓬三角鳞片也回散并飞，纷纷被敖楚戈悬空自旋的钢棒子击落震坠：就是这时——开明堂自地下一跃而起，有如一头疯虎般悍不畏死的扑向了敖楚戈！

敖楚戈“刷”地倒翻撞住了甫行力竭的钢棒子，棒柄入手的同时，棒端已蜀弹之下点中了开明堂的“软麻穴”与“哑穴”！

于是，闷哼一声，那条“毒龙”立时便一滩烂泥般委顿于地！

敖楚戈不再耽搁，他一下子扛起了开明堂，又飞掠入左厢屋之内，再把软在床上的方亮也挟在腋下，一个箭步枪出门外！

门外，他却正好与客堂里慌张奔出的乔忠照上了面！惊噫一声，乔忠目瞪口呆地楞在当地！

敖楚戈马上脸色一沉，凶神恶煞般厉吼：“老小子，没你的事，给我一边站着风凉；我就是敖楚戈，‘十龙门，这两个老王八蛋被我掳去了，姓童的回来，你不妨明着转告他，我自会直接找姓童的谈斤两，此外你要放明白点，少和这些人工拉近乎！”

说着，他迅速向乔忠挤挤眼，送上一抹稍现即逝的微笑，然后，身形飞腾，扛挟着两个人，仍然俐落无比地越墙而去。

乔忠有些迷惘地呆立着，他没有想到，敖楚戈居然已经开始进行反击行动了，甚至等不及在和他见过面以后再下手。

